

知貴陽府事秦和周作何夢巖輯

知貴陽府事博白朱德璋經成刊

傳十五

上司傳上

貴陽之有土司舊矣蓋自莊蹻滅且蘭封其子弟爲且蘭君而且蘭諸國悉有邑君長漢武用師且蘭莊氏滅絕其間邑君長蓋未盡絕也已而吳霸反晝夜郎竹王子三人爲侯漢末諸葛武侯之經營南中也以夷多剛狠不賓乃勸令大姓富豪出金帛聘策惡

貴陽府志

卷八十七 土司傳上

一

夷爲家部曲得多者奕世襲官於是夷人貪貨物以漸服屬於漢成夷漢部曲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給軍國之用蓋仰土司之所由起水西安氏之先有濟火卽當時所謂大姓富豪也謝氏漢世祖時有名遲者爲郡功曹保郡通使于世祖世祖號之爲義郎晉成帝之世李壽破甯州毋斂謝忽爲牂柯太守保郡獨爲晉成帝嘉之命爲撫夷中郎將冠軍將軍甯州刺史自是蓋謝氏世保牂柯訖乎唐初牂柯充應劉崧六州皆謝氏爲刺史高祖武德三年牂柯謝龍羽遣使修職貢詔以其地爲牂州拜龍羽爲刺史封

夜郎郡公薛州勝兵三萬東距辰州水陸兼行千五

百里依五代史記西至昆明九百里南至交州千五

百里北至播州二百二十里去充州百五十里無城

郭多霖雨俗無徭役戰乃屯聚刻木爲契盜者倍三

而償殺人者出牛馬三十牂州蓋在今餘慶瓊安之

間又有東謝者居獎州南三百里其境土南距守宮

獠西連夷子廣近千里地宜五穀爲畚歲一易之衆

處於山巢居汲流以飲無賦稅刻木爲契見貴人執

鞭而拜嘗有功者以牛馬銅鼓犯小罪則杖大事殺

之盜物者倍以償昏姻以牛酒爲聘女歸夫家夫慙

貴陽府志

卷八十七

土司傳上

二

潛避之旬日乃出會聚擊銅鼓吹角俗纏結韜以絳

垂於後坐必蹲距常帶刀劍男子服衫襖大口袴以

帶斜繚右肩以虎豹狻猊犬羊皮爲飾謝氏世爲其

長部落尊畏之其族不育女自以爲姓高不可以嫁

人太宗貞觀三年閏月丁未東謝長謝元深入朝冠

烏熊皮若注旄以金銀絡額被毛帔韋行滕著履中

書侍郎顏師古因是上言昔周成王時遠國入朝大

史次爲王會篇今蠻夷入朝如元深冠服不同可寫

爲王會圖詔可帝以其地爲應州拜元深爲刺史隸

黔州都督統縣五曰都尙曰婆覽曰應江曰朶隆曰

羅恭卽今黎平都勻之地也地皆與貴陽相接南謝者謝氏之種落也居牂州之南故曰南謝風俗與牂州東謝相似貞觀三年其長謝彊入朝帝以其地爲南壽州授彊爲刺史統縣八曰石牛曰南陽曰輕水曰多樂曰樂安曰石城曰新安曰清蘭後省清蘭而更南壽州爲莊州今定番貴定龍里清平平越卽其地矩州亦東謝之種落也武德四年置矩州高宗永徽元年十二月庚午剡州獠叛莊州都督謝萬歲充州刺史謝法興與黔州都督李孟嘗討之萬歲法興入洞招慰遇害顯慶四年四月壬子矩州人謝無靈

貴陽府志

卷八十七

土司傳上

三

舉兵反黔州都督李子和討平之龍朔三年矩州刺史謝法成招慰比樓等七千戶內附總章三年置祿州湯望州矩州卽貴州今貴陽也剡州充州皆謝氏領之剡州貞觀四年置統縣六曰武侯曰望江曰應江曰始安曰降昆曰剡川後省降昆剡川二縣今安順卽其地而東近修文貴筑之界充州則在今石阡銅仁之界其酋長有謝元齊謝嘉藝趙居道趙國珍趙主俗國珍有戰功授黔州都督官至工部尚書然其地遠隔牂州與今貴陽全不相涉此牂柯謝趙二氏之涯畧也唐時居今貴陽之界以州著者復有朋

州趙氏蠻州宋氏清州宋氏明州趙氏曰西趙蠻其地東距夷子西屬昆明南至西珥河山穴阻深莫知道里自云東西二十三日行南北十八日行可盡其地戶萬餘勝兵萬人俗與應州無異趙氏世長其地夷子居應州之西莊州之南西趙之東渠帥姓季氏勝兵亦萬人隋末漸與中國絕黔州豪帥田康諷之內附貞觀中遣使入貢其時西趙首領趙會摩率所部萬餘戶內附以其地爲明州今貞豐羅斛卽其地夷子卽南丹也蠻州領縣一曰巴江德宗建中三年蠻州刺史宋鼎等朝貢時朝議以其國小自後不許

貴陽府志

卷八十七

上司傳上

四

隨例入朝十三年正月蠻州復求入朝訴於黔中經畧指討觀察使王礎礎爲之奏云西南蕃大會長正議大夫檢校蠻州長史繼襲蠻州刺史資陽郡開國公賜紫金魚袋宋鼎左右大首領朝散大夫前檢校邛州刺史賜紫金魚袋謝汕左右大首領繼襲蠻州巴江縣令賜紫金魚袋宋萬傳界首子弟大首領朝散大夫牂州錄事參軍謝文經前件刺史建中三年一度朝貢自後更不許隨例入朝今年懇訴稱州接牂柯同被聲教獨此排擯竊自慚恥謹遣使隨牂柯等州朝賀伏乞特賜優諭兼同牂柯刺史授官其牂

柯蠻兩州戶口殷盛人力強大鄰側諸蕃悉皆敬憚
請兩州每年一度朝貢仍依牂柯輪環差定竝以才
幹佐望爲衆推者充敕旨曰宋鼎已改官訖餘依舊
蠻州巴江卽今開州及巴香也後唐明宗天成二年
牂柯清州八郡刺史宋朝化入朝冠帶如中國貢草
豆蔻二萬箇朱砂五百兩蠟二百觔清州卽今會竹
宋朝化卽水東宋氏之祖也羅甸國者蓋姓羅氏
火之曹也宋初朝貢之鼎九曰南甯曰充曰剌曰蠻
曰莊曰叻曰牂曰矩曰清南甯莊明矩清皆有今貴
陽地南甯者本在今之曲靖府唐末東徙于清溪鎮

貴陽府志

卷八十七

土司傳上

五

始在今定番州南蓋相距千里矣五代史記晉天福
五年南甯州酋長莫彥殊率其本部十八州都雲酋
長尹懷昌率其昆明等十二部牂柯張萬溶率其夷
播等七州皆附於楚王馬希範南甯州見于史策叻
此其時楚蓋遣將率兵討畧其地而戍之西南龍程
諸蕃由是起焉宋初南甯酋長已易爲龍氏太祖乾
德五年知西南蕃落使龍彥瑫來獻方物詔授彥瑫
歸德將軍南甯州刺史卽其事也在唐宋或爲國王
或爲刺史雖無土司之名實卽土司也自元以來始
有土司之目然其源多出於南甯諸帥及羅宋二氏

之分族今家別爲傳如左而夜郎竹王之後亦具焉

水西安氏

水東宋氏

新添
小平伐

小谷龍

八番

小龍番
大龍番

小龍番

方番
小理番

金石番

程番

盧番

韋番

洪番

羅番

張番

牛路

上馬

上馬正

上馬

諺番

平伐

金竹

水西安氏其先曰濟火本姓羅氏建甯郡人家有部曲諸葛武侯之南征也濟火率部曲助征且獻糧以濟軍武侯令世長其部曲梁武帝太清之亂爨氏貴陽府志卷八十七土司傳六

有甯州中國呼之爲爨蠻又號爲烏蠻亦呼昆明蠻羅氏世屬保氏已而爨氏漸衰羅氏東保什子嶺故亦號烏蠻別爲盧鹿部盧鹿者羅之轉演也西南俗尚鬼歲時必合聚部落以祭鬼推其雄長者爲鬼主唐武宗會昌羅氏鬼主阿珮內附封爲羅殿王世襲爵羅殿亦作羅甸卽今貞豐之羅蕃甲後又封其別帥爲滇王旋改普甯王元之普里卽其地今安順舊州是也普甯蠻語演爲普露靜後唐明宗天茂二年昆明大鬼主羅殿王普露靜王九部落各遣使者附牂柯以來五代之末改羅殿王爲順化王普甯王爲

奉化王宋初仍之而蠻俗稱王爲王子又別自分王子弟亦稱王子太祖乾德五年六月丁亥順化王子等來獻方物九月甲午順化王子部才一作武等來獻方物詔授部才爲懷化將軍部才弟子若啓爲歸德司階武龍州部落王子若熾東山部落王子若差羅波源部落王子若臺訓州部落王子若從雞平部落王子若冲戰洞部落王子若磨羅母殊部落王子若毋石人部落王子若藏竝爲歸德司戈開寶二年七月戊辰順化王子部才等百四十人來獻方物以部才爲歸德將軍來人乞賜鈿函手詔以舊制所無不貴陽府志

卷八十七

土司傳上

七

許四年南甯州番落使龍彥瑄卒歸德將軍武才及八刺史狀請以彥瑄子漢瑋爲嗣詔授漢瑋南甯州刺史兼番落使順化王蓋又受番落使統轄也八年八月壬戌九部順化王子若發等三百七十七人來獻名馬百六十四匹丹砂千兩太宗興國五年八月甲申西南番主龍瓊瑠使其王子羅若從竝諸州蠻七百四十四人以方物名馬來貢雍熙二年八月癸巳奉化王子以慈等三百五十人以方物來貢淳化三年順化土子雨濛卽以植譯者誤書也貢馬及朱砂至道元年九月丙午歸德將軍順化王子以植從龍氏入貢

詔以植爲安遠大將軍是時西南番統屬於龍氏中國稱之爲牂柯國其屬有甲頭王子刺史判官長史司馬長行僚人七等之名甲頭王子卽部落之長刺史以下皆唐制也又自以一二百戶爲一州州有長州長蓋又小於刺史云仁宗至和二年王子羅以崇從龍氏入貢命其首領而下九十三人爲大將軍至卽將其後羅甸國又別稱羅番或單稱羅國神宗熙甯六年四月羅番同龍番方番石番八百九十人入覲貢丹砂羶馬賜袍帶有差元豐二年九月甲午羅番入貢哲宗元祐七年西南番羅氏入貢紹聖三年

貴陽府志

卷八十七

土司傳上

八

羅番入貢四年羅番入貢元符元年西南番羅氏入貢宋南渡常市馬於其國高宗紹興三年邕州置提舉買馬司以市馬於羅殿自杞大理諸蠻未幾廢買馬司帥臣領之七年胡舜陟爲帥歲中市馬二千四百詔書褒之其後馬益精歲費黃金五鎰中金二百五十鎰錦四百緇四千廉州鹽二百萬觔得馬一千五百須四尺以上乃市之其直爲銀四十兩每高一寸增銀十兩有至六十七兩者土人云尤馴駿者在其產處或博黃金二十兩日行四百里第官值已定不能致此自北諸番本無馬轉市之南詔南詔大

理國越桂海虞衡志云南江之外稍有名稱者羅殿
自祀以國名羅孔特磨白衣九道等以道名此皆成
聚落地皆近南韶羅在融宜之西邕之西北唐會昌
中封其帥爲羅甸王世襲爵歲以馬至橫山互市亦
有移至邕稱守羅國王羅呂押馬者稱西南謝番和
武州節度使都大照會羅甸國文字按唐史東謝蠻
居黔州西謝氏世酋長部落尊畏之然則謝番蓋羅
甸之巨室又知其地近牂牁羅國卽羅甸國羅呂其
國王之姓名也二十四年四月己酉羅甸貢名馬元
世祖至元十五年八番羅甸內附以羅阿資爲羅甸

國遇蠻軍安撫使阿資之後內徙居於濛江之東旋
爲龍氏所代羅甸國遂亡石人山在唐宋矩州之西
北三十里卽石人部落王子若藏之所居也旋據矩
州梁益魚賄同呼矩譌爲貴宋太祖乾德七年貴州
晉貴及其子乞內附太祖予之勅曰予以義正邦華
夏蠻獯罔不率服惟爾貴州遠在要荒先王之制嬰
厥者來貢覲服者來享不貢有征伐之兵攻討之典
予往年爲扶播州楊氏之弱勞我王師罪人斯得想
亦聞之有司因請進兵爾土懸問不貢予則曰遠人
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窮兵黷武予所不忍尋乃班

師近得爾父子狀知欲向化乃布茲文告之爾若挈
土來庭爵土人民世守如舊故茲制旨想宜知悉已
而納土因賜之王爵開寶八年羅氏爲蠻州宋氏所
逐乃北徙仁宗慶歷初有曰得益者居故姚州地詣
瀘州請命瀘州言管下溪洞十州有唐及本朝所賜
州額今烏蠻王子得益居其地部族最盛旁有舊姚
州廢已久得益願得州名以長夷落詔復建姚州以
得益爲刺史錡印賜之得益死其子竊號羅氏鬼主
鬼主死子僕射襲其號弱不能令諸族烏蠻有酋領
二曰晏子曰斧望箇恕常入漢地鬻馬晏子所居直
貴陽府志

卷八十七 土司傳上

十

長甯甯遠以南斧望箇恕所居直納溪江安以東皆
僕射屬部也晏子距漢地絕近猶有清井之隕斧望
箇恕近納溪以舟下瀘不過半日二酋浸强大擅劫
晏州山外六姓及納溪二十四姓生夷弱小皆相與
供其軍實熙寧六年羅晏夷叛詔熊本察訪梓夔得
以便宜治夷事本嘗通判戎州習其俗謂彼能擾邊
者介十二邨豪爲鄉導爾以計致百餘人梟之瀘川
其徒股聚願矢死自贖本請於朝寵以刺史巡檢之
秩明示勸賞皆踴躍順命獨柯陰一酋不至本合晏
州十九姓之衆發黔南義軍強弩遣大將王宣賈昌

言率以進討賊悉力旅拒敗之黃葛下追奔深入柯
陰窘乞降盡籍丁口土田及其重寶善馬歸之公化
年晏州六姓夷自消井謀入寇景思立戰歿本將蜀
兵募土丁及夷界黔州弩手以毒矢射賊賊驚潰於
是山前後長甯等十郡烏蠻八姓及武都夷皆內附
提點刑獄范百祿作文以誓之立石於武甯砦本言
二酋桀黠不羈縻之則諸蠻未易服遂遣人說誘招
納晏子斧望箇恕及僕射皆願入貢受王命晏子未
及命而死乃以箇恕知歸來州僕射知姚州箇恕之
子乞弟晏子之子沙取祿路竝爲把截將西南夷部

貴陽府志

卷八十七

上司傳上

十一

巡檢八年箇恕老以兵事屬乞弟元豐元年乞弟襲
歸來州刺史三年乞弟反四年詔環慶副總管林廣
征之乞弟送款廣弗許自納溪進攻樂共城至斗蒲
村斬首二千五百級次於落婆乞弟復乞降廣陳兵
受之乞弟遁廣帥兵深入泱甸次老人山山形劍立
度黑崖至鴉飛不到山五年正月次歸來州天大寒
軍士凍墮指畱四日求乞弟不得乃班師是役也師
行凡四十日築城樂共江門砦梅嶺席帽溪西達消
井東至納溪皆控制要害書聞以歸來州地賜羅
氏鬼主乞弟夫土窮困帝欲招來會其死遂已俄而

沙取祿路死子噶弊襲政和五年授噶弊西南夷界都大巡檢歸來州蓋今仁懷敘永之地晏子所居蓋今鎮雄之地而姚州卽今大定之姚宅夷語稱要架者是羅氏鬼主後稱羅氏鬼國理宗寶祐四年五月甲辰羅氏鬼國遣使報思播言元兵屯大理國取道西南將大入邊詔賜銀萬兩使思播結約羅鬼爲援是時羅氏復據有貴州分水東水西二部水東稱貴州水西蠻語稱爲亦奚不薛元世祖至元十五年閏月庚戌朔羅氏鬼國主阿榨內附詔以阿榨爲安撫使佩虎符時亦奚不薛地多未附各立寨依險自保

貴陽府志

卷八十七土司傳上

十一

十六年六月詔雲南行省左丞愛魯討平之已而羅

施鬼國復叛

卽羅氏鬼國

十七年三月乙未詔雲南四川

湖廣兵討之六月丁丑又使呂告蠻部安撫使王阿

濟及萬戶咎坤招之七月甲子益兵征之九月丁卯

羅氏鬼國主阿察

卽阿榨

降於李德乃改鬼國爲順元

路以阿察爲宣撫使亦奚不薛又叛復令湖廣兵討

之十一月丁丑亦奚不薛降壬辰亦奚不薛之僉病

遣其從子襲職入覲帝以其不稟命輒令從子襲職

無人臣禮令湖廣兵勿還已而其僉請命乃班師十

八年羅氏鬼國主阿利爲烏瑣納空二部所侵

烏瑣納空

徽納空
印落江

諭止之十九年亦奚不薛又叛六月丁巳發

雲南湖廣四川兵討之所部五萬餘戶俱降其酋阿

里遁走遂以兵戍之二十年七月壬申阿里及軍民

千戶宋漆富來降始班師其年羅氏鬼國主阿利入

覲立亦奚不薛總管府以阿里爲總管二十五年九

月庚子鬼國遣使貢方物印羅氏
鬼國成宗之世亦奚不

薛酋長女子折節及宋隆濟反陷貴州大德七年劉

國傑討平之誅節及降濟留節養子阿闕以撫其民

徙順元宣撫司於亦奚不薛以宋阿畫回知宣撫事

武宗延祐五年五月辛酉順元宣撫使阿畫以洞蠻

貴陽府志 卷八十七上司傳上 七

何黑冲子子昌奉方物來覲旋以軍功加八番沿邊

宣慰使佩三珠虎符封順元侯賜名帖木兒不花進

雲南左丞加龍虎衛上將軍改封羅甸侯卒順帝元

統二子子伯顏溥花襲順元等處軍民宣撫使八番

沿邊宣慰使卒弟雷翠襲職洪武初雷翠與宣慰同

知宋蒙古歹來歸改順元爲貴州予二人以宣撫使

同知之官世襲先是烏蠻多不表氏惟於名上加阿

爲通稱久之漸忘其氏元代夷漢人多從蒙古習命

名故太祖賜雷翠爲安氏賜蒙古歹名爲欽以抹正

其俗五年八月雷翠乞開所部隴居革僚不許六年

改貴州宣撫司爲宣慰使令雷翠爲宣慰使欽爲同知雷翠位居諸宣慰之上咸居貴州城中二十四年雷翠卒妻奢香襲十七年奢香率所屬入朝始立龍場九驛二十年香進馬每歲定輸賦三萬石子安的襲二十五年的來朝賜三品服並襲衣金帶其年香復遣其子婦奢助率其部長來貢馬二十九年香死朝廷遣使祭之的貢馬謝恩的卒子卜葩襲卜葩卒子中襲中老從子聚襲聚卒從子龍富襲正統七年龍富自陳祖父以來累朝皆賜金帶臣蒙恩受職乞如例從之十四年龍富母子勅嘉其調兵保境之貴陽府志

卷八十七

土司傳上

古

功龍富頗驕天順三年東苗之亂龍富不時出兵聞朝廷有意督之乃進馬謝罪賜勅警之龍富卒從子觀襲觀老子貴榮襲巡撫陳儼以觀有白石崖戰功奏請特給征三品昭勇將軍誥自洪武以來安氏管水西夷族四十八宋氏管水東貴竹等十長官皆設治於貴州城內安氏非有公事不得擅還水西至是總兵爲之請許其以時巡歷所部趣辦貢賦暫還水西以印授同知代理後遂常居水西矣正德中貴榮以從征香鑪功加貴州布政司參政猶怏怏又乞減驛龍場驛驛丞王守仁始書諭止之貴榮老請以子

佐襲命賜貴榮父子錦綺又誘苗民阿朵作亂已討
之以爲功阿朵洩其情官軍進討貴榮懼自率所部
爲助賊平貴榮已死坐追奪爵佐已前卒安萬鍾襲
驕縱不法漢民張純土口烏掛導之游獵酒酣輒射
人爲戲又嘗撻其左右爲所殺無子其從弟萬鎰宜
襲萬鎰以賊未獲辭烏掛等遂以疏族幼子管首冒
萬鍾弟曰萬均告襲承勘官入其賄遂暫令萬鍾妻
奢攝攝事萬鎰悔不立而恨烏掛之主其謀也遂以
兵襲烏掛烏掛亦發兵相拒皆以萬鍾之死爲辭巡
按御史上其狀以萬鎰宜襲但與烏掛相誣許宜各
貴陽府志

卷八十七

土司傳上

十五

宥罪輸贖而梟殺萬鍾者并戍純等受其賄者亦罰
治詔如之未幾萬鎰卒子阿寫幼命萬銓借襲萬銓
有助阿向之功提督尙書伍文定爲之請也萬銓亦
自陳其功乞加參政銜賜蟒衣帝命賜以舊應得之
服後阿寫長襲職改名仁未幾卒子國亨幼夷民仍
請萬銓視事嘉靖四十一年國亨長始襲職當國亨
之世有安智之事具阮文中錄國亨革職子民襲萬
歷二十六年國亨子驪臣襲佐平播有功事具郭子
章錄三十六年驪臣卒弟堯臣襲四十年堯臣卒
子位幼妻奢社輝攝事奢崇明反位叔父邦彥挾位

叛以應之時天啓二年也數年邦彥敗死位乞降制
水外六日地於是安氏無貴陽地矣事具李遷諸人
錄中崇禎十年位李無子土目化沙阿烏密爭襲各
以其地來獻朝議欲乘其敝而郡縣之命總督朱燬
元築大方西溪比喇三城谷里歸化二堡分其地爲
十二州以副將方國安鎮之俄而化沙阿烏密復叛
圍大方國安誘斬化沙漬圍出城堡盡陷四月復進
兵滅之乃罷十二州仍以安承宗襲水西宣慰使承
宗卒子坤襲順治十五年經畧洪承疇招水西助討
李定國許以阿畫需翠故事坤喜遂以兵爲鄉導四
貴陽府志

卷八十一 土司傳上

六

上命吳三桂討之九月擒坤及重聖於大方之杓箐十月

擒熊於烏撒熊不食而死坤重聖伏誅以其地設四
府水西爲黔西府比喇爲平遠府大方爲大定府烏
撒爲威寧府十二月坤黨郎岱土司龍安藩水西頭
目龍勝友重聖妻龍氏復反遣兵討平之吳三桂之
叛也坤遺腹子勝祖爲土目從綏遠將軍蔡毓榮征
討有功許復宣慰使職假烏撒土知府銜三十二年

十二月毓榮奏請革土知府衙不得擅預軍民事仍
承襲宣慰使

上從之

三十七年勝祖卒無子遂停襲先是又建水西長

官以阿玉爲之至是阿玉卒無子亦停安氏遂絕然

四十八日至今尙存也語具史三桂蔡毓榮王繼文

條安氏或居水西或居貴陽且楷修文地故著於篇

水東宋氏其先鎮州人有宋鼎者唐德宗建中中爲

蠻州刺史入朝後唐明宗天成二年又有朝化者爲

清州刺史亦入朝車咸具上蠻州者今開州也清州

今會周也宋太祖開寶八年鼎之裔曰景陽者逐烏

貴陽府志 卷八十七 詩傳上 七

蠻於黑羊箐黑羊箐卽矩州也朝廷因置甯遠軍蠻

州總管府以景陽爲甯遠軍節度使蠻州總管府都

總管夷語譌蠻爲大萬州爲谷落因呼爲大萬谷落

總管府景陽控制有法苗民歸附卒諡忠成傳至其

孫裕復以威惠爲夷民所服朝廷授甯遠軍經畧安

撫使又數傳至永高兵力漸強乃自改其巴江縣爲

平蠻軍徙治小谷龍改其界首部爲遏蠻軍平蠻後

譌爲白馬遏蠻後譌爲葛馬甯宗嘉泰元年永高克

麥新蠻自號麥新爲新添軍使其子勝居之嘉定二

年永高移居貴州貴州卽矩州也朝廷因命永高爲

貴州經畧安撫使承高卒其嗣子衰弱退居蠻州羅氏始有貴州勝旋受朝命爲右武大夫西上閤門使沿不溪洞經畧使大著德威卒孫提嗣官巴蠻都總管提卒子朝美官新添遏蠻軍安撫使化導夷俗卒致醇美西南稱之元世祖至元二十年七月壬申水西軍民千戶宋添富來降蓋清州宋氏之裔也二十八年十一月乙卯新添葛蠻安撫使宋氏內附葛蠻卽遏蠻之轉也二十九年正月丙午從葛蠻安撫使宋子賢之請招諭平伐大斃眼紫江皮陵潭溪九堡諸蠻成宗大德元年五月戊申給葛蠻安撫司驛券

貴陽府志

卷八十七

上司傳上

七

一皆勝之裔也二年五月壬戌土官宋隆濟同水西折節反率苗獠紫江蠻四千人攻楊黃寨進陷貴州盡蠻州宋氏之裔曾竹長官宋阿重景陽之十四世孫先世以功代清州刺史宋朝化之後至阿重於隆濟爲族子仍真定舊俗不分族從故亦呼爲叔父隆濟之反也阿重棄家朝京師陳滅賊計帝賜之衣長爲順元宣撫同知及折節之擒也隆濟竄逸阿重乃深入烏撒烏蒙至於水東按此水東在今敘永屬招諭木樓苗獠生獲隆濟以獻遂令阿重居隆濟故地命其地爲靖江路以阿重爲總管佩三珠坐虎符階昭毅大將

軍其所居今同知衙是也後漸進至雲南平章政事
階榮祿大夫封順元侯卒贈貴國公諡忠宣阿重一
名阿蠻見靜志居詩話再傳至孫蒙古歹以平寇功
進階昭勇大將軍俄加八番順元等處沿邊宣慰使
兼四川行省參知政事階鎮國上將軍洪武初降於
明賜名欽授貴州宣慰同知世襲親轄陳湖等十二
馬頭領貴竹等十長官司十四年欽卒妻劉淑貞隨
其子誠入朝賜米三十石鈔三百錠衣三襲都司馬
煥欲滅諸羅淑貞爲走愬諸京師諸羅卒得不滅事
具馬煥錄誠卒子斌代斌老子昂代正統七年昂卒

貴陽府志

卷八十七

土司傳上

十九

子然代然會淫科害所管陳湖十二馬頭地致苗民
激變安貴榮欲并然地誘其民作亂於是阿朶等聚
衆二萬署立名號攻陷堡寨莫然所居大羊場然僅
以身免貴榮遽以狀聞冀令已按治之會阿朶等洩
其情官軍進討貴榮懼乃自率所部爲助賊平然坐
斬然奏世受爵土負國恩但變起於貴榮而身陷重
辟乞分擇因從末滅依土俗納粟贖罪都御史請以
貴竹平伐七長官司設立府縣皆以流官撫理巡撫
覆奏以蠻民不願遂寢然宋氏亦遂衰子孫守世官
衣租食稅聽徵調而已其後有昂嗣宣慰同知別具

明文學傳天啓初有萬化者嗣宣慰同知同安邦彥
反率苗狎九股陷龍里爲王三善所擒其子嗣殷擅
嗣職同叛崇禎七年總督朱燮元討滅之以十二馬
頭地置開州宋氏遂絕宋子賢之後曰亦憐真其子
仁貴洪武四年內附授新添長官仁貴傳昇昇傳安
安傳畧畧傳時勳時勳傳維垣維垣傳肇元肇元傳
鴻基而明祚終矣宣德元年新添土合宋志道糾洞
蠻肆掠蕭授討擒之景泰二年苗賊有在新添行劫
聚於西廬者官軍破之以聞皆明代新添事也鴻基
於順治十五年內附仍授長官如舊鴻基傳子繩祖
貴陽府志

卷八十七 上司傳上

繩祖傳子源源傳子廷璽廷璽傳子遐齡遐齡於雍
正七年襲職傳子體祁體祁弟輝祁輝祁傳子壇現
承襲無印有號紙蜀貴定縣阿蠻之子阿里大德未
以功別授小平代長官傳斌保洪武十五年授長官
斌保傳昭昭傳海海傳寬寬傳亶亶傳繼思繼思傳
文壽文壽傳國臣國臣傳弟國才國才傳天培順治
十五年內附仍授長官傳子世隆世隆傳子子立子
立傳子光遠光遠傳子德彰德彰傳子思敬思敬傳
子毓珠毓珠傳子鈞鈞傳弟釗現承襲有印屬貴定
縣小谷龍長官宋氏者亦蠻州宋氏之支族也其先

曰蕃元成宗元貞元年有征戰功別授白馬安撫使
同知入明改爲骨龍副土巡檢世宗嘉靖十一年宣
慰司授小谷龍長官蕃之後歷數傳至文富文富
傳琳琳傳澄澄傳福崇福崇傳恒恒傳顯俊顯俊傳
三才三才傳景運順治十五年內附准授長官景運
傳之爵之爵傳弟之宰之宰之宰之宰之宰之宰之宰
承恩承恩傳大木大木傳紹宗紹宗傳安邦現承襲
無印有莖紙屬龍里縣

八番龍氏方氏石氏程氏韋氏洪氏盧氏張氏皆起
於馬希範之世先是馬殷時遣馬平龍德壽等率柳

貴陽府志

卷八十七

五

州兵討畧兩江溪洞數歲始平之而殷已卒希範嗣
立晉天福五年至南甯州南甯州酋長莫彥殊率其
本部十八州附於希範遂畱德壽等戍其地與將校
七族各番南甯而授土以時番上因稱八蕃亦稱八
番而狎家之苗亦因是起馬殷所遣之大將蓋姓作
氏故稱狎家云其後復有滕氏謝氏羅氏亦稱番或
爲土族或爲蜀族蓋馬氏之衰孟氏撫有南甯又使
其將領土人備番南甯也然諸番遞有盛衰宋初惟
龍氏方氏張氏石氏羅氏爲著號五姓番其後程氏
韋氏又盛比附五姓號西南七番其後遞有分更張

氏且絕至宋元之際列以大龍小龍臥龍程番洪番
方番石番盧番爲八番云龍德壽者其先歛縣人隋
煬帝大業中征馬平蠻有功因家焉德壽於楚王馬
殷時爲大將階懷化將軍將兵征南甯州戍之久之
遂授南甯州刺史代莫氏世襲職宋太祖乾德五年
九月甲午知南甯州番落使龍彥瑄入獻方物詔授
彥瑄歸德將軍南甯州刺史番落使開寶四年彥瑄
卒歸德將軍武才及八刺史狀請以彥瑄子漢瑋爲
嗣詔授漢瑋南甯州刺史兼番落使是時諸番以龍
氏爲宗稱西南番主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八月甲申
貴陽府志

卷八十七

土司傳上

三

西南番主龍瓊琚使其王子羅從若從并諸州蠻七
百四十人以方物名馬來貢雍熙三年九月己未西
南番主龍漢曙自稱權南甯州事兼番落使遣牂柯
諸州酋長趙文橋率種族有餘人來獻名馬并上蜀
孟氏所給符印授漢瑋歸德將軍南甯州刺史以文
橋爲懷化司戈端拱元年西南番王龍漢瑋貽書五
溪都統向通漢約以入貢淳化元年八月庚午漢瑋
使其弟王子漢興入貢三年十月戊子西南番主龍
漢興都統龍漢瑋刺史龍光顯龍光盈等貢馬硃砂
至道元年九月丙午西南番主龍光瑋遣龍光進率

諸州蠻長入貢帝召見其使詢以地理風俗譯對曰
地去宜州陸行四十五日土宜五穀多種秧稻以木
弩射麀鹿充食每一二百戶爲一州州有長殺人者
不償死出家財以贖國王居有城郭無壁壘官府惟
短垣上因令進本國歌舞一人吹瓢笙如蚊蚋聲其
久數十輩連袂宛轉而舞以足頓地爲節詢其曲則
名水曲其使十數輩從者千餘人皆蓬髮面目黧黑
狀如猿狖使者衣虎皮毳裘以虎尾挿首爲飾詔授
漢瑋甯遠大將軍封歸化王又以保順將軍龍光盈
龍光顯竝爲安化大將軍光進等二十四人竝授將
貴陽府志

卷八十七

土司傳上

三

軍郎將司階司戈其本國從者有甲頭王子刺史判
官長史司馬長行僚人七等之名真宗咸平元年龍
光瓊遣使龍光燠率牂牁諸蠻千餘人來貢詔授光
燠等百三十人官二年西南番復入貢五年漢瑋遣
牙校率部蠻千六百人以馬四百匹并藥物布帛奈
貢賜冠帶於崇德殿厚賚遣還景德元年詔西南牂
牁諸國進奉使親至朝廷者令廣南西路發兵援之
勿抑其意先是龍光進等來朝貢上矜其道遣人馬
多斃因詔宜州至今可就賜恩物至是懇請詣闕從
之大中祥符五年西南番入賀封禪二年八月甲辰

漢瑛入賀東封加甯德大將軍仁宗天聖四年西南
番使者龍光凝貢馬丹砂景祐三年西南番主龍光
辨入貢康定元年光辨遣龍光琇入貢慶歷五年光
辨遣龍以特入貢與以特俱至者七百九十人詔以
安遠將軍知番落使龍光辨爲甯遠大將軍知靜蠻
軍節度使龍光凝承宣武甯大將軍龍異豈竝爲安
遠大將軍承宣奉化大將軍龍異魯爲武甯大將軍
皇祐二年龍光澈以方物入貢至和中西南番主龍
以烈及龍異靜首領張漢陞入貢命其首領而下九
十三人爲大將軍至郎將嘉祐八年龍以烈復至大
貴陽府志

卷八十七

土司傳上

三

率龍氏諸部族地遠且貧熙甯中來見賜以袍帶等
物刺其數於背是後南甯州龍氏漸衰不能統一諸
番龍氏亦分而爲三而南甯州但稱臥龍番矣元祐
三年西南番入貢元世祖至元十六年臥龍番龍文
求內附詔以文求爲臥龍番南甯州安撫使明太祖
洪武四年臥龍安撫使龍顏入貢五年四月改授臥
龍司長官世襲顏傳英顯洪武二十一年襲英顯傳
霖永樂二年襲霖傳聚會洪熙元年襲聚會傳文光
宏治五年襲文光傳啟元嘉靖三年襲啟元傳蒙萬
歷十八年襲蒙萬傳國瑞順治十五年歸付十六年襲

同瑞傳義圖康熙十八年襲義圖傳毓麟康熙四十年襲其後又數傳至功溥功溥子文運現應襲有印屬定番州大龍番龍昌宗德壽之支族也天福中從德壽戍南甯後漸有職上南甯龍氏世衰昌宗之後乃別出稱龍番英宗治平四年十二月丙辰龍番入貢神宗熙寧六年四月乙亥龍番及羅番方番石番八百九十人入覲貢丹砂德馬賜袍帶錢帛有差五月辛未西南龍番入貢西南諸番比歲繼來龍番衆至四百人神宗憫其勤詔五姓番五歲聽一貢人有定數無輒增加及別立首領以息公私之擾命宋敏

貴陽府志

卷八十七

同傳上

三

求編次諸國貢錄客省四方館撰儀皆著爲式元豐二年九月甲申龍番入貢五年十二月辛未龍番入貢七年九月壬寅龍番入貢哲宗元祐二年十月己亥龍番遣人入貢四年十月丁未龍番入貢五年龍番入貢方物七年西南番龍氏入貢八年龍番貢方物遷其酋猷紹聖三年西南番龍氏入貢四年龍番入貢龍氏於諸姓爲最大其貢卷尤頻數使者但衣布袍至假幣人之衣入見盞寶食陋所襲者恩賞而已故事蠻夷入貢雖交阻于閩之屬皆御前殿見之獨此見於後殿蓋卑之也龍番又稱大龍番元世祖

至元十六年大龍番內附以龍延三爲大龍番應天府安撫使明太祖洪武四年龍世榮內附五年授大龍司長官世榮傳德福永樂十二年襲德福傳永鎮永樂二十二年襲永鎮傳海天順入年襲海傳昇鸞成化十七年襲昇鸞傳衣嘉靖七年襲衣傳現光隆慶元年襲現光傳冠萬歷三十七年襲冠傳在田萬歷四十八年襲在田順治初卒見忠節傳在田傳登雲崇禎十六年替順治十五年仍授長官傳飛漢康熙十二年襲飛漢傳弟涉漢涉漢傳淑淑又數傳至懷祖懷祖子慶雲現應襲無印屬定番州小龍番亦

貴陽府志

卷八十七

土司傳止

三

南甯龍氏之族也宋仁宗慶歷五年以甯遠將軍知靜蠻軍節度使龍光凝爲安遠大將軍武甯大將軍靜蠻軍承宣使龍異豈爲安遠大將軍奉化大將軍靜蠻軍承宣使龍異魯爲武甯大將軍英宗治平四年知靜蠻軍番落使守天聖大王龍異閣等入見詔以異閣爲武甯將軍其屬二百四十一人各授將軍及郎將光凝異閣卽小龍番之先也元世祖至元十五年小龍番內附以龍方靈爲靜蠻軍安撫使明太祖洪武四年龍景歸附景傳福慶五年襲授小龍番長官福慶傳海昇永樂三年襲海昇傳鐸鐸傳文英

宏治元年襲文英傳鳳雲正德二年襲鳳雲傳通海
嘉靖八年襲通海傳德貴萬歷十四年襲德貴傳雲
騰萬歷四十四年襲雲騰傳象賢崇禎十年襲象賢
傳正飛順治十五年歸附仍授長官正飛傳雷康熙
十年襲雷後歷數傳至榮光嘉慶五年襲今存有印
屬定番州方番方氏其先曰方德桓柳城人從龍德
壽討九蠻有功進至南甯遂戍馬宋神宗熙甯元年
方異現以方物入獻授異現靜蠻軍節度使戎曰靜
為定音
六年方番入貢元世祖至元十六年方番內附以
方昌盛為方番河中府安撫使明太祖洪武四年方
貴陽府志

卷八十七

土司傳上

三七

番安撫使方得用歸附五年改授方番長官累傳至
正剛順治十五年歸順仍授長官正剛傳子承恩承
恩傳子琬康熙三十七年襲又數傳至定元定元子
政和現應襲有印屬定番州金石番石氏其先曰石
寶柳城人從龍得壽戍南甯累世有爵土自稱西平
州刺史又稱石番仁宗嘉祐二年西平州石自品入
貢神宗熙甯六年石番入貢元豐二年十一月丙申
西南石番入貢哲宗元祐二年八月庚寅西南石番
石以定等入首齋表自稱西平州武聖軍禮部官元
豐著令以五年為限今年限未及詔特入貢元世祖

至元十五年石番內附以石延異爲石番太平軍安撫使明太祖洪武四年石愛歸附五年授金石番長官累傳至如玉順治十五年歸附仍授長官如玉傳子萬年萬年傳子廷瑛廷瑛傳子嵩嵩傳子岱岱傳子開乾隆正二年龔開乾又數傳至西舜西舜子天星現應龔有印屬定番州程番程氏其先曰程元龍柳城人從龍德壽平溪洞戍南甯亦有職土神宗元豐七年西南程番乞貢方物願依五姓蠻例注籍從之哲宗元祐四年十月辛丑西南程番入貢元符元年西南程番入貢元世祖至元十六年程番內附以貴陽府志

卷八十七

土司傳上

三六

程元隨爲武盛軍安撫使明太祖洪武四年程谷祥歸附五年授程番長官累傳至民新順治十五年歸順仍授長官民新傳子飛鵬飛鵬傳子儒康熙四十七年龔儒後又數傳至連級連級子凌音現應龔無印屬定番州小程番程氏程番程氏之分族也元中葉有程鸞者以功授長官後進安撫使傳天祿天祿字受孫明太祖洪武四年天祿歸附五年授長官天祿傳詔詔傳加榮加榮傳天珮天珮傳受恩受恩傳國卿國卿傳天寵天寵傳騰鳳騰鳳傳登雲順治十五年歸順仍授長官登雲傳子起鵬起鵬傳弟一鵬

一鵬傳子玉康熙四十年襲玉傳繩祖繩祖後歷敘
傳至朝綱道光十八年襲無印屬定番州章番章氏
其先曰章四海柳城人相傳爲韓信之後韓信被殺
或竊其子逃之南越因去韓之半爲章氏世居南越
爲柳城人晉天福中四海從龍德壽戍南甯有職土
號章番又號韋章番宋哲宗紹聖二年章番入貢元
符二年韋章番入貢詔以進奉人章公夏章公甫章
公利等爲郎將元世祖至元十五年西詔番章昌盛
丙附詔卽其地爲安撫使後改爲韋番長官明太祖
洪武四年章勝祖歸附五年授長官勝祖傳壽春洪
貴陽府志

卷八十七

土司傳上

完

武十五年襲壽春傳彥名永衆七年襲彥名傳永清
正統九年襲永清傳鳳韶宏治七年襲鳳韶傳世勳
正德八年襲世勳傳欽嘉靖五年襲欽傳一龍嘉靖
四十五年襲一龍傳啓萬歷十四年襲啓傳帝臣天
啟五年襲明末殉定番之難具忠節傳帝臣傳璋順
治十五年歸順仍授長官璋傳君召康熙十一年襲
君召傳松松傳祚遠祚遠後歷數傳至允中嘉慶二
十一年襲無印屬定番州洪番洪氏其先曰洪應受
柳城人也從龍德壽戍南甯有職土然甚微終宋之
世不著元世祖至元十六年洪番內附以洪廷鳴爲

洪番永盛軍安撫使明太祖洪武四年歸附授洪番
長官歷數傳至順治十五年歸順仍授長官雍正七
年洪番長官洪國兆有罪除職改爲外委土舍國兆
後歷數傳至澤溥澤溥子正剛現應襲盧番盧氏其
先曰盧石聘柳城人從龍德壽戍南甯有職土甚微
終宋世不著元世祖至元十六年盧番內附以盧番
陵爲盧番靜海軍安撫使明太祖洪武四年盧番歸
附五年以盧朝俸爲盧番長官朝俸傳彥彥傳承恩
承恩傳現朝現朝傳良輔良輔傳珠珠傳應龍應龍
傳世爵世爵傳國政國政傳大用順治十五年歸順
貴陽府志

卷八十七 上 司 例 上

仍授長官大用傳俊俊傳廷珍廷珍後歷數傳至鑑
道光十九年襲有印屬定番州張番張氏亦柳城人
也天福中同龍德壽征戍南甯假黔南道都部署遂
分土受世職宋眞宗咸平三年都部署張文黔入貢
大中祥符八年張番近遣使進奉爲南甯州番落使
龍漢境所邀奪遂互相仇劫不已夔州路上言降劫
書交撫之仁宗嘉祐二年黔南道張三入貢神宗元
豐五年張番入貢乞添貢奉人至三百詔故事以七
十人爲額不許哲宗元祐二年十月己亥張番遣人
入貢紹聖元年閏月乙未張番遣人入貢元符元年

西南番張氏入貢紹興二十四年四月辛亥小張番
入貢自後張氏絕不見於史傳五番中又有羅氏已
其上牛路龍氏始祖曰龍應紹德壽之族也從德壽
征戍南甯亦有職土甚微歷宋元明世守之順治十
五年內附授外委土舍又數傳至僉中道光六年襲
屬定番州羅番龍世英又應詔之分子也元末代羅
氏有羅番明太祖洪武四年內附五年授羅番長官
世英傳金定永樂二年襲金定傳通海正統三年襲
通海傳圮成化二年襲圮傳昂正德三年襲昂傳鸞
隆慶元年襲鸞傳會清萬曆十九年襲會清傳勝麟
貴陽府志

卷八十七

土司傳上

三

萬曆二十二年襲勝麟傳應國天啓五年襲應國傳
元崇禎六年襲元傳從雲順治十五年歸順仍授長
官從雲傳蒼祐康熙二十四年襲蒼祐傳溘溘後數
傳至允升允升傳從弟允禧今現存無印屬定番州
上馬橋方氏其先曰方定遠亦柳城人方德恒之族
也從龍德壽征戍南甯有職土於上馬橋元時有方
番廣者納土朝廷卽其地置上橋縣明太祖洪武四
年歸附五年授方朝俸上馬橋長官朝俸字天祿傳
湖海湖海傳棟棟傳金金傳倫倫傳正邦正邦傳陞
陞傳大勳大勳傳維新維新傳鳴玉鳴玉傳世雄以

事革職傳世傑世傑請分其地爲二於是上馬橋有
正副司順治十五年世傑之後鼎歸順仍授長官鼎
後傳數世至奎光道光七年襲有印屬定番州上馬
副長官方懷德方世雄之子也順治十五年歸順改
授外委上干總懷德傳弟懷恩懷恩傳正坤正坤傳
照南照南傳子國樑現襲屬定番州桂海虞衡志曰
南方口蠻亦曰西南番今郡縣之外羈縻州洞故皆
蠻地猶近省民供稅役故不以蠻命之過羈縻則謂
之化外貞蠻矣區落連湖廣接於西戎種類殊詭不
可勝計此等前世蓋嘗內附建黔南帥於融州以統
貴陽府志

卷八十七

土司傳上

並

之今融帥已罷一切化外地融在猛洞之南番蠻之
東番蠻時出州縣城郭以蜜臘香草等貿易每歲聖
節亦有出赴燕設者其大小張大小王

當作程龍石
坎宰也

滕謝番等謂之西南番地與祥柯接人椎髻跣足或
著木屐衣青花班布以射獵繼殺爲事持木牌標槍
木弩藥箭相鈔畧據范氏所言西南番復有滕謝二
氏也謝番和武州節度使居今歸化廳之火烘與貴
陽無關而滕番則聲誤爲庭卽平伐司庭氏也平伐
庭氏其先本姓滕氏灌縣人五代末仕蜀孟氏征南
有功授實化令世守其土號曰滕番因居蠻日久滕

馮爲庭賓化謬爲平伐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正月
丙午始從葛蠻安撫使宋子賢之言始招諭平伐成
宗大德元年五月庚寅平伐酋領內附乞隸亦奚不
薛從之六月戊戌平伐九寨來降立長官司十二月
平伐等蠻尙多未附播州宣撫使楊漢英請以巳力
討之巳卯詔湖廣省臣答剌罕從宜收撫武宗至大
三年九月巳卯平伐蠻酋不老丁遣其姪與場來降
升平伐等處蠻夷軍民安撫司同知陳思誠爲安撫
使佩金虎符泰定帝泰定二年二月丁亥平伐酋
的奴率其戶十萬來降土官三百六十人皆請朝湖

貴陽府志

卷八十七

土司傳上

五

廣行省汰其衆還部令的奴等四十六人入覲從之
順帝至元元年三月平伐酋長保郎來降卽其地復
立安撫司參用其上酋爲官三年五月癸卯給平伐
安撫司達魯花赤哈都剌虎符明太祖洪武十五年
平伐酋保郎內附以保郎爲長官保郎傳的貢的貢
傳的那的那傳玉王傳銘銘傳寶寶傳廣廣傳珪珪
傳希印希印傳繼然繼然傳拱極拱極傳萬銓萬銓
傳子位子位傳世蔭順治十五年歸順仍授長官世
蔭傳旭旭傳道州道唱傳紹統紹統別有傳在孝友
篇紹統傳啓元啓元傳樹政樹政傳子中瑛嘉慶二

十二年襲有印屬貴定縣

金竹金氏自謂夜郎竹王之胄也竹王旣滅吳霸表封其三子爲侯以慰夷濮其一爲金竹侯世守其土久之以金爲氏唐來於其地置今州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十二月癸亥金竹寨歸闡以所部百二十五寨內附二十六年八月甲戌金竹等百餘寨皆降悉以其地爲郡縣置金竹府以統之二十七年三月庚申置金竹府大隘等四十二砦長官九月戊申金竹知府端闡貢馬及兩穗且言金竹府雖內附蠻民多未服近與趙堅招降竹古弄古魯花等三十餘砦乞

貴陽府志

卷八十七

土司傳上

三四

立縣設長官總把參用上人從之二十九年二月甲子朔金竹酋長掃闡貢馬穗各二十七從其請減所部貢馬降詔招諭之賜新附黑蠻衣襖遣回命進所產硃砂雄黃之精善者無則止三十年金竹府馬麟等十六人入朝各授蠻夷官賜以璽書遣歸後升金竹爲安撫司明太祖洪武四年故元金竹安撫使密定來朝貢馬詔賜文綺三疋置金竹長官司秩正六品隸四川行省以密定爲長官世襲十四年勅勞密定曰西南諸部雖歸附然但入貢而已爾密定首獻馬五百匹以助征討其誠可嘉故遣特使往諭俟班

師之日重勞爾功升金竹長官司爲安撫使仍以密
定爲安撫使子世襲十六年密定遣使貢方物十八
年密定遣弟保珠來貢二十九年以金竹安撫司隸
貴州軍民指揮使司永樂初金筑安撫使得採入朝
賜緞錦文綺已從征安南有功洪熙宣德改元皆貢
馬正統五年安撫使鏞貢馬其後有振武泐皆有平
苗功成化宏治隆慶時皆朝貢萬歷四十年金筑安
撫司土舍金大章乞改土爲流設官建活欽定州名
巡撫胡桂芳以聞吏部覆奏帝許之改金筑安撫司
爲廣順州改授大章土知州予四品服不許管事但
貴陽府志

卷八十七

上司傳

三五

子孫承襲而已大章

子湯立明亡絕襲

後復有金式美以議敘得長官康熙二十三年清釐
不准承襲今廣順金氏猶爲著族云

貴陽府志卷八十八

知貴陽府事秦和周作輯

知貴陽府事博白朱德璣經堂刊

傳十六

土司傳下

大凡貴陽之土司貴州新添金筑明史咸有傳八番
 則分見史傳甚繁其它小小者惟志冊有之嘉慶初
 土司開貴陽府屬七經制土司五中曹長官謝氏養
 龍長官蔡氏白納長官周氏白納副司長官趙氏虎
 隊長官宋氏外委土司二中曹外委土司千總劉氏青
 貴陽府志 卷八十八 土司傳下 一

巖外委土舍班氏定番經制土司十四程番長官程
 氏上馬橋長官方氏小程番長官程氏盧番長官盧
 氏韋番長官韋氏臥龍番長官龍氏金石番長官石
 氏羅番長官龍氏方番長官方氏小龍番長官龍氏
 大龍番長官龍氏自程番程氏以下悉具上木瓜長
 官石氏木瓜副司長官顧氏麻響長官得氏外委土
 司七上馬外委土司千總方氏牛路外委土舍龍氏皆
 已具上大華副司外委土舍黃氏大華外委土舍狄
 氏盧山外委土舍盧氏木官外委土舍洪番外委土
 千總已具上大塘外委土司七丹平外委土舍莫氏

丹行外委土舍羅氏通州土里王氏降陞土里楊氏
上克度土里楊氏中克度土里楊氏下克度土里楊
氏羅斛外委土司十羅斛外委土千總黃氏芭羊外
委土千總黃氏羅州外委土千總黃氏打拱外委土
千總黃氏昂伍外委土千總王氏桑郎外委土千總
王氏長流外委土千總王氏羅放外委土千總王氏
何往外委土千總王氏開州經制土司二乖西長官
楊氏乖西副司長官劉氏龍里經制土司三大谷龍
長官宋氏小谷龍長官宋氏已具上羊場長官郭氏
外委土司一龍里外委土舍何氏貴定經制土司四
貴陽府志

卷八十八

土司傳下

二

平伐長官庭氏已具上大平伐長官宋氏小平伐長
官宋氏已具上新添土司長官宋氏亦具上外委土
司一西排外委土舍宋氏修文經制土司二底寨六
品長官蔡氏底寨長官梅氏凡七司五十八而嘉慶
二年羅州續設者又十二大凡七十云其已革者見
于貴州通志黔南志畧貴陽水東向氏貴筑喇平宋
氏廣順金筑金氏貴定把平蕭氏金氏已具上餘具
左

中曹

養龍

白納

白納副

虎墜

中曹外委

青巖

木瓜

木瓜副

麻嚮

大華副

大華正

廬山

木官

丹平

丹行

通州里

降隆里

上克度里

中克度里

下克度里

羅斛千總

羅化

芭羊

羅淵

打拱

昂亭

羅敖

膏亭

何往

芭耳

綳亭

羅磨

羅央

相亭

羅球

貴陽府志

卷八十八

上句傳下

三

俸亭

拱亭

羅賴

羅斛外委

乖西

乖西副

大谷龍

小谷龍

羊場

龍里上排

大平伐

大平伐西排

底寨

底寨副

水東

喇平

把平

中曹長官謝氏其先曰謝石寶應天府人明太祖時

以征黑羊箐功授中曹蠻夷長官九世至正倫順治

十五年歸順仍授長官正倫傳天恩天恩傳士斌士斌

斌傳維璋維璋傳國璽國璽傳君重君重傳子玉琿

今存有印屬貴陽府

養龍長官蔡氏其先曰蔡崇隆容縣人五代時以平
九洞革獠王阿乍功授職土其曾曰普化明太祖洪
武五年三月授養龍長官九年七月卒慶祥襲永樂
二年三月卒承耶襲宣德五年四月卒陞襲成化十
八年十月卒伯池襲正德八年七月卒統襲嘉靖二
年二月卒鑾襲嘉靖二十四年六月卒永洪襲萬歷
元年三月卒俊襲萬歷十八年二月卒應司襲萬歷
四十五年卒國勳襲天啓二年十月卒啓東襲崇禎
十一年正月卒長春襲順治十五年歸順仍授長官

貴陽府志

卷八十八

土司傳下

四

長春卒瑛襲瑛卒宗藩襲宗藩卒燕襲燕卒弟魯襲
魯卒兄齊之子榮祖襲榮祖卒世臣襲世臣卒子金
元末襲卒孫昌期現應襲有印屬貴陽府

白納長官周氏其先曰周朝聘廬陵人明太祖時從
傳有德征九股苗及銅鼓平越香鑪山貴州黑羊箐
諸苗有功授白納長官可敬傳諒傳冕冕傳淵淵
傳森森傳賢賢傳寵寵傳文郁文郁傳如唐天啓中
殉安世之難贈土知州子陞襲陞傳蓋臣蓋臣傳爾
齡順治十五年歸順仍授長官爾齡傳斯且斯且傳
劍劍傳一清一清傳廷玉廷玉傳弟廷珍廷珍傳伯

南名南傳子朝聘朝聘子秉坤現應襲有印屬貴陽府

白納副長官趙氏其先曰趙神祖真定人明初從傳友德征荆襄有功已從八貴州因授白納副長官仲祖傳垣垣傳鳳鳳傳繼爵繼爵後數傳至齊乾順治十五年歸順仍授副長官啓乾傳弟啓蛟啓蛟傳文秀文秀傳光旭光旭傳殿元殿元傳淵淵傳玉堂今存無印屬貴陽府

虎墜長官宋氏其先曰宋瑞定州人明初從征有功宣慰宋氏劄授長官累傳至繼榮順治十五年歸順貴陽府志

卷八十八

土司傳下

五

仍授長官繼榮傳安國安國傳欽壘欽壘傳天麟天麟傳弟瑞麟雍正十八年革後復設現宋發有襲職無印屬貴陽府

中曹外委土千總劉氏其先曰劉禮賓明初從征黑羊箐拐西有功授中曹蠻夷副長官累傳至順治十五年歸順仍授副長官又數傳至崇恩雍正四年革職降副長官爲外委土千總令崇恩弟崇照襲職崇照傳正卿正卿傳永元永元傳芳德芳德傳起渭道光二十三年襲屬貴陽府

青巖外委土舍班氏其先曰班麟貴扶風人天啓三

年以上人從征苗四年從解貴陽圍有功授指揮同
知已而白建青巖城控制八番十二司卽用爲土守
備准世襲麟貴卒應忠襲苗攻上馬以兵援之戰失
利沒焉弟應壽襲崇禎四年應壽征平高坡苗以開
花甲定蔣杲酬其功順治十五年應壽率十二司歸
順仍授指揮同知職康熙二十四年降爲外委土舍
屢傳至世清今存屬貴陽府

木瓜長官石氏其先曰石朝璽大都人元時從征南
有功授木瓜猓佬蠻夷軍民長官明洪武四年石益
歸附改爲木瓜長官累傳至玉林順治十五年歸順
貴陽府志

卷八十八

土司傳

六

仍授長官玉林傳天相天相傳弟天錫康熙二十八
年襲後又屢傳至鐘玉鐘玉子奎光現應襲有印屬
定番州

木瓜副長官顧氏其先曰顧德濠州人德生宸明初
從征南有功授木瓜副長官累傳至大維順治十五
年歸順仍授副長官大維傳子操操傳子維英康熙
五十四年襲維英後數傳至楷道光十九年襲無印
屬定番州

麻響長官得氏其先曰得玉恩上元人洪武初征苗
有功授麻響長官累傳至志順治十五年歸順仍授

長官志傳子士爵士爵傳子君位君位傳子子民雍正八年襲子民後又數傳至親光嘉慶十五年襲無印屬定番州

大革副司外委土舍黃氏其先曰黃彬定遠人明初從征有功授副長官歷數傳至明末以功加指揮同知充守備順治十五年歸順仍授舊職康熙元年降爲外委土舍子孫承襲又數傳至坤嘉慶七年襲

盧山外委土舍盧氏其先曰盧經保元末從征南有功授盧山長官洪武五年經保歸附仍授長官累傳至順治十五年歸順亦仍授舊職康熙三十五年長貴陽府志

卷八十八

土司傳下

七

職
官盧大晉有罪革職因降爲外委土舍現盧善保襲

木官外委土舍唐氏其先曰唐郎均鳳陽府人明洪武初從征有功授木官長官永樂十三年改爲土里目明末仍爲長官順治十五年歸順仍授舊職康熙三十五年降爲外委土舍現唐際虞襲職屬定番州丹平外委土舍莫氏其先曰莫要武柳城人元至正間以功授長官後廢洪武三十年復置以莫谷送爲之尋省永樂二年又置順治末長官莫之廉內附仍授長官康熙元年之廉從劉鼎叛誅之降爲外委土

舍現莫雲鴻襲職屬大塘州判

丹行外委土舍羅氏其先曰莫光蓋南寧府人元末
有功授長官後廢洪武三十年復置以羅海爲之尋
省永樂二年又置宣德九年丹行土舍羅朝煽誘寨
長卜長逃民羅阿記等佔臥龍番長官龍保地又
攻稼平寨焚劫時苗民素憚指揮李政尙書王驥因
奏遣政撫諭平之順治末內附仍授長官康熙五十
六年降爲外委土舍現羅黈延襲職屬大塘州判
通州土里目王氏其先世當明末爲外委把總住其
地順治末內附以熟習苗情就授土里目世襲嘉慶

貴陽府志

卷八十八

上司傳下

八

中王天培襲職今以事革職某應襲屬大塘州判
降隆土里目楊氏其先曰楊應順明末有功授土里
目世襲現楊春岐襲屬大塘州判

上克度土里目楊氏其先世於明末爲外委把總住
其地順治末內附以熟習苗情就授土里目世襲現
楊連珍襲職屬大塘州判

中克度土里目楊氏其先曰楊廷春明太祖洪武中
有功授土里目世襲順治末內附仍舊職現楊信襲
職屬大塘州判

下克度土里目楊氏其先曰楊廷薛明太祖洪武中

有功授土里目世襲順治末內附仍舊職現場總化
襲職屬大塘州判

羅斛土千總黃氏管木城及綠降歸凌零蔣黎亭四
亭苗民共四百五十一戶其先曰黃淮豐城人宋南
渡後從征羅坐八種蠻有功授土指揮使世襲職順
治十五年改授土千總雍正五年分其子孫五人各
授外委土千總世襲羅斛外委土千總其一也乾隆
三十七年改土千總嘉慶初黃世杰襲現已卒某應
襲屬羅斛州判

羅化土千總黃氏黃淮之冑也雍正五年授外委土
貴陽府志

卷八十八

土司傳下

九

千總管羅化亭苗民六十三戶乾隆三十七年改土
千總嘉慶初黃登甲襲職現已卒其應襲屬羅斛州
判

芭羊土千總黃氏黃淮之冑也雍正五年授外委土
千總管芭羊亭苗民一百八戶乾隆三十七年改土
千總現黃定國襲職屬羅斛州判

羅悃土千總黃氏黃淮之冑也雍正五年授外委土
千總管羅悃罷它苗民二百十五戶乾隆三十七年
改土千總嘉慶初黃世昭襲職今已卒某應襲屬羅
斛州判

打拱土千總黃氏黃淮之胄也雍正五年授外委土
千總管打拱亭苗民八十二戶乾隆三十七年改土
千總嘉慶初黃章佐襲職現以事革職某應襲屬羅
斛州判

昂亭土千總王氏其先曰王盛餘姚人宋南渡後從
征羅佐諸蠻有功授土職將領順治十五年內附授
土千總職雍正五年分其族裔爲五戍授外委土千
總職昂亭其一也管昂灑那副三亭苗民一百三十
四戶乾隆三十七年改土千總現王大勳襲職屬羅
斛州判

貴陽府志

卷八十八

土司傳下

十

膏亭土千總王氏王盛之胄也雍正五年授外委土
千總管膏周磊古宜那應羅蘆六亭苗民四百三十
二戶乾隆三十七年改土千總現王正綽襲職屬羅
斛州判

長流土千總王氏王盛之胄也雍正五年授外委土
千總管長流亭苗民六十三戶乾隆三十七年授土
千總現王大倫襲職屬羅斛州判

羅敖外委土千總王氏王盛之胄也雍正五年改外
委土千總管羅敖苗民五十五戶嘉慶初王恩海襲
職今已卒某應襲屬羅斛州判

何往外委土千總王氏王盛之冑也雍正五年授外委土千總管何往亭苗民五十七戶嘉慶初王恩茂使職今已卒某應龔屬羅斛州判

芭圩土守備黃氏黃淮之冑也嘉慶九年授黃時海爲土守備管芭圩亭苗民三十八戶今已卒某應龔屬羅斛州判

屬羅斛州判

綳亭土千總黃氏黃淮之冑也嘉慶九年授黃永烈爲土千總管綳亭苗民五十七戶今已卒某應龔屬羅斛州判

羅斛州判

羅磨土千總黃氏黃淮之冑也嘉慶九年授黃際壽

貴陽府志

卷八十八

土司傳下

十一

爲土千總管羅磨亭苗民四十六戶今已卒某應龔屬羅斛州判

屬羅斛州判

羅央土千總黃氏黃淮之冑也嘉慶九年授黃表章爲土千總管羅央亭苗民八十五戶今存屬羅斛州判

爲土千總管羅央亭苗民八十五戶今存屬羅斛州判

判

相亭土千總黃氏黃淮之冑也嘉慶九年授黃世德爲土千總管相亭苗民百九戶今存屬羅斛州判

爲土千總管相亭苗民百九戶今存屬羅斛州判

羅球土千總黃氏黃淮之冑也嘉慶九年授黃際華爲土千總管羅球亭苗民九十二戶今已卒某應龔屬羅斛州判

爲土千總管羅球亭苗民九十二戶今已卒某應龔屬羅斛州判

屬羅斛州判

懷亭土把總黃氏黃淮之曾也嘉慶九年授黃際恩
爲土把總管懷亭苗民三十八戶今存屬羅斛州判
俸亭土把總黃氏黃淮之曾也嘉慶九年授黃天林
爲土把總管俸亭苗民百六戶今已卒某應襲屬羅
斛州判

拱亭土把總黃氏黃淮之曾也嘉慶九年授黃世奎
爲土把總管拱亭苗民三十六戶今已卒某應襲屬

羅斛州判

羅賴土把總黃氏黃淮之曾也嘉慶九年授黃章元
爲土把總管羅賴亭苗民八十四戶今存屬羅斛州

貴陽府志

卷八十八

土司傳下

十一

羅斛土外委黃氏黃淮之曾也嘉慶九年授今已卒

某應襲屬羅斛州判

乖西長官楊氏其先曰楊立信廬陵人五代時從征
黑羊箐有功授職土歷宋世守其上役屬蠻州宋及
元爲雍真乖西葛蠻等處蠻夷長官洪武四年內附
五年授楊文真爲乖西蠻夷長官永樂九年八月卒
十五年子暹襲正統六年八月卒子琮襲天順八年
十二月卒子日丙襲宏治九年七月卒子暉襲正德
十年十月卒子像襲嘉靖三十一年九月卒子世爵

襄萬歷五年閏月卒子鏗襲萬歷二十八年十月卒
子光壽襲崇禎十二年八月卒子國恩襲尋卒子瑜
襲順治十五年歸順仍授長官康熙二十一年卒子
兆麟襲卒康熙四十五年子錫祚襲錫祚老乾隆二
十八年子焄襲焄疾嘉慶十一年子燦榮襲道光三
年卒子培烝襲十九年三月卒某應襲無印屬開州
乖西副長官劉氏其先曰劉啓昌廬陵人五代時從
征黑羊箐有功授職土歷宋世守之役屬蠻州宋及
元爲雍真葛蠻等處蠻夷長官明洪武四年內附五
年授劉海乖西副長官永樂元年三月卒子德秀襲
貴陽府志

卷八十八

土司傳下

十三

宣德二年卒子銘襲正統十四年三月卒子勇襲天
順八年十月卒子訓襲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卒子
俸襲正德十年卒子達襲嘉靖三十年正月卒子應
恩襲隆慶六年十一月卒子宗道襲萬歷三十八年
正月卒子灝襲天啓七年八月卒子國柱襲順治十
五年歸順仍授副長官康熙七年卒子芳慶襲四十
年九月卒子之後襲雍正四年九月卒子銑襲七年
十一月卒子嘉祥幼乾隆六年襲三十六年十月卒
子瑄襲四十年卒子洪勳幼四十八年襲嘉慶八年
以疾去職十九年子尙忠襲道光十一年九月卒子

標襲無印屬開州

大谷龍長官宋氏其先曰宋國桃源人元成宗元貞元年征南有功授白馬安撫使國傳子居宗居宗傳子顏頰傳子文勝文勝傳子海洪武十三年授谷龍土巡檢海傳子權權傳子輝輝傳子賢賢傳子良卿良卿傳子於龍於龍傳子茂芝茂芝傳子景新景新傳子之尹而明祚終矣大谷龍宋氏於嘉靖三十一年改授長官順治十五年之尹內附仍授舊職之尹傳子士釗士釗傳子沆沆傳子承勳承勳傳子進運傳子昕昕傳子文龍文龍傳子應爵今存有印屬龍

貴陽府志

卷八十八

土司傳下

十四

里

小谷龍長官司者亦大谷之所分也其世次不可考羊場長官郭氏其先曰郭九齡貴州黑羊箐谷定滅人世有部族明洪武四年內附宣慰使劄授長官世襲無朝命故明史地理志不著九齡傳子洪恩洪恩傳子安安傳子承祿承祿傳子迎中迎中傳子賢賈傳子有志有志傳子天章順治十五年歸順因授長官天章傳弟天民天民傳子健健傳子承鎮承鎮傳子中懷中懷傳弟遠懷遠懷傳大鵬大鵬傳子華俊華俊傳子繼汾今存屬龍里

龍里上排外委土舍何氏其先曰何甲秀定遠人明
太祖洪武十四年從征有功授長官甲秀傳子智通
智通傳子亨亨傳子永祥永祥傳子興貴興貴傳子
天與天與傳子其進其進傳子勝位勝位傳子汝琪
順治十五年歸順仍授長官康熙十九年降爲外委
土舍汝琪傳子運運傳子元龍元龍傳子德茂德茂
傳弟德恩今存屬龍里

大平伐長官宋氏其先曰宋龍豆鍾離人蜀漢時從
征南中有部曲世守之至明太祖洪武四年宋臣從
征黑羊箐又從征至雲南授長官臣傳子瑛瑛傳子
貴陽府志

卷八十八

十句傳下

十五

文文傳子全全傳子本本傳子標標傳子銘銘傳子
傑傑傳子僂僂傳子維弼維弼傳子應祥應祥傳子
三錫三錫傳弟三策三策傳弟三桂三桂傳子世昌
順治十五年歸順仍授長官世昌傳子珩珩傳子承
勳承勳傳弟承爵承爵傳子之符之符傳子安遠安
遠卒弟洪遠代理俄而子恩蔭襲今存有印屬貴定
大平伐西排外委土舍宋氏其先曰宋三綱大平伐
長官宋應祥之別子也康熙十二年從征普安有功
別授西排土守備後改爲外委土舍三綱傳子文秀
文秀傳子經貴經貴傳子承周承周傳子開勳開勳

傅子仁術仁術傅子恩繼道光十一年襲屬貴定

底寨長官蔡氏其先曰蔡興隆容縣人五代時征黑
羊等有功授職土世守之明初內附洪武五年授蔡
永昌長官永昌傅子世祿世祿傅子土化土化傅子
阿結阿結傅子文英文英傅子朝賢朝賢傅子增增
傅子繼芳繼芳傅子應福應福傅子極極傅子國弼
國弼傅子啓理順治十五年歸順仍授長官啓理傳
孫鎮鎮傅子元品元品傅子德榮德榮傅子如林如
林傅子朝光道光二年襲無印屬修文康熙二十六
年改衛爲縣底寨長官不管郵寨

貴陽府志

卷八十八

土司傳下

七

底寨副長官梅氏其先曰梅天祿五代時從征黑羊
等有功世授職土洪武初梅忠從征有功授長官忠
傳天熹天熹傳岡岡傳賢賢傳椿椿傳桂栢桂栢傳
儲順治十五年歸順仍授副長官儲傳應魁應魁傳
朝聘朝聘傳孫亮亮傳登甲登甲傳國相乾隆五十
年襲道光十三年卒子正乾出游不歸二十三年裁
奠

水東長官向氏胡氏洪武五年土酋向氏歸附置水
東長官授之而以從征官胡文英副焉明末向氏胡
氏皆絕因革司

喇平司宋世壽康熙初議敘長官康熙

年革

把平蕭氏其先曰蕭任成洪武五年以土

長官

累世相傳至雍正八年長官蕭來鳳革職司除

苗蠻傳

昔炎帝娶赤水之子聽託生炎居赤水卽羅斛紅水

江蓋上世貴州地常爲聲名文物之邦故其君長與

帝室聯姻及蚩尤代炎帝爲政尙利好殺不恥淫奔

民間化之于是跳月劫奪之風起矣故書曰延及平

民間不寇賊鴟義奸宄奪攘矯虔及高辛氏之衰有

三苗氏者據洞庭彭蠡間以爲國復行蚩尤之政又

貴陽府志

卷八十八

苗蠻傳

七

好詛信鬼其威勢所及被于今滇黔粵民皆從其

化于是聲名文物之邦遂成蠻俗而苗之名亦由此

以起帝堯代高辛爲天子使重黎攻三苗克之其後

復叛帝舜攝政使禹滅之竄其君于三危洞庭彭蠡

間遂列于中國其遺民在赤水北者被三苗化已久

不可改故舜惡之列于荒服周僖王時有國名牂柯

者畏齊桓公之威遣使貢獻天子蓋亦苗民之君也

戰國時楚將莊躡滅牂柯時蔡侯久爲楚所滅遂遷

其公族于牂柯于是苗中有蔡家子矣漢武帝滅且

蘭置牂柯郡遷蜀之大姓龍傳董尹于其地于是苗

中有龍家子矣武侯定南中令大姓各爲部曲長世襲職于是蜀中有羅氏名濟火者雄長于牂柯間其後稱爲鹿盧部後又譌爲獠獠又漢末大姓中有宋氏世爲部長于是苗中有宋家子矣晉代邛笮間有山獠蓋卽武王時髦人也其種蔓延于今之黔粵諸蠻種多役屬之遂名其役屬之蠻爲僕獠其獠人則謂之主獠其後主獠譌爲獠徒僕獠譌爲木獠至唐貞觀二年明州山獠反交州都督李道彥擊走之南宗時剡州獠反都督謝萬歲死焉獠人遂盛于南中五代時楚王馬希範遣兵戍南甯因命之世守其地

貴陽府志

卷八十八

苗蠻傳

七

其部衆欲自異于諸蠻因以其大帥姓爲稱遂自號爲仲家仲譌作种故今种苗猶以貴種驕諸苗東晉時命請氏世爲牂柯太守及侯景亂梁牂柯與中國不通而謝氏保境如故至唐時牂柯又分裂于東有東謝西謝之稱其後遂以名其部族曰東苗西苗宋儂智高爲狄青所敗走泗城廣南諸府于是苗中有儂家子矣播州楊氏其族屬之在貴州境者名曰楊黃此又楊黃之所山起也諸苗又各以衣服別其種類于是有花苗紅苗紅乾猪花乾猪白獠獠獠獠此苗人種類之大凡也貴陽苗種黔書所紀有十二

種曰花苗曰束苗曰西苗曰牯羊苗曰白苗曰谷蘭
苗曰平伐苗曰八番苗曰剪頭狝狝曰狝家曰狗耳
苗家曰土人曰蠻人通志所紀有二十種曰狝苗曰
宋家曰蔡家曰狗耳龍家曰花苗曰青苗曰束苗曰
克孟狝羊苗曰谷蘭苗曰平伐苗曰剪頭狝狝曰
木狝曰狝狝曰八番曰蠻人曰土人曰狝人曰獾苗
曰狝獾道光時巡撫嵩溥遣官清查苗人八番土人
諸種或絕或割屬他境或變漢俗所有苗人止十六
種曰白苗曰花苗曰青苗曰狝苗曰蔡家曰宋家曰
狝狝曰山苗曰狝狝曰補獾曰梓蓋曰骨禪曰谷蘭
苗陽府志

卷八十八

苗蠻傳

七九

曰狝獾曰木狝曰鴨子苗曰狝狝苗曰狝峴苗今竝
紀之于篇今所無而通志黔書所有竝漢唐宋諸苗
蠻風俗皆附記焉

白苗

花苗

青苗

狝苗

蔡家苗

宋家苗

狝狝

山苗

狝狝

谷蘭苗

補獾

紫蓋苗

骨禪苗

黑狝獾

木狝

鴨子苗

狝狝

狝峴

通志諸苗

狗耳龍家
八番

剪頭狝狝
蠻人

土人

前代諸蠻

夜郎

牂柯

牂州

牂

牂

白苗在府屬者居中曹司高坡石板諸寨在大塘者
雜處各土司境在廣順者居來格里在龍里者居東
苗坡上中下三牌大小谷朗諸寨在貴定者居擺成
擺布甲佑諸寨衣尚白短僅及膝男子科頭赤足婦
人盤髻長簪每歲孟春男女會于野謂之跳月擇平
地爲跳場鮮衣豔粧男吹蘆笙女振響鈴旋躍終日
暮挈所私而歸比曉乃散聘資視女之妍媸爲盈縮
祀祖擇大牯牛頭角端正者飼之及苗壯卽令各寨
貴陽府志

卷八十八

苗蠻傳

二十

有牛者鬥于野勝卽爲吉鬥後十日殺牛以祭主祭
者服白衣青套細裙寬腰裙祭後合親族高歌暢飲
其性戇而愚轉徙不常爲人僱役墾田往往負租逃
去

花苗在府屬者居龍場猪場鷺絲羊堰諸寨在定番
者居滿老列馬諸寨在大塘者居各土司地在廣順
者居從仁里在開州者與漢人零星雜處在貴筑者
亦與漢人零星雜處在貴定者居甲惹擺則擺金擺
阿等寨在修文者與漢人雜處于四里衣用敗布緝
條以織無矜扣而納諸首男以青布裹頭婦人斂馬

變尾雜髮爲髮大如斗龍以水梳裳服先用蠟繪花于布而後染之既染去蠟則花見筒袖以錦故曰花苗跳月以孟春植冬青樹于跳場綴以野花名曰花樹男女皆艷服吹簫笙踏歌繞樹而舞名曰跳花男女以巾帶相易謂之換帶然後通媒妁聘資視女之妍媸爲盈縮女嫁數日卽回母家謂之坐家生子然後歸喪則以死者衣服向屋角呼之曰復屠牛自戚友各携酒肉以爲時環哭盡哀葬不用棺斂手足而瘞之卜地以繖子擲之不破者爲吉病不服藥惟禱于鬼宰牲磔雞往往破家終不悔悟以六月爲歲首

貴陽府志

卷八十八

苗蠻傳

三十一

其性慙而畏法其俗陋而勤男子力耕婦人織麻爲業

青苗在府屬者居麥西中壩蘆塘諸寨在長寨者居板蠱紀堵諸枝在定番者居豚肘滿強谷把播麥况九水牛諸寨在羅斛者居毋運羅賴芭羊羅路諸亭在貴筑者散處四境與漢人雜居在龍里者居羊腸司之元保谷大關口諸寨在貴定者居安比蔡甫甲蘆米孔阿那諸寨在修文者與漢人雜居衣尙青男子頂竹笠躡草履出入必佩刀婦人以青布製如華巾蒙首衣上及腰裙掩膝聚婦以跳月與花苗同喪

葬結姻俱以牛爲禮病不服藥惟祈鬼信巫在長寨者性畏病一人有病則合寨入山避通曉漢語性强悍好鬥然猶知畏法不敢爲盜

狝苗有二種曰卡尤曰青狝貴陽惟有青狝在府屬者居阿所平山瓦窩諸寨在長寨者居者貢谷龍巖倫古羊諸枝在定番者居抵娘老參諸寨在大塘者雜處各土司地在開州龍里貴定者與漢人零星雜處在貴筑修文者散居四境亦與漢人雜處有黃衣班莫柳羅龍諸姓男子皆薙髮以青布裹頭衣服與漢人同婦人以花布蒙髻細褶長裙多至二十餘幅

貴陽府志

卷八十八

苗蠻傳

三

拖腰短衣以綵一幅若綬仍以青布襲之性勤于穡以十二月爲歲首斂牛馬雞犬骨以米糝和之作醅至酸臭爲貴稱富積者則曰貯醅幾世矣婚姻皆以苟合每歲暮春集于跳場用綵布編爲小毬謂之花毬視所歡者擲之奔者不禁聘用牛以姿色定其多寡多至三五十頭喪則屠牛以大甕飲酒執牛角灌飲或至醉死主人不食肉止啖魚鰕葬用棺以傘蓋墓上期年而焚之祭用枯魚歲首以銅鼓爲懼土人或掘地得鼓卽以爲諸葛所遺富者不吝價值爭購之舊有畜蠱者其蠱夜飛而飲于河有金光一道謂

之金蠶蠶又有蝦蟆蠶以婦人養之夜則蠶淫其婦
有殺其蠶者其婦立死蠶每運財物以入家故畜蠶
者多富每三歲必蠶殺一人否則反噬其主故雖至
戚亦必毒之有知之者則蠶不能爲害養蠶之室必
潔淨無塵埃往時常斂毒藥以染箭鏃中人血濡縷
立死出入必負強弩帶利刃睚眦之仇必報以椎埋
伐冢爲事否則聚衆劫掠禦人于途或綁掠無辜謂
之拿命放黑今畜蠶劫掠之風已革矣狎苗皆畏法
習華風有呼爲苗者返唇相誦厲性頗淳良有讀書
爲附學生員者

貴陽府志

卷六十八

苗蠻傳

三

蔡家苗本蔡國之後戰國時從莊驪遷此在府屬者
居養龍司及青巖桐木開花諸寨在貴筑修文者與
漢人雜居男子製氊爲衣婦人以氊爲髻以青布若
牛角狀高尺許用長簪縮之短衣長裙翁媳不通問
居喪三月不食米肉惟飲稗粥猶存古禮宰牛畜聚
親族跳舞名曰做戛往時夫死以婦殉葬婦家搶去
乃免今此風已革且其種人通漢語知文字守禮法
勤儉雜漢人中多不能辨矣

宋家苗本漢蜀中大姓武侯征蠻時率其部世爲令
于此土唐時有宋某者封資陽郡公明貴州宣慰同

知卽其裔也。通漢語知文字男子帽而長衿婦笄而短襟將嫁男家遣人逆婦。婦家則率親戚筮楚之。謂之奪親。婦旣歸。明旦進盥。子姑男女燂湯以沐三日而罷。喪葬飲疏水二十一日封而誦之。若馬鬣男女勤耕織知禮畏法。近多讀書。有附學生員者。與漢人無別矣。

狻猊有花紅二種。在府屬者居白納。正副二司騎龍甲斗諸寨。在修文者散處各里。衣紅布曰紅狻猊。花布者曰花狻猊。各有族類。不相婚。男子盤頂椎髻。女着布衣裙。紫布帶。死則斂以棺而不葬。置巖穴間。

貴陽府志

卷八十八

苗蠻傳

二

或臨大河不施葭葢。樹木主于側。曰家親殿。屋宇去地數尺。架以大木。上覆杉葉如羊欄。謂之羊樓。其人强悍善奔走。喜報恩。得人片肉卮酒卽捐軀。與之。今此風亦漸革矣。

山苗居長寨。克孟牯羊二枝。故又名克孟牯羊苗。亦有居廣順境者。擇懸崖鑿而居。不設牀第。構竹梯上下。高者或至百仞。耕不挽犁。以錢鋪發土。耨而不耘。男女躡筓而偶。生子免乳。則歸其聘財。親死不哭笑。舞浩歌。謂之鬧屍。明年問杜鵑聲。則舉家號泣。曰烏猶歲至。親不復矣。

狎獾惟定番有之居太平諸寨有楊龍張石歐五姓
荆壁不塗門戶不扃出入以泥封之其服食婚喪與
漢人同男子計口而耕婦人度身而織暇則挾戈操
笱以漁獵爲事婚禮以牛馬爲聘喪則宰牛馬以祭
戚族皆以犬相通

谷蘭苗惟定番州有之男女皆短衣婦人以青布蒙
髻工紡織其布最精密每遇場出市人爭購之謂之
谷蘭布男子性剽悍善刺擊出入必挾鎗弩諸苗皆
畏之近日此風泯矣

補猥苗猥苗之別種也通志以爲仲種非也惟羅斛
貴陽府志

卷八十八

苗蠻傳

三五

有之居貶零凌蔣綠降諸亭女子以白布爲衣青布
爲裙男子服漢服鬚髮過漢語以十二月爲歲首男
女懽宴吹蘆笙以爲樂地產木棉女勤于紡織男子
善治生漢人入其境者不能恣鱉剝

紫薑苗惟廣順有之以十一月朔爲節閉戶把忌七
日而啓犯者以爲不祥夫死妻嫁而後葬曰喪有主
矣衣服與漢人同通漢語見者不知其爲苗也

骨裡苗惟廣順州有之其風俗未詳

黑猥獯惟開州有之卽水西宣慰種遷徙無常男子
以青布纏頭籠髮其中而束其額狀若角短衣大袖

繫藍裙女人辮髮亦用青布纏首多帶銀梅花貼額
耳戴大環垂至項拖長裙三十餘幅蒸報豸通不恥
也惟不與下姓結婚重約信尙盟誓剝牛以諭領片
肉卽不敢背舊俗善造堅甲利刃標鎗勁弩置毒矢
未霜血立死平居畜善馬好馳騁習刺擊爲業今此
風泯矣

木狯貴定有之居西北鄉按城鐵爐花甲諸寨有王
黎金文諸姓男子衣服與漢人同娶婦異寢生育後
乃同室性狡悍善陶冶孟冬祀鬼以草爲龍插五色
旗至郊祭之同姓不婚異姓不同食父母死有喪

貴陽府志

卷八十八

苗蠻傳

三

服而無哀經長子守喪四十九日面不洗濯不踰戶
期滿延巫祝薦名曰放鬼乃出門長子貧不能守喪
長孫及次子代之其子弟多延師教訓有爲陞學生
者

鴨子苗卽平伐苗惟貴定有之居小平伐司及西鄉
楊柳衝羅雍諸寨男子被草衣短裙婦女衣長桶裙
婚姻及享賓皆屠狗祭鬼亦用狗人死親戚亦相弔
祭葬瘞以木槽性善鬥出入必執長鎗近日皆馴服
矣

犵獠苗修文有之與漢雜處剃頭梳辮着青短衣繫

布帶屋宇如狷狷其人悍而善

狷髡苗修文有之與漢人雜處男子梳盤頭着大領花藍衣婦人短衣偏髻繡五色于胸袖間背負海巴如貫珠人多嗜酒好居高坡不籬不垣往時多佩刀弩入山逐鹿羅雀其藥箭傷人見血立死今亦無此風矣

通志所載貴陽諸苗今日所無者凡六種曰狗耳龍家曰薊頭狷狷曰八番曰蠻人曰猛人狗耳龍家在廣順州依深林榛莽間以居其近溪者入水捕魚獵若梟獺男子束髮而不冠婦人辮髮螺髻上指狀若

貴陽府志

卷八十八

苗蠻傳

三七

狗耳衣斑衣以五色藥珠爲飾貧者以蕙苴代春嗜立木於野謂之鬼竿男女旋躍而擇配既奔則女氏之黨以牛馬贖之方通媒妁人死以拊擊自歌哭昇之幽巖秘而無識翦頭狷狷在貴定男女蓄髮寸許餘皆翦之死則積薪以焚其屍此二種今已絕八番在定番州衣服與漢人同其俗男子在家逸處婦人直項作髻日鉤耕菘暮則紡織其操作甚苦獲稻連穡儲之剗木作臼曰推塘每臨炊始取稻把入臼手舂之以寅午日爲市燕會擊皮腰鼓以爲樂以十月望日爲歲首葬不擇地夜靜出之謂不忍使其親知

之云今已變爲漢人蠻人在丹平丹行二司男子衣
草篋婦人著花短裙喪葬殺牛歌舞以十月朔爲大
節祭鬼以丑戌日爲揚期惰耕作喜漁獵牲獷得出
入必帶刀弩今割屬都勻土人貴饒廣順貴定皆有
之與軍民通婚姻歲時禮節俱有華風男子有貿易
者婦人力耕作種植時田歌相和清越可聽歲首則
迎山魃逐村屯以爲儺擊鼓以唱神歌所至之家皆
飲食之今已變爲漢人矣獠人貴州原無此種雍正
二年有自廣西遷至貴定之平伐者居處無常必擇
溪間近水者以大樹皮接續渡水至家不用桶甕以

貴陽府志

卷八十八

苗蠻傳

三六

汲男女衣尙青長不過膝所祀之神曰槃瓠勤耕種
暇則入山採藥沿村寨行醫有書名榜簿皆圓印篆
文其義不解珍爲秘藏俗長厚見遺不拾今已絕矣
漢唐宋諸蠻之在今貴陽者漢有夜郎唐有西趙牂
柯充州獠羅甸宋有自杞夜郎其東境卽今羅斛有
牂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卽今紅水江也地多雨
露俗好巫禁忌宜畜產又無桑麻故最貧西趙在東
謝南其界東至夷子西至昆明南至西洱河山洞深
阻莫知里數南北十八日行東西二十三日行趙氏
世爲酋長故曰西趙有萬餘戶其俗無文字刻木爲

約集居刀劔不離身冠熊皮若旌頭然以金絡額衣
猛獸革膝行而着屨牂柯渠帥姓謝氏卽南謝也無
城郭土熟多霖雨稻粟再熟無徭役戰乃屯聚刻木
爲契盜者倍三而償殺人者罰牛馬三十俗與西越
同兗州與牂柯鄰勝兵二萬唐代常貢獻京師宋代
謂之西南番桂海虞衡志云西南番地與牂柯接有
大小張大小王龍石滕謝等姓人椎髻跣足或着水
履衣青花斑布以射獵讎殺爲事持木牌標鎗木弩
藥箭相鈔掠風俗大抵介別男夫甚剛妻又甚潔夫
妻異居妻所居深藏不見人夫過其妻掛劔于門而

貴陽府志

卷八十八

苗蠻傳

三五

後入或期于深山不褻穢其居否則畏鬼神禍之獮
益蠻之別種俗不辨姓氏又無名字所生男女長幼
次第呼之其丈夫稱阿暮阿改婦人稱阿夷阿等之
類皆其語之次第稱謂也依樹積木以居其土名曰
干欄干欄大小隨其家之口數往往各推一酋帥以
爲主不能遠相統攝父死子繼若中國之族黨也獮
主各有鼓角一雙使其子弟自吹擊之好殺害多仇
怨不敢遠行性同禽獸至于忿怒父子不相避惟手
有兵刃者先殺之若殺其父走避于外求得十狗以
謝其母然後敢歸母得狗謝不復憾恨若報怨相攻

擊必殺而食之遞相劫掠不避親戚賣如猪狗而已
亡失兒女一哭便止被賣者號哭不服逃竄避之乃
將買人捕逐若亡叛獲便縛之但經被縛者卽服爲
賤奴隸不敢稱良矣惟執矛持盾不識弓矢用竹爲
簧擊聚鼓之以爲音節爲紉布至鮮淨六狗一頭買
一生日尤畏鬼所殺之人美鬚髯者必剗其面反籠
之于竹及燥號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尙淫祀
至有賣其昆季妻孥盡者乃自賣以供祀焉鑄銅爲
器大口寬腹名曰銅鑿既薄且輕易于熟食桂海虞
衡志云猿依山而居無倚長板籍蠻之荒忽無常者
貴陽府志

卷八十八

苗蠻傳

三十一

也以射生爲業活蟲豸能蠕動者皆取食無年甲姓
名一村推有勢力者曰郎火餘稱火歲首以土杯十
二貯水隨辰位布列郎火禱焉乃集衆往觀若寅年
水而卯淵則知正月雨二月旱自以不差諸番悉歲
賣馬于官道其境必要取貨及鹽牛否則梗馬路官
亦以鹽綵和謝之其稍有稱謂上下者則入蠻類矣
舊傳獠有飛頭鑿齒鼻飲白衫花面赤袒之屬二十
一種今右江西南一帶甚多殆百餘種唐房千里
異物志云獠婦生子卽出去夫態臥如乳婦不謹則病
其妻乃無苦羅殿在今羅斛桂海虞衡志云其人深

口長身面而白牙以錦纏頭椎髻短褐徒跣戴笠荷
毬珥刷牙金環約臂背長刀腰弩箭箠腋下佩皮篋
曾至腰駢束麻索以便乘馬取馬于羣但持長繩走
馬前擲馬首絡之一投必中刀長三尺甚利出自大
理者尤奇性好潔數人共飯一拌中植一七置杯水
于其旁少長共已而食探匕一水抄飯一哺許搏之
拊令圓淨始加之匕上躍以入口益不欲汚已妨他
人每飲酒亦止一杯數嚙始能盡蓋腰腹束于繩故
也食鹽礬胡椒不食葷肉食已必制齒故常皓然甚
惡穢氣野次有糞必坎而覆之邕人每以此制其愁
貴陽府志 卷八十八 流寓傳 三

流寓傳

伍建

孔文

楊慎

李瑞鶴

姜文祥

黃華道人

楊自強

林兆豐

伍建浙江餘姚人洪武初進士慷慨有大志以言事
謫貴陽王詩文所著有水庵詩集

孔文山東曲阜人至聖裔也洪武初以知府謫貴陽

卒於謫所子孫遂家焉按察使馮成修扁其額曰關里分潢

楊慎字用修四川新都人大學士廷和子也正德八年舉進士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丁繼母憂服闋起故宮十二年八月以疾歸世宗卽位起經筵講官嘉靖五年以爭大禮謫雲南永昌衛世宗以議禮故惡慎父子特甚嘗問慎作何狀羣臣以老病對乃稍解慎聞之益縱酒自放嘗往來貴州著有聖泉篇及貴筑雜咏五首二十三年貴州通志成屬慎爲序二十年七月卒年七十二隆慶初贈光祿少卿天啓中

貴陽府志

卷八十八

流寓傳

三十一

追諡文憲慎著作之富明代推爲第一詩文外雜著至百餘種竝行于世

李瑞字雪卿四川富順人明末避張獻忠之亂君新貴孫可望陷貴陽聞其名欲官之薙髮逃匿康熙

初

國朝已定貴州總督楊茂勳延爲子師瑞鶴以方外裝見歲時贈遺一無所受逾年卒茂勳使人護喪歸所著有燹餘詩集

姜文祥四川綿州人天啓時安邦彥亂貴州文祥從總督朱爨元征之有功加鎮國將軍階遂君于貴陽

甘壩寨子孫家焉

黃華道人不知何許人乾隆時流寓貴陽工書法人爭購之目忽瞽乃以指代書購之者愈衆

楊自強字雲溪雲南通海人乾隆時以拔貢歷官直隸東明良鄉知縣開州知州有惠政遷貴州大定知府加道銜以事拂上官意遂乞休寓居貴陽城卒葬西門外羅漢營

林兆豐直隸南宮人由三禮館議敘三角屯州同調署曹定縣知縣有魏齋婆者以妖術煽惑鄉里男女翁然信之齋婆詭託募化以簿書男女名至千餘人爲

貴陽府志

卷八十八

流寓傳

三

提督標兵所獲竝其黨百人得其簿標弁將投簿治罪兆豐以募化名難據以定爰書悉縱之惟治其習妖術二人縣人立碑頌之遷郎岱同知致仕不能歸寓于貴陽遂家焉尋卒

貴陽府志餘編卷之一

知貴陽府事秦和周作楫夢殿輯

知貴陽府事傅自朱德慈綬堂刊

文徵

救

歐陽修 以下案

賜西南蕃蠻人張漢頂等勅書

勅張漢頂省所附進馬并硃砂等事其悉汝世安邊
微遠効款誠涉道里以甚勤修貢輸而自達載嘉忠
順宜有寵頒今回賜爾紅中錦旋襪一領八兩渾鍍

貴陽府志

餘編卷一

文徵一

一

銀腰帶一條衣着十二疋至可領也故茲示諭想宜
知悉秋冷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內制集

賜西南番蠻人張光現等勅書

汝世守邊疆遠輸忠順時修職貢附達款誠載嘉勗
恪之心宜示褒優之錫

蘇軾

賜西南羅番進奉勅書 元祐二年九月三日

勅汝世為要服時款塞垣志慕華風來修職貢載惟

忠恪良用數咨

疏

王憲 以下明

請忠烈廟南公祀典疏畧

臣聞以死勤事則祀之爲民禦災則祀之臨見貴州城中舊有忠烈廟祀唐忠臣南霁雲洪武初都指揮程暹建至今軍民皆稱其神神靈每歲春首風狂境內常有火災及水旱疾疫蟲虎寇盜禱於神其應若響雖神貺久孚人心而聖代未蒙祀典臣請考南霽雲在唐天寶末安祿山爲亂賊將尹子奇圍睢陽守將張巡許遠與之誓死拒戰嘗求救兵於賀蘭進明初晴指示信亡而城陷霽雲死之茲者顯靈八番陰爲禦災捍患乞追賜美諡頒祀典每歲春秋有司致祭非惟聖恩廣布不遺前代之忠臣抑使神惠愈彰永濟邊方之黎庶

田秋

請開貴州鄉科疏

臣秋原籍貴州思南府人竊惟國家取士於兩京十二省各設鄉試科場以掄選賢才登之禮部爲之會試然後進於大廷命以官職眞得成周鄉舉里選之意所以人才輩出視古最盛惟貴州一省遠在西南舊設有鄉試科場止附與南布政司科舉蓋因

永樂年間初設布政司制度革創且以遠方之民文
教未盡及也迄今涵濡列聖休明之治教百五十餘
年而親承皇上維新之化又八年於茲遠方人才正
如在山之木得雨露之潤日有生長固非昔日之比
矣臣愚謂開科盛舉正有待於今日也且以貴州至
雲南相距二千餘里如思南永甯等衛且有三四千
里者而盛夏難行山路險峻瘴毒浸淫生儒赴試其
苦最極中間有貧寒而無以爲資者有幼弱而不能
徒行者有不耐辛苦而返於中道者至於中冓癘毒
而疾於途次者往往有之此皆臣親見其苦親歷其
貴陽府志

餘編卷一文徵

三

勞今幸叨列侍從乃得爲陛下陳之邊方下邑之士
望天門於萬里扼腕嘆息欲言而不能言者亦多矣
臣嘗聞國初兩廣亦共一科場其後各設鄉試解額
漸增至今才之盛埒於中州臣竊以爲人性之善
得於天者本無遠近之殊特變通鼓舞之機由於人
者有先後耳今設科之後人益向學他日雲貴又安
知不若兩廣之盛乎議者曰科之不開病於錢糧之
少臣竊以爲不然蓋貴州雖赴雲南鄉試而舉人牌
坊之費貴州自辦也鹿鳴之宴貴州自備也今所加
者不過三場供給試官聘禮耳鎮遠永甯等稅課司

每歲不下數百兩思南府又有棉花稅若設一稅課
司委一廉幹府官監收之每歲亦可得數百兩只此
數項足充其用况求才大事又可靳於區區之小費
乎且歷年撫按官亦屢有舉奏蓋一方之志願上下
之同情其建置之地區畫之詳在彼必有定議乞勅
該部再加詳議舊額二省共取五十五名雲南三十
四名貴州二十一名臣請於開科之後量增數名以
風勵遠人使知激勸則遠方幸甚

郭子章

題設新貴黃平等學疏

貴陽府志

餘編卷一

文徵一

四

臣看得建學育賢化民成俗首務今據司道會議改
平越曾定二衛學爲平越安順二府學增設黃平州
新貴縣二學裁平越衛學訓導改黃平州學學正裁
宣慰司學訓導改新貴縣學教諭此一轉移間不煩
官帑允宜建設黃平州學除土司土著子弟照舊取
考外其新民子弟須照禮部題准近例三十年後方
准收考今據司道府會議黃平等州縣乃新造之邦
土著鮮少禮義不知新民子弟目前准其收考文理
平通者止許入學不許觀場待三十年方議入試既
不失化誨苗方之意又不礙冒籍中式之例似應俯

從其平越安順二府學廩額貢期俱照都勻府學例
各廩二十名一年一貢黃平州學准廩十名二年一
貢須在十年之後方准起貢二衛學印記當改爲二
府學印記至於增解額一節邇來文教漸昌庠序日
增且會試中式不下於粵滇而鄉試解額獨少於二
省似應於原額量加以廣聖化伏候睿鑒施行

田雯 以下 國朝

請建學疏

爲

聖治普治寘區敬請修舉學制以隆文教事竊惟全黔澤

貴陽府志

餘編卷一

文徵一

五

徵遐陬民苗雜居禮讓未興剽悍成習我

皇上道隆德盛典學崇儒文明光被而芹藻之子均沾教

化秀頑之民咸沐恩澤固已彬彬稱盛矣臣忝任撫
黔以敦崇學校爲先蓋學校之關係乃風俗人心之
根本禮明樂備者猶將踵事增華簡略因循者曷不
乘時興舉按永甯獨山麻哈三州貴筑普定平越都
勻鎮遠安化龍泉銅仁永從九縣尙俱未設學校據
該士子紛紛呈稟荒寒之士勵志芸窻登進無自臣
偕司道諸臣等議建學育才似不可緩凡一切庀材
未敢仰需公帑而

題額芹堂

御書首重前奉頒賜尙餘八幅理合籲懇

睿慈一覩同仁

勅部再頒四幅以使製匾恭懇至於額進童生查貴苑爲
省會附郭之縣謹擬照大學考取十五名餘則概照
小學考取八名武生貢廩一循定例而行董率職官
貴苑應請訓導一員餘俱暫以附近教職兼攝俟人
文浸廣另議專官又按新添鎮西興隆烏撒赤水五
學近因裁衛歸併貴定清鎮黃平威甯畢節五學矣
夫合兩地之人才限一庠之定額爲數較窄生童進
貴陽府志

餘編卷一

文徵一

六

學

御匾輝煌先師之所式憑諸生之所景附何可輕言汰併
自應照舊存留卽以貴定籌五學教官董率之此確
有直隸延慶懷來之近例可援凡此者或留舊學於
旣裁或議新庠於初創臣非敢過瀆
宸聰實以黔省窮荒固陋必崇文治而後可以正人心變
風俗非如他省化行俗美者此合應仰願

聖化之隆仁義漸摩馴致士風之厚彼蠢爾有苗當無俟
七旬而來格矣再照平溪清浪二衛學歷係黔屬思

州府提調應試貴陽不過五百餘里前因用兵之際將驛站改屬楚南而學校隨之諸生應試東下武昌迢遞川塗不下二千五六百里資斧既艱而鼓柝洞庭駭浪驚濤士心恒多畏阻臣赴任時身過其地聞聲呼籲云兩科以來從無一士能赴武昌應試者情殊可憫應請復還黔屬就近提調之例以示作養統係學制事情用敢類列陳請

閩興邦

請廣中額疏

爲同文之教澤已久遐方之人才漸盛懇請

貴陽府志

餘編卷一文選一

七

題增鄉試中額以振文運而興文治事該臣看得黔南邊地曩昔人文原自寥寥邇來我

皇上右文之化普洽寰區微臣仰體

聖德加意作人家絃戶誦賀與往昔不同但黔粵兩省俱稱邊服禮闈既同中右而鄉試中額多寡有差是以紳衿潘驥等有懇祈具

題與廣西鄉試中式三十名之請但科舉增額事關

大典臣批布政司移會提學道查議今據布政使丹

達禮提學道僉事林麟焜詳稱黔南雖屬遐荒迄今

人文繁盛甲戌會試廣西止中一名貴州中至三名

以此較之貴州人文盛於廣西可知似應照廣西之例增額取中詳請具

題前來臣伏念全黔邊徼儒士彬彬詩書陶淑莫非聖化之隆增額掄才必收得人之效甲戌禮闈三名得第足徵菁莪化洽黔疆俊彥卓冠西粵似可仰邀

聖恩一視同仁俯照廣西解額取中三十名將仕進之途既寬誦讀之士愈齊邊地文風日益振興矣

請表精忠以隆祀

疏

爲請表精忠以光祀祀以昭國典事該臣看得舍生取義臣節克勵乎艱危殺身成仁公論共彰乎激烈

貴陽府志

餘編卷一

文徵一

八

原任總督臣甘文焜者濶溪江上父子北面以全忠原任將軍臣王之鼎者永甯城下孤軍穴陷而完節慷慨一時流芳百世屢沐

聖主加銜錫謚之恩至敬輿情建祠致祭之請茲據黔屬紳士人等請照閩省督臣范承謨等之事例於殉難之地聿新廟貌永垂俎豆昭示旂常等情籲懇前來臣批司道議覆衆論僉同如出一口所當援例題請建祠致祭以彰我

皇上褒顯忠貞之盛典以慰幽魂於奕世者也

王繼文

預撥貴州兵餉疏

爲仰懇

皇上俯念荒疆窮兵再賜預撥并准季首掛餉俾得按時接濟事竊照黔省山高土瘠夷多漢少比他省爲最苦各營兵丁晝夜防禦保固地方專盼月餉按時散給庶堪餬口因撥解餉銀到黔惟春季預撥銀十萬兩可以季首開支季夏之餉他省於四月半完之後始解遲至六月中方到秋冬二季之餉他省於九月全完之後始解遲至十二月終方到迨布政司移令委員赴省領支未免又需時日各兵俱屬赤貧且衆貴陽府志

餘編卷一

文徵

九

兵名下尙有家口既無可耕之田又無可營之業望餉不到枵腹難支勢不得不重利揭債及至領餉盡還他人禁之則兵無所籍不禁則法實難貸欲遏其流必清其源此預撥夏季兵餉之請撫臣閣興邦所以兩疏入

鄂爾泰

紡織疏

陳弼藎仰祈

衣食爲生民之要務耕織乃百姓之良圖雖

不過人安耕鑿文王之政亦期人皆飽煖
治天下之大經大法菽粟之外厥惟布帛二
天地自然之利而民生日用之不可少者也故
夫不耕或授之饑一女不織或授之寒幽風七
月之詩言稼穡蠶織之事甚備誠以民生之不易而
衣食之利不可不亟講也查紡棉織布一事於黔省
可異焉黔素稱土瘠民貧山多田少地皆刀耕民多
卉服理宜資生之計較他省更勤乃查各直省之人
皆紡織而黔省之人不紡不織卽黔省之苗紳婦女
皆知紡織而惟有漢人多不紡不織又曷怪其瘠者

貴陽府志

餘編卷一

文徵一

十

愈瘠貧者愈貧也雖黔地產棉之處原屬無多然每
年川花廣花絡繹來黔者不下百駝於各場集散賣
故苗紳婦女率皆自衣其力而漢民惟思南府屬及
安順府之清鎮縣屬尙多紡織之人其餘不紡不織
之處甚多每歲惟資楚布以爲衣著計八口之家一
人歲衣布五匹通省之中大約歲需楚布千億萬匹
矣兵民窮乏職此之由今黔中窮民衣不蔽形者所
在多有反不如苗紳婦女衣食猶新者豈非有紡織
與不紡織之分哉欽惟

聖祖仁皇帝御製耕織圖所以垂示天下人民使知崇尚

本計

世宗憲皇帝於重農務本訓諭尤爲諄諄我

皇上念切民依近奉

旨修輯農政全書其於民間衣食之計紡織之業無不至周且悉務期普海之內家皆衣戶咸挾績以共躋於富壽之域黔遠處天末雖歷來督撫亦屢經勸導無如愚民聞於生計甘於玩愒誠可憫念

皇上勅下該省督臣轉飭地方官有不知耕織之處務必

多方董率著令各處鄉保遍行曉諭又復親加查驗立法勸懲其有勤紡織者地方官訪實量加獎賞以

實易好志

卷一 徵一

十一

示激勸則民之不習紡織者既見其有獎賞之榮又獲飽煖之利必羣相鼓舞以各爲其身家至行之既久尙有無故不事織業者溯係怠惰但戒飭其男子以示警惕所謂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庶黔民享飽煖之休久將爭趨爲飽煖之計矣若紡織一盛將來布匹可取之家而自足是亦資生之一端也臣愚昧之見是否可採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

裴宗錫

請改仁懷爲直

長寨爲中缺疏

尊義府屬之仁懷通判遂駐赤水河與川省之瀘州
合江叙永廳三面聯界互有雜處近更有楚粵遊
民燒畬種縱貿易其間嚙嚙匪徒辰易藏匿兼之民
風强悍案件繁多距府城十一站文移往返稽遲且
係府屬通判事權不專遇有要務不免掣肘之虞似
應改爲直隸要缺同知在外揀選幹員題補始足以
重職守而資彈壓其原設之縣照磨仍歸新改同知
管轄但由該同知兼理由該縣巡道核轉今貴西
道駐劄威寧程途紆遠感將仁懷直隸同知改歸糧
道管轄則由道轉司均在省城尤爲便捷糧道事務
貴陽府志

餘編卷一

無多止分巡貴陽平越石阡三府兼轄仁懷一廳之
事辦理亦可裕如又查畢節縣當黔川門戶差務紛
繁原係補題要缺嗣因錢局移設省城改爲部選之
缺^臣查核該處情形入煙銅密商旅輻輳將來銅鉛
充裕仍須置局設爐現在水城威甯兩路運川鉛勛
滙出其途兼有該縣例應代運之鉛料理殊爲不易
必得熟悉明幹之員始能調理有方不致悞差墮運
應請將畢節縣仍定爲衝繁難三項兼要缺在外
揀調較之初任人員自更得力地方公務均可資整
飭之益至通省舊定苗疆要缺內有貴陽府屬之長

寨同知地處簡僻民苗安靜已與腹地無異應請將此缺刪去苗疆字樣定爲中簡之缺改歸部選以符名實

賀長齡

奏建尚節堂命及幼堂疏

爲黔省捐建尚節堂收恤守志貧婺用廣

皇仁而勵風化恭摺奏懇

聖恩量予甄叙以昭激勸事竊照婦節與臣節並重而皆節視甘節尤難是以各省多有恤婺之堂而黔中更屬極貧之地乃此事缺然未舉而貧婺復何所資

貴陽府志

餘編卷一

文徵一

七

臣披閱案牘每因貧難自贍莫保初心或者計無復之輒尋短見徧詢各屬比比皆然豈無窮且益豎矚然無滓而任其困苦罔計安全旣乖敬寡屬婦之仁兼失砥節維風之義臣不敢妄請動帑又不忍視同肺腑再四籌商惟有捐辦之一法臣與藩司慶祿貴西道周廷授署貴陽府事准陞平越直隸州石煦各捐廉五百兩署臬司事糧儲道任樹森署貴筑縣大挑知縣曾鴻翥各捐廉二百兩護貴東道事貴陽府知府馬佑龍捐廉一千兩學政王慶雲亦以此係善舉樂襄其成捐廉一百兩藉隸黔省之河南藩司朱

樹捐廉三百兩臬司成世瑄捐廉二百兩一時官紳士民莫不聞風鼓舞踴躍樂輸共捐銀一萬三千六十四兩交商生息慎選公正能事之紳耆二十四人酌送勞金專司其事官爲督察其收恤人數若經費不敷裕自應隨時擴充今就每年所得息銀而計先以一百四十名爲額人給一摺每月照摺各給紋銀五錢黔省食用本賤再能勤習文紅足資養贍若守節而尚可自存不准濫給若始守而中道改節亦卽除名至喪犬已在四旬以外卽孤苦無依亦仍歸養濟院以免牽混緣堂名尚節所以保全青年孀婦與貴陽府志

餘編卷一

文徵一

十四

養老之義殊也現定於本年十月辦起其辦理之法始則舉報必嚴節皆眞節繼則給領必核銀盡實銀而其要尤在司事得人臣惟有督飭司道府縣加意稽察務期實惠盡及窮殘以免虛糜捐項除臣與學臣司道不敢請叙益捐數不及二百兩由臣分別獎勵及續收捐項容另奏請外謹將例得議叙人員姓名銀數恭繕清單敬呈

御覽合無仰懇

天恩俯加甄錄顯示激揚伸崇節尚義之志日益堅而急公嚮善之情日益奮實於世道人心大有裨益臣

惟振勵邊荒風化起見理合恭摺具

奏伏祈

皇上聖鑒訓示再此事係由外捐辦例免造冊報銷合

併陳明謹

奏再黔省向有育嬰堂以養失乳之嬰又有孤貧院以恤廢疾之老臣到黔兩年督同司道疊加整頓府縣亦皆認真體恤稽察寬嚴並用使銖金粒米均及窮民可以無虞失所惟黔中瘠苦異常每有父母俱無衣食命乏之幼童自五六歲至十二三歲不等率多沿街求乞或且乘便偷竊既無資生之業又無管

貴陽府志

餘編卷一

文徵一

七

束之人弱則轉死溝中強則流而爲匪濱於死者固可憫流於匪者尤可慮與其懲治於既爲匪之後曷若保全於未爲匪之先臣與司道捐廉爲倡各官紳量力自輸共得銀五千兩陸續發商生息計所得息銀每千可收養幼童一百二十名於城南外置房十餘間以資棲止名曰及幼堂其衣食被褥等項皆官所酌定以時散給至十七歲能自謀生之時始令出堂但矜恤之中尤須約束當派勤慎委員一人帮同

貴筑縣典史輪流照管並雇租識文字二人工匠數人擇其姿稍優者教之認字餘皆令其學習手藝隨

時考察勸息俾在堂之時既不致逸居而習於姦情
卽出堂之後亦不致無業而相率爲非其未屆出堂
之先若有殷實舖戶情願帶往租土及官紳人家帶
去服役者各從其便此又隨時疏通以便多收之一
法也但不許非理凌虐壓良爲賤使羨意轉爲厲階
耳自置堂收養之後幼童之游手乞食衣不蔽體者
街市漸覺稀少似亦不無小效所有捐項均係零碎
集成不敢請叙臣爲軫恤邊氓益杜遊匪起見理合
附片陳明謹

奏

貴陽府志

餘編卷一

文徵一

十六

但明倫

嚴禁黨匪疏

稽察戶部銀庫掌陝西道監察御史臣但明倫跪

奏爲貴州黨匪漸多請

旨勅行嚴密籌辦以安良善而靖苗疆事竊以貴州地
僻山深向有紅尚黑尚兩種賊匪其白日剪綰丟包
以致截途搶奪者謂之紅尚其黑夜鑿孔踰牆以致
持械恐嚇者謂之黑尚倡首者曰帽頂其次曰大五
曰小五各結黨羽橫行鄉間爲竊爲強民遭擾害或
平民指證而以爲讐或同黨懷私而逆其意其報復

之慘以竹籤抉人眼珠謂之吹燈以鐵尺斷人肢體謂之折架勢必致之殘廢而後已鄉里畏其殘毒不敢發其隱地方差役非潛通其黨卽莫搜其鋒雖經報官難拘到案間以釀成人命彼則擇其黨中懦弱者許以養活家口脅令到官頂究認罪其家人畏威貪利亦卽隱忍不言從前黨匪尚止本處地棍近有外來無賴遊民相結入黨日積日多盤踞各州縣交界已及雲南四川廣西等省接壤之處逃竄甚便出沒無常以致有案難辦各大員亦無由得知其地近廣西之貴陽安順興義都勻等府所屬地方爲害尤貴陽府志

餘編卷一

文徵一

七

甚況接壤地面多係苗疆黨匪潛匿其間不惟擾害民苗更慮勾引刁悍之苗漸行滋事現在貴州查辦保甲經撫臣嵩溥

奏請派員編查誠爲綏靖苗疆起見竊思保甲一法正以除莠安良相應請

旨勅下撫臣

嵩溥悉心籌畫或卽就編查保甲申明互

保連坐之例分別舉首容隱之條飭各府廳州縣務於冊結門牌認真稽核如十家連名出結有知爲黨匪而匿不報者倘經發覺到官定將九家連坐有察實舉首者地方官立拿究辦毋稍縱寬致舉首之人

招其報復其在各州縣交界及與隣省接壤之處會同設法協緝毋得彼此推諉庶賊匪無所安身抑或撫臣會同該管道府審勢相機另籌緝辦之策總期黨羽漸散又不致驚擾居民斯亦杜漸防微綏靖苗疆之亟務也臣籍隸貴州深悉其害謹繕摺奏

聞伏乞

皇上聖明訓示謹

奏

請停派大員編查苗疆保甲疏

貴陽府志

餘編卷一

文徵一

十六

稽查戶部銀庫掌陝西道監察御史臣但明倫跪

奏爲貴州奏派大員編查苗疆保甲多有不便恭摺奏

聞仰祈

聖鑒事竊據貴州撫臣嵩溥奏籌派苗疆保甲請派叅將知府會同查辦並令委帶員弁隨同幫辦等因欽奉

諭旨准行在案臣按原奏誠爲貴州漢苗雜處亟應編

查保甲以靖苗疆但揆之苗疆情形多有不便且益滋煩擾之虞請敬陳之保甲一法例由地方官編查

原以地歸所轄則耳目易周雖胥役不無弊端果能約束嚴明奸蠹自然歛跡若恐地方胥役滋擾另行派員所派之員豈能不帶胥役而胥役出境之後人地生疎加以山路紛歧戶口星散仍不能不藉地方胥役爲之嚮導傳呼是胥役轉多滋擾益甚又苗疆地方遼濶委派之員若將挨戶清查竊悉歷久難遍若第核其成數仍令各州縣造冊申報則與地方官辦理者何別且編查之時冊籍門牌必由地方官印發編查之後戶口增減必由地方官清釐是責成究在地方官也州縣親民之官事繁任重祇此保甲一

貴陽府志

餘編卷一

文徵一

十九

事尚恐不能約束胥役必需另派大員其他豈復可靠總之胥役無不作弊若能約束則編查之事責成州縣可也不能必策卽另派員弁亦未見其可至苗多於漢之處旣以舊例停止編查則專查客民又何需能通苗語之矣將大員乎况夷苗性蠢多疑旣經奉

旨特派文武大員十帶員弁隨往遠近傳播勢必驚懼不安委員夫馬餼食雖由藩庫給發所過州縣保母不法書差里保此張皇科派是欲靖之而適以擾之也臣愚以爲臣臨要地漢苗相安日久斷不宜稍

有紛更致滋煩擾相應請

旨勅下撫臣審量實在情形將所派之員停止前往仍責成地方官悉心籌辦倘編查不力甚至胥役滋擾約束不嚴儘可隨時叅處其居民之附近苗寨分隸土司者一例由鄉約寨頭查明戶口田產數目所有應納丁糧許附該管州縣輸納則戶口自歸核實而弊竇亦可肅清抑臣更有請者夷苗種類不齊愚者極愚黠者極黠地方官尤當因俗制宜恩威並濟漢民寸田尺土無非買自夷苗誠恐藉此編查或被奸徒唆使卽客民價買產業捏爲盤剝希冀退還亦非

貴陽府志

餘編卷一

文徵一

二十

安集良民之道並請

勅交撫臣轉飭該管地方官遇有斗等案件虛中審訊毋枉毋偏庶漢夷相安亦綏靖一隅之一道也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恭摺具

奏伏乞

訓示臣謹

奏

貴陽府志餘編卷之二

知貴陽府事泰和 四作 權慶嚴輯

知貴陽府事 傅白 朱德 遂 綬 堂 刊

文徵二

教

王守仁

示諸生教條

諸生相從於此甚盛恐無能為助也以四事相規聊以答諸生之意一曰立志二曰勤學三曰改過四曰責善其慎聽勿忽

貴陽府志

餘編卷二

文徵二

一

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雖百工技藝未有不本於志者今學者曠廢隳惰玩歲愒時而百無所成皆繇於志之未立耳故立志而聖則聖矣立志而賢則賢矣志不立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漂蕩奔逸終亦何所底乎昔人有言使為善而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鄰黨賤惡之如此而不為善可也為善則父母愛之兄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何善而不為善為君子使為惡而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如此而為惡可也為惡則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鄰黨賤惡之何善而必為惡為小人諸生念此亦可

以知所立志矣

已立志爲君子自當從事於學凡學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篤也從吾遊者不以聰慧警捷爲高而以勤謹謙抑爲上諸生試觀儕輩之中苟有虛而爲盈無而爲有諱已之不能忌人之有善自矜自是大言欺人者使其人資稟雖甚超邁儕輩之中有弗疾惡之者乎有弗鄙賤之者乎彼固將以欺人人果遂爲所欺有弗竊笑之者乎苟有謙默自持無能自處篤志力行勤學好問稱人之善而咎已之失從人之長而明已之短忠信樂易表裏一致者使其人資稟雖甚

貴陽府志

餘編卷二

文徵二

二

魯鈍儕輩之中有弗稱慕之者乎彼固以無能自處而不求上人人果遂以彼爲無能有弗敬尚之者乎諸生觀此亦可以知所從事於學矣

夫過者自大賢所不免然不害其卒爲大賢者爲其能改也故不貴於無過而貴於能改過諸生自思平日亦有缺於廉恥忠信之行者乎亦有薄於孝友之道陷於狡詐偷刻之習者乎諸生殆不至於此不幸或有之皆其不知而誤蹈素無師友之講習規飭也諸生試內省萬一有近於是者固亦不可以不痛自悔咎然亦不當以此自歎遂餒於改過從善之心但

能一旦脫然洗滌舊染雖昔爲寇盜今日不害爲君子矣若曰吾昔已如此今雖改過而從善將人不信我且無贖於前過反懷羞澁疑沮而甘心於汙濁終焉則吾亦絕望矣

責善朋友之道然須忠告而善道之悉其忠愛致其婉曲使彼聞之而可從釋之而可改有所感而無所怒乃爲善耳若先暴自其過惡痛毀極誡使無所容彼將發其愧恥憤恨之心雖欲降以相從而勢有所不能是激之而使爲惡矣故凡許人之短攻發人之陰私以沽直者皆不可以言責善雖然我以是而施

貴陽府志

餘編卷二

文徵二

三

於人不可也人以是而加諸我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師也安可以不樂受而心感之乎某於道未有所得其學函莽耳謬爲諸生相從於此每終夜以思惡且未免泥於過乎人謂事師無犯無隱而遂謂師無可諫非也諫師之道直不至於犯而婉不至於隱耳使吾而是也因得以明其是吾而非也因得以去其非蓋教學相長也諸生責善當自吾始

鄂爾泰

丁祭示

竊惟

至聖先師萬世之師表也冠帶集園橋

天

子有臨雍之典春秋屆仲月上丁修釋菜之儀內則命夫胄子三公外則寄於有司羣牧典恭嚴也誰敢懈焉本部院前蒞南藩職司秉鬯恭逢丁祭親齋沐而宿鬻官先令儒官較簿書而正祭器乃知牲或已殺宰殺既失告虔致潔之心物豈盡屬肥鮮更失博碩蕃滋之義且或常供不充夫額數任先後以那移珍品不給於豆籩致蕘鹽之雙疊兼聞各學亦有同風罔知共竭精誠但解奉行故事甚或尊罍未備疇詳犧象之形琴瑟雖陳莫辨敵篋之狀觀者如墻如

貴陽府志

餘編卷二

文徵二

四

堵任彼咆哮祭者似醉似癡頰如聾聾一尊纔薦滿庭之燎火無光三獻未終兩廡之燈輝已滅於是登銅與簠簋悉憑顛倒几筵鹿兔與榛菱似遇摩空鷗雀分甘奪臠牛由承祭之家人扣地喧天遑問料儀之齋長駿奔髦土雲時怒髮衝冠與隸賸夫一片雄心染指凡此之類罪豈勝誅皆由約束不嚴亦以躬行未善不思主爵則身膺一命幸得窺聖人門墻分獻則職任半瓊原以司泮宮俎豆平時未知化導已蒙尸位之譏臨事不克恪恭難免曠官之咎於是飭郡守州牧縣令等職兼以誠教授學正訓導諸員各

矣乃心以襄大典。預期三日。牲牲皆供乎儼。先事
一朝。品物盡陳於頤。璧齋戒沐浴。來觀習樂。試歌舞
於明倫堂前。料量潔清。退服寢衣。歛精神於尊經閣。
畔。庶幾必誠必信。斯夙夜之惟寅。無怠無愆。知神人
之感格。是兪中之條約。用以頒諸學宮。業經江南各
學。遵照奉行在案。今本部院蒞任滇黔。合行通飭。為
此仰各府州縣等官。弁教授學正。訓導諸員。務須恪
遵奉行。今將條約開列於左。

一 既奉

肇聖王。王不惟籩簋豆。選照數增設。卽牲牲亦應各增。
貴陽府志

卷二

文數二

五

其四有議共牲者。其說不可從。考之典禮。惟配享有
可以共牲者。專主無共牲之禮。書云。文王騂牛一。武
王騂牛一。其明徵也。自三代至漢唐。皆不聞共牲之
說。惟後漢有青帝赤帝共一犢。白帝黑帝共一犢者。
議者非之。唐開元時。五品以上室異牲。六品以下共
牲。豈有王爵而可共牲者乎。其各照數增一為五可
也。

一 祭牲祭品皆有定額。一豆一饗罔可缺遺。况牲取

親割以告虔也。取其毛血以告全也。可既宰而人學
門乎。豕曰剛鬣。註謂其豕肥則鬣剛。羊曰柔毛。註謂

其羊肥則毛細而柔，羸則博碩肥臄之所由稱也。可
以瘦瘠不堪之豕，羊而飲之灌之，以充牲牲乎。既宰
且不可瘦瘠且不可，況可缺其額數而肥吏胥之囊
橐乎。月令曰：犧牲勿用牝。又曰：命宰祝循行犧牲，視
全具，按芻豢臠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
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註曰：上帝且歆享之，况
羸神乎。嗣後各官俱須先三日親至學視牲，牲如法，
然後稽其數，使人牧之，以待先一夕親割，雖奸其何
所施乎。

一丁祭先數日集樂舞生演習精熟，先一日與祭官

貴陽府志

餘編卷二

文徵二

六

親同往觀，不得草率從事。

一丁祭先一夕，凡與祭官齊集學宮齋宿，不得有一
員私宿本署。

一丁祭之日，庭燎燈燭，務須光明如晝，以俟祭畢後
已，除神前燈燭外，卽官員不得各自張燈。

一丁祭之日，樞星門內不得容一閒雜人，所有事宜
止許學書幹辦及小心謹慎門子二人，或四人照管
燈燭，其官員僕從人等一概於門外伺候，萬勿使僕
從持燈挾塾相隨上殿，及上兩廡之禮，君師一體毋
得自取罪戾，以遺失禮之愆。

一丁祭之日既不許容一閒雜人自無有搶奪祭燭及祭品之事倘或仍有潛匿門內乘空搶奪者以盜賊論卽時擒獲解報以憑盡法重究

一學宮之地聖賢靈爽所依不惟丁祭宜修治肅清卽平日尤宜掃灑潔淨近每見學宮以內栽瓜種菜學圃成澆灌之場曝被晒衣諸生絕往來之路甚至丹楹刻楹徒供蝙蝠棲遲鳥革翬飛盡是醜態巢穴之外皆已安之若素久且習爲固然甚至先儒先賢兩廡之神牌倒置鄉賢名宦兩祠之神位傾頽非其責陽府志

餘編卷三

文徵二

七

子孫有誰咨問加之朽蠹皆罔聞知爾學官所司何職卽諸門斗多亦奚爲詞後教官不時巡察務令門斗分班輪值逐月掃除學宮之內不得容一毫塵埃庶亦無忝厥司慎哉毋忽

宋如林

勸種橡養蠶示

照得本司等莅任以來訪察黔省地固瘠薄民多拮据推原其故由於素不講求養生之道則地利不能盡收而民情又耽安逸無怪乎日給不暇者多矣查

遵義府屬自乾隆年間前府陳守來守是郡知有橡

樹卽青桐樹可以飼蠶有蠶卽可取絲有絲卽可織
綢隨覓椽子教民樹藝並教以養蠶取絲之法故至
今日逾義蠶紬盛行於世利甚溥也他處間有種植
青桐樹惟取以燒炭并不養蠶且樹亦無多若將不
宜五穀之山地一律種像養蠶則民間男婦皆有恆
業其中獲利不獨逾義一府矣查種育之法其樹有
二一名青桐葉薄一名樹標葉厚其子俱房生實如
小棗植法於秋末冬初收子不令近火冬月將子窩
於土內常澆水滋潤逢春發芽無論地之肥瘠均可
種植三年卽可養蠶春季常經蠶食次年仍養春蠶

或養秋蠶亦可須隔一季四五年後可伐其木新芽
叢發又可養蠶其春秋二季養蠶及取絲之法各有
不同一得其法殊不爲難端在地方官首爲之勸諭
也此時種樹飼蠶大率皆知更非從前陳守之創始
者可比惟收買椽子必須價本如令民間自備資斧
遠處收覓亦勢有所難茲本司籌辦經費委員前赴
遵義定番一帶採買椽子收貯在省各府廳州縣酌
量多寡赴省領回散之民間勸諭居民無論山頭地
角廣爲種植二三年後卽可成樹俟至可以養蠶之
日由地方官查明申報仿由省收買蠶繭散之民間

令其蓄養於樹，凡收買椽子蠶繭，無須民間資本，不過自食其力而已。至種椽育蠶之法，現在刊刻條款，先發各府廳州縣，隨同椽子分給居民，及將來散給蠶繭，均交各學教官，率同鄉約地保，分散絲毫不經胥吏之手，以期實惠及民。自成國之日，務宜繅絲售賣，蓋售絲之利，倍於售繭也。爲此諭仰各屬軍民人等，知悉爾等於耕作之外，更宜盡力蠶絲，俟椽子及條款發到，該管衙門，卽向教官及鄉地處請領，如法照辦。凡書役人等，不許經手，以副本司籌裕民食之至意。

貴陽府志

餘編卷二

文徵二

九

一、春季養蠶之法，於隔年小陽月旬後，揀其絲之重實有蛹者，以篾簍盛之。迨次年立春後，紙糊密室，將簍置於中央，以柴火微烘，晝夜無間，漸畧增火。至春分前後，覺蛹稍動，用線穿繭成串，搭於四圍竿上，仍以火烘，量其地之寒煖，寒則微火，緩爲出蛾，煖則甚火，急爲出蛾，隨拾入筐。雌雄配合，眉麤者雄，眉細者雌。次日摘取雄蛾另貯，數日有蠶止，提雌蛾，微以手捏去溺，否則不卵。置筐中，微火暖之，始能生子。在筐猶不斷火，或借陽光，旬餘吐出，大如鍼，以青柵嫩葉置筐內外，其蠶自上枝葉，卽將枝止，蠶置樹上，告

食嫩葉五六日初眠不食葉二三日脫去黑殼色分
青黃又五六日二眠繼三眠四眠後食葉旬日噤口
退膿吐絲成繭閱三日漿固連葉摘下。去葉線絲。如
不卽抽絲。越十餘日遂變蛹出蛾。不堪抽絲。如舊備
抽絲。以火燻之。卽不成蛹。每遇蠶眠時。不可剪移。俟
起眠後。葉盡。用銀剪連枝剪移他樹。蠶一入山。須人
看禦禽鳥。其蠶筐以黃荆嫩條爲之用。蓋其餘竹木
所爲。則不能粘子。次年定須新製。

一、秋季養蠶之法。於端午節前後。收入春繭時。將繭
穿串晾於竿上。不使罨壞。旬餘成蛹。出蛾。拾入篋。貯
貴陽府志 餘編卷二 文徵二 十

雌雄配對。次日午後。只將母蛾去溺。以四寸長線兩
頭各繫一蛾。搭於青桐樹上。葉盡。剪易。秋蠶宜少撒
樹巔。由嫩食老。秋天林中多油蚱蟻。宜夜聞伺聲以
捕。

一、取絲之法。以大鍋盛冷水。每次二三千繭。煮半時。
翻轉。又煮三四刻。再翻。俟繭將輒。用葦草灰所淋之
汁。量繭多寡。酌傾入鍋。再煮一二刻。視爲生熟。試如
不熟。再加灰汁。畧煮。以短小竹棍。撻其浮絲。成澱。分
作數提。仍存鍋內。不可斷火。若絲不順。稍加以火。水
熱。則絲易抽。絲之麤細。視提絲縷之多寡。由絲籠上

車者。八人車。枕之取。餘設名曰湯。繭及破口。繭不
堪取絲者。另作紡線。墜絲水中所抽。名曰水絲。織綿
線。再合成線。織爲合線。爲合線。繅尤爲結實。所提淨
線亦可以洗淨作絮。

一繭質輕薄。不堪繅絲者。名曰菊。暫出蛾之殼。并湯
滿。均用猪油少許。和水浸濕。透以水洗淨。晾乾。扯
絲。繅繅。彷彿新繁所產。故名繁。繅又法。以葦草灰水
煮後。套如拳。扯絲墜線。織爲繅。其需用器具
如加家法。

一設種蠶子之法。凡育柵。柵二。至九月間。子熟
一。西府志。蠶。文徵二。十一

一。蠶。柵。深埋。毋使見風。日若散置房
。生。蠶。空殼。入土。不生。具種植之法。與
。入土。二四寸。少著糞。土。隨置。橡子。一二顆
。之春。卽發生。其功甚省。而屢成。

如林

請種橡育蠶狀

查黔省山多田少。土瘠民貧。生齒日繁。除遵義一府
農。蠶。行。生。計。較。裕。其。餘。各。郡。耕。種。而。外。別。無。利。生
之業。惟黎平一郡。滋與茶亦間有之。亦不過數邑。惟

遵義之紬廣行他省詢其由來皆云從前亦無是樹
自乾隆中郎守陳君係山東歷城人見此地有青桐
樹卽山東之櫟樹其葉可飼山畜惜民間徒供薪
樵之用乃損俸遣人至山東買取繭種雇覓蠶師廣
爲教導明年有成至其利賴蠶子甫出置之於樹卽
能食其葉其葉至老則食之卽能依枝作繭取繭繅絲俱
不中乃其絲爲繭然繭成綴綴僅可織紬與山東繭
無異其利於之年收其子及收買蠶繭令民遠攜
資亦必獲利亦不能茲公同商議由藩司
呈請給發委員賞赴遵義定番一帶先行
試辦其各府廳州縣令該管衙門就近分給
派員下鄉勸導書契之手以免滋擾命諭各處教諭訓
導官廣爲勸諭於不堪種種五穀之地及時種植二
三年後除已成樹種外其未成者亦應隨時給與
法辦理民不出費其利似與民生稍有裨益
是否有當伏候查核批示遵行

書

王守仁

卷七 憲 戊辰

昨承遣人喻以禍福利害且令勉赴大府請謝此非
道誼深情決不至此感激之至言無所容但差人至
龍場陵侮此自差人挾勢擅威非大府使之也龍場
諸生與之爭鬪此自諸生憤悞不平亦非某使之也
然則大府固未嘗辱某某亦未嘗傲大府何所得罪
而遽請謝乎拜跪之禮亦小官常分不足以爲辱然
亦不當無故而行之不當行而行與當行而不行其
爲取辱一也廢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禮義而
已又棄此而不守禍莫大焉且禍福利害之說某亦
嘗講之君子以忠信爲利禮義爲福苟忠信禮義之

貴陽府志

餘編卷二

文徵二

三

不存雖祿之萬鍾爵以王侯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
害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
之自以爲福也況於流離蠶逐之微乎某之居此蓋
瘴癘蠱毒之與處魑魅魍魎之與遊日有三死焉然
而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生死之有命未
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大府苟欲加害而
在我誠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吾無有以取之
而橫羅焉則亦瘴癘而已爾蠱毒而已爾魑魅魍魎
而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執事之諭雖有所不
致學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不敢苟有所隱雖則

卑也受教多矣敢不頓首以謝

與安宣慰書

戊辰

某得罪 朝廷而來惟竄伏陰崖幽谷之中以禦魑
魅則其所宜故雖夙聞使君之高誼經旬月而不敢
見若甚簡侑者然省愆內訟痛自削責不敢比數於
冠裳則亦逐臣之禮也使君不以爲過使廩人餽粟
庖人餽肉圉人代薪水之勞亦詎不費使君之義而
諒其爲情乎自惟罪人何可以辱守土之大夫懼不
敢當輒以禮辭使君復不以爲非昨者又重之金帛
副之以鞍馬禮益隆情益至某益用震悚是重使君
費陽府志

餘編卷二 文徵二

十四

之辱而甚逐臣之罪也愈有所不敢當矣使者堅不
可却求其說而不得無已其周之乎周之亦可受也
敬受米二石柴炭鷄鵝悉受如來數其諸金帛鞍馬
使君所以交於卿士大夫者施之逐臣殊駭觀聽敢
固以辭伏惟使君處人以禮恕 以情不至再辱則
可矣

二 戊辰

減驛事非罪人所敢與聞承使君厚愛因使者至聞
問及之不謂其遂達諸左右也惓息已承見詢則又
不可默比朝廷制度定自祖宗後世守之不可以擅

改改在朝廷且謂之變亂况諸侯乎縱朝廷不見罪
有司者將執法以繩之使君必且無益縱遂幸免於
一時或五六年或八九年雖遠至二三十年矣當事
者猶得持典章而議其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使君
之先自漢唐以來千幾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
以長久若此者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
分寸有所違越故天子亦不得踰禮法無故而加諸
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朝廷悉
取而御縣之其誰以爲不可夫驛可減也亦可增也
驛可改也宣慰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甚有害使
貴陽府志

餘編卷二

文徵二

五

私其末之思耶所云奏功陞職事意亦如此夫剗除
寇盜以撫綏平良亦守土之常職今縷舉以要賞則
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顧將欲以何爲使君爲叅政
亦已非設官之舊又工進不已是無底極也衆必不
堪夫宣慰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叅
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惟天子所使

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以一職或聞或蜀其敢弗
行乎則方命之誅不_上而至捧檄從事于百年之
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由此言之雖今日之叅政
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遑其又可再乎凡此以利害言

撥之於義反之於使君必自有不安者夫拂心違義而行衆所不與鬼神所不嘉也承問及不敢不以正對幸亮察

三 戊辰

阿賈阿札等畔宋氏爲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此雖或出於妬婦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常錫之以甌刀遺之以弓弩雖其無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堂兩司得是說卽欲問之於

朝旣而以使君平日忠實之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君討賊苟遂出軍勦撲則傳聞皆妄何可以

貴陽府志

餘編卷三

文徵二

六

濫及忠良其或坐觀逗遛徐議可否亦未爲晚故且隱忍其議所以待使君甚厚旣而文移三至使君始出衆論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獻阿麻之首偏師出解洪邊之圍羣公又復徐徐今又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臥諸軍以次潛回其間分屯寨堡者不聞擒斬以宣國威惟增剽掠以重民怨衆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罔所知識方揚言於人謂宋氏之難當使宋氏自平安氏何與而反爲之役我安氏連地千里擁衆四十八萬深坑絕壘飛鳥不能越猿猴不能攀縱遂高坐不爲宋氏出一卒人亦卒如

我何斯言已稍稍傳播不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
使君誠久臥不出安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
朱氏同守土而使君爲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
罪使君能獨委之宋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
一大郡擁衆四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司深坑絕
壘安氏有之然如安氏者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今
播州有楊愛愷黎有楊友酉陽保靖有彭世麒等諸
人斯言苟聞於

朝朝廷下片紙於楊愛諸人使各自爲戰共分安氏
之所有蓋朝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坑絕壘何所用其
貴陽府志



餘編卷二

文徵二

七

險使君可無寒心乎且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而
爲令使君獨傳者三世而孱支莫敢爭以
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釁孰不欲起而代之乎然
則揚此言於外以速安氏之禍者殆漁人之計蕭牆
之憂未可測也使君宜速出軍平定反側破衆讒之
口息多端之議弭方輿之變絕難測之禍補既往之
愆邀將來之福某非爲人作說客者使君幸熟思之

甘文焜

優貴州提督李本深書

披閱來書具見忠肝駿發義氣淋漓將竭蹶以從王

作撐天柱石總統全黔精兵捍禦疆場大敵此誠本部院之素志亦爲封疆大臣之所以報

皇上而造福於蒼生之至計也緬惟我

國家定鼎西南荒服之區桂王獻俘於緬甸安坤投首於水西羅甸機槍掃除皆靜魁山渠賊反側自安文德崇躋於三王武功丕振於萬國河清海晏福祿永昌念茲滇黔重地撫綏實難鎮服匪易爰

命貴軍門與本部院授以邊疆重任予以閩外兵權是貴之安危皆本部院與貴軍門之責更無所容其旁貸者也迺時平西王奉

貴陽府志 餘編卷一 支敏二 六

旨准撤回京一月之間三次

欽差大人往滇羽檄戒嚴虎狼蟠踞搖動人心披猖鼎沸貴州藩司潘臬司李糧驛道陳已經調赴曾安州安南等處策應平西王回京搬運家口夫馬持籌儲精省會空虛兵民惶惑撫都院曹數日來聞

欽差大人星夜奔馳出滇不知所爲塘報杳無揣茲事勢

禍亂已熾本部院厲兵秣馬期與貴軍門聯鑢弁營勦滅妖氛幸惟恢宏大畧共披肝膽仰報

皇上 浩蕩洪恩提挈兩省兵民出離湯火嗚乎木忠孝貞

性建英雄事業正在今日矣本部院現馳檄威甯大

定黔西平遠安籠各鎮總兵矢以同心同德共勤王
事鐘鼓式靈犬羊隊會更不必俟寇涉盤江始商共
著祖鞭也貴軍門如果志在匡君忠貫日月當與本
部院手足相依攻同之車馬便爲於爍之

王師浩蕩之功勲標作不朽之麟閣身名俱泰青史
流芳卽或寇孽猖獗孤臣受困本部院任兩省封疆
惟有效張巡南霽雲以身殉國卽屍無馬草爨還斷
不稍存攜貳也貴軍門同守封疆休戚存亡與本部
院相爲一體爲今日計願卽日興師駢劄盤江上流
以禦其變馳檄各鎮結唇齒以互爲聲援本部院會

貴陽府志

餘編卷二

文徵二

九

同撫都院督率督撫兩標人馬堅城固守以待

上師不然者恟恍無從二三其德謬瞻顧於家室思
依附於前驅進恐成礙退亦多凶未免雉懼於羅狼
跋其尾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是百年身遺替遺
臭千里毫釐貴軍門其熟思而審處之無遺後悔可
也

知貴陽府事 桑和周作 楊夢儀 撰

知貴陽府事 博白朱 陳 撰

文徵三

議

五

孤辰議

貴陽百靈之後廬室蕩民民乃編竹... 無異位故多火一不戒... 不可撲滅至冬為甚當其將火也...

貴陽府志

餘編卷三 文徵三

三日必火其應也若符契戊辰冬上... 鳴牛吼最擊聲聞數十里詢之父老...

齋三日... 禱於南將軍之廟然後設禦火之儀而大...

之水不唯火亦不應民賴以安因思春秋時宋魯...

鄭之火梓嶺先言之禪靈請川璫拳玉瓊瓊火子...

不與亦不覆火天火心星融風木也水火母即禮...

之墟又火房也梓嶺之占可謂信而有徵矣子產何...

不用禪窟之言而今乃以水鳴驗之豈有合之手且...

水以剋火水鳴宜無火何以反謂之火不亦誕妄之...

甚歎蓋黔地水漫而溪石水冬則必竭竭則水與石
激而必鳴非以召火也然水竭則少雨而多風風起
則火易作此物理之常而不可以喻民也則亦因其
俗而濟之又非獨因其俗也周禮鼓人教日月則召
王鼓太僕教日月則贊王鼓春秋莊公二十五年又
六月朔日有食之則用幣於社伐鼓於朝所以云救
也左傳於齊鄭之國言救火甚詳予之治黔也大率
倣其意而行之曰禳魯之徒龜告廟鄭之大爲社祈
於四廊卜筮走望不愛牲玉是也曰鉤梯水器以二
十人爲率分道用五百人違命者罰魯之言無備猶

貴陽府志

餘編卷三

文徵三

二

拾潘不用而有常刑是也曰濡物魯之濟濡爲幕鬱
攸從之蒙茸公屋是也曰斷牆伐屋魯之去表之穉
道還公官邠之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燬是也
曰倉庫獄囚魯之府庫慎守官人肅給鄭之府人庫
人各儆其罪是也曰稽奸驅飢鄭之使司寇出新客
縣士各保其徵是也曰賑恤營寧鄭之書災室而寬
其饑與之食是也曰城池戎伍鄭之城下之人伍列
登城援兵互陣是也予倣其意而行有有所置
而不講關而多疎也然魯鄭之涉火一耳而伍列登
城援兵登陣之說則畧於魯而獨詳於鄭吾知之矣

鄭小國也聞於晉楚脫一旦乘會變作不有武備如鄭之疆宇士女何東里大夫之心良亦苦矣黔城孤處萬山苗蠻雜揉哀鴻初集奸宄伺窺今之因火用兵蓋以僑之治鄭者治黔故曰倣其意而行之所以示救也

衛旣齊

祀典議

古者因事之祭小祝掌小祭祀將事候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甯風旱弭裁兵遠臯疾候之言候也候嘉慶也禳者卻凶咎也求福謂之禱

貴陽府志

餘編卷三

文徵三

三

報賽謂之祠皆有祝號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三者皆候也甯風旱弭裁兵遠臯疾三者皆禳也今歲秋冬之交宜寒而猶燠熱時令不正瘟疫流行省會兵民兩罹回祿十月朔日尚有奔雷懼政刑之失節有干天和水火疫癘之不時神滋恫民滋疹也事神治民地方有司之責矧爲大吏表率茲土心惴惴何敢康甯爲民請命禴禜之典皆宜修舉其在小祝將事著有候禳禱祠之祝號曷弗法而行之考祭法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相近一曰相迎也一曰卽禳所省寒暑不時則或禳之或祈之寒於坎暑於壇周禮以

標燎祭司中司命颯師雨師標積也詩曰芄芄絳標
薪之標之積柴寶牲體焉燔燎而升烟所以報陽也
今郡縣有風雲雷雨壇則寒暑風雨之祭可舉也
禮以狸沉祭山林川澤祭山曰狸祭川澤曰沉以
醢辜祭四方醢披牲胸謂磔也又命主祠祭禽於
四方謂以所獲禽祭四方之也卽司馬職所云羅弊
獻禽也此皆方社之祭今郡縣有山川社稷壇皆可
祭也又禮記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
饗之也歲十二月建亥之月正也月令孟冬祀公
社門閭臘先祖五祀養老勞勩等事皆於蜡祭時合
貴陽府志

餘編卷三

文徵三

四

而舉之八蜡者一先嗇謂神農也二司嗇謂后稷也
三農謂田畯也四郵表畷郵表郵舍所表田畔也畷
井田間道也謂田畷所以督約百姓於井間之處也
五貓虎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謂其食田豕也六
防謂昔爲堤防使吾禦水患者也七水庸謂昔爲畝
澮溝洫使吾爲旱備者也八閼正謂暑生寒死蠶蠶
之屬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叵母作草木歸其澤
古者年穀順成八蜡乃通故豐年豳頌爲孟冬八蜡
之詩今歲秋頗收稔則蜡禮宜復也今擬於東門外
風雲雷雨壇祭寒暑風雨之神詩歌信南山之二章

曰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霡霖旣優旣渥旣霑旣足生我百穀於西門外山川社稷壇祭方社八蜡之神詩歌甫田之二章曰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旣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於火神廟祭詩歌大田之二章於城隍廟祭詩歌豐年載芟良耜之三章

鄂爾泰

五王位次議

爲以五王位次頒示各學事照得本部院前在江南據宜興縣學詳稱轉奉憲牌卽將啓聖祠改造謹繹貴陽府志

餘編卷三

文徵三

五

部文內開添設神牌按昭穆位次或係正位南向餘依世代東西分別或以五代并皆南向止照在右坐次分別昭穆原未經示明相應詳請批示遵行本司看得奉

上諭將

肇聖王裕聖王詒聖王昌聖王啓聖主加封三霄改造聖祠添設神牌此誠千古未有之盛典萬世不朽之鴻猷也但昭穆位次若非依據經文詳請定式則卽一省之內各府州縣互有異同非以尊崇聖教仰

答

也今博採經傳準古酌今欲令各學規模歸於畫一未敢擅專謹依稿詳議呈列於左謹按典禮該學所稱肇聖王以下昭穆位次所謂正位南向餘依世少東西分別者非也所謂并皆南向照左右次序分別昭穆者亦非也嘗考諸經義周禮春官小宗伯辨廟視之昭穆而昭穆之名始見於此禮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而昭穆之位次未有聞焉祭統曰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之序而無亂也此雖主生者之昭穆而言而亦可知昭

貴陽府志

餘編卷三

文徵三

六

穆之義大抵取於有別有序而無亂者也至於昭穆位次於經義皆無所據後世儒者議論紛紜鮮所適從古今禮制既殊其廟貌規模廣狹豐儉之度亦難以古制相繩惟博採朱子之論明乎禮意之所在以爲之折衷可耳朱子嘗引孫毓以爲外爲都宮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考諸孫毓之說宗廟之制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差次而南由此觀之則廟中之主昭穆各不相望而義取於有別今所謂并皆南向左右次序分別昭穆者は無別之甚者也故謂其說非也朱子之言曰

太祖之廟始祖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
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
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寢室
而牆宇四闢焉凡廟主在本堂之室中皆東向及其
洽於太祖之室中則惟太祖東向自如而爲最尊之
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
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
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羣廟之列
則左爲昭而右爲穆祫祭之位則北爲昭而南爲穆
五廟同爲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

貴陽府志

餘編卷三

文徵三

七

失其序一世自爲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
有以各全其尊由此觀之古者廟皆南向廟主皆束
向羣廟之制雖左昭右穆皆以各全其尊惟祫祭始
屈於太祖之尊而就南向北向之列則各全其尊者
常也屈於所尊者暫也今所謂正位南向餘依世代
東西分別者是使居正位者止於肇聖自此而下啓
聖亦不得以自全其尊而常就旁列故其說亦非也
朱子之言又曰後世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而以
西爲上者何也曰由漢明帝始也降及近世諸侯無
國大夫無邑則雖同堂異室之制猶不能備南渡之

後無復舊章雖朝廷之上禮官博士老師宿儒莫有知其原者是古制之不可復見朱子已言之矣然則如之何而可爲之準古酌今依經傳義則莫若廟而兩向主亦南向不可謂古是而今非也况弟子之於先師後人之於先聖既南向則主祭者以下皆得北面是南向之禮固一定而不可易者也而欲各立一廟以成尊勢有不能同居一室而無別禮又不可今惟就廟之中隨其地之廣狹分爲五室所謂五室者非能準諸古制不過如今之所謂龕是也以肇聖肇始祖之禮居於正北裕聖居左詒聖居右稍次而南

貴陽府志

餘編卷三

文徵三

八

更約前尺許而肇聖之室視裕聖詒聖約深尺許裕聖詒聖視昌聖啓聖復約深尺許從外觀之則五室并齊從內觀之則位之淺深各殊系之尊卑自別則五聖之靈其亦安矣乎要而言之則同在一廟卽外爲都宮之禮也肇聖居北卽太祖居北之禮也四聖以次而南卽二昭二穆以次而南之禮也左昭右穆卽不失其序之禮也各爲一室卽各成其尊之禮也子游不云其庶幾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予不敢自謂其說之果中亦庶幾亡於禮者之禮也夫若此者變而不失其爲常也權而不害其爲經也變而

可常權而可經則於禮也其庶幾乎此議業經江甯撫都院行之七屬復經兩江督部院頒示兩江在案今本部院蒞任滇黔所有五王位次擬台頒行

潘文茂

撫勦苗獮得失議

粵稱尚書所載有虞氏舞干羽而有苗來格又曰竄三苗于三危易稱高宗伐鬼方而詩亦曰荆舒是懲凡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非有大創而驟變其俗則逞其佞聲不馴之性以爲吾民害者無窮故征伐與禮樂並行不悖今苗獮逼處於版圖之內蠢動無費陽府志

徐編卷三

文徵三

九

常旣大懲之矣論者猶以勦爲尚愚竊以爲不撫而勦則不足以服其心而威不立不勦而撫則不足以折其氣而恩不著政持其常兵制其變不失之寬以養奸者亦不失之苛以滋事撫勦并行則恩威大著而苗患可以立除天下之大四海九州之衆我黔不足以當一隅逆苗之負固不服者又不足以當我黔之一隅叛而勦勦而滅直可朝食耳所措置之未善十年生聚其患猶在我肘腋間也今日之要務或曰設重鎮守之又或曰置屯田爲久遠計是誠軍國至慮老成碩畫無踰於茲惟是苗獮之難處我黔中者

固不第一郡一邑自省門左近以及諸州各縣莫不有之而新疆全無漢民重兵之設屯田之計於新疆萬不可少而欲久安而長治措置尤貴得宜某常見苗棵之納錢糧於省會而受吏役之作賤者動曰賊苗少不如意鞭撻及之其入鄉而肆虐更當不知何如獨不思未附則殊域之異類也既附則

朝廷之赤子也既入其笠又從而招之譬彼搏虎不致之死而煩苦之其不致傷人者幾何司土者不於此加之意焉致令受吏役之作賤魚肉不能以上達則挾其深仇宿怨以大紓於一旦亦其勢之所必然

貴陽府志

餘編卷三

文徵三

十

有心世道者所爲目擊而長嘆也海甯陳公韓城劉公山東何、三君子撫黔時或設化夷生教誨之或進諸酋長問導而與之謀其衣食或令薙其髮以漸更其俗是皆可倣而行之也蓋教化明則禮義可樂衣食足則田土可安薙其髮而更其俗則格面格心久則自忘其種類爭嗜我冠裳以爲子孫榮顯計違肯挺而走險以自取其滅亡哉三吳百粵非古荆蠻之國乎今其文明且甲天下矣王制曰移風易俗而天下甯措置諸苗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黔省開墾足食議

從來爲政必先足民足民之道莫大農桑地無遺利民無遺力財可恒足我黔山川土田不盡墾而荒蕪於窮鄉僻壤者不知凡幾層巒疊嶂路不堪車溪灘斗狹復阻舟運民居食用除耕田墾井外毫無生理其不足而待上之人之經理者又不知何如其殷也則開墾足民於我黔尤爲因地制宜之善政惟是室家田廬百姓之自爲計甚於官之代爲計地苟可耕誰甘置之則勸墾之議徒爲具文而未可以收實效也將飭有司實力清查限年開墾其或奉行未善則督責過當徒爲滋擾甚或以熟作荒而貽害無窮是貴陽府志

餘編卷三

文徵三

十一

限年開墾之議又未可以輕責之有司也愚以爲有司能體

國家愛民之盛心以足民爲先務以陞科爲後計則莫重於興水利矣山高水遠開渠截堰動費不貲民幾何能荷茲鉅任此所爲開園曠土多委之於榛莽間徒望洋增歎而不能以盡墾也我

皇上特置設營田水利觀察使而於各省河道之可以開

渠灌田者無不準其題報修築今誠欲開墾足民莫若飭行各郡邑實心清查有無可以開渠截堰足灌民田若干頃者具詳覆勘并多張告示俾民得以上

達其大者爲民請帑其小者勸諭里中賢豪長者照
依樂善好施之例優獎之地方官實心奉行愛上賞
疎忽者分別紀過匿不以告者罰無貸水利旣興開
墾自易其誰甘棄其利而不爲之間墾者卽或有地
無力有力無地利之所在人以性命爭之是豈猶待
上之勸諭督責某知於彼於此斷無不互相設法以
共食其間墾之利矣譬彼金銀銅鐵諸厥務其中衰
旺隱埋於深山土窟之內但有一線謂之墾苗卽墾
開墾倘得題充千百人咸驅之况明明水利在前立
望膏腴以活其婦子而顧棄之而不前當無是人情
貴陽府志

餘編卷三

文徵三

三

此固官操可爲之權民無難行之慮開墾足民莫要
於斯若夫高山峻嶺水道難通亦自雜糧可種芴梨
交棗山林之利何窮張益州治蜀令民刈茶樹桑至
今川絲甚行民稱殷富顧其如何遵行以期可久可
大是又在有司之因地制宜以無負我

國家愛民之盛心也夫

漳浦

藍鼎元 玉霖

貴州全省總論 鹿洲集

臣按黔省本西南荒徼入中國版圖最後古以蠻獫
目之然鬼方懷服于殷宗擊微聽誓于牧野固已沾

先焉

三代聲教矣後王失馭廢為狽猿豎躄客地如同過

客夜郎之知漢大則自武帝始也東漢末將洞尹珍

自以生于荒裔未知文學從汝南許慎授經還里教

授傅寶尹貢之徒弁有名德號南州人士而周公仲

尼之道亦漸漸及之矣後帝建興開丞相諸葛亮南

征蠻酋濟火刊山通道聚糧以應王師功成表為羅

甸王是出谷遷喬識漢家得統之正贖於鄴下江東

昧義而扶漢賊者遠也山川之靈秀將開惜晉宋隋

唐以下莫有起而振之朝貢時迴因草時頻亦視為

蠻苗羅鬼偶爾羈縻而已趙宋中葉始名貴州然分

貴州府志

隸楚蜀而政教無聞元時稍擴而大至明永樂間設

貴州布政司始自為一省亦未立學校興教化宣德

中始命合雲南鄉試嘉靖十四年始開科本省有成

進士讀書中秘者考義節烈亦遂羣然以興人文風

氣駸駸欲上然地多蠻獠居民鮮少魍結侏儻半不

通語言文字盤踞深山密箐中累累作孽蓋自建省

以來終明之世蠻獠土賊叛者三十有三中開圍省

城陷府州縣衛者十有四殺巡撫藩臬道府州縣總

兵參將指揮都司守備等官先後百有餘員小者隨

時撲滅或一年半年卽平大者三五年或十數年如

餘編卷三

文徵三

三

黔生色

黔地未與山應繁者不修政教

此下言

次為黔奇出箇忠義來

黔地稍蕃

此下歷叙黔之兵戈蹂躪見政教

米魯不過一蠻婦六年乃平金石蠻石承龍臥龍蠻
王阿倫或十年或六年乃平銅苗鎮苗陷思州石阡
卜餘年乃平播酋楊應龍抗王師六七年合川湖貴
之兵乃平安邦彥水西餘孽圍省城一載合湖貴援
兵僅得解圍曾不旋踵而六廣內壯全軍覆沒巡撫
總兵膏塗原野披猖至七八年傾五省之甲乃克平
之又五六年而餘黨始盡凡皆連歲兵戈瘡痍未起
鳴鏑又至二百年閒曾無生聚休養教訓之日安望
其人文物采與上國絜短長也明社屋流賊橫丁亥
戊子年閒僞秦孫可望將遵義入貴陽屠貴陽城屠
貴陽府志

餘編卷二

文徵三

古

定番安莊安南普定諸城而人烟絕數百里哀鴻甫
集王祥皮熊搆覈相攻復圍貴湯孫可望復自滇中
遣黨白文選襲入貴陽李定國繼至蹂躪抄掠居民
相率投爨反以苗峒爲安身之所哀此十餘年閒生
靈塗炭極矣順治十五年我

世祖章皇帝命宗室大臣帥師臨黔羣盜風捲居民始
見天日俄會師取雲南明年勦馮天裕又明年征馬
乃康熙三年平水西叛圖式廓流寇叛爨以次殲滅
然卽岱黎平烏撒田心定番廣順都勻諸苗蠻猶相
繼伏莽頻血天戈而逆藩吳三桂舉兵反復陷貴陽

氣勢放不可捉摸

六字絕大魄力筆

可扛萬斛鼎

駭又一振

天不容逆殛死衡州孽孫世璠尚據貴陽黔民在湯
火之中幸

聖祖仁皇帝廟算神威迅速誅鋤康熙二十年以後宇

黔至此大區

宙肅清恩膏屢沛黔省民彝始知太平之樂於今四

十餘載負耒橫經嬉遊含鼓其民庶朴陋有古風士

此段見黔政教之易簡

大夫亦質直而知廉節至於苗蠻婦女閒有貞烈可

不謂過化存神速於置郵而傳命乎乃當今仕宦尚

以黔爲畏途謂其山高地僻土瘠以荒民貧以鄙無

文獻之足觀有異類之難馴夫湮鬱之閒在人不在

全在此地之八

地轉移風氣在官不在民苟實心經理行力農務本

貴陽府志 餘編卷三 文徵三

五

之政饒確可化爲膏腴曠土荆榛悉令墾闢寬其成

法詳悉

賦課 惰勤鑿山疏泉堰澗谷爲水利崇原廣阜可

灌而耕闢藝畜牧竹木果蔬牛羊鷄豚之利可貨可

飽不出十年其民大富教之以孝弟忠信急公奉法

寓軍政於保甲之中聯絡鄉村守望相助飭營伍勤

訓練生苗他盜莫敢相侵則弱可強作興學校多置

法詳悉

書籍明聖賢之道以道之以蘇湖安定之規育經義

治事之才薈陋文風日振日上而苗蠻亦薰以絃誦

漸爲衣冠文物之人民生苗亦樹之風聲將爲戶口

貢賦之黎庶山川險阻乃足壯國家藩籬夫何嫌於

鄙僻哉與越之初皆爲蠻彝而至于今乃能若彼也
固不能限人豈於黔而獨限望官斯土生斯土者其
勉之

治亂頻仍之故言之鑿鑿總見得政教之不可不
脩而又不難於脩文勢雄渾浩瀚信乎風檣陣馬
不足爲其勇也○極力爲黔省抬高身分而責成
於撫黔之人是作者留心經世處

貴陽府總論 鹿洲集

臣按貴陽一府爲全黔腹心重地東西與平越安順
輔車相依南北無齒唇之邦粵西巴蜀杖戟可撞從

貴陽府志

餘編卷三

文徵三

六

來省會未有若斯單薄者也內則蠻獠雜處卉服鳥

言毒矢標鎗喜則人而怒則獸七州縣無處無之民

居寥落戶口田賦不及中原一中邑然阨塞要害有

所必爭歷代以來頻勞師旅非無故矣蓋黔於滇爲

咽喉貴陽於黔爲腹心無黔則無滇斯貴陽重也貴

陽本牂牁蠻徼漢武帝通夜郎置郡其後蠻叛相尋

戎馬蹂躪無已至明之末又特甚焉水西僞秦屠戮

最酷幸我

聖朝洗滌甲兵起殘黎而噢咻之休養生息以有今日
於安宅雖其子孫未敢忘帝力于何有也生齒日蕃

人物日興富而教之非官斯土者之責歟理苗之道

治以教謀此四字
變言不與

無他謬巧綏以恩使不忍睨峻其法使不敢犯安生
樂業於函蓋之中無鈔盜殺掠焉足矣禮教之漸靡
徐以俟之

綏以恩峻其法誠如所言可萬世無苗患矣理苗
之道卽帝王理天下之道也一結見經濟之宏

田雯

濟火論

濟火者漢牂柯帥黑盧鹿水西安氏遠祖也深目長
身體面白齒以青布爲囊龍髮其中若角狀習戰鬪
賈陽府志

餘編卷二

文徵三

七

尚信義善撫其衆諸蠻戴之聞諸葛武侯南征積糧
通道以迎師遂佐武侯平西南夷擒孟獲封羅甸國
王世長其土勒四十八部部之凡九扯更苴皆屬焉
巨乃攻普里諸種拓其境地賜鏤銀鳩杖嗣是而降
唐會昌中阿佩率衆內附復襲王爵天成二年普露
率其九部入貢襲封如故宋開寶中普貴納土來庭
仍賜王爵元至大元年授阿晝爲武畧將軍泰定間
賜名帖木耳卜花至順元年加資善大夫雲南行省
左丞後以軍功授昭勇大將軍佩三珠虎符順元等
處宣慰使加龍虎大將羅甸侯卒贈濟國公明洪武

四年以靄翠爲貴州宣慰使統四十八部正德間加
安貴榮叅政後世襲宣慰司之職蓋歷數百年而其
祀未斬云論曰濟火一荒郵土帥耳當武侯渡瀘之
日孰爲之計大義明王章者而毅然以助順樹勳嘔
起一隅爲蠻王長其亦實叟青羌之偉乎不可謂不
豪矣迨乎屢世相承奄有爵土要皆以識幾達變宣
力効忠始終不失人臣故得以長奉西藩受恩罔替
非徒以爲甌脫而暫羈縻之也天啓壬戌之叛罪惡
貫盈旋即挫衄崇明邦彥同時陣殲雖王三善之奮
斬十萬秦衍祥侯良柱之夜拔三寨張雲鵬之八路
貴陽府志

餘編卷三

文徵三

六

進兵許成名之三方深入而發縱指示出奇制勝蓋
有朱燮元之方畧在豈曰無人歟何以南人復反不
爲益都之官屬而番將分茅大玷牂柯之鼻祖也語
云順則昌逆則亡水西之子若孫其當知所鑒戒矣

平

論

雲

白雲山論

貴陽城南七十里建文避跡之所上有羅永廬庵前
有井名跪井汲者必跪乃可得水俗傳以爲溪龍所

獻以飲帝者又有流米洞帝居庵時洞中流米供帝
及帝去則不復流又有大杉數株謂帝手植枝葉皆
南向嘗題三詩於壁人傳誦之論曰吾於紅樓一記
疑之者舊矣半月之言明祖早知其不終然則何不
舉國以授燕王如唐文皇故事必待金川事起而後
爲行遜之謀俾其流離瓊尾少延旦夕乎旣入滇以
後百平獨不仁宗旣殂高煦告變之時而說沐氏
以伸大義乃自甘流落每至以淚洗面豈說之而沐
不肯從抑帝本無意於光復舊物耶旣已決意東歸
不從程濟之言何不直詣京師而又久憩此山耶且
貴陽府志  徐編卷三 文徵三 九
是時楊葉雖亡程濟尚在何至煩飲食於鱗重鬼神
耶蓋荒唐之甚者後帝詩爲同寓僧竊去自稱建文
詣岑瑛言狀瑛聞之藩司因繫僧弁及帝蜚章以聞
詔械入京廷鞠之僧實楊應祥鈞州人應祥論死從
行十二人戍邊帝有南歸之思乃白其實迎入西內
稱老佛以壽終旣云稱佛壽終則程濟之誓得兌之
歸妹又何以云大凶金火之相尅耶事之有無俱未
可知矣

田震

李化龍王三善論

紀平播之功曰李化龍死水西之變曰王三善其人
同其事合其心一而要之用兵各殊故成敗亦異也
方化龍之督黔以平播也與黔楚撫臣同心併力一
出於勦旣受命則移鎮於重慶而黔撫郭子章駐貴
陽楚撫支可大駐沅州相犄角也必俟延寧四鎮河
南山東天津濱浙粵西征調之兵大集然後啓行最
慎重也分兵入路川師四路總兵劉綎從綦江入以
參將麻鎮隸參政張文耀監之總兵馬孔英從南川
人以參將周國柱宣撫冉御龍等隸僉事徐仲佳監
之總兵吳廣從合江人以遊擊徐世威等隸參議劉

貴陽府志

餘編卷三

文藝三

二十

一相監之副將曹希彬受吳廣節制從永甯入以參
將吳文傑宣撫奢世績等隸參議史旌賢監之而中
軍率標下遊兵以應之黔師分三路總兵童元鎮統
土知府龍澄知州岑紹勳等由烏江參將朱鶴齡受
元鎮節制統宣慰安疆臣等由沙溪總兵李應祥統
宣慰彭元瑞等由興隆參議張存意按察司楊寅秋
監之湖廣偏橋一路分兩翼總兵陳璘統宣慰彭養
正等由白泥副總兵陳良毗受璘節制統宣撫單宜
等由龍泉副使胡桂芳參議魏養蒙監之以偏橋江
外爲四牌江內爲七牌五司遺種及九股惡苗盤據

故也而紀律嚴黨翼散矣部署已定大會文武於重慶登臺誓師諸道弁進以抵婁山關爲期論之曰關外且戰且招多不勝誅也關內疾戰勿受降師不可久賊詐不可信也又以劉綖素有威名薦於朝委以專制人或疑其夙與應龍昵則延入臥內輸心腹且以危言激之引其父顯九絲功爲比致令綖大慟願誓死報又以水西爲應龍婚姪也恐陰佐賊則走檄以請之以故龍澄僇其修好之使安疆臣執賊二十餘人以明不背志氣旣一非同築舍之謀駐兵旣得其所治兵又有次第任用又得其人先翦其翼次伐

貴陽府志

餘編卷三 文徵三

五

其謀復伐其交是以海龍圖合應龍勢蹙投降之書立焚拜表之欺不售而倉皇自盡妻子弁俘自出師至滅賊凡百十有四日而事平也若王三善則不然初則奉命撫黔聞變募兵率皆烏合之衆非久練也平越一戰而敗卽搖縮而不前視重圍之困不啻秦人之於越必待舊撫李標大聲疾呼而後勉強以應中情怯也乘西賊之敝一鼓而潰遂以賊爲易與而欲解散赴調之兵驕必敗也率師輕進未幾而還再抵大方又欲返轡舉動擾也雖三路分兵而卒皆遠調帥俱不和主客不敵形勢弗習也其所任則惺懦

之魯欽馬炯所信則詐降之陳其愚用非人也懸師
虎穴弭節逾年中隔渭水之河聲援已絕儲糗六廣
之岸轉餉多難失所據也督主撫而撫主勦心膂未
齊前跋胡而後蹇尾進退維谷事權分也師老而財
匱事掘而勢屈况爲陳其愚所賣烏有不敗者哉嗟
乎黔地山川險阻異常狼子野心不知漢大未有提
十萬之師而不爲餉糧計深全軍之入而不爲孤注
虞者兵法云圯地勿戰圍地勿攻又曰兵貴有謀以
多算勝自宜先定其規模非可漫嘗於一擊也况水
西之地十倍於播播猶八面圍而水西止以一面攻
實陽海濱續編卷三文徵二
播無遠近之資水西則有烏藺之助化龍乃以全力
制之而勿敢輕三善則以獨力任之而不爲意何其
謬哉然而身沒戎馬心同皎日視死如歸英烈猶存
王中丞之忠固史冊書之黔人祀之歷千百世而不
可泯者矣

張樹

建文帝君臣論

余嘗讀史至金川門失守而王鉞言高皇帝有遺誡
既得鐵函鎖柙度牒剗刀竊歎饜弧箕箒妖讖亡姬
蒿棘女冊天心割漢似有定數不可以人力爭亦由

聖祖不建青宮輔弼俾作皇覺餘裔也又念少康逃
竇終秉元圭宣王潛聞仍杖黃鉞五年而天節反一
旅而中興奏則忍辱圖存乘機觀變未始非識時之
俊杰撥亂之雄才方其虜虜死沙場昭帝居魏闈倦
答鳴鏑戈鋌鈍於邊關高煦磨牙蜂蠆伏於肘腋國
執狐注人情狐疑必不能長駕遠馭舉牢萬里之外
而滇黔地險沐氏兵強假令效勃蘇頓庭威公泣血
日能發勇氣於仲禮唱義聲於濟陽漢軍出荆門卽
襄鄧可搖戈船下漢南卽長江可據奮青卣之神劍
返紫宮於葵庚仁壽之鏡重明雲臺之仗復設握符
費陽府志

餘編卷三

文徵三

三

闡珍當不其難或者謂夏桀浮舟是爲失位夷吾返
國終辱先君故文叔受符不憂成帝復生元聖西歸
苦讓忠王繼統也豈知惠王居櫟殺子積而返都襄
王居鄭誅太叔以奠位伯者克定其難春秋不以爲
非况未虐謗人翻同流僉未警賊賊竟爾蒙塵反謂
三靈改卜九廟弛縣豈重丹穴以求故君忠乃不足
閉沙卣而餓主父事固有名真無如斷鼉難期荒野
承遜號痕浸淫於枕席黃屋寄寓於團瓢不知晉郤
之依疇爲共和之計黃圖赤縣置之罔論毋亦諒精
衛不能塞海愚公不能移山遂甘心於瘴雨蠻烟罔

遂夫貞風熾火哭連鸛鶴寓公誰迎譙應豆田出帝
不返雖亡國大夫不足與言事而千秋直史何未書
均房乎昔者爭騶降泚水而容昇杜宇禪開明而遺
放要皆榮遣松楸罔念萬國衣冠塵視玉軀何計三
泉鳧雁乃詔嚴楞而白髮蕭蕭敲梵磬而天門蕩蕩
聖人寶失虛想早斲之雅法王輪空尚戀茶毗之骨
所亦備嘗險阻精力銷亡魂將斷於祖龍方思山鬼
銜璧運已去於佛狸又恐帝昶實鹽思歸葬西山故
明廷自列乎至若痛哭之五十餘人從亡之二十二
士冰風櫛雨膾手瓜足四十餘年忘其勞勩吟不動
賈陽府志

餘編卷三

文徵三

雷

於龍蛇走自効夫牛馬雖無仁傑之偉烈返金輪於
廬陵亦有子家之孤忠奉馬鞍於野井所謂朱炎鏢
石不靡蕭卽之木凝爰慘瘵不凋欸冬之花義悲六
合仁感萬禩以視當日之韜面授衣關門庭敵誅衛
難之洪義拜殿下而主臣者豈可同年語哉

說

山妻

鹽價說

河東昆吾波斯蜀賓于鬲骨咄莫不有鹽而黔獨無
仰給於蜀微蜀則黔不知味矣蜀之鹽不一產要皆

出於井順慶之井久堙塗塹之井有禁所轉致者惟
戎州耳又不可以舟車通肩擔蹄血而後至其來也
不易則值不得不昂值昂而民之艱食者比比矣黔
民洵苦矣哉三月之忘獨黎莧腸哉當其匱也代之
以狗椒椒之性辛辛以代鹹祇誰夫舌耳非正味也
卽遇其饒亦止沾唇而量腹如水之交不在和羹也
而安商其爲紫爲赤爲瑞爲散與夫爲苦爲飴爲形
巨槌也哉無他困其錐刀故也鹽之直取於殺殺曰
賤而鹽不肯平十種不能易一豆安得而不苦其乏
夫鹽木枝可生陸地可生豈山國獨不生毋亦牛盆
貴陽府志

餘編卷三

文徵三

五

矣

雄黃說

產安籠之這輿邇於粵採之法易於砂塊者爲上末
次之皎者爲上黠次之卮榼仙佛皆可鑿塊不恆得
則聚瓊屑而媵之媵之之用爲茅膠茅膠者薯蕷之
別種不可食者也其汁若髤漆可以合離而萃渙黃
有雌有雄雌則皎雌則黠矣古人點讀之誤抹以雌
黃人之請張爲幻者率類是故曰雌黃其口而春申

君以之塗堂故曰黃堂蒲觴藥物取諸是辟惡而除
毒也虺螫見之則骨靡黃之精爲至寶其光可奪日
佩之宜男賈是用售連城不足多也

烏蒙馬說

馬之良者爲冀北而渥洼之種則友龍大宛之來則
汗血渥洼大宛皆西域也水西烏蒙近於西故多良
馬其上者數百金中亦半之其鬻於外者凡馬也而
臨陣乃用人愛之不肯鬻亦不頻騎惟作戛祀鬼也
鳴後乃用之蠻死則以殉水西之馬狀甚美前視雞
之小鬻德全登山踰嶺逐電歛雲鄙螳螂而笑蠅
也龍鬚鳧臆肉角蘭筋志倜儻而精權奇也烏蒙之馬
此不可謂非良矣然而未若烏蒙之異也烏蒙之馬
體貌不逮水西而神駿過之食箠之異也烏蒙之馬
水首如確蹄如孟齒皆黃區耳則桃記以平塗試之

貴陽府志

餘編卷三

文徵三

三六

夷然弗屑以英雄之才不易測而君子之道貴養晦也
之意所以英雄者蓋亦難矣辨之則不以耳而以
齒耳之桃記又如眉月然益多臆以攫重購者孰謂
烏蠻愚哉詰其故惟善於攻駒駒生必寶齋其母
時饑渴而潔痕處曉夕與俱所以助其渾而使溢厚
其子之氣而無闕也生三月產質之佳者而教之繫
其母於巖之巔餒之移晷駒故戀乳不可得倏縱
之則旁皇躑躅奮迅騰蹕而值上不知其爲峻矣已
乃縈母於千仞之下而上其駒呼子應顧盼徘徊
而不能自禁故弛之則狂奔衝逸而徑下亦不知其
爲險也如此者數回而未已焉則其膽練矣其才猛
矣其氣肆矣其神全矣既成陶復絆其蹕而曳之以
齊其氣所投無不如意而後馳驟之盤旋之若蠅封之
上鼎澗之間金鞭一不超羣也嗚呼此烏蒙馬之所
履羊腸若莊廋而軼倫超羣也嗚呼此烏蒙馬之所
以良也天下事何一不由於學而況馬乎

鄂爾泰

先農說

籍田之禮宜祀先農夫先農何神也始於何時神位宜何如書壇設何所消吉何日陳設何器祭享何品樂奏何章既躬親其事敢不先考正其說試爲畧言之古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植百穀周稷繼之故祀以爲稷此祀稷之始其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此祀社之始也而郊特牲稱天子大蜡八先嗇一神農也司盞二后稷之官也農三古之田峻有功於民者也郵表曠四郵亭之介

貴陽府志

餘編卷三

文三

毛

標表田畝田峻居之以督耕者也貓虎五貓食田鼠虎食田豕也皆有功於稼者也防六水庸也防隈也以蓄水亦以障水庸溝也以受水亦以洩水皆農事之備也昆蟲八螟蝗之屬害稼者也是故蜡之祭有八皆以爲農而以先嗇爲主蓋以先農爲八神之主此祀農之始也班固食貨志又從而申其說曰闢土殖穀曰農炎帝教民殖穀故號神農氏謂神其業也又厲山氏有子曰農能殖百穀後世因名耕甿曰農其言農之義甚著而先農之稱考之於經未有紀載惟劉向五經要義曰壇於田以祀先農如社衛宏漢

議春始東耕於藉田引詩先農則神農也魏秦靜議
風伯雨師靈星先農社稷爲國六神晉泰始四年耕
於東郊以太牢祀先農周隋及唐所稱先農皆祭神
農於帝社配以后稷卽貞觀初太宗親耕東郊仍藉
田壇之名也垂拱中乃以耕田壇而爲先農壇開元
十九年祀神農之壇上以后稷配二十三年親祀神
農於東郊配以勾芒遂躬耕盡隴止乾元二年詔去
耒耕雕刻天子出通化門釋軼而入壇遂祭神農以
后稷配冕而朱紱躬九推焉憲宗元和五年詔以來
歲正月藉田太常修撰韋公講言藉田禮廢久矣有
貴陽府志

餘編卷三

文徵三

五

司無可考乃據禮經參考開元乾元故事爲先農壇
於藉田此先農壇之所由來也漢文帝紀二年春正
月丁亥開藉田唐禮樂志春孟吉亥享先農此春月
亥日祀先農之所由來也臣於是本之經佐之史核
之
國朝會典而爲之參酌其制卽如今之於神位也則
書曰先農之神蓋以神農后稷皆各有所專祀而於
此則統而書之也然以

廣示

天下使農夫皆能曉其義則必實指其名而數之曰
某某教農之君某某勸農之官也使農夫皆得津津

口頰轉相稱誦愛慕嚮往而後其用力益勤則是先農之位宜主神農而配以后稷神農居中后稷居右皆南向田畷以下依八蜡之祀皆東西向比於兩廡之祀而位次正矣諸侯親耕於東郊則督撫以下之措田皆宜在東郊先農壇在耜田之北壇門南向中爲先農壇壇高而方四面有階祭日奉神位以祀壇之後爲神庫如祭宗廟寢室之制以安神位壇之前旁爲瘞池以瘞毛血神庫之左爲神倉儲耜田之穀以供粢盛酒醴神庫之右爲宰牲亭以供親割壇門外爲觀耕臺下爲耜田壇之旁別置齋室未祭而齋

貴陽府志

卷三

文徵三

无

既祭而燕皆於其地而壇基立矣古之躬耕在孟春元辰後之躬耕在孟春吉亥宗中古則宜用元辰法乎近則宜用吉亥而涓吉定矣其在祭器則三爵一尊酒盞二十盞一剗二盞二盞二盞十豆十筐一俎一毛血盤一燔一燭臺二香案一祝板一而祭器備矣其在祭品天子則用太牢督撫以下則用少牢餘無可減爵實以酒醴登實以大羹鉶實以和羹蠶實以黍稷簋實以稻粱邊實棗栗榛菱茨鹿脯白餈黑餅彤鹽菜魚豆實以菁菹芹苴筍菹韭苴鹿醢兔醢魚醢醢臨脾胛豚胸筐實以青色臯帛組實以羊一

豕一而品物齊矣若夫樂奏七章則以丁祭樂舞爲之舞佾如其數迎神奏永豐之章奠帛初獻奏時豐之章亞獻奏咸豐之章終獻奏大豐之章徹饌奏庶豐之章送神奏報豐之章望瘞奏慶豐之章七闕既終而樂奏成矣未祭之先自齊宿以至省牲省牲演禮演樂祭之日自迎神以至於初獻終獻送神望瘞悉如文廟之儀而大禮舉矣位次正而心不疑壇基立而地不遷涓吉定而時不忒祭品備而知其不可假易品物齊而知其不貴殊珍樂奏成而無有不和大禮舉而孰敢不敬而先農之說於是乎畢

貴陽府志

餘編卷三

文徵三

三

耜田說

禮之有耜田也明仁也教孝也以天子之尊而必親耕則天下之爲農者孰不勤於耕此天子之仁愛天下而使之務本也所以明仁也以天子之尊而必親耕以供粢盛則天下之爲子者孰不勤於養此天子之孝先天下而使之養親也所以教孝也月令有之曰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耜之於參保介之御閭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耜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於太寢三公九推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

酒謹按元曰上辛也元辰郊後吉日也日以干言辰以支言互文也則是耕藉之典當行於祈穀之後而同在孟之月也考之周禮天官甸師掌帥其屬而耕擐玉藉以時入以供粢盛此天子之藉田而甸師掌之者也然藉田不獨天子有之諸侯亦然祭義曰天子爲藉千畝冤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藉百畝冤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先古以爲醴酪粢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是以千畝百畝之數此天子諸侯之祀爲等級而其躬耕以致敬則一也祭統曰天子親耕於南郊以供粢盛王后蠶於北郊以供純服賁陽府志餘編卷三文徵三三

諸侯耕於東郊亦以供粢盛夫人蠶於北郊以供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是故南郊東郊之殊此天子諸侯之親爲分別而其親耕以致誠信則一也後世躬耕不行藉田漸廢周宣王不藉千畝虢文公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成觀於此語而知藉田之義廣矣大矣漢文帝二年詔曰夫

天下之本也其開藉田朕親率耕以重宗廟粢盛夫

文帝漢之賢君也此禮旣舉後之明主亦猶踵而行
之然唯天子行之畿內天子而外無復有議及者幾
比於繁纓大輅之不可請近代郡縣大者不惟比於
古公侯之國而小者亦遠勝於子男之邦則藉田之
禮皆所當行乃不惟郡縣不惟督撫卽天子亦不能
歲舉此禮卽使歲舉此禮京畿而外公侯大夫鮮有
能講明其義者今

聖天子特舉躬耕以爲天下先自督撫以及郡縣州衛所
等官凡任守土之司通行耕藉之禮此誠千古未有
之曠典也臣身爲總制兩省封疆一身表率况滇黔
貴陽府志餘編卷五
文徵三
在萬里之遠僻處蠻荒一旦躬逢盛舉不獨山農野
叟實所未聞卽縉紳士大夫亦從考覈臣不揣庸陋
用表章其義著爲藉田先農二說宣示僚屬遍告農
夫使知我

聖天子本此仁孝之至推廣誠敬之思而其所以爲臣民
祈

天永命以同享夫萬邦屢豐之慶者其用意誠深且遠可
不共殫其仁孝誠敬之心以承

聖眷而答

天庥哉至於耕藉儀注已詳於會典位有尊卑禮無二致

可做其意而行之無所容其未議也臣謹稽首而爲之說

楊天縱

貴州輿圖說

貴州雖列職方其先固西南荒徼也莊躄之畧地有同假道唐蒙之持節大類鑿空卽其後或兼隸或分隸享王口至名位漸加要亦羈縻勿絕而已至於明而符竹始分迨我

朝而規制乃備自貴陽而上若安順若威甯爲府者三自貴陽而下若平越若都勻若鎮遠若思南若石貴陽府志

餘編卷三

文徵三

三

阡若思州若銅仁若黎平爲府者八所轄州屬千有二縣二十有六裒然與十五國同封而并治遂爲西南一都會焉於稽其地銅巖澗溪阻其東赤崖螺山控其西盤江關嶺扼其南西望烏江隕其北懸軍萊馬碎蹀穿蹄一以爲太行一以爲孟門行路之難稱天險矣然險可用不可恃可用者一夫守之千人自廢也不可恃者廩無隔歲之儲帑無宿貯之金也幅幘非不廖廓要皆割截補湊而後成崇岡沓嶂蟠互而爭雄卉服椎髻逼處而肆暴非無水也舟楫魚鹽之利不聞非無土也金錫絳泉之饒不與田多石而

草易宅民屢徙而戶久凋城郭雖在百堵猶未盡興
學校雖修絃誦猶未盡溥備多則兵防難撤道衢則
騾遞難弛喜則人而怒則獸官司之法有時不得行
春苦旱而秋苦霖補助之術有所不及濟是以延衰
雖千有餘里實不及中州一大縣錙銖絲粟曾無裨
於上供歲糜金錢數十萬亦何賴有此黔哉然而地
有所必爭昔人欲去之而不可則以其肘腋咽喉乎
四省也議者欲東割沅靖西割思田北割遵義以益
之宥亦同於畫餅比者裁衛併府又取偏鎮二衛歸
於黔事權一而統制專披圖啓籙漸有可觀矣大抵
貴陽府志

餘編卷三

文徵三

三

籌黔者富養之事難於武備列其疆域綜其形勢備
籌邊守土君子講求焉

張澍

茂學篇

余攝篆廣順州之曰暇則進諸生校論文藝率皆條
流紛糅訓辭樸俚由其采掇陳言罔知晉學也乃倣
古人讚學勸學勤學厲學之文爲茂學篇以詔之
余聞之葛洪曰學者所以清激性理飾染質素也徐
幹曰學者心之白日也王符曰學進於振而廢於窮
顏之推曰不學者遇議論得失蒙然如坐雲霧劉晝

曰人不學則才智窮於心胸山數賢之言味之學鳥
可已哉今夫蒸棗之溫也不琢之不耀夜墨陽之動
也不淬之不剝犀故欲超萬里於瞬息必假遺民之
棄欲凌溟漲以泳游必泛無腸之蟹是以蠶之不繅
則素絲蠹矣目之不茶則吳簞壞矣海蚌不剖則靈
珠隱矣昆竹不斲則元音闕矣故曰爲山者基於一
簣之上以成千仞之峭遠井者起於三寸之坎以就
萬重之深也而顧冥詬無志嗾窳無情羈神於世務
蝨午於教細而本勤焯掌之勞甘受育心之詆未省
牛毛之功頻召蟬雪之喻何異狄山之視肉蹶涉之
貴陽府志

餘編卷三

文徵三

三

委蛇乎且所謂學者豈第流訓詰摘章句埒女史之
誦詩內豎之傳令已哉走蟻覆笠天胡爲而倚杵斷
釐步亥地胡爲而息壤日月何以有朧胸山川何以有
肺目鬼神何以有形聲制氏之樂何以僅記其銓銷
叔孫之禮何以僅遺於絲莖非可概例諸六合之外
矣太皞稽象畧以畫卦燧人因鴉啄以鑽火有熊因
鳳鳴而調律侯剛觀鳥跡而作書邑夷法斗旋而作
輅芒氏效鼃絲而造網是皆大聖人之學乎神明而
發乎物類也不此之循而齋宇窳璞之是急譏慳儉
樽之安以天理以粉澤禮法爲橘櫛仁義爲桎梏

詩書爲糟粕必且爭奇弔詭負利回冗學証有衆分
徒疑聖管言墜乎典謨誕思飛乎邪室妙門乎咎之
譚畫瓶箴喻之旨競扇風規徒事藻翰勞思慮而不
知道費景幹而無成功是瓊甌瑤釜無嬰炊之用錫
弓鈸絃無支屈之能故曰不聞九乳之音者不知絲
竹之澗閉不服六章之麗者不知蠶績之豔裝也夫
文公多藝也翰讀百篇尼父履度也而鐵錘三折翟
烏周歷書載盈車句踐憂勞晡誦竟旦董竭方外掌
摹籀寫儀秦游說股畫裳題兒寬帶經以耜耨路生
截蒲以緝編黃霸下廷尉以受業邠卿處複壁以砌

貴陽府志

餘編卷三

文徵三

三

功朱穆墜岸不知馬之幾足文黨入叢先試斧之掛
樹用能洞精道粵窮測放言且太公望年七十而始
學讀卓爲王佐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苟况五十
游學蔚爲老師公孫宏四十餘方讀春秋朱雲四十
始學易論語皇甫謐二十始授孝經論語終成魁儒
魏舒四十白課對策升第爲世所仰或乃不希炳燭
之明甘蹈夜行不冀桑榆之效悵望泉隅則愚不愈
而智不贖世將厭厭之矣是以六藝備則卑鄙化爲
君子衆譽集則孤陋藐於貴游故曰觀姑櫛之技足
以知本之修巨也覽江濊之波足以覺其源之淵遠

也。鵝之知將旦也。鶴之知夜半也。運日作日之知晏

也。猥豹之知雨也。離巢知風之所起。獺穴知水之高

下。螭蛇無翼而翔空。蜃無鼻而背香。蟹無口而

揚聲。水母無頭目而率魚蝦。帝江無面目而識音樂

皆物之知也。物知之而人不知。則蠶吐絲而商弦絕

黃星墜而渤海沒。銅山崩而洛鐘應。曉山池而蒲落

竭。麒麟鬪而日月蝕。鯨魚死而慧星出。問之有罕漫

者矣。其何能詳。咸斗而釋藻。兼注紫索而含楛酒。哉

管敬仲。囑俞兒新公。知滄理。勞倚喻。畢方廣川。識重

常中壘。通貳頁。劉杳。審仲師元。遜曉俟。囊壯威。嘆滄

費陽府志

餘編卷三

文徵三

七

見方古。洞章或之劍。陸澄明服。匿之器。崔隴析羊腸

之坂。敬宗核顛頊之虛。趙逸證太康之寺。子野考滑

題之邦。張善測金鳧之飛。僧儒悉石針之用。江淹推

科斗於周宣。斯徵解鑄于於于寶。棗之引影。蛾於洞

冥。貽孫實婦。跪於渤海。鄭欽悟山銘於卅里。寶儀對

乾德於四年。董養嘆蒼鳥于狄泉。隱侯定菴。孟于東

夸以及辨。鯪鯉之獸形。於角觴之人。語數白馬之祠

祭。驗黃蛇之阿廢。鑿肅伏之尺寸。診玉神之隱見。讀

龍門之鳥篆。解苗茨之豐碑。何異之有學而已矣。卽

桂露。飲能言之龜女。乳蓮。疏屬之尸。老桑。饋元緒之

筋古木烹賈誼之味蒼蒨塞風生之鼻鐘鼓致商羊
羊之鳴苦酒漬白魚之鮓肝懣節虻蚰之毒燒石投
摸獮之舌烏梅煮橫公之鱗事無弄聞情疑浮誕然
精驗潛効有同響奮亦由沉研烏冊鑽習龍經故能
澹情源於秀逸發思業於高奇也人無論智愚僅得
心尋志磨礪就業則精神曉冷鈍聞條達狠俗不足
以摸蘇浮名不足以營慧咸能洞知能之囊橐極文
雅之英雄矣夫雷震之聲可寫以鐘鼓風雲之變可
通以律管而謂聖心賢肌著在往錄抱風合効詎難
黨朗乎故曰咎繇雖暗而弄辯同者同功子野雖瞽
貴陽府志

餘編卷三

文徵三

三

而昇離朱齊明也可不學哉可不學哉

王守仁

龍塲生問答

龍塲生問於陽明子曰夫子之言於朝侶也愛不忘
手君也今者譴是而汲汲於求去殆有所淪乎陽
明子曰吾今則在問矣今吾又病是以欲去也龍塲
生曰夫子之以在也則吾既聞命矣敢問其所以有
閒何謂也昔爲其貴而今爲其賤昔處於內而今處
於外歟夫乘田變吏孔子嘗爲之矣陽明子曰非是
之謂也君子之何也以行道不以道而仕者竊也今

吾不得爲行道矣雖古之有祿仕未嘗舛其職也曰
牛羊菽壯會計當也今吾不無愧焉夫祿仕爲貧也
而吾有先世之田力耕足以供朝夕子且以吾爲道
乎以吾爲貧乎龍塲生曰夫子之來也譴也非仕也
子於父母惟命之從臣之於君同也不曰事之如一
而可以拂之無乃爲不恭乎陽明子曰吾之來也譴
也非仕也吾之譴也乃仕也非役也役者以力仕者
以道力可屈也道不可屈也善萬里而至以承譴也
然猶有職守焉不得其職而去非以譴也君猶父母
事之如一固也不曰就養有方乎惟命之從而不以

貴陽府志

卷三

文獻三

三

道是妾婦之順非所以爲養也龍塲生曰聖人不敢
忘天下賢者而皆去君誰與爲國矣曰賢者則忘天
下乎夫出溺於波濤者沒人之能也陸者冒焉而胥
溺矣吾懼於胥溺也龍塲生曰吾聞賢者之有益於
人也惟所用無擇於小大焉若是亦有所不利歟曰
賢者之用於世也行其義而已義無不宜無不利也
不得其宜雖有廣業君子不謂之利也且吾聞之人
各有能有不能惟聖人而後無不能也吾猶未得爲
賢也而子責我以聖人之事固非其擬矣曰夫子不
屑於用也夫子而苟屑於用鶴慈榮於堂階而芬馨

被於几席萑葦之刈可以覆垣草木之微則亦有然者而况賢者乎陽明子曰蘭蕙榮於堂階也而後芬馨被於几席萑葦也而後可刈以覆垣今子將刈蘭蕙而責之以覆垣之用子爲愛之耶抑爲害之耶

貴陽府志餘編卷之四

知貴陽府事秦和周作楫夢巖輯

知貴陽府事傅自朱德璠綴掌刊

文徵四

賦

王杏

聖泉賦

客有謂曰岡子曰眇茲祥州葢爾一陬仰視中原猶寄黑子於人身之一肱其問怪石纍纍如吐如吞層巖業業如結如浮蟠蒼聳翠連亘綢繆是故子之所

貴陽府志

餘編卷四

文徵四

一

徧歷而旁收者洪邊之曲貴山之幽有水一泓天鑿其泓名曰聖泉謂匪人謀是殊方之獨擅亦賢士所遨遊子嘗知之乎不也曰岡子應之曰吾嘗見茲邦之水矣高者懸瀑下者聚漚澗者爲港窄者爲溝廣不能容大壑之鱗深僅足泛陶堂之舟何乃茲泉之名得爲聖者之流子言迂矣殆亦未之詳搜客曰嘗聞之天惟至公不愛手道地惟至平靡惜其寶人文正氣中原多抱山谷之深溪流之巧彼蒼或爲殊方者造之子胡視之乎眇瀛也哉空言無徵泛聽亦藐口誦之真不如目擊之了請乘予之暇屈子之輶爲

予御重輪駕細裏借烟景於須臾拂風塵之繚繞相
與觀茲泉之淼淼以明予言之非矯日岡子可之乃
惟秀春天日朗霽言殊其駒言膏其轄循郊墟以啟
行遡層阿以深詣動微翠於千旌納輕暉乎短榭屹
萬崖之陰深忽一壑之清麗聲出竹以冷冷風拂面
以泄泄客曰斯聖泉之際也請於是乎少憩以惠吾
子之睇日岡子下車而睇之南山之阡惟谷矜矜中
涵一窟甃以方圓冰冽其漸激瑤滴璇石疏其鏘排
琚列蝟湛波光之上下掙瞬息乎飛漩俄而瀾漫漲
於巨川倏而翕聚滙於重淵有若巨海之鰲兮噴濤

貴陽府志

餘編卷四

文徵四

二

吐浸以侵軼乎八埏霎颶風之恬鬢兮吸頷廻涎有
若玉之麗於日色兮晶光蕩漾於藍田迨其靜闕兮
斂之於半畝之烟聽石鼓以爲候兮輕重互爲其聞
任綸竿以爲測兮高下各得其乎迭往來之相繼兮
殊過續之不愆迅時候之反覆兮妙消長於淡涓陰
不能使之溢兮暘不能使之峻旱不能使之涸兮澇
不能使之涇僅一斗之涵容兮浩氣吞吐乎取天寄
白雲於野草之隄兮宛潮汐之伸縮於大江之壘凝
目以視兮凡幾轉圜窮神以索兮莫測其然將以爲
石竅之間而通兮泥較或有時乎開填或以爲沙水

之壅而成兮陵谷又若是乎屢遷是必蒼蒼之上兮
結構於太乙之前神以爲之範圍兮數以爲之陶甄
星宿其揚波之脈兮河漢其濫觴之源浮槎無所於
窺兮鮫人求涉其偏顧謂客曰是誠聖矣非子之言
幾失此泉非茲泉之勝幾不味子之言繫中原之未
見諒大化之獨全已無有於蜀川之峽又奚數乎昆
明之滇也哉客喜而笑曰因野人之譏譏而見與君
子之明證否者將不與畝澮之盈同湧湧耶是故嘉
賞之有待抑亦茲水之有緣於是汲水烹茶釣鱗煮
鮮採蘋採藻充皿羅邁泛元酒於蓬壺分飛瑪瑙於
貴陽府志

餘編卷四

文徵四

三

瓊筵啜醴以邀兮縱真境之無邊廢考槃之章兮相
與永矢於弗諼咏濯纓之歌兮挹爽於滄波之漣逝
者如斯兮悟造化之真傳以茲爲鑑兮戒光景於流
連日臨於酉兮驗消息之有先樵歌送清兮倚斜曛
於崦嵫之巔倘祥天地兮並匹馬以言旋次第其事
於石間兮俟來者有考於斯編

江東之

鼇磯賦

耽瑞子遊黔一稔撫鎮無庸喟然長嘆偶從直指靡
公憇釣磯謁武侯祠見城南河水清漣與梁亘跨曰

美哉水中不停民其魚矣公曰隄津未備滫澤奚繇
障而防之亦其事也

工壘石擁階宛然鰲極

臨流覽勝遂作斯賦其詞曰余承簡命言撫黔藩襟
楚澤鎖滇垣背烏納而龍番牂柯金筑簇綺攢旆爾
乃命駕乎綦郭飲馬乎流泉容與乎南明凝盼乎富
川於以相厥攸宜卜築隄開俯察仰觀上虹下案宛
在水中水無漫渙廼命三老而問之曰孰有當於此
者乎河水瀾瀾寧能使逝者如斯三老對曰僕聞成
梁不易防川則難測而定之有基無壞民其永賴然
則君侯之所指也毋亦務是乎願聞其概余告之曰

貴陽府志

餘編卷四

文徵四

四

是其源也未窮其際來自夷箐達涪出定中滙貫城
其漲也湯湯乎若洪濤之浮拍而怒號奔激其耗也
涓涓乎若清冷之赴坎而潺湲淅瀝易盈易涸乍沉
乍浮與汨俱沒與化俱流遠而環之夏寥邈而綽約
迫而對之見阻隘而搏峭峻爲之防驟汜濫而虞決
低爲之闔時淋漓而逐漉脆彼涵潭就伊沙渚方塵
得畏下高合宁弱水中邱南溟躡嶼積而能去散而
還聚穎峯天表是日署寶爲章雲漢秀卓城闔左巒
架筆傍列貴人衍清唐之寒漱兮挹犀馬之甘泉吸
三寶之靈液兮貫明珠以綴連綰北汪之青柳擷西

池之白蓮帶露紅之腰玉兮極南浦之榮遊於是我
臺帆控我抵綫紆介在涯崖安於覆孟飛輦岩巖作
鎮鼎湖象文昌與武曲運經緯以昭憲斷螯有以立
極兮卧長鯨之橫堰廻狂瀾於碣磧兮厥瑯珞之疊
嶽浮海屋之龍宮兮訝蜃樓之非幻步登瀛以出塵
兮共題名於塔雁左瞻右眺徒倚娑娑俯濯清纓反
射紋波灘聲陵影晨夕烟蘿若吟梁父忽起漁歌伊
惟幽人漱流枕石心遠地偏山青水碧灌木叢陰匿
景逃籍希躅嚴陵垂綸自適維九鼎以一絲兮客星
隱而名高棹扁舟之去來兮汎不繫而逍遙遺名利

貴陽府志

餘編卷四

文獻四

五

於烟水兮委直鉤於釣鰲一水盈盈對瞻古廟錦官
森嚴諸番並曜懷美人於三顧兮絕魚水之邁奇余
心悅其盡瘁兮鼎足成而運移誕天威以擒縱兮鳥
蠻震而靖夷儼遺容於尸祝兮据最勝之江湄嗟卧
龍之蟠潤雖百世其可師爲龍爲魚一潛一見出處
倅時護屈虎變旣葆真而閔秀期人傑而地靈榮光
塞河鄜鸞鬱蒸乘桃浪以遊瀚海兮謂熊飛而下城
挽天河以洗甲兵兮騰八陣之遺英歎蘭若而奪琳
珽兮揆二表於承明進可獻而退可懷兮憂則違而
樂則行山之高而水之長兮登斯臺其含情匪大夫

作賦兮勉爾榮名士壯懷之磊落惟先哲之是程

田雯 以下 國朝

赤砂賦

考夫銀燭流於朱提銅山啟於吳會合浦有夜還之珠番洋有醋潑之瑁精鏐美蕩林邑螢飛黃鵠青雅錫蘭流潰西域之首蓂葡萄南粵之珊瑚翡翠莫不居之爲奇有以爲利至若丹砂之名首見禹貢與砥砮而並稱入髹漆以成用鐘乳質近而形分紫瑛性殊而貌並烹而煉之絳雪瓊膏餌而服之十州三洞術傳鴻寶雞犬昇雲書秘枕函杖藜照誦稚川初漏

貴陽府志

符編卷四

文徵四

六

是求香山廬峰見弄衛公以之稱羨昌黎因而兆嘜石可點兮通償金可化兮采送訪邵陽之巔遺井尚存過洞庭之埜鑿鼎猶頌匪惟匪迂宜愛宜重於稽所產不一其鄉二酉之麓間出湯池之下深藏雖習聞而未睹今乃見於黔疆阡江盤水婺邑銅崖咸可握而可採然忽閉而忽開未有若開陽之夥者也於是奇贏之徒廢舉之士指烟嵐以爭趨驅舟車而來至相與募保傭工畫壤列肆迫一纒之蚓蛇探重泉之幽闕登高支而忘天脂親賈以覓地帳曉夕之莫知置生死於非意乍吐微銛嚴獲大貝雜土石以同

居寢礦牀而酣寐或如矢鏃或如斧劈或瑩如鏡或
黯如漆棘輪比光火齊較色燦奪霞披歛然榴滴是
稟精聿鍾火德細若輕塵巨等拱壁磐塊陸離尺量
斗計謂之砂寶碎邪魘魅豪客名家連城背易鋪入
畚出梯升纒墜附螻引狼擔肩負背載檢載披且洶
且汰審厥楛良別夫族類此什襲而輒藏彼賢選而
罔市別有沿邨埜老接澗孤斨措斗引竿漉未拾零
足浸溪而蝕趾目注粒而損睛波濤爲之盡赤襟袂
爲之頓頰苟錙銖之可取雖纖忽其敢輕爾乃作竈
興鑪置碾施杵研之則我朱孔陽蒸之則揮汗成雨
貴陽府志

徐編爲

文徵四

七

學團璣之走盤任點易而滴露更呼爲永改號曰砂
其實則一其變則殊噫噓嘻此一物也旣不足充耳
日之玩乃妄傳服食之神以致多採索於官牒遂視
希世之奇珍使者不言神仙願下令而長禁砂其莫
產山谷何爲苦此方民

漏鈞泉賦

富水之西去城五里峯迴逕轉陰影駢闐在彼中阿
有汜出焉名曰百盈字之聖泉慶辰溯溯潄潄涓涓
虎鬚方聚魚目更煎閱寒歷暑不知歲年置準其中
以驗後先俛仰深沉罔越罔慰茲天謝榮璣衡廢旒

重黎解政常羲罷占綫景徒測莩灰徒然螻運周髀
之磨儀渾顛頊之天慶朴修墜而未精郭許晰理而
難詮一日之內俄頃之間甫除甫燦倏滿倏闕何必
登觀象之臺臨鐵勒之邊商度次於壺遂較盈虛於
巫咸哉此其所以爲百盈歟方其進也不行及其退
也坎止始焉不驟終焉不已如日之經猶星之縮莫
測其源莫竟其委孰健其關孰幹其裏大旱竭澤而
不焦巨浸稽天而不汜以晝以夜以施以閉見兮慶
游隱矣鳳舉神龍之時屈時伸至人之可出可處往
而知返求而能與寸陰是惜寸度必軌不可得而竭
貴陽府志

餘編卷四

文徵四

八

其可得而徙耶此其所以爲聖泉也歟吾聞水之潤
地脈之周身一呼一吸一縮一盈釋氏數息而觀鼻
黃老運炁以養生動則俱陽靜亦凝陰華池灌漱湧
泉引伸 潘尾間 金華 蓄一洩吐故納新散
華歛資翁虛闔清接之澄泓湧之困淳節宣輔和樞
紐調眞繇此而推猶未可勝潮有春秋之信木有開
落之辰鴈乘之而去來 候之而蜚鳴抑聖水之稱
不一其日琉璃之滌毫州之楚烏竜二池武陽一掬
巫山之峯並此爲六更讀鴻書亦云漏鈞語其情狀
比於鈞突惟厚德之難量斯佳名之屢托無怪手間

至錦鞍時停華轂坐客對之而流連風人臨之而躑

常安

石船賦

維黔有石船形宛然棧於何日棹於何年扣之有聲
琢之彌堅爾乃泊於牛渡河中停乎獅子峯畔遙倚
白藟之洲近接紅蓼之岸任其朝霧之迷聽其夕雲
之亂幾經天上春秋更歷人間月旦且復櫓收曲澗
碇重盤渦高碍斗牛楫搖丹桂遠牽雲浪纜結修蘿
寒浸中流有月不貫冷涵水底無風可波空號羽毛

貴陽府志

餘編卷四

文徵四

九

似駛難稱菁葉如梭久阻思歸之棹淹留乘興之艇
若夫叱石兮羣起而化羊射石兮夜行而疑虎鞭石
兮血出而海填煉石兮彩成而天補取然爾拜兮無
爲之石丈刻桐而扣兮臨平之石鼓崑崙池兮鯨鳴
零陵郡兮燕舞是皆故蹟之相傳猶有遺跡之可數
羨此船也無沉而無浮此石也歷今而歷古是以長
爲礎潤不逐星流觸虛焉終無所怒不礙矣甯將何
愁豈勞工倕之輩無煩虞姁之雋堪爲傑射之居處
不類孝廉之停留白鶴湖中舴艋頻泛虛山下濼
船常浮惟是秋蘆歲歲迷離春水年年灑汨萬頃

之長流倚四圍之疊嶂縱操瓊楫何施不問布帆無
恙悠然樵子之歌逸矣漁郎之唱於是鶴首霜鋪潔
白鷗頭月照空明擊楫聲聞澎湃扣舷響答噲吟霜
滿秋郊紅葉落雨來春夜紫苔生庶可免朝來暮往
又何須故送新迎豈非深鑿風波之險頓悟桑海之
情哉

曾煥

銅鼓山賦

余過桂江有銅鼓灘焉人曰此伏波將軍沈鼓之淵
余至羅甸有銅鼓山焉人曰此諸葛武侯得鼓之源
貴陽府志

卷四

文徵四

十

思夫金刀告瑞銅馬稱帝感嶽降神聽輦思帥爰得
交淵實爲名世遨遊魄置征討側貳聚米則成山鑄
銅而索驥蓋勳高於廿八人而運當四七之際及乎
火德之燼也河鼓發爲枉矢山鼓哭於醴陵銅爵見
於漳水銅人遷於渭城五銖之錢不復三足之鼎未
成非有奇牙孰扶英主龍起襄陽馬躍漢渚章武得
相斯紹光武諸葛大名迺同伊呂振羽毛於雲霄殆
非新息所得而伍今之貴筑古之牂柯西通六詔北
障巴塞天皆石無地不坡捫參厯井聯岷擁峩岷
峴錯崔蹇嶢嶢呀路懸鳥外人在崗窩或升木而從

綠牛出洞而旋螺遠蠕蠕其若蟻高裊裊其若蛇蓋
槃瓠廩君之所道而竹王夜郎之所家中有峯焉傳
爲勝迹武侯征蠻軍行所歷襜帷暫駐銅鼓斯得公
蓋將六出祁山而先之七擒孟獲載夷器以凱還助
饒歌而聲威愈赫想其金鉞前導曲蓋高張羽葆分
部虎賁列行張目成天羅植髮成干將颺牙旗而半
空霞排鐵甲而四野霜於是收濟火渡瀘江踐銀砀
入佛光漾滸川而比涉髯州之境循慶甸而西窮驪
國之鄉然而嶺險摧輪崖危束馬關是鬼門甕疑人
鮮草薰腸斷泉咽音啞羣酋方免窟窠娑婁鳥言嗚咽
貴陽府志

餘編卷四

支微四

上

忽鼓角鳴於地中而將軍竟從天下無劍閣之遠弩
無魚復之八陣芻無木牛之輸粟無流馬之運則已
夔吼熊咆霆擊雷震燎毛若鑪洪壓卵如嶽峻蠻人
殆鼓不能聲而蜀中之鼓可以襲閩覺矣然公之登
茲山也不築武軍不勒燕然信示乎因壘德述乎舞
干公之得其鼓也奏功逢逢振旅闐闐踴躍其鏜傾
動以謹比之都壘答臘鞞牢毛員歸獻後主備侏儻
之樂焉昔公對策隆中已稱南撫夷越信攸心妙計
爲傳世之鴻烈迄今廟貌如新鼓聲不絕金釵成韻
盧笙應節蓋蠻人報賽以時而與錦官城外定軍山

前同遺愛於未歇也

續銅鼓山賦

或曰是山也所聞異詞攷諸志乘參以詔錄請爲君
子道之若夫城尖旆愁關黑林惡蜀道天陰漢時月
落風滿戰場雨深絕壑遍諸葛之營前忽鼓聲之大
作旬隱砰礚鞞鞞噌吰雷動天轉山護地傾恍當年

之潰虜訝此日之陰兵出王公之甲冑

藏甲若漢王
志從武侯南

淵藏甲于此

顯關索之英靈蓋白納烏蒙無不適然

驚也每雨輒然如潮之汎聲出於何高在千仞傳爲

武侯南征埋銅鼓以爲鎮事厯一千餘年而威有餘

貴陽府志

餘編卷四

文徵四

土

震憶雍圍之伏岌危孟獲之待斃儼挂弓以諸勲若
標鞋之示信是山殆可以定軍而石亦堪列陣焉星
飛五丈之原煙滅三分之鼎拜遺像而大樹久枯尋
故壘而劫灰亦冷惟金石其能壽與功名而並永乃
有八番都老九姓蠻姑暹峽猿之趨趨聞田蛤而誰
盱剔沈沙之折戟施續壤之利鋤一鼓偶得千牛可
沾光騰翡翠色染珊瑚菲菲花草躍躍蠅蛛抽釵以
擊點蠟而橫於是賽色鬼會首徒置酒插竿連袂吹
蘆或仇讐之劫殺亦號召於須臾蓋出土者九十三
鼓而山洞虛矣雞冠之寨豸塘之廟融縣西郭之灘

宣化北山之嶠散落流傳久而彌耀好古之家遂滋
考校或載於桂海虞衡或紀於谿蠻叢笑嶺表錄異
言其詳湧幢小品題其要而茲山之僻遠得吾子之
憑弟所宜兩說並存庶免麤疏之誚然學者不惟其
器惟其人吾子雖工古文而未能古人是倣也余曰
唯唯

太平一統生幸當

今遠至邇安納賁獻琛故庸技可以濫竽而不虞負
山之弗任銅鼓雖武侯所鑄然多殺伐之音余聞岐
陽祠墓中有石琴厥器尤妙其理甚深不識何以操
貴陽府志

餘編卷四 文徵四

三

綬君儻知諸葛之琴心

張澍

愁霖賦

史記正義引太康地記云河北得水爲河塞外得
水爲海自小而大之也楊用修云黔人謂雨爲清
露自多而少之也余辛酉之嘉平月入黔境即霽
霖自玉屏至貴陽凡十程僅得一日晴故有漏天
之號山海經曰應龍已殺蚩尤又殺夸父乃去南
方處之故南方多雨郭氏註龍水物以類相感余
竊謂牂柯分野上當天井是多雨潦非必如隕歎

之所云也

蘇利回睜焦明舞翅蜡爾雲坐孖流霧織苦雨連句
陽鳥引避人不堪憂天何徑醉中庭杼渡炊竈烟霾
簪耶上壁勝遇翔階百屢泥滑千井竈排門無繫馬
戶絕唵鞋茹愁獨卧散漫傷懷若夫關山絲亘久理
征鞭雞聲店裏人影橋邊寒颼震蕩惟鳥盤騫衣沾
骨冷髮沫涕懸沈陰斷地積水連天長塗躑躅故國
茫然別有儒生御旅詞客郵亭短垣傾圯敗瓦飄零
囊無長物案有餘螢檢書汰鶴讀曲淋鈴草元寂寂
梧坐冥冥裏糧無友飽德自馨於時石決花蒸林於

貴陽府志

餘編卷四

文徵四

十四

菓結澗浴青稀浪浮赤鼈鳩婦不來桐魚宜截后土

難乾屏號尚泄假蓋誰憐墊巾可折二日佳晴

諺云天無

三日云胡不悅爲之歎曰銅鼓山崩劣甕蓬水漩還

八番秧苗爛六額蠟幕黜牛肩拭泥血龜鼻解銅環
宋翬從此去爲我洗愁顏借得穆王笛吹徹此荒蠻

袁如凱

螺峰賦 序

螺峰在會城之東秀削天成東山障其南相寶障

其北爲黔之第一峰人物之傑出者係焉陳寅齋

中丞作論及之舊誌不之載詢諸父老以俗名尖

出或遺之迨後名扶風則亦不及志予不揣固陋
作賦表之謂拾遺補闕後人之責也爰徵古賦體
例意義超軼競尚未易匹儔又其字句多無所承
襲兼無附意之字能造字達之字拙不能爲僅就
習見之字賦之並仿舊例賦官室不用水旁字概
去山旁字不用以爲便觀焉詞曰

伊螺髻之從翠爲犍牂之最靈千層霄而矗矗立天
際之異人東麓是其左輔相竇爲之右丞龍番衛而
綺旒獅蹲拱而霞蒸臨會垣之東野亘終古以長清
客有自滇南來者見而異曰此固源於三巴至於六

貴陽府志

餘編卷四

文徵四

五

詔而見於宣威者也復何年而止於茲乎匪秦鞭之
所及詎愚叟之能移訝玉壘其誰制度靈關而飛來
朗張森其天骨魁梧挺其瑰姿旣披文而駭豹復披
劍而驚螭儼介冑之難犯宛圭臬之可師中含虛以
積健外象儀而畏威古來特立獨行之君子其卓卓
也類如斯扶風主人聞而肅然曰信哉客之爲是言
也余卜居扶風之下讀書螺翠之旁門延其色座攬
其光晨招而詠夕引而矚日與競也習而忘焉若乃

氣清高而深穩伺顧視之非常時直追其

力魄殊可畏於彼將予初愕其武毅兮而美人不可
忘也予復悅其豪遇兮如將進於我狂也微我容之
告我母乃日近芝蘭而莫知其芳爾其萬仞高瞻羣
嶽莫匹神兮海上之三秀擢黔天之一春烟罩而頽
抽夏雲亂而形惑秋天淨而清臞冬寒冽而絕特能
撐雨而庠風且搖星而扶日映清靄於長空兮盪吾
胷而俱逸吸沆瀣於碧落兮澄吾懷而可挹就其丰
標探其由立幾世幾年孰傾孰側莊躡首何能開卽
五丁無所用力頂籍其又焉拔雖媧皇不能立極天
心於此忽私地靈爲之湧出遂乃分青城之黛色爭
貴陽府志

餘編卷四

文徵四

六

雞足於上游撫雄關之銅柱控南粵而遠柔向衡廬
以奪席齊名勝於羅浮招武彛而把臂臨天台之上
頭等金焦於建業咸冠冕於南州勝迹已半天下黔
中拔此爲尤爰稽乎輿誌地近荆梁星分參井偉茲
螺鬟中立英挺奇氣所鍾人物殊秉流耀鋪芬達乎
四境一經物產而盈昌一緯人理而彪炳羅甸之郊
有丹砂之室焉五開之野有銀汞之靈汁焉珍鐵亦
賁其華金錫莫韜其色採以紫石之英澤以雄晶之
質又有琥珀之精又有篠蕩之寶嘉卉逾於梗楠藥
苗多於苓朮洲懷杜若之芳林藏芝草之苗櫛可蠟

而椽可蠶構可紙而松可墨七星之鯉縱壑九香之
蟲伏蟄雞吐綬而馮皇馬躍龍而騰軼旣含華於瓌
竒復表異於動植惟斯靈之昭昭悉數不能終其物
存乎人者多磊落負氣恒磷磷以自豪不磴磴以立
異產金竹之最良毓且蘭而殊致其出也象武曲以
文章類方伯與連帥或濛濛以爲章聯奎壁於星次或
粵閩以臨戎埽機槍於瞬際而又文者兼武功武者
嫻文事靜者安乎仁動者比乎義並能磨大難於危
時奏膚功於絕塞樹砥柱以迴瀾作干城而道濟蓋
本廉貞之精而成貪狼之貴奕奕乎

貴陽府志

餘編卷四

文徵四

十七

熙朝景天壽之舒發迺極於都京正則居庸轡枕側則
太行列屏三公倡率以臨濟百神懷柔以趨承四方
分向乎時符三呼悉奉乎

欽明

一人首出若斯象也萬化從生若斯神也以故鴻圖旣
彰

乾治烏羅亦關坤元爰敷

論於荒微

簡大臣以屏藩除罄氛而廓宇森瘴霧而清源極一邱

一壺岡外乎

醇化凡一草一木胥被乎

殊恩非甚

盛德垂於二百年乎茲螺鬟之秀卓亦西南之效靈共
戴高而履厚以於乎鳴乎謠哉黔至今日民
樂徭輕之業士敦任重之行地轉磽确於
谷之春胡以然者作霖雨於天末是所望於青螺先
生客聞主人之語起楫而前曰吾思子之言矣徒論
夫金馬碧雞之勝石門銅鼓之觀爲滇人今知滇爲
黔人今知黔吾因子言進矣彼夫巨魚涵淹統乎鱗
族猶有神龍靈變長於重淵焦鵬奮融率乎繁羽曷
貴陽府志餘編卷四文徵四 六

王者之大無外而然

頌

王訓以下明

嘉瓜頌

明受天命奄有萬方貞元會合君明臣良維皇繼統
景運彌昌至和協通發爲嘉祥南國之臺園有瓜腴

綿綿其蔓澤澤其葉和氣長養瑞氣凝結兩實並蒂
六本同列含英吐芳蘊秀流香金膚玉質雪水冰釀
形圓而直色正而黃臺臣稽首獻於明良曰此嘉禾
我朝之瑞筆自高皇龍興草昧適當其時風雲慶會
今我聖君德侔功配仁風化雨洽於邇遐天以交感
得此休嘉再產斯瑞視昔有加實由天眷壽我國家
至治之祥太平之效天子萬年永綏億兆小臣頌歌
以繼舞蹈

曹文緯

金芝頌有序

貴陽府志

餘編卷四

文獻四

十九

余誦黔記其凱播之秋中丞園東金芝生焉踰年苗
平芝生如故感而曰有開必先植物得之故西城貢
誠漢武致石櫛於異國而靈根遐敷東吳衛命魏祖
樹朱橘於雀園而華實不就以彼花卉微者且植之
尚有榮瘁矧乎其不世之瑞無根而莠者哉且其主
惟七月台者以是月命將選士專征不義又其附麗
惟李李者理也此言兵刑得其理則祥符協應其較
著者也小子

擊菴社散稽首而獻頌曰乾始

儲精景星慶雲

維錯彩指佞莢蕢惟德馨香感於

神明矧茲金芝

陶嶺徒慕謫階空陳舍在

稟印襲祉幾何自根自本並育並巽色暉玉李光映
朱柯六英璀璨五色婆娑初疑維摩披衣向座吸日
服氣噓霞成唾又訝美人含情對居紅吐天桃素凝
芙蓉我聞衡論實維神草其氣馥郁其精瑩皎蕙蘭
讓質蘅杜遜藻荃蓀俯首金光失寶間生不多邊徼
益少在漢武皇產於齋房彼惟單植苟雙呈祥歷世
孝宜誕生函殿孰知今日匡歲爭妍問生何自想移
仙家金莖玉葉三秀奇葩問出何爲以彰有德蕩播
犁苗中丞大業元老壯猷櫟槍斯滅共武南陲奏功
北闕上帝汝臨草木可格白露爲霜瑞芝於赫士庶
貴陽府志

餘編卷四

文徵四

三

傳誦縉紳銘碣慚予不文續貂揚烈

王士俊

黔省慶雲嘉禾頌

黔省禹貢荆梁之域離京道里七千六百有奇欽惟
皇上至誠之心至聖之德中和純粹之氣上蟠下際之光
如乾道流行何分遐邇如坤厚載物不隔山川至於
蠶爾苗蠻妄思梗化固屬

慮周詳廟莫夙定者也

臣士俊

於雍正七年八月初七日

奉署撫臣檄行知照恭黔省自七月初八日至

閏七月十一日慶雲凡七見梅岑黑苗抗拒

王師忽視慶雲
合掌輪誠古州日月數寒
踵効順此皆鴻
濠開闢以來其人未聞聲教其土去
入版圖良

皇上敬

天而天瑞聿昭知人而人謀咸當所以銷甲兵之氣象爲
日月之光華相致祥百穀豐稔化瘠爲腴嘉禾徧
產猗歟盛矣伏稽史記云卿雲見喜氣也古今注
云黃帝擒蚩於涿鹿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花葩
之狀尚書大云周時有禾各莖而同生周公曰天
下其和一手而越裳重九譯來朝然則驗之史冊

貴陽府志

編卷

文徵四

主

慶雲嘉禾之
臣以爲黑苗
瑞疊形普天
王爲萬年結
而有苗格故
類雖性頑壤僻猶附黔楚內地也上
照意必天戈所指掃清殊域來享來
之兆且堯舜之世苗民逆命舜干羽
時嘉禾生舜時慶雲見今

皇上至誠感神孚

堯舜

天於苗象先示威

之機

皇上卽謙謙未遑

天心篤愛已合五

三王盛德大業而爲一人矣宜付史

館照耀萬古

不憂哉臣黔人也既恭慶受天之祐

復私幸木籍人民享億萬載太平熙皞之樂故踴躍
歡忭而肅爲之頌曰

皇天眷命景運昌

聖人首出萃百祥三商五慶在日旁同本異穗嘉禾稷
之山兮煥其章然之水兮爛其光黔之人兮黎且庶
央不煩一矢敵而疆彼蒼垂象兮孰敢當膚功超軼
古帝王四方來貢天威揚

帝曰俞哉毋怠荒恭仁南面垂衣裳文恬武熙播萬方日
際月竄走鯨鱷天中之寶祥長小臣獻頌兮曰父
母之邦

貴陽府志

餘編卷

文獻四

三

贊

宋濂

以下明

天馬贊

西南夷自昔出良馬而產於羅鬼國者尤良或云羅
鬼疑卽古之鬼方其地有養龍坑在兩山中法溥齋
深開闔靈氣而蛟龍寶藏其下當春日始和物情酣
鬯土人立柳坑呼擇牝馬之貞者繫之已而雲霧晦
冥咫尺不能辨色類有物蜿蜒上與馬接蓋龍之遺
天已開霽視馬傍之沙有龍跡者則與龍遇謹其勿
斐而節宜之財產必獲捷駒焉粵若洪武四年六月

壬寅夏民長明昇以全蜀降獻良馬凡十而其色
正白乃得之於坑者身長十有一尺首高九尺尾之
高比首而殺其二尺有因隱起項下約厚五分廣三
寸餘貫膺絡腹至尾間而止精彩明晃振鬣一鳴萬
馬爲之辟易騁勒不可近近輒作人立而吼上謂天
旣生此異物必有神以司之親撰祝策謂有司以牲
牢祀於馬祖然後勅典牧副使臣高敬囊沙四百餘
騾之人跨囊上使其游行苑中久之姓漸柔馴適八
月癸酉上將行夕乃禮於清涼山壇上於是乘之而
出如躡雲而馳一塵弗驚皇情悅豫賜其名爲飛越
貴陽府志

餘編卷四

文徵四

三

峯復命御用監真長臣馬晉臣繪其直形藏焉臣濂
諸戰籍漢之元鼎中有神馬出渥洼水中馬之生
於水者尚矣養龍之說相傳於土人要當爲不誣也
肆惟皇上以大德而位太寶日之所出日之所沒無
不梯山航海獻贊奉琛邇者獨角之犀來自九真食
火之雞貢於三佛齊之境其他詭形譎狀籍籍紛紛
且不一而足而况此水產之龍馬乎周書有云不寶
異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皇上宵衣旰食
日懷保於小民巖穴之士境羅殆盡將圖治安於唐
虞時其遐荒殊裔珍毓竒產未嘗有心求之所以榮

先休氛洋溢中國仁聲義聞充洽八表而龍媒之異
自致於天閣十二之中揆之於書前聖後聖蓋同一
軌轍也其視武師之遺蹟武窮兵以索諸大宛者果
爲何如哉濂以文字爲職業際茲盛美不敢默而無
言謹述贊辭一首以貽諸後世贊曰天駟燮蛟龍升
靈淵澄神馬生祥鳳瑞霧晝杳冥太一翁聚通精靈
能鬚盈鳧臆輕竹披耳鏡懸晴花雪捲毛光照夜汗
漉有血霞流頰振鬣鳴萬馬驚閃流電逐飛星九霄
彷彿從龍行但聞瀟瀟風雨聲山川平八極甯真龍
媒獻龍廷出人天門駕龍駟太霞五彩滿瑤京皇風
書陽府志

徐編卷四

文徵四

十四

將軍空閫貳師城乃知天子在樹德不必連年徒爾兵
銘

郭子章

建神武祠碑銘

炎漢日落皇綱幾絕天生虎臣爲萬人傑墮城降神
桃園軟血龍從豫州鴈行諸葛辭曹歸劉燭且植節
美髯桓桓雄武揭揭批郝陷堅雷轟電掣具兒坎氣
老瞞魄魄鼎足方峙天柱遠折魂遊寶島靈自光烈
靡地不祝靡人不德嗟嗟黔陽雜揉漢夷夜郎不虔

嶺亦邊陲予小子章肅將天威工赫斯怒嘿護難危
假夢告猶馮虬賦詩斬關拔砦製我于師兔穴旣掃
邊庭乃犁東市然卓南粵獲嘉邊吐安堵將士燧旗
功在社稷誰其醜之醜之維何祠神武金相玉質
儼然射圃聖賢可親心目可睹精靈如在竊比尼父
盤江湯湯貫山騰騰廟貌維崇永奠茲土綏厥戎蠻
懾彼豺虎勒石千秋銘勲萬古聿昭神服以篤國祚

江盈科

黔師平播銘并序

辛丑春不佞科以使事彈節黔中則聞黔父老談師

貴陽府志

餘編卷四

文徵四

五五

滅播其功甚鉅其爲德於黔甚厚以爲中丞郭公與
直指宋公再造我黔非尸祝貌祝無以稱黔人報賽
之意而余楚人也乃其佩德有不下於黔之人者無
以爲報則請撰黔師平播銘與黔父老共圖承久比
於江漢歌棠嶼山勒石可乎按播賊之始發難也禍
中於黔凡數四初犯飛練次犯東坡又犯龍泉黔之
將帥爲魚肉者二十人健兒戰卒斃者幾盡死屍之
血塗草野骨掩蓬蒿者不下萬餘中丞郭公受推轂
之遣自江以東星馳而西至則覈所部兵不滿五千
帑金稱是乃焦勞愁思語宋公曰無米求炊巧婦不

能將奈之何宋公曰爲今之計但有上告天子請兵
食救此一方民爾用是披肝瀝血連疏當宁蓋情切
於諸葛泣慘於包胥廟堂之上爲感動請兵予兵請
餉予餉又不足而請益兵益餉又復與蓋兵餉俱集
公與宋公進在事諸大夫晝夜籌畫慎擇將領宿重
與省會其餘險要多寡分布根本既實分遣所部凡
八萬人歸總戎李公統率以往援桴而誓曰毋怯毋
踰毋中餌毋蹈伏毋殺降毋競功忠赤所激三軍用
奮踴躍前驅一戰而抵旋木再戰而拔高固烏江授
挫士氣彌勵及三戰四戰以至八戰連破險巖直抵
貴陽府志

續編卷四

文徵四

五

賊庖楚蜀之師十道併入賊遂計窮雄經以死妻子
盡俘盪出師僅六閱月而楊氏八百年宗社蕩爲邱
墟二千里之地之民久染瘴風者一旦裂爲郡邑比
中原版圖之咸天子藉以抒西顧之憂既已銘功鐘
鼎紀績太常矣方其功之既成也人但知二公成功
之鉅而不知二公成功之難但知二公之爲功於黔
者與楚蜀鼎而不知二公之成功於黔者其難於楚
蜀不啻倍但知二公之功黔民是賴而不知二公
之餘功其功鹿楚蜀者無以異於覆鹿黔中夫其知
者不待言其所不知者何也蓋自飛練之後黔中

筑卒盡創於播無復敢鬪之志則振起之難又播之與國夙苦漢文網而世與爲媾則解散之難此其難難在黔若夫廟堂所責備者三方之師併力滅播而楚號大國蜀號沃野物力之饒足給軍興文武昌川都去播千里我得從容定策不虞不備黔則彈丸之地居恒仰給楚蜀有如稱貸而貴筑去播不二百里賊朝遣一將越宿抵城下腹猶果然是剥床之災也夫黔與楚蜀所肩之任同所挾之具異安得不難公與宋公不以其難者自諉矢必發憤吐一腔之血以激三軍之師自大將至卒伍靡不感泣願效死命二

貴陽府志

徐編卷四

文徵四

三

公復相與議曰將士用命而又何爲賊用命者與國是也於是曉以大義悟以赤裘使賊之與國不爲賊用爲我用不但形爲我用實心爲我用而後我之神氣日張賊之膽氣日奪區區彈丸貴筑不敢一矢相加蓋黔乃能自完而因以其自完者摧播無完播矣顧黔雖彈丸乎而於蜀爲內援於楚爲西蔽黔既完矣賊欲引兵而北則虞黔之搗其穴出而無與歸也而不敢北欲引兵於東則虞黔之尾其後徑而不可繼也而不敢東賊不敢北乃有完蜀賊不敢東乃有完楚夫能完黔又能完蜀完楚茲其功豈獨黔人擅

哉假令公與宋公無術以振積衰之士而令韓魏之
交令我乃外樹敵國內殺兵勢且無完黔無完黔而
賊且突而北突而東又安得有完蜀完楚如今日乎
此何但黔父老鯁鯁然懼報塞之難是尉與楚何人
不當報塞又何人報塞萬一也者即科處楚西徼所
爲得安釜鬻與今日擁車騎黔中儼然漢官威儀非
仗二公之功其能然哉則夫謨銘鐫石其安能已是
役也中丞郭公直指宋公質尸之總率三軍實惟元
戎李公應祥而左監軍湯憲長寅秋右監軍張少參
存意以及藩臬偏裨守令以下不可勝紀要之羣材

貴陽府志

餘編卷四

文徵四

三

集大厦植夫惟公與宋公慎簡而審使之併力濟事
克襄大亂豎茲偉伐其詳具中丞叙功疏中科特志
其大者因拜首稽首而爲之銘銘曰播賊欺君亂天
紀敗奮螳臂掃禍始綦江流血成海水貴陽三鎮被
屠戮十家流離九家哭全黔危若几上因郭公單騎
乘乘節日與直指共商決誓滅此賊甘飲血一腔忠
義激三軍怒氣勃發騰風雲各希斬馘除兵瓦烏江
青蛇號天險百二重關次第斬賊勢窮蹙如被罽闔
門縱火雉經死纍纍就縛妻與子捷書飛報龍顏喜
荒徽一旦歸職方介鱗盡化爲衣裳乾坤重闔日重

光麒麟合入功臣譜英雄鬚眉照今古伏波銅柱安足數吁嗟乎伏波銅柱安足數

鄂爾泰已下 齊朝

鐵柱銘

帝德光被臣功赫煜八萬古州生苗帖服銷干鎔戈鐵柱
轟轟表烈韜謨載瞻載肅

勒保

鐵柱銘

聖武惟揚誕及蠻荒興義酒洞撻伐用張功成錫爵苗俗
安良勦撫永制銘柱重光

貴陽府志

餘編卷四

文徵四

二十九

貴陽府志餘編卷之五

知貴陽府事泰和周作樞斐巖輯

知貴陽府事博白朱德瓌綬堂刊

文徵五

考

郭子章

莊躑躅柯考

據司馬遷稱莊躑躅范蔚宗後漢書云莊躑躅據馬端臨說頃襄爲是威王爲非莊豪爲是莊躑躅爲非然馬氏又云豪卽躑也考范書與註無豪卽躑之說不知馬貴陽府志

餘編卷五

文徵五

氏何據雲南通志又曰豪躑裔也則又不知何據賈誼賦曰謂跽躑廉兮李奇註曰跽秦之大盜躑楚之大盜此以躑爲盜之始也考遷固蔚宗并無此說顏師古註云躑音居畧反使躑爲盜何不一引証之又不知李奇何據决跽柳下惠弟人所甚明奇以爲秦人其疎可知又惡知不以跽而連及躑耶正德間雲南欲祠躑以此故不果尚書王元美云楚有兩躑一莊王大盜一莊王裔孫將軍平滇自王者此又不知何據然亦足以明王滇之躑爲非盜矣予謂遷固旣訛頃襄爲威王又惡知不訛豪爲躑故作滇黔志者

嘗從范氏莊豪爲正又牂柯二字史記作牂柯班范
二史作牂柯異物志曰牂柯繫船棧也韻書曰棧柯
郡名通作牂棧通作柯近有作牂者非牂者直音
曰非音作牛肉重千觔有音非而又不非矣當從兩
漢書牂柯爲正

山雲

牂柯江考

漢武置西南三郡一爲牂柯牂柯者繫船棧也華陽
國志稱楚頃襄王遣將莊躡伐夜郎軍至且蘭柁船
於岸步戰滅夜郎後人且蘭有柁船牂柯處乃名
貴陽府志

餘編卷五

二

其地爲牂柯史記云牂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後
世求其地而不得遂以爲在定番城南源出蒙潭流
入破盤至泗城州通番禺入南海而郭青螺又引漢
書郡有牂柯江通番禺城下光武時牂柯大姓自牂
柯江入貢之語以實之不知定番雖通粵西而番禺
則屬廣東其城南之水僅僅一綫時斷時續未聞有
以舟楫行者何以云數里之廣而當時大姓又何以
由此入貢亦未詳於志文之故耳按且蘭卽今之邛
義夜郎卽今之桐梓則牂柯江卽今之烏江自邛義
涪甕至印江入思南城西之巴江水其地有牂柯城

舊址漢將柯守陳立據思邛召夜郎王將兵破之將
柯舊志旣在思南則柯之江宜在思南而其椽船
之處不在巴江亦必在印江蓋印江與涪甕接壤而
涪甕則且蘭舊地椽船於岸或卽此也若定番則去
且蘭數百里且隔烏江何處椽船而步戰而將柯大
姓又何以舍楚蜀大衛紆迴兩粵然後入關以致貢
哉然則史記之言出溯其源也漢書之言通論其流
也後之人旣不詳於本文又不明於衛里是以有此
誤也

紫池考

貴陽府志

餘編卷五

文徵五

三

黔之稱紫池不知何始嘗閱潯州志有貴縣漢爲廣
鬱唐爲貴州有水出於鬱江長而狹色如紫練其出
不常分兩派一自縣門下流一自縣下流其下流名
曰紫泉自在粵西與黔何與種以貴之名相類而謬
引以相加卽然潯志又云府城北江爲黔江而南甯
志亦云城西南有江左右流至西合爲池入黔州曰
鬱江卽夜郎避水梧州志又云城南大江漢武使馳
義侯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卽此則鬱江也避水也牂
柯江也一而已矣紫泉雖出粵西而實源於鬱江謂
黔爲紫泉其亦可也毋亦志考者因貴州與黔江之

名而亦謬引黔事歟今黔獨稱牂柯間稱夜郎夜郎
乃播屬桐梓縣播與貴陽僅隔烏江一綫而平播之
後割其半以隸黔今之黃平湄潭餘慶是也其稱夜
郎也又何不可哉總之黔近粵則稱紫池猶之近播
稱夜郎地固犬牙錯也第不當名之曰紫池仍之以
紫泉庶名實相稱而易曉爾

靖道謨

夜郎考

且蘭夜郎皆南夷名史記云西南夷君長以十數夜
郎最大是且蘭非夜郎匹也楚莊豪循沅水至且蘭

貴陽府志

餘編卷五

文徵五

四

椽船於岸而步戰遂滅夜郎以且蘭有椽船處乃改
其名爲牂柯豪旣留王滇夜郎且蘭仍自立爲國漢
武平南夷置牂柯郡領縣十七後漢領縣十六皆首
叙且蘭而夜郎反爲屬縣晉永嘉二年分牂柯立夜
郎郡僭夜郎四縣於是夜郎始列於郡劉宋蕭齊皆
因之隋地理志有牂柯郡後有牂柯縣而夜郎之郡
縣皆無梁陳周書俱不志地理遂不知廢自何時也

唐以隋牂柯郡之牂柯縣置播州而縣有三夜郎之
名武德四年析夷州之南夷縣置夜郎貞觀元年州
廢縣亦廢八年析巫州之龍標縣置夜郎十六年開

山洞置珍州亦置夜郎縣長安四年以龍標所析之夜郎置舞州天寶元年更縣名爲峩山龍標之夜郎當在今黎平鎮遠之間夷州之夜郎當在今石阡思南之間珍州之夜郎則今遵義之正安州桐梓縣矣巫州夷州之夜郎或廢或更名珍州之夜郎置之最後而自唐迄宋名未嘗改於是人止知播州之爲夜郎而亦不復知夜郎之大矣漢書云唐蒙從巴蜀徑關入遂見夜郎侯又云夜郎東接交趾自西徂東奚啻千里亦無怪當年夜郎之自大也

黔中考

貴陽府志

餘編卷五

文徵五

五

黔中之名始於秦唐宋皆以爲郡然其地今湖廣四川皆有之不知何以獨屬貴州也秦分天下爲三十六郡以所取楚巫黔中之地爲黔中郡漢高帝四年改爲武陵郡是自秦以前今湖南之常辰寶靖諸府州皆黔中也自漢以後今貴州之思石銅黎諸府皆武陵也黔中之名貴州不得而專有也自高帝改黔中郡後凡兩溪州縣無有以黔名者晉太康志武陵郡所領始有黔陽縣然其字從黔不從黔義同而形異宋齊皆因之黔安郡之名始見自隋志註云後周置黔州不帶郡蓋自周以前皆以州統郡唐宋亦然

惟隋之州盡改爲郡故隋志獨有郡而無州唐天寶中改黔安爲黔中領縣六郡治彭水郡復秦之舊名地已不仍秦之舊地矣宋初因之止存彭水黔江二縣省洪杜洋水信甯都瀘入於彭水是唐宋黔中郡乃今重慶府之彭水諸縣豈能及貴州哉惟唐設黔中採訪使凡在今貴州境內之思播珍費諸州皆隸焉以是傳貴州爲黔中可也若卽以唐宋之黔中爲貴州不可也

貴州考

舊志大事記載宋宣和元年以田祐恭加貴州防禦

貴陽府志

餘編卷五

文徵五

六

使下註云貴州之名始此其說非也貴州之名見於唐本爲南定州鬱林郡武德四年改爲南尹州貞觀八年曰貴州天寶元年更郡名爲懷澤領縣四鬱林懷澤湖水義山宋州郡俱因之領縣一鬱林元初州縣仍宋舊大德九年省縣入州明改州爲縣屬廣西潯州府則唐宋時貴州當爲今廣西潯州府之貴縣但元史貴州小註云貴州地接八番與播州相去二百餘里迺湖廣四川雲南喉襟之地大德六年雲南行省右丞劉深征八百媳婦至貴州科夫宋隆濟等糾合諸蠻爲亂水東水西羅鬼諸蠻皆畔據此又似

今之貴州然潯州在柳州慶遠南與黔省疆域隔絕
考元史順元路安撫司所轄溪洞長官司有貴州等
處此註應在其下或誤註於廣西肅政廉訪司所轄
之貴州耳廣西之貴州名始於唐黔省之貴州名始
於元俱不得云始自宋也又舊志思南府建置云大
觀元年田祐恭內附始建思州考宋地理志夔州路
思州政和八年建然政和止有七年其明年爲重和
元年八字疑誤而政和後大觀十餘年則云大觀建
者亦非矣舊志蓋據思南府志中宋朝請卽於觀所
作田祐恭墓志之說考宋史蠻夷傳自辰州達於長
貴陽府志

餘編卷五

文徵五

七

沙邵陽各溪洞有州曰獎曰錦曰懿曰晃田氏居之
田氏處達漢瓊漢希漢能漢權保金皆受朝命錦今
之銅仁獎今之鎮遠思州處其間則受朝命諸田必
有一是其先世而墓志不之及且其文詞鄙俚不似
宋代人手筆而祐恭爲貴州防禦使之說尤爲可疑
考元史地理志思州安撫司所轄鎮遠府古州八萬
銅思印江等處石阡等處銅仁大小江等處皆今黔
省東境其西南則播州安撫司所轄黃平珍州烏江
等處又西則新添安撫司今之貴定諸處又西爲順
元路之貴州等處貴州與思州相去甚遠不必遙借

其名且順元路之貴州特溪洞之稱卽使宋時已有之亦不足爲防禦使之號今貴州省治元爲順元路宣慰司明初始爲貴州宣慰司元之宣慰掌軍民之務行省有政令則布於下郡縣有請則爲達於省有邊陲軍旅之事則兼都元帥府品秩甚尊元以順元名宣慰不以貴州名宣慰亦以貴州不足當宣慰之號也明之宣慰其官甚輕不過爲土官世襲之職洪武初授滿翠爲貴州宣慰司省城實其分地後於其地設衛設都指揮使司設布政使司遂以名其衛與其司而貴州之名始著竊意祐恭墓誌必明代人所貴陽府志

餘編卷五

文徵五

八

作田氏子孫假於宋氏以誇大其祖宗爾總之黔省開設纔數百年文獻微得一殘編斷簡卽爲收之然纂輯志乘傳諸久遠當以歷朝正史爲權衡然正史紀載寥寥他書有相發明者可存也相抵牾者可畧也故黔省貴州之名當自元時順元路之貴州等處始

莫與儔

詳柯考

漢武元鼎六年置牂牁郡郡所以名華陽國志謂楚

威王漢書注引遣將軍莊蹻泅水出且蘭以伐夜

卽植牂柯繫船留王滇池以繫船因名且蘭爲牂柯
國後漢西南夷傳云楚頃襄王遣莊豪沅沅伐夜郎
軍至且蘭椽船於岸而步戰以且蘭有椽船牂柯處
乃改其名爲牂柯而說在二家以前者漢志牂柯郡
注引應邵曰臨牂柯江也攷史漢西南夷傳謂牂柯
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又謂夜郎者臨牂柯江巖百
餘步足以行船又謂夜郎精兵可得十萬浮船牂柯
出不意此制越一奇漢書武帝紀謂元鼎五年遣越
馳義侯遣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
番禺是牂柯江實在夜郎而椽船牂柯名國者乃且

貴陽府志

卷五

文徵五

九

蘭其可疑者一且班馬並云莊躡循江常范乃云沅
沅可疑者二而酈道元注水經溫水云豚水東逕牂
柯郡且蘭縣謂之牂柯水水廣數里縣臨江上故且
蘭侯國也一名頭蘭牂柯郡治也楚將莊躡沅沅伐
夜郎椽牂柯繫船因名且蘭爲牂柯蓋已不得其解
姑主常范而後班馬夜郎之牂柯江入且蘭以就之
非有實據旣讀管子書乃知常范並誤酈氏攷班馬
以就常范又誤中生誤小匡篇云桓公曰余乘車之
會九兵車之會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南至具越巴
牂柯帳不虞雕題黑齒荆夷之國莫違寡人之命注

皆南夷國號然則桓公定霸時南夷已有牂柯矣莊
躋在後約四百年安得其時始改名常氏蓋漫記傳
聞之辭范氏因未深攷不知卽與漢史乖異也意牂
柯有國之始必猶不自齊桓時當與雕題黑齒周初
卽著號荒服且以吳越巴荆並稱其國必大今其疆
界大畧已不可得聞而據史漢牂柯江廣數里出番
禺城下及夜郎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推之首尾二
千餘里皆得牂柯之名則其國當自夜郎且蘭直接
南海能役屬小國如秦西漚漢南越之比恐漢牂柯
一郡尚不足以盡其地也春秋以後此國遂微而西
貴陽府志

餘編卷五

文徵五

十

漚夜郎滇爭相雄長故史漢言西南諸君長以十數
者皆不及牂柯蓋已降於夜郎旁小邑中唯江水於
舊國之名獨無改稱耳逮約置吏夜郎又誅且蘭平
南夷以立穩而不取最大之夜郎爲名豈不以牂柯
爲最古且大之國歟牂柯本係船棧之稱師古以釋
郡名說文弋槩也或作棧爾雅檣謂之棧三國志常
林傳注引魏畧云遣船兵於峴山東斫牂柯材太平
御覽引溥陽記載陶桓公牂柯成楊樹又引豫章記
載諸友用樟木爲牂柯遂成樹又引異物志云牂柯
者繫船棧皆是也其取以名國者水經注又云牂柯

亦江中兩山名也左思吳都賦云吐浪群柯者也

賦無此文豈在初稿刪削中耶通鑑注引後漢志注亦云群柯江中

名山注今後漢志亦無意國境內江中必有其山似繫船之

群柯故取之特今未詳所在耳北堂鈔引異物志志

云有一山在海內小而高似繫船筏俗人謂之越王

群柯遠望甚小而高不似山近望之以爲一株柏樹

在水內也御覽引畧同又引交州記云侯石孤絕高數丈

名爲群柯在海中是其類矣至群柯二字漢書凡十

數見群並從升柯並從木唐書志元和郡縣志同柯

有從升作牾者史記後漢書及補漢志三國志也三

貴陽府志餘編卷五十一

國志群或從牛作群隋志同晉宋齊三書志二字並

從牛作群牾華陽國志牾亦從牛船牾之名或用牾

牾玉篇弋部云牾子即切繫船大弋也又牾牾郡亦

作群牾各何切牾牾即群牾也廣韻七歌云牾所以

繫舟又群牾郡名牾陸云上同牾本作牾誤十一唐云牾

牾牾亦作群牾又或作牾廣雅釋官云牾牾牾也牾

又或書作或佩臚云或各何翻地名校者曰玉篇作

牾又作牾牾牾即群牾也今按船牾郡名並當以漢

書群柯爲正牾群從升而別群牾愈不知所從蓋因

身而誤牛牾牾又因牾增製或牾筆迹小異牾又牾

之別皆鄉鄙虛造之書也。詳讀如詩其葉牂牂爾雅
大歲在午曰敦牂之牂柯讀如禮記器不敗柯易葉
之柯牂有壯大之義柯猶木大枝之謂牂柯者言枝
牂牂壯大如枝柯也。劉球隸韻婁機漢隸字源唐歌
雨韻並有牂柯字云出李翊碑攷洪适隸釋載翊碑
有云牂柯太守曾孫是二韻卽以郡名兩字分入據
漢人所書亦作牂柯爲正之一徵而虞韻集韻以繫
舟爲專屬之柯而以柯爲通作婁氏於柯下更列柯
文而以柯繫其下云卽荆皆已不知其柯之爲正字
矣

貴陽府志

餘編卷五

文徵五

十一

莊蹻考

楚將莊蹻將軍循江上畧巴黔中以西降夜郎定
滇池以屬楚今貴州黎平鎮遠思州銅仁諸府有
漢武陵郡鐔成無陽辰陽諸縣地卽有秦楚黔中
地思南一府有漢巴郡涪陵縣地卽有秦楚巴地
然則諸府倚西州縣以西餘府卽皆其兵戎所屬
間撫其事攷而一之

史記西南夷傳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
畧巴蜀黔中以西莊蹻者故楚莊王苗裔也蹻至滇
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

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
王滇變帛從其俗以長之漢書同後漢書西南夷傳
楚頃襄王時遣將莊豪從沅水伐夜郎軍至且蘭椽
船於岸而步戰旣滅夜郎因畱王滇池呂且蘭存椽
船牂柯處乃改名爲牂柯通典邊防三史漢皆云楚
威王時使莊躡畧巴黔以西躡至滇池欲歸會秦奪
楚巴黔中因以其衆王滇後十餘年秦滅楚自威王
後懷王立三十年至頃襄王之二十二年秦昭襄王
遣兵攻楚取巫黔中後漢史則云頃襄王時莊豪王
滇豪卽躡也若躡自威王時將兵畧地屬秦陷巫黔
貴陽府志

餘編卷五

文徵五

三

中道塞不還凡經二十五年豈得如此淹久或恐史
記謬誤班生因習便書范氏所記詳考爲正又躡王
滇後十五年頃襄王卒考烈王二十五年幽王十年
王負芻五年而楚滅後十五年秦亡凡七十年何故
云躡王滇後十餘歲而秦亡也太平寰宇記文獻通
考皆襲其說今按秦昭襄王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
巫郡及江南爲黔中郡見史記秦本記又六國表楚
頃襄王二十二年秦拔我巫黔中郡并當周赧王三
十八年杜氏以史漢威王時爲非後書頃襄王時爲
正說是漢書注引華陽國志亦云頃襄王時今本仍

作威王則亦誤本也荀子議兵篇齊之田單楚之莊
躑秦之衛鞅燕之繆蠆是皆世俗之所謂善用兵者
也是其巧拙強弱未有以相君者也若其道一也又
云楚兵殆於垂沙唐蔑死莊躑起楚分爲三四是豈
無堅甲利兵也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楊倞注
引史記索隱曰莊躑楚將言其起爲亂後楚遂分爲
四又引韓子曰楚王欲伐越杜子曰臣患能見百步
而不見其睫王之兵敗於秦晉莊躑爲盜境內吏不
能禁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躑初爲盜後爲楚將
楊氏所引在韓非喻老篇云欲伐越者楚莊王商子

貴陽府志

餘編卷五

文徵五

十四

弱民篇唐蔑死於垂沙沙涉形聲相近莊躑發於內楚分爲

五垂涉之事商鞅死已久當是後人襲荀子攬入書中韓詩外傳四楚兵殆於

垂沙唐子死莊躑起楚分爲三四元作方爲二四今改史記補

禮書楚兵殆於垂沙唐昧茂昧音同死莊躑起楚分而爲

四參三書之文畧與荀同皆言唐蔑死莊躑起而楚

地分考史記楚世家及六國表秦與齊韓共考楚殺

楚將唐昧取重邱而去在楚懷王二十八年二十九

年秦取楚襄城三十年懷王入秦秦取楚八城頃襄

王元年秦取楚郢及十五城楚分爲三四卽謂此是

莊躑伐夜卽取旗當以後書頃襄王時爲確至韓非

謂楚莊王欲伐越而杜子舉莊躄爲盜境內以止之
莊懷之諷也莊王稱霸事具春秋傳及史記安有喪
地秦晉之事唯懷王十七年與秦戰丹陽秦大敗我
軍斬甲士八萬虜我大將軍裨將軍七十餘人遂取
漢中之郡懷王乃悉國兵復襲秦戰於藍田大敗楚
軍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楚至於鄧楚開乃引兵歸
二十年昭雎又有王雖取地於越不足以刷恥之語
在史記楚世家可見欲伐越而言喪地於秦晉卽指
十七年事其爲懷王之誤無疑也蓋躄在懷王時爲
盜至頃襄時起而爲將故楊倞曰躄初爲盜後爲楚

貴陽府志

餘編卷五

文徵五

五

將也躄之畧地南中確年無可見意只在頃襄二十
年前後三代用兵未有淹久至三四年外者特無徵
未敢定耳而困學紀聞引賈生弔屈原曰謂跽躄廉
注楚之大盜曰莊躄又引韓非語謂躄蓋在莊王時
莊王苗裔王滇又一躄名氏與盜同此特就史記韓
非爲說未加鈎稽殊難取信又考呂氏春秋介立篇
云莊躄之暴郢也注莊躄楚成王之大盜又異用篇
跽與企足得飴以問閉取榷也注跽盜跽企足莊躄
也皆大盜人名也以飴取人榷壯開人府藏竊人財
物也高誘獨以躄爲成王時與諸家異蓋用史記成

王時轉寫謗成耳故淮南子主術訓明分以示之則
跖蹠之姦止注躡莊蹠楚威王之將軍能爲大盜仍
作威王可證也至後書之豪呂覽之企足與諸書之
躡雖頗歧出實無三人豪躡音近企足近躡之切音
且後書本篇復有渙王莊躡之後之語呂氏介立亦
仍書作躡而郭青螺莊躡攷必以王渙之躡爲非盜
謂遷固旣譌頃襄爲威王又烏知不譌豪爲躡當從
范氏莊豪爲正馬氏豪卽躡之說爲非此特以正德
問雲南欲祠躡因賈賦謂躡躡廉兮李奇注躡楚之
大盜故不果思曲爲之護不足辨也范書謂滅夜卽

貴陽府志

餘編卷五

文徵五

六

華陽國志謂降夜卽降者是滅則安有漢孰與大者
哉班馬沂江定渙范氏沂沅克夜卽常志亦同范道
可兼通事堪並舉更無他證所當兩存也至杜氏謂
史漢云躡王渙後十餘歲秦滅且爲之算年以質其
誤攷史漢言躡王渙繼言秦時通五尺道於此圍置
吏十餘歲秦滅十餘歲謂通道置吏至秦亡之年非
謂王渙至秦亡之年杜氏檢核偶未審樂氏馬氏亦
因習便書疎矣

漢且蘭縣故地攷

貴州通志於貴州一省獨指遵義爲漢且蘭攷漢書

地理志牂柯郡故且蘭沅水東南至益陽入江又武陵郡無陽無水首受故且蘭入沅水經沅水出牂柯且蘭縣爲旁瀟水又東至鐔成縣爲沅水東過無陽縣漢鐔成縣當今黎平府及鎮遠府之清江通判天柱縣及湖南靖州之半無陽當鎮遠府鎮遠縣思州一府及湖南晃州廳靖州之會同縣沅州府並江縣一帶沅水正源卽今都勻府劍河出貴定縣西南境下合平越州珠梁江經清江及黎平界爲清水江之水無水卽鎮遠府之鎮陽江出黃平舊州西至湖南黔陽縣合清水江之水二水源出於遵義尚隔一鳥貴陽府志

餘編卷五

文徵五

七

江及所受之南明河而謂且蘭在遵義誠所不解因讀元和郡縣志叙播州云本西南徼外蠻夷夜卽且蘭之地至漢武帝平西南夷置牂柯郡貞觀元年於牂柯北界置麟州十一年省十三年置州管縣三遵義帶水芙蓉乃知其承誤之由然釋李氏之意特以播州爲漢牂柯郡故地其云夜卽且蘭乃爲初郡以二國地置縣非謂播州卽其縣觀下文云於牂柯北界置麟州不指何縣可見蓋其時承六朝圖籍散亡之餘驟未得據約畧爲言乃其慎也撰通志者不審其說認爲實指儉矣唯通鑑輯覽元鼎六年置牂

柯郡注云牂柯郡治故且蘭侯邑今平越府平越縣

故且蘭侯邑

嘉慶初府改直隸州縣省人州輯覽乃乾隆時纂

又於元光五

年置犍爲郡注云犍爲初治訾今遵義府遵義縣地

東入延

本作沅誤依水經注正

犍爲郡漢陽漢水東至訾入延

行溫水南至訾入黠水黠水亦南至訾入延

本作江誤依水

經注

延江卽今烏江則訾瀕烏江而烏江大勢東北

流其所受之水東南流者唯遵義府之正安州遵義

綏陽兩縣諸水爲然而方輿記要又謂訾縣而非且

蘭之明證也且蘭一縣大要以沅無二水所出爲定

旣爲郡治其縣尤大觀晉又分立萬壽可知則自平

貴陽府志

餘編卷五

文徵五

六

越州及所屬之餘慶甕安兩縣鎮遠府屬之黃平州

施秉縣都勻府屬之麻哈州都勻清平兩縣丹江通

判以及石阡府自治在烏江以南境皆當爲其縣地

蓋其縣東接鐔成無陽西接夜郎平夷南接毋欽北

接於訾訾地必以烏江爲界平越州屬之湄潭縣石

阡府屬之龍泉縣皆當爲訾地其南岸或有一綫當

屬訾者皆不可知漢牂柯諸縣廣袤大率數百里其

間不容更有他縣故知其北接於訾南之毋欽以獨

山江爲毋欽水定之平夷以晉王遜分訾平夷兩縣

爲平夷郡而遵義仁懷縣以西北又爲犍爲符地求

之則接邕之地唯貴陽府之開州修文縣及大定一府除威甯州微有犍爲南廣畢節縣微有漢陽地外大率皆平夷地平夷以南卽夜郎漢志夜郎豚水卽濛江水經溫水出夜郎卽北盤江宋志計夜郎太守治夜郎去甯州治較牂柯太守治萬壽近五百里知今安順一府及貴陽之貴筑定番廣順二州長寨廳皆夜郎縣地合此推之且蘭故地未必能疆宇截然亦十九不誤矣而或者以水經溫水注謂豚水東逕牂柯且蘭縣謂之牂柯水水廣數里縣臨江上故且蘭侯國也遂疑且蘭縣地當及於盤江不知此正鄜貴陽府志

餘編卷五

文徵五

七

道元之駁文也其說蓋本史漢而誤史漢西南夷傳並云南越食蒙枸醬間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又云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所謂廣數里者言番禺城下之江尾廣百餘步者言夜郎國所臨之上流鄜道元合而一之又誤移於且蘭就令江在且蘭試問盤江亦有數里之廣否其不足據明甚故漢志牂柯郡下注引應劭曰臨牂柯江也乃言名郡之山卽指夜郎所臨之上流鄜氏蓋以旣係郡下卽當在郡治縣中亦其致誤之由矣或者又謂華陽國志莊蹻沂流水山且蘭

伐夜郎植牂柯繫船因名且蘭爲牂柯國後漢書西南夷傳亦謂莊豪

躡

從沅水伐夜郎軍至且蘭牂船

於岸而步戰以且蘭有牂船牂柯處乃改其名爲牂

柯今以劍河清水江爲正源則躡沅沅卽由此水此

水雖自都勻城外卽可通船而自城以下三百里至

施秉界自雍正七年始開鑿或當時沅無可以通稱

鎮遠之鎮陽江小船可至黃平舊州沅沅或由鎮陽

江而鎮陽江上流之諸葛洞在施秉縣東十里者明

萬曆時及本朝雍正七年皆有開鑿今所指且蘭之

界極於施秉豈當日沅沅而上適至且蘭之邊更不

貴陽府志

餘編卷五

文徵五

二十

能深入一步乎且鎮陽江自諸葛洞之下順治十六

年以通楚運尚經疏灘鑿石則清水江自施秉界下

昔者豈遂舟楫無阻則且蘭之界必有出於施秉者

所經沅無二水之下者矣曰溯沅之與史漢沅江不

合卽恐傳聞誤記牂柯之名自管子已有亦不始莊

躡牂船就有其事能至於邊理亦可通若更以楚運

疏灘爲疑則沅無旣合之下橫石三浪猶有修鑿將

且蘭亦且及彼以下乎近有段西崖撰歷代沿革表

指平越貴定清平諸地爲且蘭而又仍以遵義縣爲

且蘭蓋亦承誤通志而不敢易要知烏江南岸容有

且蘭蓋亦承誤通志而不敢易要知烏江南岸容有

非且蘭地烏江北岸不容有且蘭地也洪稚存先生
乾隆府廳州縣圖志於平越府云秦且蘭漢牂柯郡
治於貴筑貴定清平諸縣皆云漢且蘭於遵義則云
漢營縣乃得之矣

辯

田箋

漢前將軍諡法辯

署東園有神武祠祀漢前將軍壯繆侯關公明萬歷
庚子郭公青螺所建也墀半畝殿兩楹馬亭在其左
鐵鼎一上有銘小篆漫漶莫可辨而刻禊立石則三

貴陽府志

餘編卷五

文徵五

三

之一石言祠之由平播形於夢中英靈紀於射圃心
日可埒尼父爵號不具曹表是也一石刻像龍從豫
州雁行諸葛逸孟起之倫禠老瞞之魄是也下載全
傳用蜀書本文而系之論斷揭達且之亮節灑臨沮
之涕淚悲天人恨呂陸也一石辨壯繆之訛名與實
爽不宜橫加惡諡借音不借義以繆爲穆合乎布德
執義之旨彰公道慰忠魂也且也裂石有歌金芝有
頌青螺之所以祠神武者至矣予從而考之祠之建
也平播以後事耳當夫青螺奉命討夜郎離西昌之
日夢王示賊平期逾年會楚蜀師不五月悉如夢言

豈非王之阿護黔疆而勉之以削平甃亂乎抑青螺平生爲人心與神通故寤寐相告語而有以樹茲偉勲也夫世之祠王者多矣卽窮陬委巷婦人孔子皆知尊而事之然此曰漢壽亭侯彼曰壯繆非失之誣則失之褻耳青螺之用心於此獨有以辯其是非而正其聲稱者刪曹氏之爵封而存前將軍之號痛壯繆之非美名而指其壯穆之實德吾知王與青螺神明契合於數百載之上下而非惟平播之入夢已也噫區區一祠何足答靈爽而青螺工爲文章乃以文章追崇之夫文章者士君子讀書明大義將以爲干

貴陽府志

條編卷五

文徵五

三

秋之定論也故三石巋然於廟貌之下反覆流連闢揚贊頌俾後之人有所觀感而興起焉此財青螺之志也歟而况乎撫黔垂十年多惠政正直仁恕屢立戰功又不止於文章乎易曰聰明睿智神武不殺取以名祠其大義可概見矣予才地不及青螺遠甚而事神唯謹願以私淑於郭公云論曰青螺之辯當矣予以爲猶有可議者繆與穆確有二義一美一惡必不可以通稱也禮記大傳序以昭繆似可通用矣猶之漢書毫與豪僖與釐共與恭類可通用古人語言文字之間不妨各持一說也證法所關最重設使當

日諡曰壯穆今日遂改穆爲繆而通之可乎穆穆文
王於緝熙敬止乃通曰繆繆文王後之學者其肯從
之乎繆字之義一曰名與實爽一曰武功不成皆非
美諡或有追諡之時後主繼位十年餘矣黃皓專政
顛倒錯亂善善惡惡尚有公論存乎誰作備者而爲
此諡以相加也卽云通用周穆王秦穆公魯穆公或
可以通矣而公諡斷不可以用繆今日卽強爲之解
而通之終非所以表彰盛德吾未見其可也豈惟此
也不諡武諡莊而諡壯又非也壯者勇之謂耳公之
大節凜然威名震世此豈一壯所可殫今日通繆爲
貴陽府志

餘編卷五

文徵五

三

穆將來亦可通壯爲莊可乎否乎合二字觀之以爲
追諡時作備者之罪出於小人刻忌之手無疑矣是
安得爲之正其諡伸其義以訓夫天下後世也乎而
青螺何未辨及此益已疎也

紀事

高拱

撫夷紀事

隆慶庚午貴州土官安國亨安智各起兵讐殺撫臣
以叛聞請討之已撫臣去太僕少卿阮文中代之阮
來謁事予語之曰吾聞安國亨本爲羣奸撥置宣淫

播虐遂讐殺安信以致信母疏窺見安智懷恨報復
相讐殺無已其交惡互訐皆讐口誣辭不足憑乃安
智不能勝國亨撫臺欲爲智伸意同善然卻爲智所
欺而擁兵居省又爲智所紿而謀動干戈則多事矣
國亨不復拘提見撫臺右智疑畏不敢出而撫臺遂
奏以叛逆然乎哉夫叛逆者謂敢犯朝廷背法爲亂
者也今夷族自相殘殺未犯朝廷縱拘提不出亦只
是拘違拘何以爲叛逆乎乃遂輕兵掩殺彼夷民安
肯束手就戮故各有殘傷然亦未聞國亨有領兵拒
戰之迹固旬訪而知也而今必以叛逆議之亦甚矣
貴陽府志

餘編卷五

文徵五

五

君行矣宜廉其實而虛心平氣處之若果如愚所聞
則當去其叛逆之名究其讐殺與違拘之罪彼當必
出身聽理一出身聽理便非叛逆只以其本罪罪之
當無不服方爲國法之正天地之公也阮至貴訪得
其實果如予言乃書報予並陳處置之畧然狃於浮
議不敢突變前說語多依違予乃復書曰天下事有
必當明正其罪者有罪未必真人臣當自爲處分不
可於君父前過言之者若中原之民敢行稱亂如此
則所當上告天子發兵征討滅此而後朝食者也若
夷民異類順逆殊塗雖有釁隙本非叛逆之實則人

臣當自爲處分不可過言於君父之前何者君父天下之主威在必伸有叛逆便當撲滅可但已乎而乃事非其真釘入其罪則將如何處也安氏之亂本是安國亭安智夷族自相讐殺此乃彼家事非得在於我者何以謂之叛逆而前撫臣乃遽以叛逆奉君父在上旣聞叛逆之說則法所必行豈容輕貸而安國亭本無叛逆之實乃禍在不測但圖苟全地方官更復不原其情遂至激而成變乃又卽以爲叛逆之證可恨也今國亭上本新寃乞哀懇切叛逆者若是邪而地方官仍復不爲處分仍以叛逆論之遂使朝廷

貴陽府志

餘編卷五

文徵五

五

欲開釋而無由國亭欲投順而無路亦已過矣且安智國亭之讐也非我族類而乃居於省中謂何安智在省則讒言日甚而國亭之疑畏日深國亭之疑畏日深則智之禍愈不可解是挑之使鬪而增吾多事也故愚謂安國亭之罪固非輕而叛逆則不然安智當別有安插而省居則不可惟在處置之得宜耳以朝廷之力卽族滅安氏何難顧事非其實而徒勤兵於遠非所以馭夷狄而安中國也願執事熟思之也時文中號令未明安國亭疑畏益甚拘提益不出聲言恐軍門以勘問誘我出殺我又恐安智兵來搶殺

乃日擁兵自衛於是阮乃上疏請兵糧爲征勦計而書來計事予讀之曰嘻阮子誤矣安國亭所爲不出者疑畏深也今明旨旣下事在必得行是真以叛逆處之矣處以叛逆彼將叛逆自爲也將不逼而使真手且彼夷酋耳而勞師費財卽族滅之何爲况未必然乎未必然則惡可已其說長矣是不惟致彼以假爲真而我亦終當以假爲真也時在閣思之環牀而走同官者曰公何環牀走予曰思貴州事耳欲從之則非計欲無從則牛威曰然則當何如予曰今撫臣疏請兵糧征勦安國亭亦有奏辭辨誣乞哀甚懇固貴陽府志

餘編卷五

文徵五

五

各有說也吾意欲並行之而差一風力給事中往勘若無叛逆實迹則只治其本罪果有叛逆實迹卽發兵屠戮未晚彼安國亭聞勘官且至必以爲吾身在勦軍門當不敢殺我我出聽理乃可以自明彼若出聽理則不叛逆自見迺治其本罪當亦甘心亂或可戢也胥曰善予召職方郎中至授之意遂題覆得請而以吏科給事中賈三近往勘予復面授方畧乃國亭聞朝廷勘其事科官且來果喜曰吾生矣夫吾豈叛逆者哉所以不出聽理者恐軍門殺我今科官來吾乃可出聽理明吾非叛逆也蓋逢人卽告之語

達京師先是阮開以五事一責令國亨獻撥置人犯
一黜夷俗令賠償安信等人命一令分地安插疏窮
母子一削奪宣慰職銜與男權替一從重罰以懲其
惡令該道官曉諭而國亨母子狐疑擁兵不出如故
至是乃始將漢夷犯人王寶吳瓊阿弟等獻出而母
子自出聽審供稱其餘人犯俱死逃及奉事未回非
有隱庇又稱願認於六犯名下賠償罰銀六千兩又
稱敵殺官兵是時國亨方與奢効忠在蘭州不知安
總兵統兵殺死夷目以柔楊生何烏等此伊父兄弟
男子姪率衆衝敗官兵奔過浮橋渰死願罰銀三萬
貴陽府志

餘編卷五

文徵五

七

五千兩又稱願將內列安插於阿魄織金二處疏窮
安插於卧這內列著令退閒將安國貞頂替頭目以
後再不敢構兵讐殺又稱願革管事令男安民權理
公務於是國亨卽輸銀四萬一千兩送官聽處乃疏
窮安智猶堅執不從聲言必欲殺安國亨子母將地
方攻土設流乃已阮乃處其用事撥置之人智始伏
遂差衛官三員押發智與夷目漢聽等五百餘名並
軍器輜重俱背負出賊赴卧這織金等處安揭蓋科
官未至而事已定矣科官至中途而還於是阮乃上
其事曰安國亨一介小醜叨承世官奸雄類於豺狼

詭譎同於狐鼠橫行暴虐不守王章大肆兇殘戕害
骨肉縱兵鄰境積多不赦之辜召禍門庭皆是自作
之孽寵嬖倖而私通婦女信羣小而載弄干戈安智
避難潛逃尤極窮迫之慘官兵迫巢討罪至多拒敵
之傷迹其背違多端誠於法紀難貸該臣欽承明旨
衆以部咨行之多官酌乎輿論反覆兩人頗未事果
出於有因毒祖屬諸賧殊殺叔起於讒疑拜將封官
既無事證可指斬虜掠地又無形迹可稽拒敵損兵
供自畏死激成而首惡已獻納銀罰治皆照吏俗價
贖而羣犯就擒繼恩國貞釋自拘囚而無恙知未悖
貴陽府志

餘編卷五

文徵五

天

安智疏竊插之原因而有歸可因解忿即令遵此
五章尚可寬其一死乃若安智野悍無知昏庸特甚
初懷雪弟之冤而搆弄官兵繼奉安插之後而屠掠
夷日迹亦彰於肆惡罪不下於國亨但念其流離薄
析之中不夾爲骨肉報憤之志今奉委官解散彼亦
思念回巢情既可原罪當薄罰若王喬異瓊阿弟王
實異彩異鶴駕劉禮等或投夷煽亂或拒敵朋姦自
其檢置之禍一死不足盡其辜揆其情犯之殊首從
亦宜別其等今謹照造謀首禍者據法加上刑結
夫生事者引例分其贖道要皆反覆憲章推用情理

於刑期無刑之中寓治以不治之意無非體聖世不
怒不殺之武而曲全之以並生並育之仁也且釋一
門之隙可以免數省兵糧調度之勞省一人之死因
以免衆姓玉石俱焚之烈不惟桀驚怙勢者爲之逡
巡而旁觀倖利者悉以斂戢生靈寧謐驅圍奠安是
皆仰仗皇上帝德誕敷天威遠播執政而授方畧兵
曹區畫機宜適者復荷聖明俯從部議特差吏科給
事中賈三近銜命會剿先聲所至逆賊破膽是以畏
威懷德向化輸忱不煩兵革自爾帖服伏乞勅下該
部再加查議上請將阿弟行巡按御史處決梟示王

貴陽府志

餘編卷五

文徵五

五

喬異瓊固監會審詳決王世臣等編發烟瘴地面充
軍安國亨祿氏應卒務卒白穉等始置不死着令國
亨退閑待立有奇功另處其糧馬公務責成伊男安
民同祿氏代管安官二員一往大方一住卧這以邊
二家隙端事甯之日撤回自今處分安插之後如或
國亨敢再懷陳殘害安智及或安智挾讐曳兵俱聽
臣等遵照明旨行會總兵官調遣四省大兵夾剿敗
土設流以爲桀驁蠻長之戒乃按臣亦奏同阮指又
稱安智旣與國亨相忤難以屬管准與母疏窮回原
管地方安插今伊子安國貞管催一應錢糧公務云

云詔下兵部議議上得旨安國亨免惡于紀本當動
兵剿戮既投見伏罪遵奉約束并祿氏等都且饒他
一死安國亨著革了任開往令伊子安民代管宣慰
事安智也著伊子安國貞代充頭目如罪違法搆亂
定行處治不能其餘依擬欵此兵部又奏叙功曰巡
撫都御史阮文中開五事以責成致二兇之讐服多
方指授雖出諸黃閣之臣百爾經營實竭其赤心之
義并其餘官舍人等通宜分別賞賚得旨重賞文中
餘各賞有差乃後月餘安智疏窮奏又至復辨前事
乞改土設流浮言且籍籍起予計貴州至京遠甚今

貴陽府志

餘編卷五

文後五

三

前旨下纔月餘安能便得往還此必安智用事之人
潛住京師隨使爲謀者非必來自智也遂令通政使
拘按本之人執送法司究問果有智用事二人餘罷
閉官乘有罪亡命投智者特令久住京師獻事今本
實代爲者智尚未知也乃聞發充軍去浮言遂息先
是巨寇者念遠險擁衆萬餘人僭號稱王設官拜將
宮室服用擬諸帝與時發兵搶掠安順一帶地方民
夷患甚垂三十餘年有司區不以聞阮欲發其事刺
除之書來計事予復之曰此賊稱亂既久朝廷弗得
知君乃欲發其事而剿除之可謂忠矣調度既周方

畧既定便當舉事吾其佐君成之阮遂發兵征剿至是擒者念斬之平其餘黨掃其巢穴土地悉歸州衛版圖深山窮谷無復遺逃淵藪而夷獠傍觀亦皆震惰阮奏上其事以爲聖武布昭天威遠播密勿樞垣指授所至兵部覆上詔陞賚阮及各有功官差而阮則啓叙先後事歸功於予乃復之書曰安氏之亂旣已底定可免百萬生靈之命而今復建奇勲剿除數十年僭王之叛逆蕩平鬼窟廓靖姦氛俾王化宣流萬里之外罔弗恩洽實社稷之功也固當勒銘銅柱追跡伏波以示後世顧不偉歟言有偶中蓋所謂心貴陽府志

餘編卷五

文徵五

三十一

誠求之不中不遠者願何力之有焉自是境土謐寧生民安業兵無征伐之苦官免奔命之勞上下恬熙與中華埒矣予乃爲紀其事

貴陽府志餘編卷之六

知貴陽府事泰和周作楫夢巖輯

知貴陽府事博白朱德瑛綬堂刊

文徵六

記一

范匯 以下元

八番順元宣慰司題碑記

八番順元相傳爲夜郎牂柯之表殆古鬼方之境歟
蠻獠種落雜處叛服不常人我國土軍徇其地諸部
悉歸順始置宣慰使都元帥府總戎以鎮之更貴州
貴陽府志

餘編卷六

文徵六

一

爲順元屯駐城中領萬戶府一鎮撫司一宣撫司十
長官司五而順元思播三宣撫地皆聽鎮撫其任重
矣然而土官相襲或有爭奪則道路梗塞外連南詔
橫徼兩江濱洞侵削鬪鬪往往有之閩政稍弛卽戒
不虞故官於閩府者號稱才難至正十年秋宣慰司
都元帥完澤公以省臺宿望仁勇兼著莅政未數月
號令肅然旌旗改色於是紀綱立法度行舊廢興而
大府未有題名何以昭勸懲乃命立石屬余次序而
題若之將鐫刻以俟來者乃考諸聞見自開闢以迄
於今邊政之得失才諳之崇卑則公論自在將歷指

而議之可不懼哉

金幼孜 以下明

夏國公祠誌

永樂十二年夏五月丁酉奉天羽運推誠宣力武臣
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後軍都督府左都督鎮遠侯顧
公薨於貴州時年八十有五計聞天子輟視朝遣行
人李鑑往祭追封夏國公謚武毅明年春公孫興祖
自貴人謝襲封鎮遠侯請予爲文以昭示後世公諱
成字景韶其先湘潭人以元至順庚午生太祖渡江
公自揚州歸附從元帥至鎮江與勇士十二人奮戰
貴陽府志

卷六 文徵六

三

直抵城下無敵當其鋒者會日暮守將集衆執縛至
江上已戮十一人公奮起蹴執刀者仆之以身轉至
水次適遇檣舟者投之以斧絕其縛乃泝江而上遇
舟師桑院判因與衆曰鎮江無敵士可破也衆從之
攻其城克之青軍據揚州公以母故請往說之議不
協將害公公覺之獨託更衣去微服出城載母馳歸
其從皆僞矣已而從徐中山攻常州富國江陰克之
敗陳友諒兵於龍江甲辰擒僞漢主理授鳳翔衛百
戶丙午進圍僞吳張士誠於姑蘇吳元年秋九月下
之公最有功陞金吾衛副千戶嘗扈車駕自汴梁還

御舟膠淺篙師集力不得去公卽解衣入水以背負舟大呼隨脫以行卽日授彭城衛指揮僉事攻信陽唐州所俘婦女以百計悉訪其親還之自平蜀後調貴州衛歲丙辰蠻人作亂公率兵連歲攻破瓮蓬翁底洪邊乖西等寨斬獲無算降土賊王萬全賊首龍小思走死蠻人自是聞公名皆膽震目公爲顧老虎辛酉從穎川侯征雲南明年克普定陞普定衛指揮使自甲子至辛未凡八年數受命討阿黑蠟螂尾瀝龍山諸蠻賊悉破斬之壬申夏五月入朝宴賞甚厚陞鎮國將軍貴州都指揮同知未幾復征諸蠻有功貴陽府志

餘編卷六

文徵六

三

丙子陞驃騎將軍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冬十一月承制充總兵官佩征南將軍印征五開諸洞蠻獠之弗順者連戰敗之殺獲殆盡其輸誠歸款者輒撫綏之蠻人帖服戊寅還京師己卯靖難師起公自真定挺身來歸命守北京庚辰陞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辛巳陞右都督壬午內難平論功行賞公列侯封食祿千五百石賜白金綵幣詔命鐵券仍以其孫興祖襲善定衛指揮使戊子蠻寇背叛公遣其子貴州衛指揮同知勇領兵勦絕之其後累征諸蠻爲寇者擒殺賊首苗善亮王忠揚再智等送京師甲午夏四月

還軍貴州五月疾劇終於鎮公雄勇有膽畧能料勝
制敵出師攻戰必獲萬全雖驍將強寇莫敢撓其鋒
蠻夷協服邊人用康此其功德彰彰有不可掩云

白圭

鐘鼓樓碑記

皇明有國度越前古天覆地載悉臣肆惟貴州本窮
荒三代以前鄙而不治自後雖有羈縻不過通使以
貢其止而已我太祖皇帝以大有爲之君乘天與之
運威以神武綏以文德由是城郭宮室衣冠禮樂師
儒命吏守將戍兵罔不周備而鐘鼓樓未建前都知
貴陽府志

餘編卷六

文徵六

四

監太監深水鄭公忠作鎮於茲歷十五年是爲成化
癸巳公於暇日訪求故老知其故址於城之北隅正
街蓋自前元嘗爲順元都元帥府所建才城樓國初
展其城於今北門而陵夷其廢址世遠人亡無以考
其沿革公以是役謀於巡撫都憲宋公欽總戎都督
吳公經巡按侍御梁公澤既協其謀而三司僉以爲
然經始於是年四月八日鑿石南郊掄材北野陶於
肆冶於場役匠與夫必更番而不再籍既食而又貨
之有若傭者說工之日是爲明年甲午五月七日樓
基以石爲臺高六尺周方一十六丈有奇虛其中以

爲通衢屋重其簷通高五丈有奇廣與之等而深則
殺其五之二焉鑄爲大鐘者一製爲大鼓者四又建
使滇南募匠製爲銅壺滴漏俱以良旦懸鐘置鼓於
樓而奠壺於其下自是暮鼓晨鐘更漏有準節候不
爽晝夜分明遠近之人莫不聳觀而趨聽使夫在公
者不失其夜寐夙興之期養生者各遂其出作人息
之候又外而使椎結之衆襁負其子而來環而觀之
有若龍蟠虎踞鯨吼雷轟莫不改容而奪氣有以潛
消其陸梁梗化之心可謂豐功偉績垂之不朽者於
是乎書

貴陽府志

餘編卷六

文徵六

五

王守仁

遠俗亭記

憲副毛公應奎名其退食之所曰遠俗陽明子爲之
記曰俗習與古道爲消長塵囂涸濁之既遠則必高
明清曠之是宅矣此遠俗之所由名也然公以提學
爲職又兼理夫獄訟軍賦則彼舉業辭章俗儒之學
也簿書期會俗吏之務也二者公皆不免焉會所事
而曰吾以遠俗俗未遠而曠官之責近矣君子之行
也不遠於微近纖曲而盛德存焉廣業著焉是故編
其詩讀其書求古聖賢之心以蓄其德而達諸用則

不遠於舉業辭章而可以得古人之學是遠俗也已
公以處之明以決之寬以居之恕以行之則不遠於
簿書期會而可以得古人之政是遠俗也已苟其心
之凡鄙猥瑣而徒間傲疎放之是托以爲遠俗其如
遠俗何哉昔人有言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君
子豈輕於絕俗哉然必曰無害於義則其從之也爲
不苟矣是故苟同於俗以爲通者固非君子之行必
遠於俗以求異者尤非君子之心

君子亭記

陽明子既爲何陋軒復因軒之前築架楹爲亭環植

貴陽府志

餘編卷六

文獻六

六

以竹而名之曰君子曰竹有君子之道四焉中虛而
靜通而有間有君子之德外節而直貫四時而柯葉
無所改有君子之操應蟄而出遇伏而隱雨雪晦明
無解不宜有君子之時清風時至玉聲珊珊中采齊
而協肆夏揖遜俯仰若沐泗羣賢之交集風止籟靜
挺然特立不撓不屈若虞廷羣后端冕正笏而列於
堂陛之側有君子之容竹有是四者而以君子名不
愧於其名吾亭有竹焉而因以竹名名不愧於吾亭
門人曰夫子蓋自道也吾見夫子之居是亭也持敬
以直內靜虛而若愚非君子之德乎遇屯而不懼處

困而能亨非君子之操乎昔也行於朝今也行於夷
順應物而能當雖守方而弗拘非君子之時乎其交
翼翼其處雍雍意適而匪懈氣和而能恭非君子之
容乎夫子蓋嫌於自名也而假之竹雖然亦有所不
容隱也夫子之名其軒曰何陋則固以自居矣陽明
子曰嘻小子之言過矣而又弗及夫是四者何有於
我哉抑學而未能則可云爾耳昔者夫子不云乎汝
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吾之名亭也則以竹也人而
嫌以君子自名也將爲小人之歸矣而可乎小子識
之

貴陽府志

餘編卷六

文獻六

七

何陋軒記

昔孔子欲居九夷人以爲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
之有守仁以罪謫龍場龍場古夷蔡之外於今爲要
綏而習類尚因其故人皆以予自上國往將陋其地
弗能居也而予處之旬月安而樂之求其所謂甚陋
者而莫得獨其結題鳥言山棲羝服無軒裳宮室之
觀文儀揖讓之縛然此猶淳龐質素之遺焉蓋古之
時法制未備則有然矣不得以爲陋也夫愛憎面背
變亂白駒浚奸窮黠外良而中酸諸夏益不免焉若
是而彬郁其容宋甫魯掖折旋矩矱將無爲陋乎夷

之人適不能此其好言惡言直情率遂則有矣”徒以其言辭物采之眇而陋之吾不謂然也始予至無室以止居於叢棘之間則鬱也遷於東峯就石穴而居之又陰以濕龍場之民老稚日來視予喜不予陋益予比予嘗圃於叢棘之有民謂予之樂之也相與伐木閤之材就其地爲軒以居予予因而翳之以檜竹蒔之以卉藥列堂階辨室與琴編圖史講誦遊適之道畧具學士之來遊者亦稍稍而集於是人之及吾軒者若觀於通都焉而予亦忘予之居夷也因名之曰何陋以信孔子之言嗟夫諸夏之盛其典章禮

賈陽府志

餘編卷六

文徵六

八

樂歷聖修而傳之夷不能有也則謂之陋固宜於後茂道德而專法令搜抉鈎繫之術窮而狡匿譎詐無所不至渾朴盡矣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繩之木雖粗橈頑梗而椎斧尚有施也安可以陋之斯孔子所爲欲居也歟雖然典章文物則亦胡可以無講今夷之俗崇巫而事鬼瀆禮而任情不中不節卒未免於陋之名則亦不講於是耳然此無損於其質也誠有君子而居焉其化之也益易而予非其人也記之以俟來者

賓陽堂記

傳之堂東向日賓陽取堯典寅賓出日之義志向也
賓日義之職而傳冒焉傳職賓賓義以賓賓之寅
而賓日傳以賓日之寅而賓賓也不曰日乃陽之錫
爲日爲元爲善爲吉爲亨治其於人也爲君子其義
廣矣備矣內君子而外小人爲泰曰賓自外而內之
傳將以賓君子而內之也傳以賓君子而容有小人
焉則知之何曰吾知以君子而賓之耳吾以君子而
賓之也賓其甘爲小人乎哉爲賓日之歌日出而歌
之賓至而歌之歌曰日出東方再拜稽首人曰予德
匪日之愛吾其荒怠其弊其疇其日惟霽其眇其霧
賈陽府志

餘編卷六

文徵六

九

其日惟雨勿杵其眇條焉以霧勿謂終翳或時其疇
疇其光矣其光熙熙與爾偕作與爾偕宜條其霧矣
或時以熙或時以熙孰知我悲

玩易窩記

陽明子之居夷也穴山麓之窩而讀易其間始其未
得也仰而思焉俯而疑焉函六合入無微茫乎其無
所指予乎其若株其或得之也沛兮其若決瞭兮其
若微蒞淤出焉精華入焉若有相者而莫知其所以
然其得而玩之也優然其休焉充然其懋焉油然而其
春生焉精粗一分內翁視險若夷而不知其夷之爲

距也於是陽明子撫几而嘆曰嗟乎此古之君子所以甘囚奴志拘幽而不知其老之將至也夫吾知所以終吾身矣名其窩曰玩易而爲之說曰夫易三才之道備焉古之君子始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觀象玩辭三才之體立矣觀變玩占三才之用行矣體立故存而神用行故動而化神故知周萬物而無方化故範圍天地而無迹無方則象辭基焉無迹則變占生焉是故君子洗心而退藏於密齋戒以神明其德也蓋昔者夫子嘗韋編三絕焉嗚呼假我數十年以學易其亦可以無大過已夫

貴陽府志

餘編卷六

文徵六

十

象祠記

靈博之上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事之宣慰安君因諸苗夷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於予予曰毀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也何居乎曰斯祠之肇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蠻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邇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禮祀焉舉之而不敢廢也予曰胡然乎有庠之祠唐之人蓋嘗毀之象之道以爲予則不孝以爲弟則傲斥於唐而猶存於今毀於有鼻而猶盛於茲土也胡然乎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烏而况於聖人之弟乎

哉然則祀者爲舜非爲象也音象之死其在干羽旣
格之後乎不然古之驚桀者豈少哉而象之祠獨延
於世吾於是益有以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
之遠且久也象之不仁蓋其始焉爾又烏知其終之
不見化於舜也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替毀亦久若則已化而爲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爲
諧進治於善則不至於惡不抵於姦則必入於善信
乎象蓋已化於舜矣孟子曰天子使東治其國象不
得以有爲也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
輔導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焉斯
實陽府志

餘卷六

文徵六

十一

可以見象之旣化於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於其位
澤加於其民旣死而人懷之也諸侯之卿命於天子
蓋周官之治其始傲於舜之卦象歎吾於是益有以
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然則唐人之毀
之也據象之始也今之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
斯義也吾將以表於世使知人之不善雖若象焉猶
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而
猶可以化之也

湯母

表賢祠記

表賢祠貴州衛站以祀憲副吳公也公諱傳字克大
浙淳安世家登乙未進士成化間僉事募陟兵備副
使剔政蠹發吏奸清介剛正難以殫述惟吾站役繁
劇舊制未設廩餉公惻然欲月食人米三斗會侍御
桂林包公裕按巡茲土議合馳疏上聞報曰可公又
區畫贖金束百兩有奇購附近常稔之田若干畝以
助不給今去公遼邈吾人思公之惠譚不容口夫前
乎公者未必不賢於公也後乎公者未必不加志於
吾人也譬之荒壑而畚擴之功資公伊始按祭法有
功德於民者祀之吾人豈私公惠哉乃就站境立祠
貴陽府志

餘編卷六

文獻六

七

專祀額其門曰表賢屢走爲記系之以詩俾歌以祀
公辭曰豸冠紳斧温温春燕巽我土田膏澤伊傅輔
斧豸冠凜凜霜寒遺我飭廩百世不刊祀事聿修答
公之休在晉尹鐸在蜀武侯碩牲清觴薦公之堂惟
公降只雲駟翱翔我稼武稽駘公之力惟公歎只享
茲飲食歲月孔長頌聲洋洋庶我佑我惟民之慶

費宏

重修司學碑記

學校之設擇秀民羣處其中而以六經之道訓而迪
之蓋欲其明大倫崇正學博治體探化源以成君子

之行以備公卿百執事之選以反正朝廷治天下之
功而人才之盛衰俗化之厚薄恒於是乎繫實治道
之最先且急者高皇帝得國之初卽詔天下郡縣延
學立師以興起文教貴州雖遠在西南爲禹貢荒服
之域而宣慰司之學已建於洪武甲戌前禮殿後講
堂旁爲齋若廡而外表之以門具如法式景泰間御
史楊綱副使李睿嘗因舊增修之則又建尊經閣於
室後育英堂於閣前翼之幕室以居諸生之講肄者
於是乎規制大備而爲國作人之意益以廣矣百五
十年來此邦之士往往以明經效用齒於內地豈非
貴陽府志

餘編卷六

文獻六

七

以上之聲教所及旣遠而下之振勸又得其人故耶
比者閩日就頽而所爲育英堂者僅存其故址御史
江君汝器以清戎至見而嘆曰春秋大復古古之不
可以爲非吾責耶謀於巡撫都御史熊君子山巡
按御史劉君器重議旣允協遂卜日鳩工而從事焉
堂與幕室皆基構如初閣故二楹今增六矣已而撫
按復用僉事趙公淵議併建神厨及祭器樂器二庫
徙泮池祀鄉賢凡位著名物之有關於學者罔有弗
飾經始於甲申秋七月而以乙酉冬十月告成其材
與力皆江君以勗緩給之而勞費不及於民其蒲治

副布政使梁君材按察使於君登及各執事皆與焉
既成使來請記在身之蠱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傳曰
終則有始天行也蓋與壞相仍亦事物自然之理然
當其壞也苟不更新以飭乎始丁甯以備乎終則已
壞者不可復與而已興者且將速壞豈君子振民育
德之義哉諸君於茲學協志畢力易故爲新而又欲
紀以昭之庶幾久而不廢何其勤耶士之藏修於此
者其惟念學殖之不可荒而聖賢之道非六經無所
就正日取遺編而玩之精忠力踐卓然以天下英才
自期待由是進而爲百執事公卿遭時之泰則懷仁
貴陽府志

徐編卷六

又獻六

古

輔義以尊主庇民脫弗遇其時猶必仗節死義以勉
進乎忠孝夫然後無負於今茲育才報國之意若徒
志於青紫買積而還珠則閣之所尊與堂之所育豈
端使然哉

趙鈇

鳳嬉堂記

貴州古九彝地也嘗讀魯逸論云孔子欲居九彝從
鳳嬉心竊疑其言夫九彝自秦漢始通中國春秋時
武陵之蠻猶未款順孔子欲居於此豈信以爲可化
乎然當時屢交列國之君與其卿大夫竟不能一人

其說然猶可乎曰不親至於七十子者日相從左右
斷斷洙泗之間亦不能使由之不勇師之不辟求之
不斂况九彙乃能化而入乎至於游謂鳳者古今曾
幾見之岐陽鳴收聲已久豈逆知猶在九彙否抑
則又寥遠難期此必聖人有爲之言也今九彙內附
悉爲郡縣溪湖之民皆景禮教其蠻長盤辟羅拜隨
羣史抱牘日知事不少怠問其俗而標枝野鹿之風
猶影髣近古且視孔子之時何如使天下無鳳則已
有鳳不在中上必在此無疑余偶承役來此人皆以
爲爲辭余獨喜猶冀一聞鳳鳴乃爲堂於玉池之上

晉陽府志

除編卷六

文徵六

五

題曰鳳堂又遍樹梧竹邀求琳瑯之寶此其可以致
乎夫唐虞之時鳳凰來儀雖遇文武神聖之君治禹
稷契皋夔奮庸之臣內外相成協氣四匝故靈物畢
致今主上方降唐虞之德而臣下不能廣修和之政
况庸庸如鈇者鎮撫茲土雖有鳳恐嚙嚙避長吏去
此吾所以有無窮之思也雖然鳳之來不來不可知
而人臣奉職治此猶以陋目之不樂久於其地豈以
爲必不可化邪夫在昔本不可居聖人猶欲居之今
可居而人猶不欲居其志意去聖人果遠矣不能不
爲之嘆

異維嶽

貢院碑記

貴州右荒服地虞帝格而不畜殷宗克而未化秦漢
以降逞則瀕洞順亦羈縻無定疆無恒賦至我皇明
混一寰宇際天所覆寄象製譯殊俗向風貴州遂登
版籍尋設學校興冠裳俎豆之儀洪武甲子天下開
科取士貴州赴雲南試永樂乙未貴州始樹藩臬建
省等內地文教浸明今上凝命中興盡倫盡制澤洽
威暢古所不畜而未化者咸入涵濡陶鑄中雖疏踞
巖穴之夫罔不嚙噉承德貴士引領開科希奎璧之
貴陽府志

餘編卷六

文獻十

六

照者愈切嘉靖庚寅給事中田秋疏爲貴士請下撫
按議踰五年乙未巡按御史王公杏具奏貴建省設
學校養士厯百五十餘年文教茂往昔十倍諸生就
試雲南苦於道路今度地得西南隅甚勝可以營建
計所需金二千四百有奇檢藩貯羨緡可辦夫士盛
旣足爲科而費復易措倘另開科可免諸士跋涉益
感恩勵學願擬資興盛事以仰贊聖化從秋議便宗
伯覆言事與時可乃荷俞行限取士二十有五歲丁
酉火廳金方運歸貴州遂專試諸生鶯翔豹變彬彬
以升放榜日會自龍見之祥次年敷策內廷拜秋者

四人又踰十年而午巡撫王公學益巡按蕭公端寧
令貴土愈日盛請廣解額復增五人前後符河圖地
數雜嶽不類祇役茲上今甲子復當大比周視棘門
尊密岡巒左聳溪環如帶饒美其地之勝而有待額
碑則缺焉貴州泐澤弗論斷有虞迄昭代三千六百
餘年甫脫烟莽晦冥遂起爲揖讓之區又將二百年
值我皇上崇文繼復闢科增額聲教遐勗時與中原
相雄長顧盛典未述且邊裔鮮掌故歲久漸久舊簡
易湮將命創議成爭者或泐或淆非所以揚丕績而
答昌期也因亟蒐攷牘探其事而伐石以志之如此

貴陽府志

餘編卷六

七

萬士和

義倉記

削竹爲箸屑木爲晉績絲爲綱與夫負米裹鹽搬柴
運水其爲事勞也貴州以生儒業之則其地瘠民貧
可知也盡貴之地山陵林麓居十之七而軍居其三
軍戶自屯田官賦之所餘無幾其閭閻老幼俟俟苗
民負粟入城郭計升合貿易有不足者出重息以稱
貸於人故苗粟一日不至則飢稱貸不得噉噉待哺
而已乎歲如此設有水旱螟蟲之災備戒不虞之變
將若之何往已西歲駸民之填溝壑者幾半此非地

之貧而備之不逮耳頃予視學政欲明禮義以淑人
心然飢寒迫其身俯仰勞其志則不可以責人於
予爲惻然欲拯之未能也旣而思之力不足於已豈
不可以望於人歟不可以見於今豈不可以圖諸後
乃傲晦翁社倉遺意稍得贖金糶粟數十石預貯於
官視諸生貧乏之差而多寡其數以散之不責其利
豐年取其耗二十之一凶歲則緩其期俟稔而償其
散也如挈故物以還人其受粟於倉也如取諸寄官
特爲之收歛節縮一耳名之曰義倉噫數十石之粟
其濟幾何然余竊謂益之後來者又繼而益之日計
實陽府志餘編卷六文徵六

六

不足歲計有餘所積彌多所及彌廣此余所望於人
而圖諸後者也使所賦諸生稱貸溝壑之患則余之
惻然者庶幾有瘳乎雖然一人倡之十人從而和之
則其事可久十人作之一人從而壞之則其廢必
余之是舉常恐積累之不多也苟選納不時約信不
著積者錙銖耗者一信誠是倉之久而不廢也胡可
得哉雖然卽使是山之管盪寒土衣食飽煖之余之
意尚有進於是者意有各足乎已而無待於人者
明禮義以淑人心也也未淑則余之
惻然者終懼其不

儲爲生人大命倣常平社倉之制爲百姓備旱荒賑
災設者則又視乎司牧之留意民瘼而非學使者之
所得爲也

劉汝楫

聖泉記

黔流聖泉遊者步自西郭沿溪流躡石蹬可五里許
磊砢疊嶂中一泓自石罅迸出漚爲方池日每潮汐
無停好事者置石鼓其內潮溢尺餘下至鼓之半而
止通晝夜計之凡百次弇州錄名百刻泉一統志稱
聖泉大抵泉名自人其百爲期則亘古無易也余自

貴陽府志

餘編卷六

文徵六

七

吾年遊其地每偕衆詫之第私心又謂他境有然者
亦不甚異也迨後周覽異楚秦齊之墟厯考職方紀
載乃知聖泉靈異獨黔筑爲然允矣大塊中奇絕也
蓋宇內名泉若湯泉火井瀑布鈞突諸類泊陸羽所
品次靡可縷指特壤界色味稍殊而無潮汐惟漳浦
嫩潮侯官潮泉鍾山應潮連州潮泉固亦稍長有期
而其地瀕海乃綠海爲潮汐泉不得與也若池陽湖
泉章貢三潮安甯海眼樂平鳳遊荆門蒙泉彬州湖
吾鄉龍場驛潮井去海懸絕似與聖泉爲伍第彼潮
候僅再至三至亦未有百刻消長別具一橐籥者則

聖泉之靈且異在別境甯有乎觀者探其故莫測其
由或謂如漢陰丈人所云其中有機械焉余曰泰山
磐石莫當番水謂其久則陵夷也按泉志迄今二百
餘禩即機械竇中水石衝激安能百年無改此其說
無當矣余意寰中地形若人一身其在西南昆詔其
首中原其腹吳越其足也黔筑居首下腹上當以吭
名夫吭於人身益神明之關也是故環四海周八埏
精靈之駁於黔筑發之而有聖泉之異理固然哉或
謂地域廣輪囷知紀極聖泉勺水耳向獨於此呈露
竅曰礎潤而滂滂至壺亦而巨澤堅小固可以驗大
貴陽府志

餘編卷六

文徵六

序

且堪輿家躡蹠眦龍岷蜿蜒千里外鍼所注不越毫
芒勺水雖微不函地軸耶抑又聞昔人志水樞繫以
材品測香辨味則異產可卜焉聖泉良異矣將不有
苞竒毓秀不顯地靈俾之雄視西南爲宇內一大式
廓而與斯泉相得應乎即今省郡規模日恢人文競
耀其兆蓋可徵也余敢識此以俟庶後有覩驗不謂
今日無前識云

阮文申

陽明書院碑記

昔陽明王先生以糾論逆瑾請居貴陽之龍場者三

年殆卒居岩箐與真孔并世爲伍於是屏徒侶絕書
丹盡窠昔時倦佛之見書體而夕思之已而忽悟吾
心本來之體與古聖賢無殊中夜矐然不自知其手
足之舞蹈身之在彙落也而道德之與經綸之業咸
於是乎基焉貴陽舊有祠與書院祀先生既而遷徙
靡常僻在委巷中予奉命撫茲地抵祠下嘆曰此豈
所以妥先生靈者哉檄司府爲改建之於是方伯蔡
君文憲使馮君成能協其議命知府李漢等董其役
擇軍門前左空基爲之而增以民居出贖緡以佐其
費前爲享堂後爲講堂俱六楹前後爲左右房各四
貴陽府志

餘編卷六

文六

三

楹前爲二門又前爲大門樹棹楔於通衢扁曰陽明
書院未幾工告成予乃諭於衆曰夫尚德而右功者
非天地之道乎崇德而報功者非人心之良乎惟先
生之居籠場也不獨悟徹微旨而功德實大可表見
惟時蠻長欲滅驛館變百年成規阿賈阿札等擅兵
爲地方患先生徐出數語以利害喻之其言輒中肯
綮乃竟落其膽而不敢萌僭肆之念數十年來貴陽
賴以安堵者非先生之功遺之耶始貴陽人士未知
學先生與羣弟子日講明良知之旨聽者勃勃咸歸
日革其流瀆之俗而還諸淳樸者衣冠濟濟與習舊

竝先生倡導之德至於今不衰改祠宇而新廟貌固所以闡揚先烈抑亦以貽後範於無窮也雖然先生之功德尤著於江右虔爲江之上流三巢馮險肆禍相時撫剿動中機宜甯藩不執力戰鄱湖而奏厥績方其鎮虔與撫洪都時日與士大夫究心性節推邪寒暑雨罔輟其所造成人才彬彬然繼師志而効國家之用今在吉有懷德祠在虔有報功祠其遐思仰體者視諸貴陽尤甚也故人於先生之澤知其汪洋於天下而不知入於江右爲獨深知其涵濡於江右而不知於貴陽爲獨至予江右人也而官於貴陽故貴陽府志

餘編卷之六

五

其知先生之功德尤爲獨詳雖然先生之乎化翼飛在人耳目者可得而言也而其涵養之精粹造詣之淵微非見聞之所能窺測者不可得而知也嗣是宦茲境生茲地者顧瞻遺像奮志思齊由其可得言者以潛究其不可得而知者庶幾毋忘先生之澤而不享今日改建之意云

馮成能

陽明祠記

隆慶辛未余自里中赴貴陽廉訪及抵貴謁先生祠
燕迺其甚蓋先生舊有祠院二所自貴陽遷入爲

郡治一爲肆故廢墜至此余復爲撫然茫然即撥有
司爲更新計旣而得地於郡城東風氣明秀冠於黔
中若夫故作之以待今日者於是請於撫君而諸僚
大夫咸協厥議遂各捐贖鳩工凡文武吏士莫不翕
然予來不數月落成先是同志長者敬齋蔡公及心
泉程公少松滕公偕余延鄉先生心菴馬公主會郡
兩學師生講學別署茲則移會於祠之正學堂諸士
子瞻先生像則已肅氣斂容相與詳致知之端緒究
精一之心傳則復勃然興起蓋若先生復出而相與
周旋問難於何陋資陽間也久之余有蜀藩之命告
資陽府志

餘編卷六

文徵六

五

行諸士請爲述先生學脉以語來者余固讓不已乃
於象曰道本無言也自伏羲畫一而堯舜名之曰
中曰道心惟微是微者天地之中吾心之本體也以
人見與之而微者危矣危即人心非有二也文王不
大聲色不長夏華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孔子無意必
固我而知天心所謂聲色夏華知識意必固我者皆
危也無是危也而微體全此至聖所以契天之中立
萬世之極也成功德然文章煥然參贊經綸之業與
宇宙同其廣大而博謂之微盡任其天然之則直心
以出之則我無與焉則雖仰而思之夜以繼日而亦

謂之無思身勞天下過門不入而亦謂之無爲授受之際與回言終日而亦謂之無言何者蓋天之徵也非人之危也孟氏沒而道心之旨不明諸儒習於聞見之末泥溺於訓詁詞章淩淫於權謀功利而欲窺聖人之緒不知其求端之初已落惟危之路其去中道也萬里矣至宋周程大儒始能以無欲存仁之學體天地之常聖人道心之旨復明天下而其後解體日頽支離益甚其流之弊遂至於遺心而求理逐末而忘源使後世謂聖人之學惟在於言語事業之間知能技藝之末而不復知所謂本大之幾微於是爲二

貴陽府志

餘編卷六

文徵六

五

氏之學者反得以虛寂之說動高明之聽而聖人之學大晦而不可復求吁弊也久矣陽明先生以拯世之豪立希聖之志其始也博之詞意其旣也又求之佛老而見猶未卒也惟其志求必得百鍊千磨至龍場久困之後始大悟此心之本真直契吾儒之正脉故倡明良知之旨以立教良知卽道心也一點靈機天地萬物之所生生而不息千聖授受之際心心相契而不可形之於言者不得已而發之二字以洩其微使天下學者知心卽道道卽心而聖人本天之學復幾於大明先生嘗曰吾此良知二字自萬死一生

中得來嗚呼亦苦心然則非有萬死一生之功者
未易語此也惜手世之學者率以知解承當不因積
累入悟認知誠爲良知以聲色作用言語辨論爲致
知或高談性命而聲利是謀或收攝元功而經綸則
滯執笑宋儒以聞見爲致知而不知吾黨之所謂良
知者聞見也以窮物爲支離而不知近世之所謂忘
物者支離尤甚也求其實致德性之知而然識天然
之則者幾何人乎嗚呼知得良知却是誰先生固有
深憂矣以能之謗陋豈足以與知顧此一念真切心
盟不敢自棄也嘗夢交於神明而聞所謂帝懷文王
貴陽府志

新編卷六

五

劉秉仁

武侯祠碑記

世傳諸葛武侯暮地黔中時殆抵牾柯通金坑云又
侯所遇輒有遺蹟付諸幽靈後人發得奇踪闕響必
謂侯所遺藝請非侯其誰宜爲也今貯甲銅鼓兩儀
皆謂侯遺蹟蓋故老相傳如是然不可考矣南曉故

有祠祀侯前挹郡城下瞰漁磯烟水飄渺翠微亦稱
廟貌我龍洲王公開府茲上瞻侯祠宇想見侯扶漢
三分事慨然興懷低徊久之乃手侯舊傳增損核
再四割之楔貯之祠以爲薦紳典型以慰咄庶遐思
愚嘗反覆深維之見公有遠意匪直寓仰止之勤已
也忠武在章武時欲完蜀以瞰中原之變志圖恢復
故其所經畧蜀地務先警服竿焚諸彝之心要在奪
之氣以藉其力曰思惟北征宜先人南是也故彝俗
習格關知兵侯故兵威困之彝善匿隧燎原侯故烈
焰燔之彝巧避毒菁幽岩侯故窮搜之彝信鬼幻惑
貴陽府志

餘編卷六

文徵六

五

侯故竒踪閱響以震警之謂所過輒有遺蹟付諸山
靈者蓋侯警彝之一端也彝警而無變然後得藉其
力以瞰中原此侯之遠謀也閱千百祀來我太祖高
皇帝兼有區夏削砦落而樹以郡邑彝菁洞而代以
控弦戍守自黔達滇蜀皆星絡雲屯已倍蓰什伯於
侯所措注矣顧國家亦武侯意也夫居今諸彝不靖
則黔蜀滇不完黔蜀滇不完則非所以重西南之屏
翰矣然欲靖諸彝匪得侯之才量及侯之規畫如侯
其人者未足以語此今觀龍洲公之注措則得之公
自幼挺拔沉浸羣籍馳騁今古博識方卿寺於邊城

形勝險易經畧事宜罔不洞突要領故撫臨遐服譬
之熟輟游亦也地之貴儲利則啓蠹則杜途之梗塞
高則陂涉則梁兵之募畜千則稱戈則比酋之魁傑
馴則懷叛則兵士之習俗游則警情則戒行逾年彘
無鼓譟民無讙譁有苗來格在在帖甯不與侯之遠
謨曠世相孚耶公所經畧匪直全黔以完滇卽三蜀
亦藉公以完如侯之故志侯所完蜀雖未足窺中原
公所完黔蜀滇則屹然爲中原一大藩鎮衣裔曰邊
器美曰邊裔具而衣澤器完而中好他日舒國家南
顧憂者公力也公之意遠矣大都欲尚方於侯以經
實陽府志

餘編卷六

五七

畧匪直寓仰止之勒已也余於亟傳侯者而深維得
之矣試特以諡公將謂余知言哉故不掃荒謨有皆
記之

貴陽府志餘編卷之十一

知貴陽府事秦和周作楫夢巖輯

知貴陽府事博白朱德琮綬堂刊

文徵七

記

江東之

道貴陽右文田碑記

余撫黔之三月有青衿子數人謁余曰歲云晏矣藿食者憂之余惟貧者士之常而黔士之貧則撫者之辜也乃出廩餘分之所及無幾且非可繼也及見萬貴陽府志

餘編卷七

文徵七

一

馮兩公創置學田始獲余心業喜而爲之傳今計田且七十六分以贍府州司三學之貧者二公於諸生有豐施矣顧每年租貯定番州廣儲倉距省四百里而遙使貧士躡躑度支所得差半故郡諸生之無田者獨未沾成惠耳余令州官俟價以糶隨價以解士無往來之煩穀收一倍之利是不費之說也第思以空言移粟人其謂我何固且圖之會屯中清出烏當把路之田若干畝故征巴香備餉而今無所用之最號沃疇歲收米二百石有奇往輸直十六緡於藩而大半肥佃者余以爲屑越甚也因念貴陽學宮昔以

講武今以修文烏當之田昔贍戎剛不若贍之髦從
今衝朝不馳而瑤華耀爽黥雖丹徼乎亦知左武矣
與直指應公議割其田於庠復以叁百金置田益之
總命之爲右文云

貴陽府學碑記

黔中古西南彝地自高皇帝闢乾肇造後遂得列於
藩服而貴陽爲黔省首郡故牂柯程番地更始於穆
考御極之三年明年秋始設學如令甲一時規恢未
備姑就陽明書院改署明倫堂羣博士弟子員講業
其中若聖廟賢廡所爲瞻禮陳樂也者則第因宣慰

貴陽府志

餘編卷七

文徵七

二

而貴陽附焉萬曆甲午春當事者始興勛建議遂於
會城門北得吉壤昔爲蜀行都司今割入黔偃武修
文實相迭運固山川靈秀所鍾最勝之遺而都人士
所注念已久於是鳩工御石今始告成亦閱三年於
茲余被命撫黔時用師高砦監司詹君梁君以捷奏
於是督學沈君入而申之曰詩言旣作頌宮淮彝攸
服先生什倍僖才蠢茲苗醜不二於淮獻之訊之行
且懷好音也先生終無意乎余謂黔卽古羅甸國鋒
悍時起七萃聯鑱士之覽穰苴入毅者與趙燕爭奇
亡論已方今聖天子右文教諸藩皆以制科加額請

特於黔詔可豈以諸士異采翺辭絲飾儒術爲足多
亦以彝方秀出於民鏡檢所歸從今月會句修蜚騰
茂實中原文獻未之或先斯聖謨之訐也士生斯際
千載一時茲廟貌已新適逢其會諸士仰而思之將
何以攄所學而不負吾君也矧諸士之先皆來自舊
都所稱故家遺俗藉以遠實微外原揅用夏之權向
之抵掌而譚據梧而吟者又東越講良知故館諸士
服習已深卽令學舍移而中有不移者使處爲孝悌
出爲忠良胥自翱翔書圍問養之語云堅樹在始今
之時也是謂卑之無甚高論若猥竊而附於魯頌之

貴陽府志

餘編卷七

文徵七

三

未則吾豈敢

郭子章

養牧所記

夫物有外之而實以內之讐之而實以愛之者夫非
以外內之以讐愛之也欲內故外欲愛故讐事固有
相反而相成者張樂於洞庭之野曼而餽代射而食
而鳥不至椒蘭爲餌瑰玫爲鈎而魚不至此愛之而
讐也豢豕於義臺路寢而躅躅逾甚食鹿於廣廈細
旃之上而鹿逾逸此內之而外也何者非其性之所
適也予因是而悟夫治句治馬者焉黔故有養濟院

在兩臺署之東，維處於繙紳宅舍之間，而口呻吟作苦，故有牧馬院在閩司傍。貴陽府後馬日瘡而死者已過半矣。乃訊之，勾長圍人曰：罷癘殘疾，吾兄弟也。馬以備戎事，田事備郵傳於公家，勞斃矣。有司處於闌圍朝夕耳，而日之庶幾時，其衣飯稽其水草，若之何苦且瘡也。勾長舉而對曰：養濟舍於城，勾之院，勾之圍也。勾日汲井者，驅之曰：毋汙井。勾日曝於簡市人驅之曰：毋汙市。勾日樵城，距樵所遠，又病弗克負，荷勾是以苦。圍人曰：甞草飲水，翹足而陸，交頸相摩，馬之真性也。城惡乎水，城惡乎草，馬是以日瘡而

死予憮然曰：是非張樂投椒以來，魚鳥耶？是非豢豕鹿於臺廈耶？乃謀之，直指宋公宋公口亟遷之，而可乃檄監司及貴陽劉守文光、徐丞公、綰熊司理新貴。前二衛署篆指揮楊師震、李棟材，市隙地於北關演武場西。以其半苦蓋居勾者，半作廐治阜棧，居羣馬。而令千百戶鄒宗魯、羅三省等董其役，暨總名之曰：養牧所。堂曰：胞與堂。為郡縣有司及園林氏蒞臨之所。經始於萬曆庚子仲秋，已事於辛丑。長至予以闕武一過焉。勾長率其徒逐日，勾今而後始得汲，且浴於清樵於近林，踞於壇場，不為市井驅矣。校人庚

人呵引馬而前曰今而後始得時出入游靡分房棧
牝牡嚴刻剔羈策不局於城隈矣予又憮然曰茲非
所云外而內之讐而愛之耶夫勾不樂與市隣馬不
樂與官舍隣則日苦而瘠遠之郊垆牧之洲渚則日
喜而肥適不適之故也勾不適不能治勾馬不適不
能治馬民不適烏能治天下夫治天下亦適之而已
重修鐘鼓碑記

萬曆己亥夏六月予奉天子命來撫黔故事三日謁
文廟廟在城北隅道鐘鼓樓下予仰眎之規頗昂崇
勢若墮崩心誠之謂當釐改也於是夜郎之役亡

貴陽府志

錄編卷七

文徵七

五

論藏匱弗克民傲弗振卽吾儕心思弗暇及庚子六
月六日夜郎平貴陽劉太守文光來黔仲秋稍隙守
借徐丞庭綬請於予及柱史宋公曰挈壺之政匪棘
匪遲君子小人與息維時以司晨昏以嚴更漏惟鼓
與鐘是賴此黃帝所推迎唐堯所敝授者茲樓且圯
守甚懼亡以爲民觀也葺之亟予與宋公敬諾下監
司議司檄守會而稽之材若干章竹若干箇堅若干
畚楨若干鐘緒堊青黝若干色剗剗鉤繩若干匠錢
若干緡守與丞總之中軍官劉岳指揮楊師震李棟
材槌警役之千戶金麟李東生百戶王懋勳史目張

大紀設作之辛丑六月劉太守遷憲副署平越府經
理夜即去天子命宋公往按滇命柱史畢公代之畢
公至趣其役徐丞竭力已事以某月落成而請紀其
成於石予諗之曰危哉樓也甯獨貯鐘鼓刻漏已乎
甯獨辨朝夕弗迷風雨已乎黃鐘生一一生萬物君
子鑠金爲鐘四時九乳故鐘調則君道得五音十二
律鼓無當焉而弗鼓弗和其聲一也刻漏法漏水一
升重一斤時經一刻故鐘爲聲氣之母鼓爲衆樂之
君刻漏爲中星之驗惟其一也一也者所以一民視
聽之不一也周禮六典夏官挈壺秋官司寤春官鷄
貴陽府志

餘編卷七

文徵七

六

人儀以後太史掌之隋制刻漏令掌以率更教以博
士典以掌漏司刻分時唱之漏童更以擊鼓爲節點
以擊鐘爲節故舍元賦曰節唇漏於鐘律架危樓之
筍簾鐘或之有樓舊矣黔堂珍彙歛霧三渡息波之
後舉斯樓而更新之景鐘高懸夔鼓雷鳴玉衡稱物
金壺博施曉而鐘邪吾儕莅茲土者何以修天子之
命考其國職講其庶政士何以受業何以講貫自成
卒庶人而下明而動何以耕食何以鑿飲何以蒐苗
獮狩夕而鐘邪鼓而嚴邪吾儕莅茲土者何以序其
業糾其典刑儆百工使無愆淫而後卽安士何以習

復何以計過無憾而後卽安自戍卒庶人而下晦而
休何以宵絢何以夜績卮其家事而後卽安庶幾日
惜寸陰夜知向晨斯樓之新爲不徒矣嗟嗟予以斯
樓廢興之故而重有感也樓砌於成化甲午寶自鄴
都知忠始記出自少保圭筆其語周覈通志亦稱忠
有心計與總兵李貴撫捕諸苗貴人爲立祠尸祝之
今銀瑞左貂充斥宇內飛而食人在在重足黔以瘁
土大兵後主上閔而不遣而吾儕得以韜戈撤屨之
餘因草明時乘隙葺樓以都知始者以吾儕新不可
謂非大幸故若鄭都知者自今眎之固亦鐵中之錚
黃陽府志

餘編卷七

文徵七

七

錚與而况砌樓故碑猶言言也監司郡縣衛所與是
役者例得書姓氏於石之右

畢三才

觀風臺碑記

昔稱人物志多繫乎風土夫五方之英成於天地孕
於山川資爲國用地靈人傑祥發符徵機固不偶然
也黔當萬山中爲西南荒服稱不庭不貢之區乃高
皇帝開闢疆宇列聖勦翽道化迨我皇上御寓三十
二年車書禮樂廓爲大同一時戶口殷繁豪傑颯起
聲名文物幾埒上國夫非山靈使然歟歲壬寅余奉

命按茲土入境見其山川構會慨然有望雲物察復
解之思惟是行役不遑事有所待迄二年所具於土
民土俗形勝歷覽益遍竊疑黔風氣雖開而未甚開
人物雖盛而未甚盛豈天運固然或亦山靈氣脈未
盡培補歟暇日與中丞郭公偕藩臬長縱步陟遐見
黔山勢皆從北水折而東兩江磅礴西來大瀝於城
南之漁磯東山迤支回首而挽搏團阜夫金橫拖隴
氣上收衆水此寶水神前中丞江公會築隄建閣於
前第水勢方奔龍神未合關鍵不設於尾閭而於腸
腹障之亟則壓而易潰無當堪輿法余既得茲山之
賈陽府志

餘編卷七

文徵七

九

陽軒然心日圖一標勅諸搢紳父老益愆慮以進余
乃復申之曰人聚於地氣聚於人昔有慕富強者觀
山河而興思歷覽名邦隘塞往往培造以全生氣非
徒侈觀美也爾士民旣咸有經營子來之思余奈何
不爲地方百年計於是量費捐貲擇日鳩工公之諮
執事逾百日而臺巋然落成時甲辰二月三日余遊
中丞郭公偕往以觀是日也雲蒸霞蔚日麗風恬登
空中樓閣芙蓉四面環帶三溪東壁帳屏西清卓筆
郭公憬然曰茲其觀風問俗之一奇觀乎因額其臺
曰觀風余復以茲山奠位東南考卦次爲巽稽星野

爲文曲圖史奎壁實兆厥瑞臺成黜照人士必有從
龍從虎益嚮應於井鬼之分野者余茲實厚望焉諸
大夫請余記爲古今亭池臺榭率多以遊觀逸樂需
民力而叢之怨如楚章華秦曲房齊晉強臺平臺之
類俱足永鑒惟詩稱文王靈臺謂其偕民同樂故能
令民歡樂而述之成說者以爲臺池鳥獸之樂無闕
人士第張子有言靈臺辟靡文王之學也鎬京辟靡
武王之學也則靈臺之築孰非周家作人地乎余惡
敢當文王顧一念作人之意則文王我師敬勸貞珉
而爲之記

貴陽府志

餘編卷七

文徵七

九

郭德薄

郭青螺祠碑記

貴筑介在要服古夜郎羅施之地後漢武侯擒孟獲
濟火從之以從征功表王羅甸則今安氏遠祖也安
氏立武侯廟於大方前爲關侯廟巍然兩峙水西隔
烏江一衣帶便是播州播酋楊應龍梟獍負險逆顏
行王師屢征不克聖天子赫然震怒拊髀思安攘臣
廷推秦和郭公才猷將畧足膺重闢萬曆二十七年
春三月奉勅開府貴州兼督理湖川諸軍務夏四月
匹馬入黔黔中物力單弱一切兵食仰藉楚蜀協濟

綦江一陷全貴岫危公請增兵益餉以充兵食計募
兵守偏橋等十二處要害以遏寇衝調補文武將吏
叅劾規避以嚴紀律身先臨賊以倡勇敢總督長垣
李公移駐重慶請尙方劍與公協心朋力而軍政肅
然矣明年二月公誓師四月進兵首摧賊鋒宣慰安
疆臣斬關先登弟堯臣佐之大水田一戰獨冠七路
師至壁海龍壘纔百餘日六月應龍伏誅劉屍傳首
妻孥田氏朝棟等七十二名檻俘闕下是役也貴州
斬獲首級四千八百六十生擒首從一百五十八俘
獲賊屬男女一千一百一十招降播民二萬九千八
貴陽府志

文徵七

卷七

十

百五十奪獲賊仗不可勝紀天子賚軍興百四萬金
公僅用其半漕糧三十萬鍾用十之一餘悉還帑藏
恬然奉身而退溫旨款留以定播地經理郡縣新設
遵義平越二府貞安黃平二州遵義桐梓綏陽仁懷
湄潭龍泉甕安餘慶八縣改置安化貴定二縣播地
方平皮林復熾賴公餘威進剿擒斬俘獲與播畧相
當未幾又播水地界公與新城王司馬公議令疆臣
入苞茅代播輸將於黔西沙溪仍舊又未幾議鎮雄
公命堯臣孥妻孥還黔代兄爲宣慰而鎮雄還隴入
言公慮逆謀深功高事苦然哉先是公以二品誥命

改給京銜蔭仲子生員孔廷入監讀書及敘播功陞
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蔭長子孝廉孔建男武舉
承吳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三十五年公陳情終養
至九疏上不得已准養親以俟起用遂得舞斑衣於
膝下朝夕承歡至三十八年五月大事已襄樂磨卹
典四十年五月敘路山二苗功晉兵部尚書兼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賜飛魚服給三代誥命孫吳晉錦衣
衛指揮同知世襲公乃建忠孝寺於里以報君親恩
四十一年皇太后頒賜藏經勅賜寺名大忠孝禪寺
公在黔十年始終出處忠孝大畧如此黔人思公思

貴陽府志

餘編卷七

文徵七

十一

建生祠祀公者七乃宣慰安君堯臣獨建祠大方名
曰懷德與諸葛武侯壽亭關侯鼎足而三惟生祠之
建自昔有之石慶爲齊相齊人高其行有石相祠樂
布守燕燕人服其廉有樂公社至荀勉朱邑之遺愛
童恢韋義之異政載在史冊班班可考而未有專祠
殊方者尤未有特祠於宣慰司者有之自宣慰公始
宣慰率羅甸人合武侯關侯郭侯而並祠之真可謂
懷德矣夫德有厚薄懷有淺深尸而祝之社而稷之
春秋俎豆之懷其懷也淺郭公曰忠順宣慰亦化而
忠順無許織毫郭公曰仁厚宣慰亦化而仁厚無隕

蠕蠕仁義道德之懷其懷也深畏壘之細民竊竊然
祠庚桑子庚桑子不釋然曰是妄鑿垣牆而殖蓬蒿
也何也爲淺也物不答施於天地而天地亡恫子不
謝於父母而父母無憾何也爲其深也羅甸人無庚
桑郭公而天地父母郭公其名曰感其感無心是名
曰宮應角應其應無跡懷之摯也祠以柱史南海馮
公奕垣左方伯通政使甯國趙公健配享蓋左右郭
公施德於黔者例得并書

謝三秀

東山志畧

貴陽府志

餘編卷七

文徵七

十三

山在黔東門外故曰東山峭壁斗絕百仞朱樓縹緲
欲飛前俯全湯後枕銅鼓固儼然西南一具瞻云山
麓舊無結構萬厯初中丞何公始建東山閣兩山夾
谷之間頗足幽勝閣後爲都是春風樓樓高不及閣
之半而濶倍之檻外社壇諸山一目都盡勁松謾謾
如聽湘江八月潮能令坐者忘倦出閣啟短扉梯石
而上望一天門如在霞表山樛祠靈官虬髯如戟凜
凜有生氣門東西各翼以祠祀關趙二將軍歲時香
火不乏祠右高阜則小魯亭在焉亭據三面之勝故
自佳惜不見城南如練耳亭下小有洞僅容二人坐

亂石岌嶮相倚去小魯望棹楔而進是爲空中樓閣
閣不甚華呼吸帝座左右與樓絡繹東爲雲堂以容
方外殘碑斷碣相枕籍苔蘚蝕而葛蘿封也僧橫小
樓於叢薄中三聖殿與閣對峙負山雄麗而眺望不
賒殿左爲文昌宮少爽閣近亦傾圮斗姥閣半嵌崖
半飛駕空中憑欄極目便自有天際真人想然而據
險爲不甚適自此過通明殿僅數十武皆從岡脊上
行罡風蓬蓬然吹人欲起殿祀東嶽玉帝金像頗肅
真足奔走萬靈左爲鐘亭右爲積翠亭咸與殿稱前
楹軒豁松檜陰森卽六月不受暑下視城市殆如蟻
貴陽府志

餘編卷七

文徵七

七

垓千甍翼張萬瓦鱗次明江一派盈盈扇履問
臥波漁人操舴艋如在鏡中行大都黔中之勝無踰
於此

胡運平

建文帝閣碑記

白雲山庵不知何時始昉也世傳爲建文先帝潛龍
遯跡之所理或然耳時帝望白雲而至止故號曰白
雲也其地閣於定番廣順之間紆途十里許徑迴澗
曲而庵出焉高可百餘丈拾級登眺屹然峙於腰脊
之半千巒獻翠萬木羅青一奇觀也庵不甚廣且湫

隘蕪雜蓋居荒僻文人冠蓋不嘗遊憩焉故庵堂羅諸佛居帝於側非不知帝土人不知禮也然而非體也余至惻然者久之謂衆僧曰帝爲此庵開山之主宜獨居一室以長此香火而衆僧若未解所謂余循覽庵之右側有流米洞在焉流米洞者俗傳帝修行時米從石隙中出以供帝膳其說蓋荒唐不經或欲神其事耳洞之前不甚寬敞而曠覽前峯則迴迤拱護奇態百出且俯瞰平地若出其上造物倘有意乎於是輒然喜曰是可以居帝矣乃謀之廣順州守栢君定廣都閻蔡君選期經始鳩工集材凡五閱月而貴陽府志

餘編卷七

文徵七

十四

成焉繪圖示余余展而觀閣不甚宏限以地雖小而可觀也稍避洞而左不欲揜洞而蔽明也不揜洞不忘帝所自也視庵稍偏而高不居正而能尊也閣二層居帝於上示貴也道出其左示人不敢褻也余覽而玩玩而喜因憶帝之蒙難而出也以深宮玉趾問瀾萬里而能於人跡罕到之處披雲霧剪荆棘覓此佳勝謂有所指點而然乎無所指點而然乎此時不但臆魅都居抑亦豹兔窟穴而帝孑然一身保持堅固不墜迷網謂有所呵護而然乎無所呵護而然乎且從此而知佛法矣從此而知王化矣車書合跡兵

倫舉侏僂椎髻之鄉化爲衣冠文物之地佩刀負弩之輩咸成披經聽嘑之流何莫非帝開闢之力也而有斯庵以尊而帝有斯閣而益尊覩斯閣也其愈知所以思矣庵前有跪井乞水者咸跪以請則泉湧焉吁人能以跪井之心登斯閣庶幾得修閣之意乎閣始於崇禎丙子季春成於斯歲仲秋余以竣役出疆不獲登堂瞻謁聊書此以見志

李選素

廬山司黑神廟記

睢陽之潰也同殉節者三十六人巡邏外霽雲南將

黃陽府志

餘編卷七

文徵七

十五

軍爲最烈焉嗚呼睢陽陷矣唐祚綿矣何以明其然也國家值板蕩之秋亂臣賊子挾梟雄之姿往往窺竊神器所恃者惟忠臣義士一段浩氣丹心百折不磨之性披肝膽激壯士共相推挽成則一身可以救人事之壞不成則一心可以補天地之窮至德丁酉冬祿山雖見殺於長安而靈武初立蜀輦未回郭李之功未就慶緒猶擁僭號尹子奇史思明屹然勁敵也一時擁兵都邑世受唐恩如令狐潮輩反顏事仇恬不知恥唐之不絕如綫矣將軍以頓邱一布衣奉張許之令起孤城以討賊大小三百餘戰殺賊萬餘

或曰二十餘合全無挫志何其壯也迨糧盡被圍乞
援進明慷慨泣陳鬚指示信其平日心在王室上下
一德者可知將軍此心張許二君亦此心也將軍以
三十騎突出重圍賊數萬莫能遮三十騎亦此心也
城破之日饑卒四百甯死無叛四百人亦此心也故
紙可食茶可嚼雀可羅鼠可掘愛姬駿馬可殺惟此
浩氣丹心百折不磨之性不可奪天地正氣畢萃睢
陽一城睢陽雖陷不陷矣且忠臣謀國何分人我勝
則共勒其勲敗則何妨獨任其咎郭李顏僕當時類
多奔走禦侮將軍扼衝要地分賊勢於方張蓄銳氣
貴陽府志

餘編卷七

文徵七

十六

於諸路且陰以大節堅四方恢復之心故河朔得從
容就理復還兩京綏靖范陽還唐舊物將軍於李郭
似有幸有不幸焉然李郭之幸未必非將軍之不幸
成之也人爲其易將軍爲其難此其用心公而明微
而婉又非常情之所可測也故曰睢陽陷唐祚綿也
獨是計將軍盡節日詎今千百餘年矣黔又遠去雍
邱非若江淮鄴魯犄角爲唇齒邦而黔之祀將軍彌
謹恒求其故不得說者遂以沐平西暨安叛城上所
見兩異事實之嗟乎事之有無不足論矣而將軍之
亮節光天昭曜今古雖山陬野老愚夫愚婦痛談往

事或歌或泣津津樂道若欲生睢陽諸公於齒頰間者豈獨黔人乎哉况黔山國也民生不見外事俗雖侈猶存三代遺風聆餘韻而生感感斯慕慕斯奮有不禁頑廉而懦立者是將軍大有功於名教也則黔之廟而祀之也固宜

邱禾實

建設貴定縣碑記

貴定何以始城曰新縣也貴定何以始縣曰改土也然則改土便乎曰道有升降政由俗革標枝野鹿化而冠裳卉服鳥言化而絃誦臭穢之民曰控弦鳴鏑

貴陽府志

餘編卷七

文徵七

十七

嗜鬪如飴一旦化而賣刀買犢由此言之吾安知舊貫之非因循而更張之非善治也惟是時詘舉廢以區區枵腹待哺之黔而動有草昧經綸之計業已郡縣其地勢不得其治有治勢不得無城有城勢不得不與役動家而帑藏一空時道旁之議委而去之當此之時難於得財乎得人乎貴定故龍新之問屬夷地也當萬厯中兩平尙聞實爲菴苻之澤往往禦人國門一歲就數見告爾又黠夷飛詭賊不就徵者撫郭公青螺有憂之於是上疏請縣四司始平伐而貴定名焉自是民稍戢窮谷之老有嘆生平始見漢威

儀者然於城郭宮室禮樂教化謙讓未遑也凡五年而令督撫胡公瑞芝來日檄所司城貴定時藩帑如洗司會不充先令者且以拮据執掌斃於是人益側目新封視爲噬巖而黠夷益乘是登山嘯梁以相恫喝縣中夜數驚胡公聞之曰是不難難於人耳於是檄所司遴屬吏有膽智者往而所司同聲一詞曰無如獨山萬守是嘗別駕肇慶治兵欽州有能吏聲者於是公乃上書請移萬守於獨山城貴定當是時人猶言萬公卽智畧膽勇能役神使鬼俾天雨粟耶乃不期年崇墉言言公報貴定城成矣先是議城約費

貴陽府志

餘編卷七

文徵七

十六

二千緡猶虞不給公至拓地鳩工因民情而盈縮焉百工咸悅民亦子來量田助工樂輸恐夜纒請金千四百緡而城工訖成城四門每相距百餘丈樓櫓稱之濠塹又稱之自是縣治巍如象魏秩如比屋翼如人之視貴定又不啻視通都大邑也易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甯公其所建之人也督撫胡公其建之者耶從此蚩蚩之民心志日易習俗日移周公孔子之道差可漸被蓋禮樂教化之務與城郭宮室之制若相待而然者獨書城成而已哉當是時余在京師日觀兩觀之燬工用不與問何以故或曰少府之金

錢不給也或曰申噹之估計太濫也或曰奚斯之委用無人也嗚呼以蕞爾之黔寧一城而有餘以國家全盛舉一雉門而不足由前之黔百相委也而城之難由後之黔且招提且興梁也而城之易是在人

又

遊憑虛洞記

余既改鳳凰哨路於山之麓因由麓得所謂牟珠洞者洞高數十仞玲瓏層複宛然樓居洞左有水自半山東下勢如建瓴前與洞水合流去爲澗覓水所自來不可得蓋此山爲藤蘿所封幾千年矣余既咤其

貴陽府志

餘編卷七

文徵七

九

勝則趣左右芟蕘蘊崇之行火焉火燼得洞門門於洞稍折而西曲崦逶迤若天構顧陡峻不可及則先後各一童附葛余以手若足屬僮登焉洞廣數丈深倍之前俯臨澗尙有藤蘿封之蒼翠交映其後爲沉泉深數丈清可以墜泉後崖最崇崖稍左有門方丈厥中黯如余不能渡泉亦不敢就視第循崖而西有滴處可級可達上洞然循岸處耳相錯也升級處趾相藉也稍失足則墮泉中余畏甚然不忍捨上洞則呼僮掖余如初再登焉登處有罅下通者二余不敢旁觀第以目矚僮以足捫級凡再喘息得達余坐洞

門視之則見懸崖縵紛如伏龍如蹲虎如委蛇如
流蘇不可狀乃前一罅直貫山頂竄上一石直立如
人形崖漿滴其首端蓋千百年石漿所結也洞上距
下洞如百尺樓眺澗水又似在重簷下鳳山前時皆
相拱揖而北風襲人令人有憑虛空颯之想余因名
洞曰憑虛以更其陋方余登時余弟嘉慧甚凡先余
上下者再不恃僮又數數代僮掖余余既下則鼓余
渡水視石門余前不能則褰裳獨往久之出謂余曰
門內方丈餘更有重門其中若明若暗若泉若洲且
重門上纍纍若有所矚殆龍蛇之屬乎弟又前覲泉
費陽府志餘編卷七 文徵七

中一物長丈有心鱗甲皆具余恐其真龍也挽俱出
然弟猶惜不以火竟去出洞已晡時相與就壺觴然
意水所從來不勝豪舉因復從左山索之復得一洞
深入無內履其旁則聞其聲如吼稍入則聞聲如雷
然不知何物也深入而後乃知爲澎湃聲有以巉崖
下臨無際則渟泓一潭也余不敢入第聞之僮若此
因名洞曰雷鳴乃余弟素奇不已仍援石下視建瓴
處則當小洞有尾閭爲潭所澆水三疊如珠簾云此
洞去憑虛洞餘步仍處高然水不下洩而旁穿爲
瀑布乃余所 路徑旁穿之上石生如梁小洞當路

旁雖有聲然不令人見險噫嘻水亦有情避余愚虛
之勝又避余雷鳴之險造化之秘亦靈怪矣哉此外
崖洞疊出在在現奇時方誅茅未及盡覲而日暮矣
因爲興盡之返故記之

新添衛馬政記

觀察王公莅新添之二年百廢俱興已而察民疾苦
無如馬館而馬館困累無如編僉乃下令許民自陳
利害於是清平興隆龍里平越以及吾新添皆同時
告困願易編僉爲召募公曰編僉召募豈有說乎於
是民推三老詣堂廉對其畧曰今天下之所以貢上

貴陽府志

餘編卷七

徵七

三

者有編審以定戶有條編以定租未有不問其戶與
租止就人丁差次責以重役者上之所以責下者有
征解以入有支領以出未有不征不支第額賦償之
不問其逋不逋者而編僉實兼之編僉者三年一編
僉第曰某戶某人應役某人某歲應輪主者徇耳目
於人役者聽喜怒於上出入在乎苞苴公行但今日
入案明日起郵一乘後期銀鑰隨至至於歲額錢糧
又但曰某所應於某司取價某人應於某戶追賠應
役在前追賠在後勢已不堪而富戶善操奇贏勢豪
不輕出納得少爲足幾如久旱逢霖十謁空回大類

沿門守鉢自是民入編者除一二積滑外雖中人之家勢必蕩廢其貧者則有鬻妻子逃蓬藿歌行野而賦樂郊不暇返顧以此知編僉不但誤百姓亦復誤郵乃若召募者賦額猶是也而官爲徵應役猶是也而聽其赴惟是積金帑內則羶在而蠅必趨刻期以頒則汲先而鯁不涸所望以積年之逋煩有司數口之勞庶可以不費之仁紓小民剝膚之禍以此知召募便對竟觀察公憮然者久之乃嘆曰嗟乎國家力役之征使民出其力粟米之征使民出其財未有明征其力陰盡其財如爾黔之編僉者夫救焚者不擇貴陽府志

條編卷七

徵七

五

水而揚拯溺者不擇水而提况召募者古之免役法也今天下多做此何黔不然於是削贖奏記中承胡公徐召郡大夫及諸所弁帥論以力行召募令悉心具列所爲收支狀其在吾新添則額馬二十二匹額賦新添太平伐小悉令均田則賦無隱無濫數每馬匹銀八十四兩一以徵收責成所在以時支放有不從者悉從民請聽其便而盈縮之具本府焉公條議中凡部署既定於是諸部民無鼓舞願應明年募其曾鬻妻子逃蓬藿者咸歸築堵願緩須臾死更爲太平

之民太史邱禾實曰吾聞之長老云編僉亦非古也
黔自國初甫入版圖其土民如在纓之鹿一惟吾所
驅馬館其舊役也因一再興軍羽書旁午土人苦之
因詭言左衽侏僂不任役則皆走不知所往於是軍
舍代役詩曰有免爰爰雉罹于羅代役之謂也代役
久乃有編僉自有編僉以來訴者接踵而當事者赴
訴闕下得勘如本省而亦報罷蓋利倍變法其猶難
如此余嘗讀陳御史邦敷養馬謠及先正孫文恭荒
城謠畢竟以爲戴盆不可望天矣乃觀察不詢左右
不藉文移不憑甲乙之口第延訪三老於呼額之間
貴陽府志

餘編卷七

文徵七

三

而遂爲民捐百世之害且夫公所謂免役法者非予
贍與君實爭之政事堂者乎夫差役者法窮於兩盡
免役者事蔽於通融所從來遠矣乃公行之則又有
治人而後有治法者爲記其概因附輿論以俟後之
君子考焉

吳中蕃

以下 國朝

重修忠烈廟碑記

貴陽有忠烈祠以祀南公霽雲舊名黑神廟蓋人不
知其所自來從其貌而稱之也明正統間臬使王公
憲請於朝賜今額且命有司致祭焉公之功著於雅

陽其詳附見於張睢陽傳在唐固已立廟睢陽圖像
凌烟矣其所以得祀於貴陽者則以子承嗣嘗爲清
江守巡行牂柯夜郎間多善政民愛戴之因及其親
而公又往往顯靈異於蒸土故至於今不廢不獨其
忠義大節足以起敬畏致瞻仰也然以近市祠頗湫
隘僧西竺自蜀來爲住持每欲修葺而未有會康熙
癸丑春殿宇中夕忽動僧疑地震相率避出比曉視
之中梁已斷不絕如綫以木撐之乃免墜壓觀者異
之正謀新廟宇忽於城西獅子山下獲巨木數根長
數丈餘圍可九尺挺然美材又於獐狝溪中得一亦

寺功刊本

金鑑卷之三

文徵七

通

如之不知始於何年而見於今衆以爲是有神助相
與市金捐廉以成其功又擴其後隙地建藏經閣五
楹除爲蔬圃香積僧寮莫不具備遂極壯麗宏敞爲
諸刹之冠因憶大中間裴休建廣教寺黃蘗禪師募
得松蘿木以神通力皆自井涌出而曹溪之寺則自
空中飛來或以法力致或以神力輸莫不有其因緣
今黑神之廟梁中斷而不絕木自出以供用其爲神
罔不待言而西竺以廣長之舌宣報施之說爲時賢
所傾嚮得其信從不可謂非法力之所致也廟成而
西竺已西歸其徒碧島欲乞一言以毋忘其師之力

故爲此書其所以此亦欲使人而生敬者知其所自來也

豐陽府志

卷七

文徵七

五

貴陽府志餘編卷之八

知貴陽府事秦和周作梅夢巖輯

知貴陽府事傅白朱德璉授堂刊

文徵八

記三

佟鳳彩 以下 國朝

重建昭文門文昌閣碑記

中州西南皆山也巋然高而大者不可以數紀其蜿蜒扶輿欲入於中州而磅礴鬱積鍾爲郡邑者黔也黔之中山峙而川分土衍而流駛清淑之氣於是鍾貴陽府志

餘編卷八

文徵八

一

焉冠蓋之盛於是爲最者貴陽也粵稽往牒舞干羽而格命者此其故墟盖信然也歲戊申余奉

命撫茲土入其境見負峒而依箐者居相錯椎髻而侏僂者踵相接草衣而木食者習相安余因疑黔之民殆不可以干羽之治治之也及觀風於土而見懷瑾握瑜者指不勝屈乃始信黔之民未嘗不可干羽之治治之也黔於明季兵燹之際僭據之地也洪惟

世祖章皇帝嗟一方之倒懸

命介藩重臣分道出師羣策羣力祇承

願謨不崇朝而土宇版章余攷其山川按其圖籍升高以

望遠求逋逃陸梁之所皆宛然可觀也蓋自明失其
政天下耗竭不遑之徒乘間而起傾側擾攘民鮮孑
遺我

大清奉命驅除寇虐聖人出而四海一向之憑陵鴛
驚者剗削消磨數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咸
武紛紜湛恩江濺近古以來未嘗有也今黔介楚粵
滇蜀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時至民生安於
畎畝衣食以樂生老死絃誦以果行育德而孰知上
之拯於水火休養生息涵煦於文教之深也余來之
明年因政簡民和時進諸耆老而詢以逸事或告余

貴陽府志

餘編卷八

文徵八

二

曰古開創之世類以文教爲治故今郡東門之堽隆
然而紛頽者爲夾昌閣廢址昔人祠之以爲教也惜
喪亂之餘無或能起而鼎新之余因之重有感也夫
念無所起起於所觸子衿也不遊膠序則敦詩說禮
之志無由自生今試立一閣於此有過之者必曰斯
神也職司文教也而

國之祠之也示相助爲理也其翻然於藏修息遊之
業而潛消其鄙陋狡黠之性固不待干羽之舞而優
入於時雍於變之世無難也乃舉而質諸少司馬卜
公公曰有是哉誠不可無以似續之也正與捐貲經

營之未果而公以

予告歸旗時少司馬甘公代至聞之欣然曰斯固化成之首務也力贊之而閤乃煥然爲郡國觀也是役也不傷財不勞民經始於己酉之梅月閱七月而落成余旣喜黔之民見斯閤而有矜式之心又幸其民樂其倒懸之解而得優游於文教之世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漸淳使民知所以安其生者皆

上之德教爲之也夫宜

上之德教以與民休息使有所觀感而興起者一方大吏事也爰磨石而書其事俾後之莅茲土者視其細務

貴陽府志

餘編卷八

文徵八

三

式大可也是爲記

楊雍建

重修陽明書院碑記

貴陽撫署東偏有陽明先生書院故大中丞阮公文中之所嗣修也自兵燹蹂躪以來高陵下谷一望蒼然而空木頽垣猶僅存於寒雲落日烟埃起滅之餘豈有幸歟余以聽政之暇覽其遺址摩娑斷石而按其文辭所稱述先生在黔功德爲甚悉因念黔於職方爲西南徼遐濶僻陋民雜苗犵山棲而草處椎結卉裳攻劫鬪暴徃古所不能彙馴自數百年之間始

循法度稱贊奉貢以至於我

國家進以文治學者爭自奮於六藝由於訓程感道懷和薰蒸砥礪卓犖間出登進顯庸發聞四方雖

朝廷文教覃被實大以遐而揆厥元報本反始則黔人之俎豆先生宜不能怠庶幾充大厥宇崇答弗替而風廊甫立彫剝不堪登其門門壞升其堂堂廢徘徊俯仰以余之蒞茲土也而又烏得無情哉遂乃徵工執用來會刪下凡齋舍之傾圯無存者棟楹樽楮樓閣店楔之腐敗撓折與級磳甍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黝昧者或作或仍以葺以治室宇具修神位

貴陽府志

徐編卷八

文徵八

四

密清斬示後人而亦無侈前功工既迄乃伐石以紀之其詞曰伊昔先生至於是邦葺軒以居何陋因名惟德無陋惟人無遠去陋本儒則思其返有祠奕奕親臨災之尙俾來者欽茲訓辭佩服無斁如參於前良知內照其敢不虔居而無陋罔貳昔言申陳嚴祀永永是尊

田雯

重修甲秀樓碑記

甲秀樓者江公東之之所從事也越今百餘年矣波濤洶湧之衝激風雨雷霆之動盪烏得完樓哉蓋江

公而後無復喜從事者何今人之不逮前人也江公當日知樓之有關於黔而皇皇爲之且有關於黔之人才風氣而以甲秀名之其用意深矣假使江公之後或數年而一人焉或三五年而又一人焉而不聽乎波濤洶湧風雨雷霆之交於樓也樓雖不完亦不若今日之甚矣無如江公而後遂成絕響落落百餘年無復喜從事者斯亦樓之不幸也使人而皆喜從事則天下何足治不獨一樓然矣後之君子常有所不屑則躁否則惰躁則妄惰則廢既妄且廢則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出於此而不足怪嗚呼此蘇子

黃陽府志

餘編卷八

文徵八

五

駟之所以致嘆於驛館歟夫事之始也有創之者事之終也有成之者當夫創者既往成者未來欲存欲亡可斷可續之際有人焉存一綫以待來茲其人不可少其功最大如經學與理學相表裏也理學成於宋儒避矣然言誠言敬言禮言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莫不本於經學苟於羸氏灰燼之餘非得漢儒諸人經各有注傳各有釋次盡薪傳以聞於後世宋儒欲直接洙泗之淵源詎可得乎蓋前事者後世之藉而絕續之交不可無其人也嗟哉此樓也江公之後有人焉今則事半功倍也昔江公之後無人焉今則

事倍而功半也大抵泄泄焉無復喜從事者吾慮黔之終無此樓也於是鳩工集材而新之度木於林伐石於山計瓦甃墁釘於匠興工於己巳之二月凡百五十日而成立於魚磯烟水之上跨乎長橋垂虹之間可以爲黔人之美觀焉雖事倍功半遠不逮江公之所爲亦可以無遺憾矣然而人才風氣之所關其在斯乎今日者風氣日挽人才輩出甲乙科名之盛又於黔士之文章卜之不盡係乎樓之完不完也余將以告夫後之喜從事者是爲記

貴陽府學藏書碑記

貴陽府志

餘編卷八

文徵八

六

今天下儒術倡吏治修凡郡縣各有學獨以黔則興廢半焉雖沿革不同弗遑建置亦西陲羈縻蠻邦不以通例論也貴陽有學明萬厯間黔撫郭公青螺於平播後創之而黔學之有藏書也亦自青螺始歲旣久學且圯隳書亦煨燼春秋俎豆有司奉行故事而已而游歌講肄之事無聞焉余自戊辰入黔見夫士之進退周旋者佩先王之教沐

聖天子造士之澤亦羣思爭自濯磨無如載籍寥寥見

聞荒陋非惟古學不講卽帖括之近習流傳委巷者不過一二斷簡殘帙可覆醬瓿已耳而吳越間之書

賈從不重跡一至焉考其地傳之無人漸且歲之亦無其地而况兵盜水火風雨蟲鼠之劫灰散佚也哉余於甫入黔之日葺治學宮復其舊觀瞻顧頗樂周行階配傳有司帥博士弟子游歌講肄於其地踰三年辛未秋余以憂去黔將行矣巾箱中有書若干種凡數十百卷皆著日留之學宮積藏茂哉令學官掌之提學使者集黔之十日積月課庶有志者得以卒業焉嗚乎夜郎鬼方既苦於無書又苦於不知當讀何書雖有聰明魁傑之彥冥思雕搜枵腹無當人終以布衣惟髻之蠻髦輕視之余是以不忍特留書於

貴陽府志

餘編卷八

文徵八

七

黔也夫古人之爲學不外經史二者余所留於黔者經史爲上文苑詩賦次之不然商宇嵬墳固爲荀卿所恥萬一取舍悠繆流於怪僻荒誕爲非聖之言余必不敢使鬼方之士讀所係於學術風俗不少余之意惟青螺知之亦余之私淑青螺也余去黔五年矣客歲林公石來以視學赴黔曾以是告之又復踰年寄以此言勒諸頽水之石林公負文章盛名今爲黔士師無異司馬長卿之在滇吾知黔之士必有如盛覽張叔其人講習經史之學揚聲發光於當代者儒術倡而吏治修林公之功不更大且遠哉是爲記

余嘗攷昔人之不合於時而遷謫其官者或海外或蠻鄉比比然者柳州播州皆非善地而播州尤非人所居黔地接壤於柳而播之版圖則半隸於黔明朝二百七十餘年前後以謫官來茲土者有王文成鄒忠介兩先生忠介以杭疏忤江陵杖戍都勻衛日與勾士講明陽明良知之學著書立說大抵尊信文成者文成先生疏救戴銑遂謫爲龍場驛丞得罪之由南臯畧同宜其志氣之指從也其學問關乎世道人心其功在於生民社稷明臣中無有出其右者非氣

貴陽府志

餘編卷八

文徵八

八

節文章一材一藝之士所可企而及也故南臯尊信之不置而黔之士俎豆之無已也方先生之初至龍場也劉瑾憾猶未已事且不測自計得失榮辱頗能通脫獨生死一念未忘乃爲石榔自誓居易俟命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入告之者呼躍而起從者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乃以傳記五經之言證之莫不脗合因著五經臆說嗚呼先生之學以謫官而成先生之道其亦由龍場而躋於聖賢之域也耶當日坐擁皋比講習不輟聞風而來學者雍雍濟濟觀其課諸

生四條並問答語錄俾尼山之鐸破於羅施絃誦流傳以迄今日黔之士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歲時伏臘咸走龍塲致奠亦有遙拜於其家者先生之教何其廣而澤何其深且遠歟乃復於窮岩茂箐之間以何陋名軒寅賓爲堂君子亭玩易窩舊跡巋然遺風宛在雖樵人獵士過其地者無不感而生敬流連而愾慕其爲人所謂頌夫廉懦夫有立志而况其親炙之者乎而其最大者則在於水西安宣慰二書當是時劉六七之巨寇方興安氏之奸謀欲啓發微摘伏直以片紙數言誓服而震懾之消反側於未萌伸天貴陽府志

餘編卷八

文徵八

九

王之大義雖可馬諭蜀殆無以過也嗟乎先生一謫官驛吏耳亦何與地方事而乃寓深心以弭禍亂講吾道以正人心實大有造於黔也哉而凡膺封疆之重有斯民之責者其亦當媿而知勉矣迨乎平茶寮征岑猛溯頭八寨獠洞革心鄱湖一戰宸濠授首異勳銘於景鐘大名垂於青史皆自龍塲之石櫛悟道始柰之何拘牽之說者謂其鄰於佛幸而輕詆之然而光芒萬丈揭日月而行先生之道固自若也夫知行合一致知爲力行之本而力行實踐則必從功業中體驗而出先生之生平功業赫赫如是當時甯吉

輩豈不聞知之顧乃甘爲蠶測不惟爲先生所嘲而抑且爲南臯所不受可知也余於撫黔之明年重修其祠旣告厥成授筆書此且勒諸石以示黔士之來學者若夫祠之亭樹花竹因葦始末則有阮楊之殘碑在皆所不道也是爲記

重修武鄉侯祠碑記

黔城南貯甲銅鼓諸山多武鄉侯陳蹟世傳侯於建興時南征此其平蠻畧地處也按侯以南陽布衣受三顧之知佐先主奄有巴蜀而成帝業自離草廬以來二十餘年夙昔以管樂自期可以無餘憾矣洎乎

貴陽府志

餘編卷八

文徵八

十

永安遺詔謂其才十倍曹丕終定大事夫所謂大事者非斤斤於六尺之孤而一隅之安也昭烈之志實未嘗一日忘併魏吞吳身將歿而志不衰蓋欲侯之大展其才瞰中原之變興復漢室斯已耳建興元年侯以丞相領益州牧開府治事手握兵柄或以侯之處此痛思先帝之顧命勢必獎率三軍首出祁山爲北伐之舉其事審其計決矣而乃岌岌於南征之役者何歟當是時成都甫定根本未固也主幼國疑羣蠻蠢動而人心未歸也鳧鷖叢爾之國財用弗充也脫一旦興師動衆驟議遠圖彼雍閬朱褒孟獲之徒

得從而窺伺之且有以襲其後焉吾知侯之謹慎必
不出此所以遣使聘吳因結和親可以畢力於南征
而不敢輕試於北伐此侯之雄畧亦遠謨也夫侯之
南征也後主親送於郊詔賜金錢一曲蓋一羽葆鼓
吹各一部虎賁六十八人分兵三路遣馬忠攻朱褒李
恢向益州達昆明而躬率步騎由水路入越巂又得
會帥濟火率羅鬼諸部刊山通道聚糧以供軍不百
日褒闇悉平聞孟獲爲蠻王長募生致之於是自良
坑佛光漾濞川而北歷髡州慶甸而西以暨平驃國
木鹿都魯普坎之間七縱七擒南人不反而心歸矣
貴陽府志 餘編卷八 文徵八 十一

攻心爲上由於街亭敗將之一言而成都根本之地
如磐石矣三月興師五月渡瀘至秋而事定凡牂柯
昆明東川武定烏撒沽蒙地方數千里莫不收其豪
傑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旅之
用財用充而國以富饒矣國富而後治成講武北伐
中原此固善體夫昭烈之志無負乎平蠻永安之托
而侯之雄畧遠謨爲何如耶是豈管仲樂毅之儔所
可比擬萬一者哉嗟乎出師一表日月爭光五丈秋
風英雄揮涕正所謂運數有歸不可以志力爭也若
夫損益連弩之妙木牛流馬之奇行屯田於渭濱

八陣於魚腹又侯之餘才刺技矣然而蜀書所載於
侯平蠻之道尤詳不置吏不留兵不運糧三者至當
而不易蓋置吏而終不相信必成禍患留兵則無所
食運糧則苦於山川險阻旦夕告匱而多脫巾之呼
惟於既平之後卽其渠帥而用之示以信義布以德
威俾之分守其土各部其民綱紀初定而蠻漢相安
此道得也且其征之方也蠻習擊刺侯故威以兵
也蠻善燎原侯故攻以火也蠻俗尙鬼侯之用兵疑
鬼疑神也蠻所恃者深山密箐之中爲羣狐三窟之
計侯故窮搜之無得避震讐之弗敢出也至於貯甲
貴陽府志

餘編卷八

文徵八

十三

銅鼓陳蹟依然又何莫非侯之奇踪闕響有以服南
人之心也耶山下有祠數百年矣距城不遠余故謁
之而且新之復築小亭於山之上覽黔之勝而立石
其旁因得考侯南征始末而進所以平蠻之道如此
是爲記

漏洩泉記

貴陽城西岡巒稠複石徑縈紆衆山之間有泉一泓
灑然清淺廣不數尺輕風隨來波鱗微動盡一晝夜
其盈縮以百爲度中置一石以準之莫之或爽故字
之以百盈名之以聖泉而鴻書之爲漏洩不知何所

助也余偶過而觀之莫測其所以因思天一生水地
六成之水之貫通於天地如血氣之貫通於人身則
水之盈縮亦如人身之呼吸也然人身之呼吸刻可
以百而茲泉則必以日計者何殆猶銀箭之壺日百
刻也行止屈伸乘除施閉而不改其常度亦可謂泉
中之君子矣吾鄉洑突泉清泚噴吐湍飛濤立爲厯
下奇勝然濟水泚流來自王屋有本者如是而此則
旱麓也江海河澤固無所不通耶但惜其寂處山阿
烟涼草塞旣無文石之壇又無杞柳之樹不足以懣
遊人之僣思爲甃石構亭少助其勝暇則攜陽羨茶
貴陽府志

餘編卷八

支微八

三

酌泉而烹以終一日之觀又何必學數息於道流間
測晷於令史也哉

范承勳

漏洑泉記

辛未秋余以代撫篆下黔聞城西有漏洑泉頗異一
日夜百盈百縮又名百盈泉視事之暇秋光甚爽因
策馬往探焉出城行十餘里轉人山僻見荒烟亂石
間一泓清淺甫數刻卽消長數次以一晝夜計之約
可百度名之以百盈信不誣也於是偕同遊諸友共
坐泉上酌酒賦詩日斜而返翌日偶與司道諸君言

及之思欲爲之構亭植樹以憇遊人適旋滇匆匆未暇也歸未幾諸君走字來言已結亭矣且爲構堂索余言記之余因慨夫天下名山勝水生於通都大邑爲高人達士所賞而傳者固不必言若乃鍾靈異之氣擅造化之奇生於遐陬僻壤沈淪於荒烟亂石之間名湮沒而不彰有如此泉者蓋又不知凡幾矣爰書數言寄諸君俾勒之石以告夫後此之探奇覽勝者共物色而表彰之

衛既齊

重修文昌閣碑記

貴陽府志

餘編卷八

文徵八

十四

會城東郊外有峯突起是爲木筆文星支行蟠曲而入城中爲院司場屋之祖術家嫌其未盡聳拔思有以助之乃於子城之上建閣三層中祀文昌上以祀奎下祀武安王而總名之曰文昌閣蓋從其類也閣成而人文蔚起科目奪省榜之半薦南官寔膺揚者從不乏人卽莅官於茲土者亦多譽寡咎不數歲輒遷擢扶輿之靈信亦有所鍾邪邇來戈戟頻仍城闕蕩焉若掃而此閣巋然獨存不可謂非呵護之力也然嵐侵寇損桶敗瓦飛神且不免於櫛風而沐雨幾幾有不能復全之勢余見而有觸於衷遂蠲貲募工

以整理之未幾而朽者輪敝者奩摩空切日頓還舊
觀因伐石以志之曰吾聞文昌六星一曰上將二曰
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祿五曰司中六曰司勳爲天
六府計集天道而其司錄之神則東晉越嶲張亞子
在周爲張仲詩所稱孝友者是也在建興爲謝艾傳
所云以鐵如意贈姚萇一麾而戈盾戎馬畢列者是
也若夫斗柄戴筐一星奎其形似履履以行遠言之
不文行之不遠故文章之事歸之而武安王則所謂
絕倫超羣讀春秋明大節義以成仁者也是皆有裨
於風教其從而祀之也宜然非徒祀之已也古之大
貴陽府志

餘編卷八

文徵

十五

聖至神卽古之忠臣孝子信友仁人苟大倫之無忝
斯百世而可師生爲上卿歿爲明神在天爲日星在
地爲河嶽無二道也則欲紹往烈倣新圖撥鴻名樹
駿業當思與鬼神合德砥躬飾行補造化之所不及
庶幾可相可將景命有僕百祿是道不負重修之意
也夫

閩興邦

重建貴陽府布德振武迎恩三門城樓碑記

黔中爲參井分野開於楚并於秦迺道於漢武納貢
於晉唐宋元皆以荒服視之然周易曰震用伐鬼方

蓋在商時已來享來王矣其畫垣固封未知始於何代大約郡縣之後有其地必設險以守之所謂金城湯池萬世之利也貴陽有城建於洪武十五年周廣九里關五門門各有樓北曰布德西曰振武南曰迎恩與昭文廣濟翼然並峙於是文武官吏以時聚令工商賈以時貿遷冠蓋輪蹄無不輻輳於門樓之下居者恃之以爲安行者望之以爲慰卽烏言魁結者亦相視而休息甯非王公設險之義哉其西北二樓傾毀已久片瓦無存而南亦飄搖於風而岌岌有不終日之勢予自癸酉奉

貴陽府志

餘編卷八

文徵八

上

命撫黔登城閱視愾然起歎思引爲己任奈荒涼礎薄之區湯火甫離瘡痍未復方安養之未遑而敢曰樂事勸王乎歲在乙亥蒙

皇上覆幬之恩矜窮邊而蠲其租賦復邀天幸亦既有秋乃進諸君子而告之曰今予爲之倡斯樓之成其有冀乎諸君子亦同聲贊曰時哉不可失自監司暨守令各捐俸有差而命貴陽太守時騰蛟貴筑縣令吳道煥董其事遂召旌人職陶林人度木冶人漆人設色之人搏埴之人各給其值以備厥用并募傭工者計日而授償焉不費公帑不竭民力凡閱六月而三

樓次第告成數百年之創造頓還舊觀予與諸君子共落之而申言曰古者命名之義其可不深思乎夫北曰布德蓋王者之都也薇垣在焉西曰振武則滇南二十一府州縣貢道之所達也南曰迎恩恩自天子出而黔獨迎之遠者懷悍者柔矣今我

皇上深仁厚澤薄海內外無不丕冒黔雖有八千里之遙向北而立

天顏不違咫尺南爲陽方文明之化自此而敷且黔省之設本以西控滇疆當今麓川緬甸皆入版圖揆文奮武隱如雷霆豈必張皇六軍哉予旣藉諸君子之力貴陽府志

餘編卷六

文徵八

七

衆志成城以無負

皇上邊方之重寄諸君子亦仰承

皇上聖德武功和衷協劑以遊於舞干格苗之代則登斯樓也可以北面而拜手南薰而聽歌西望而高吟矣

趙士麟

黔撫楊公去思碑記

皇上御宇之二十有三年海永清滇師盡撤乃

名大中丞楊公於黔入爲少司馬俾釋邊荒而襄戎政行有日矣黔之人士感公德化相率而修理書院祀公於中以志羹牆之思而申俎豆之敬以余屬居鄰省

而又秉節於公之鄉知公最深裹數月糧潮沅湘涉
江漢以趨武林乞言而書之石以示後人余曰古今
之德莫美于剛剛者正大之氣是氣也鍾于人則爲
全人著于德則爲陽德以任天下之重則不撓以禦
天下之難則不震以辨天下之事則不紛以人天下
之羣則不比此固國家樂得之以濟屯開泰者也然
孔子曰吾未見剛者蓋三代以下憂憂其難之矣要
之氣自在天地德自在人心歷千百年有起而荷斯
世斯民之責者非剛不能獨於公見之公以甲第起
家自經生時於當世之務已一一如燭照而籌運及
貴陽府志

餘編卷八

文徵八

六

由端尹陟青瑣卽有兩藩不可竝居之疏憂深而慮
遠凡天下大計固炳於幾先矣若請慎起居一疏則
言人所不敢言是則剛者之效也

世祖章皇帝改容而納之養成其剛使可以當大寄遂歷
諸垣謹論日進迨我

皇上亮采升庸進公副憲公益矢精白以答

主知彈劾不避權貴爲時所側目值大師討叛逆遂出公

開府黔中公疾馳赴軍時銅江始開戈戟相撞而公

星驅電激奮不顧身人於此服公之剛一旣入境楚

當事欲以輓輸之任卸於黔公抗疏力爭卒從公議

黔疆甫定所在皆空城公鳩集哀鴻如拯焚溺而滇省大臣亦欲以輓輸來推者公又力爭上之於部以達之於

朝率皆直公人於此服公之剛又一大軍凱旋所至不能無擾公先列其狀以聞入黔境率遵公約束按轡而過莫敢譁者人於是服公之剛又一公剛中以應其嫉之者愈甚或告之曰太剛則折盍濟以柔公曰此吾性也性稟於天天不變性亦不傳吾豈可以百鍊始而以繞指終乎聽公之言可以知公爲人矣公撫黔五年不興一工不役一夫不受一詞不施一

貴陽府志

餘編卷八

文徵八

九

杖庭間如幽谷洵剛者之必仁也僕從六七人飲食二三味寸絲尺帛不索於屨往來無苞苴之饋洵剛者之必介也以靜鎮蠻而苗民格以情折獄而囹圄空簿書朝上而夕下道路近悅而遠來洵剛者之堅毅而果斷也又勤於教士月有考季有課字鈎句剔丙夜不怠且葺陽明之院給貧士之殮經書大義必躬爲指授則又剛者之才長而功鉅也公今入爲卿貳行登台輔相

天子矣古燕齊有樂公之社始興有虞譚之碑皆在任則歌之既去則思之凡有功德及人之深者愈久而

愈不忘矧剛而無虐如公者哉夫黔之有書院自文
成王公始文成浙之姚江人公亦浙之海昌人其地
同其道同均得天地之正氣者也公諱雍建號以齊
乙未進士

韓之屏

重修廣順州公署碑記

仕之莅其地也則治其民

六食也則敬其事舉凡

力之能爲時之得爲者固

盡心焉卽力所不得爲

時所不能爲者亦必婉曲以成焉曰吾之職如是遑
計其他不且暮視之卽不急而置之力可爲而不爲

廣陽府志

餘編卷八

文徵八

三

時得爲而不爲豈莅官之道乎廣順之爲州幾六十
年矣割金筑而城之張官置吏有井有閭有廩有廩
簿籍勾稽歲時伏臘匪懈匪夕癸卯冬余奉牧茲土
入署而敝椽半厦上而旁風曾蔭屋之不若不惟外
不足以具觀型而內並無安寢處余萬不得已因捐
資減俸鳩工庀材自頭門儀門以乞敷政之堂退食
之廳宴息之所辦事之房迎賓之館后土之祠無不
取而締造之或綱或甕不墜不丹取其易就而能堅
州於是乎有署匪曰希美聊以蔽風雨也或有告於
余曰此郵傳焉烏用是勞費爲余應之曰唯唯否否

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計人一生何地非逆旅何日非
卽次獨衙舍云乎哉郭有道每寓人宅必爲灑掃而
後去况儼然奉

天子命專治一邦爲夷漢司命顧乃等皇堂於邱僦薄
三年爲信宿乎且夫振頓乾坤掃除天下大丈夫志
也撫茲邊荒一身猶不能庇何有於天下哉余豈不
知民力堪念貲費可省得已詎不欲已正不敢以苟
且之意郵傳其地且暮其民不急其務以殫其職免
議於昔賢耳工始於甲辰之春訖於乙巳之冬因書
一言以記其日月

貴陽府志

餘編卷八

文徵八

三

李祺

聖泉記

山城而北取道於貴山之麓迤折而西六七里許有
泉焉秋冬不涸春夏不溢或盈或竭晝夜以百計昔
人名以百盈舉其盈也而竭之數不與焉鴻書載曰
漏洩言其竭也而盈之數不與焉說者又謂其爲機
械所致是何異於李渤之遊石鍾山取石之磴磴者
扣之曰其聲在是而蕪子笑以爲陋也君子曰往來
推遷者道也盈虛消息者理也仲尼以其不舍子與
謂其有本茲泉之或盈或竭晝夜不與其不舍與其

有本與固不可得而測也。不可測則名之曰聖亦奚不可哉。於是茲泉之名幾與楊子之中冷廣陵之六一錫山之惠泉埒名。中州冠蓋相過遊人賞鑑每爲流連而不忍去。嗟乎璞必剖而美始重。士必遇而名始傳。倘泉處荒烟蔓草中而不得一大君子以賞拔之。則亦荆山之玉版築之說耳。大司馬范公大中丞衛公過而物色之。伐石取材而亭榭一新。礮石題碑而珠玉琳瑯幸哉。此泉得大君子之品題而名愈不朽矣。至其泉之或盈或竭與時消息石之觸乎氣之激乎求其理而不可得。則試叩諸泉泉曰子非予安知予之或盈或竭而與時消息吾終無如此冷冷者何矣。

劉爾怡

烏龍洞記

貴定縣南十五里林武之旁曰烏龍潭環潭數里竹樹蒼翳人行樹木間但聞疾風驟雨颯颯然響於潭也。逼就之有洞焉大水出其中急流直注水石相激戛擊成聲自洞口八十數武洞隘小水行石筍下手趾並任乃可入秉炬燭之沿磴直上又十丈許洞濶可二畝潭水渟泓如方池然火光射池面閃爍搖動

目睛不能定池中動物馳驟噴薄自方池之南洞分
爲二稍折而西洞狹而長行六十步當岩蹲伏如虎
豹森然欲搏人旁一巨人挺杖鞭擊之既運則皆石
也又數十步水自下沸湧而上峻壁絕崖遂窮於人
返舊路自二洞之分復折而東洞低曲佞俯進如行
蝸角中旋前旋折仰視空岩上石垂垂欲墜水行或
見或隱穿鑿石罅間又自爲一水前與方池通自空
岩平行里許踏蹬而下頂腹背趾皆受水聲窅坎鏗
豁萬竅俱鳴蓋大水自峯腰直下滙爲深潭潭可容
舟石壁削立水勢急不能出迴旋奔路衝人旁隙疑
貴陽府志

餘編卷八

文徵八

三

竟達於稍西一洞者是也於是陰風淒切冷氣侵骨
衣袂盡濕復聞有物如豕豕噴飯聲三曰不止意不
欲往既出坐石上邀夕日曝背歷記所至書之於簡

貴陽府志餘編卷之九

知貴陽府事秦和周作批夢縷輯

知貴陽府事博白朱德珏校堂刊

文徵九

記四

表宗錫

重修貴陽府學碑記

貴陽爲黔首郡其自程番改治而卽有學尚矣學先附於陽明書院特建今地則前明萬曆二十一年始也我

貴陽府志

餘編卷九

文徵九

國家重熙累洽崇儒尊

聖之典視爲加隆守土者遞有增飾至雍正七年得正其方位之次葺而新之規模式煥矣迄今四十餘年嵐蒸雨侵漸就傾圮余下車行釋菜禮仰瞻棖楹周視廊廡怒然憮然念先務之急無逾此者遂其僚友共爲之倡而告諸紳士以協公之義咸歡喜踴躍不數旬而輸金者以數千計因卽擇其廉幹之士典司出納而官爲之董其役焉夫黔瘠土也田賦視他省爲最下戶鮮中人之產而人情慕義獨殷若此此豈勸導之力哉蓋自王文成公以良知之學首開此邦文

教道理平易指歸直捷最足以發聾而警聵三百年
來其教浸淫饜飶入人肌膚至於今而流風餘韻綿
綿不絕故一觸乎心之所同然斯不介而乎響應神
於桴鼓也往時學者每以姚江流弊并良知之說而
訾謗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孟子曰堯舜
之道孝弟而已矣孝弟也忠恕也孰非良知良能之
固有哉且人之有學學爲聖賢也何以學爲聖賢斬
有用於世也如文成公者氣節足以激頑懦功烈足
以光竹帛文章足以翼經傳揆諸古聖賢之三不朽
無多讓焉而皆自良知之緒出之吾願黔之士堅守

貴陽府志

餘編卷九

文徵九

二

其說尊聞而行之以求進於高明廣大之域而勿沾
沾於詞章訓詁爲弋取科名之具庶幾明體達用本
末兼該復有如父成者挺生其間豈不偉與工始丙
申年仲春月辛亥日訖於是年八月丁未日輦飛鳥
革氣象昭融觀聽圓橋鳧藻魚泳於是萃簪紱之儔
偕章縫之子大合樂而落成之代石以記其事並爲
之銘曰

蠶叢之學文翁啓之羅鬼之俗陽明洗之洗俗維何
反其本性孩提知愛少長知敬天厚黔士俾得爾師
篤性善學勿貳勿疑巍巍

高牆侑饗斯在溯流窮源先河後海文章性道一以貫
之咕嚕匪尙視此銘辭

覺羅圖思德

重修忠烈廟碑記

貴州省城南有忠烈廟祀唐贈揚州大都督忠烈爾
將軍之神德以乾隆三十七年巡撫其地拜廟下知
神庇佑黔民靈應若桴響顧廟制未備不足稱崇報
之禮商寮案皆欣然同志遂擇吉鳩工庀材凡前堂
後寢軒房廊屋悉仍舊制易其朽蠹加之丹雘設單
西廳爲行禮者憩息之所示虔也建鐘鼓樓各一軒
貴陽府志

餘編卷九

文徵九

二

然翼然嚼啖鏗鞳警聽也增神將四屹然拱護以將
敬也臺榭階圮僧寮庖徧莫不葺治朱甍丹稜耳目
一新旣落成邦人大和會作禮竦敬萬象一新僉以
爲宜有詞以麗之石以永久嘗考書神於唐有再
造功故自肅宗後凡國家有德音必於郭汾陽王子
儀李西平王晟顏太師杲卿真卿兄弟段太慰秀實
張許二公與南將軍八族之子孫各與以五品官終
唐之世如此神之子承嗣又以忠勇惠愛克荷先業
著清名於涪州施州清江閒唐時此池爲溪洞其酋
長入貢必涪州刺史爲之請而此地之祀神自唐始

無疑也明按祭使王憲始奏列祀典忠烈廟則正統時賜額也前巡撫德州田少宰著黔書謂明天啓壬戌安酋作逆城將陷忽見神兵羅列雉堞賊驚遁康熙二十九年南明河水忽鳴邦人震恐田公率寮屬禱神鬱攸之患遂永息黔地山多田少非雨暘時若罔獲有秋每農人望澤齊心默禱尅期立應此則德躬親被之感神賜尤切者也然則斯舉也爲黔中黎庶達神庥於既往迓介福於方來慰衆心而崇

典又曷可以已經始於乾隆三十八年十月閏三月乃浚勒石以紀歲月且著靈蹟之尤異並系銘以昭

書陽府志

餘編卷九

文徵九

四

來許若神之精忠大節昌黎河東言之詳矣茲不具書銘曰

貴山蒼蒼兮富水洋洋翼然新宮兮躋神之堂躋神之堂臨之在上質在旁虎眉虬鬚黜而長麟袍犀帶雕錦裳雲車風馮紛成行增之衛從峙兩廂擁以華瑤兮佩以干將曷以妥神兮彤楹聖牆曷以侑饗兮邊豆大房嘉粟饒芬荔丹蕉黃考鐘伐鼓兮厥聲喤喤靈之來兮從天闈佑我下民兮降福穰穰曰雨而雨兮日暘而暘麻麥黍稷重稼稻稭露積被野如蒸泉閭閻富壽樂且康睦嫺任卹厥心臧狁獠狝狝狝狝狝

狻猊白狼詠化歌三章羊腸九疊成康莊推牛醜酒
封黃羊虔修祀事敢不費惟忠惟孝扶天綱聰明正
直庇黔方戎作銘詩叶浩倡千祀百世垂光神之
聽兮惠我無疆

鄭大進

貴筑縣貢生蘇湛創立奎光閣記

眉州晉漢以來張文紀埋輪都亭李令伯陳情乞養
彼誠有見於再三之義出其言行志業以綱維世宇
砥礪頹風迨宋蘇氏父子兄弟崛起岷峩之間文章
氣節尤足儀表人倫猗與盛已貴筑蘇湛以邑庠生
貴陽府志餘編卷九
五

出眉山

本朝順治初始易籍焉黔在

國初未盡悉華風生曾祖顯芳祖登龍懋遷化居蚩蚩
者質絲抱布知識都忘夫當何思何慮之地還相遇
以不雕不琢之天德遷楚邱歌三千之來化所由推
本於秉心之塞淵而榛栗琴瑟詩書禮樂之傳抑未
始不並貽之子孫也先是馬棚街生家爲著姓府君
文華處士謀避華鬻卜居中曹司比一再舉子皆讀
書生更嶄然見頭角未弱冠卽補博士弟子員論者

以擬余公門閭顧生惟篤於誼絕不希心仕進蓋世德之作求其所從來遠矣歲丙申

撫軍河東公興廢舉墜議新

先師

廟宇生率其弟首先倡捐落成之日功叙不在第二

人下以日者言復出己貲創巍閣三楹於東南隅上塑奎宿中祀文昌未數日而畢役於戲尚已夫人專己自封與語嫺睦任鄙之誼曾漠然無所動於中矧繫祀典鮮不以爲具於令甲責在有司相與觀望於局外其一二生事攘功之徒呈身當路往往襲取笑顰假托威勢以挾制其鄉人如生履仁蹈義室邇人貴陽府志

餘編卷九

文徵九

六

遠是甯有所爲而爲與得毋嬉戲而陳俎豆亦稟於性生之自然與抑明德之後必有達人或卽眉山文忠文定之苗裔易地而發祖德之馨香以輔翼世教與余嘉其僻在荒服明理知書卓然能樹立爲原其世家而備書之石凡以示風也

德隆

字野溪滿洲正白旗舉人官糧儲道

重修貴山書院記

事有百計經營不難於創而轉難於繼者今日之重修貴山書院是已攷書院建自前明嘉靖隆慶時有廢興至

國朝康熙初巡撫曹公揚公重加修葺規模略具厥後山左田山薑山右衛爾錫兩先生以同榜進士相繼無茲土增置學舍躬爲訓課以教士爲已任學者翕然宗之至今立祠於院左與陽明王文成公同俎豆焉夫黔地爲西南邊徼襟滇帶楚山水爭奇當日之樂育人材修舉廢墜創始圖維若不難於集事者蓋風氣渾噩物力方贏而政簡刑清無所分其心慮諸公復本儒術以飭吏治故得專壹其力以學校爲先卽一二奔走効執事之人合志同方趨承恐後如桴鼓之捷應羣起而襄之克與有成何其盛也迄於貴陽府志

餘編卷九

文徵九

七

今且百餘年矣隨時補葺守土者未嘗不加之意然或軍興旁午而無暇於鼓篋論文或庶務紛紜勞形案牘而不足分籌於庠序卽有議及增葺思欲擴式其舊規者率以費重思艱而止詎非繼事者爲尤難耶歲戊戌余奉

天子命觀察黔中甫下車函題各郡以省文風而規士習

親詣書院局試諸生別優劣而文體詩律之準繩復爲之口講指畫獎勵并施或有目余爲迂濶者弗顧也因環瞻堂宇齋舍之屬漂搖傾欹生徒局促而居棗所爲山斗堂合一亭之故址者不可得陽明先生

田衛二公祠亦塵封苔漬惻然有人往風微之歎嗟乎居今日而不急議復後將胡底也予立志更新之捐廉首倡謀及諸郡適舒石亭大中丞莅任雅重文學分以清俸同事者胥欲助之而其議乃決時予方延請江陵魯白堦侍御來主講席欣然戾止白堦篤學力行以名進士官水部厯台諫有直聲至則晨夕討論思廣其教澤得予心之所同然乃相與揆方正位協吉允臧於是鳩工庀材陶冶刊鑿分治厥事不假胥役手而以貴陽貢生蘇湛董其役蘇生急公好義向者捐治學宮不遺餘力爲當事所褒於今復率貴陽府志

餘編卷九

文徵九

八

其弟澤捐貲輸費攜被宿工所購料度工稽勤惰曉夜不輟工師策力不日落成自門宇講堂以及學舍廊而增式之至百餘間廣廈長廊煥然改作椽題楹桶氣象一新並陽明祠宇亦得而重新焉以田衛二公配祠左右所以聯道脈也祠前爲監院廣文官廨後建倉儲移諸生食餼於此支領之咸以爲便人謂此舉克振於百年之後紹前徽而扶墜緒誠爲多士慶然予尚有歉然者書院自雍正年間奉

恩旨發帑千金置田以贍膏火額定額以外不得與支領

今躡屨負笈者日倍於前寒峻之士自攜貲斧就業

予茲憫焉而按期校課之飲饌楮墨與夫一切書冊
傭役之費均無所給予方重爲圖之而竊恐力之有
弗逮也故曰繼之者難也是役也諷始於乾隆己亥
八月之二十六日迄庚子之五月二十日歲其事諸
生請予誌之遂書其顛末如此是爲記

鄒有德

縣學宮記

定邑雖分舊新而學宮並重蓋經前縣之詳請題定
光昭勿替也乃自明建縣百餘年來祀典徒存規制
未備乾隆甲子仲春余司鐸於茲適承丁祭仰見正
貴陽府志

餘編卷九

文徵九

九

毀瓦搗壞周圍封砌土磚亦多倒毀兩廡前門僅
存間架深爲歎息不忍坐視因謀之諸生郎開謀向
宰臣等彼云非友人庭克敬宋百型不能舉行隨即
請商果欣然樂從即各捐三十金復分持簿募修余
亦偕行得平代司屬江肘寄學都勻張定乾捐金五
十小平司羅容寨民羅起勳捐金三十其餘多寡不
一至谷郎過化狗場小平伐無不遍歷凡諸人之樂
助喜倍於尋常雖捐金不必相齊而踴躍實爲一致
庭宋兩友將所捐之金交郎開謀經理一竹一木一
磚一瓦俱係郎開謀悉心營辦銀錢不繼則余與郎

宋兩友逐月催收不意開謀中道身故復賴宋百型
不辭勞瘁克全終始間托向體乾元中贊勳又與庭
克敬各加捐金二十歷三年而告竣於

啟聖宮賴開謀乃翁暨諸人等捐貲修造行將封甃以觀
厥成矣余思功成不易當計久遠捐金之外將東關
口學田一分上抵郎宅田下抵路左抵宋宅花園田
右抵郎宅田大小四十三坵計種二斗額花三十秤
捐入以爲補葺之資後之人其永體予之心務嚴稽
其歲歛之數一或爲衿士侵踞必至有名無實凡屬
吾徒卽其伸直道以攻之且念開謀苦心未遂難忍
貴陽府志 餘編卷九 文徵九 十
湮沒議於每祭頒胙三勛以舉貢一例以躋厥勤勞
庭宋兩君倡首捐助周詳經畫以成美舉俱不可泯
滅併勒之於石以垂不朽

又

舊縣修城碑記

竊惟

國家設倉以輸將設城以保障二者皆爲民之大事
而城爲尤要貴定舊治之城建於萬歷三十三年迄
康熙二十六年裁衛設縣只因路當孔道遂移官就
驛站建縣署於新添其舊署倉廩仍循原制條丁秋

米就近征收所以便民也但城垣日久無不傾圮乾隆二十年鄉耆郎元善徐達尙懋原宋德昌張起熬李任偉等協願捐貲修築請於邑侯徐公允准通詳方欲舉工適徐公以丁艱去任事遂寢至四十一年周邑侯奉憲議修倉廩以舊城倉遠恐圯難守詳請移並新添蒙本府以便官不便民駁飭仍改議常積穀新舊各半咨部覆准在案倉得不移然倉存而城不得不修以四十三年附郭三土司壘堡呈叩史邑侯各願捐貲分作五股具認興修工已將半有羅計等上控夫馬辭連修城本府卽行飭禁事緣中止繼貴陽府志

餘編卷九

文徵九

十一

有生員郎大智宋世垂鄉民蔣元春庭得台王起倫蘇朝珍等訴經藩憲蒙批實定縣查明妥議由府詳報核奪此係士民好義急公毋任吏胥借端滋擾史公繕詳府復溫仰事乃仍見止迨四十八年張邑侯署篆奉憲檄催遂傳五股董事之人各認興修閱月有十而工乃竣逸新石之遠近從公酌定始各拈闢附郭合永定過化風香偏坡新安修城西墻南交平伐司修界西交大平司修界共五十六丈及西北二門門碕平伐司合把平劉家黃土通林富落尤溪新城修城南墻東交小平司修界共八十一丈及南門

門洞大平司東西二排合平伐營守文江北紅毛井
築修城西北牆北交北門門洞西交附郭修界八十
二丈小平司修城東牆南交平伐修界東交空堡修
界五十一丈及東門門洞屯修城東北牆北交北門
門洞東交小平司修界共九十六丈是役也始於丁
酉之夏中間人事間阻至甲辰之冬乃得告成除附
郭一切襍費不計外五股需用實費銀四千二百零
一時魏煥雉堞整新廨舍倉厩重貲保障其間若

學

宮若義學若防汎文經武緯依然昔日規模輪將者

無不欣欣和會謂永無移解遠涉之虞也爰勒石以

貴陽府志

餘編卷九

文徵九

十三

記

周肇岐

重修文廟碑記

天生斯人賦以心思知能與以手足持行非令其便
安沉溺無所事事也故不爲斯無所謂事惟爲之而
後有事事待人爲耳烏有所謂功與善哉顧非功與
善胡爲刻石以求其傳蓋著我同人未完之志而以
此事爲代終亦望我後起慷慨之英而以此事爲創
始故敢叙其本末道其艱苦以誌一時妄舉岐天末
布衣躬耕隴畝尚敢妄議天下之事然而不昧知覺

靈於草木皆東山泗水之靈開啟而鼓舞之且芹藻
之澤被於子弟長吟良夜不能解木鐸之德音無俟
假年未克窺陳編於韋絕而猶作宮牆中物非分之
數報也何由伏維

聖朝重道尊師首隆學校文教遐敷覃及內外定邑人
士沐詩書之澤而私淑有得者相習夫子廟饋祀議
欲改爲而恐議以人紛人以議亂爰以其事屬予蓋
知予才雖短而心細只求樸素渾堅以垂舊耳其敬
聖人之意如此先是定邑學校建自有明前人草創
而茅茨之未定也乃徙建於城北隅規模宏濶氣勢
貴陽府志

餘編卷九

文徵九

十三

崢嶸固足映一時文明之盛然久爲風雨漂搖率多
荒陋先君子常憮然曰是烏足以妥聖靈乎而少壯
以家貧不果及稍有力矣而精力已邁又不果岐上
承先君之有志而未逮也思有以成之而力不足適
諸君子相率造廬委以荷擔岐竊不自量願效犬馬
蓋不敢負諸君與人爲善之心而實不忍先君子徒
竇志以歿也自一諾之後壬戌之夏裁製物料相厥
地勢以舊址縮於陰也於是平厥新基取前之土壤
壘後之邱垤癸亥之春百爾器具併手偕作至五月
二十七日已時始建暨越四年而後成管窺之見布

置未精井底之愚何能盡善然四年以外拮据不
檐泉丹楨靡不經心片瓦九泥無不過目每至氣
神眩並日而食歧非不自惜也才本不及而復以
氣入之若風雨鳥鼠何足以殫精竭慮不敢憚煩
石之繁興無盡每更三四手而後成前後之塊土難
移尚經數十次而後定此亦何敢鋪張瑣屑告勞告
瘁乎哉顧天下斷無不朽之事今日規模初備百年
以後焉知非復昔日之荒頽所賴賢人君子英雄之
士不愛轉旋之力重開不世之功斯則吾同志之大
快矣不然倘念岐四載辛勤不廢我黔驢之技修葺
貴陽府志

餘編卷九

文徵九

十四

而培補之可以不朽更或吾家賢肖念予手足之烈
心思托焉精神係焉整與而光大之亦可以不朽至
於焚獻廟夫舊有田畝焉世遠人湮之後莫究於斷
碑殘碣之中今復置附之田數畝爲廟夫之贖置
城中之店舍數間每歲收租爲香燈之供其供棹椅
燈數十件雖係看司之守實爲聖廟之需凡我同人
共垂青盼一切門戶啟閉有時在鼯鼠之技固不足
惜幸勿使犬豕馬牛出入我道義尊嚴之宇於戲事
在當爲不敢愛手足心思之力事期垂久何能忘綱
繆陰雨之心當日之賢豪勸贊而成之後日之共德

光大而守之岐將永戴夫玉成之賜而益見天下事誠可爲也

周奎

麟山記

金精之剛羣毛之特其顛彫彫其耳帖帖是之謂獅
毛蟲之長歲星之精游必擇地翔必擇處是之謂麟
二者何異乎爾獅無角而麟一角也吾家祖居伯陽
寨寨東半里許有山如伏獅狀舊傳爲獅子山顧予
讀十洲記鈎爪巨牙銅頭鐵額虞世南賦之獅也無
所謂角也又讀詩疏義麕身牛尾馬足圓蹄爾雅釋
賈陽府志

餘編卷九

文徵九

十五

之麟也謂其具一角也獅麟之辨辨之角而已茲山
頭角觸夫幾於百仞峻嶒峭削見日增光麟兮麟兮
夫復何疑且夫麟之爲靈昭昭矣不羣居不旅行何
其義也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何其仁也王者至仁而
始出刳胎破卵則不至何智也獨怪其不遊於廣
漠之鄉而磅礴發越昂昂然爲吾家作保障其將以
仁德示吾子孫俾族姓皆寄懷振振者與若然則爲
吾子孫者宜以仁厚宅衷勿以谿刻遇世體山之德
以行吾行安知不頭角倚天爪牙拔地魏巍乎此
山燕峙乎於是黜狡獩之謬傳鐘呂之音改其號曰

麟山獅不得而爭也其下有溪水出亦改號麟溪並取伯陽塞而更之曰麟塞非創解也紀其實也後有作者其以予言爲不謬否乾隆丁未暮春之望日記

仙人洞記

乾隆庚子嘉平之朔予赴試春闈過魏城橋游李璋洞洞門開朗寒吹逼人廟祝燃炬引入石鐘石鼓石牀石笋石傘石羅漢迤邐變幻目不暇瞬斯已奇矣出黃平厯東坡長河截路橋若非虹橋之東有石坊一座上書黔南第一勝境鄂文端公所題也詢之爲貴陽府志

餘編卷九

文徵九

十六

飛雲洞循坊而入碑碣如林撥薛覘之苦不記憶旋有養雲閣閣高數仞閣後有池橋從申渡池盡則雲根泉泉水潺湲寒冬未竭由泉厯石磴上懸巖不具寬平可容十數席仰而視之石氣凝雲片片欲飛坐良久便覺心搖搖如懸旌不禁肅然返也石欄外渠一曲圍繞洞下聞夏秋間瀑布飛騰恍若風雨之驟至是爲天下奇觀而牟珠洞不足言矣吾鄉棉花關去吾家五里許舊聞有仙人洞夙未登覽己酉歲館於都保寨路出此關率次子際泰三子際華具燈籠火炬鞭炮游之初入洞先以鞭炮震之防有野獸且

避陰邪也。洞口有石龕二，左右蜿蜒皆長五尺，鱗
生成似有鬪狀。中一圓石如碗，大光華，昂瑩頂上有
窟，胡桃大。土人謂此中有寶，不識何時爲西洋人採
去。雖誕漫不足信，然其形可怪也。爇火而入，上寬下
平，所謂鑊鼓床。筍諸件，較牟珠洞多數倍焉。愈入愈
深，險不可測。其最異者，石壁上懸半張捲荷，深寸許。
清泉出其中，噉之清冽異常。齒寒欲噤，隨所取酌不
增。土人語予曰：此仙人泉也。以洗疥癬，無不立愈。理
或然也。擬更深入，火盡不能前，遂坐憩洞外。矚然
遐思，比之飛雲，殊不及况。以牟珠則甚奇，倘其置之
貴陽府志

餘編卷九

文徵九

七

省門或移駐康衢要路，其所以邀士大夫之賞識者，
不知若何而乃僻在山坳絕無過而問之者。士之懷
奇負異，生長窮鄉鬱鬱終老而不見知名公卿者，尙
可勝道。又豈獨爲茲洞惜哉？爰紀所見以告世之遊
者。

倭臣布

重修貴山正習正本書院碑記

民之秀者升於學，安復萃之書院以饒其才，所以補
庠校所不及也。黔省有三書院，曰貴山，曰正習，曰正
本。貴山創自前明。

國朝因之正習正本爲長白常中丞捐建規制與貴山等綜核院事並以屬於監司方余之莅茲土也詣視周遭見夫規模之善肄習之勤實深嘉之而又見夫講堂學舍牆垣之日久而卽於傾圮也殷然以重修爲念屢因他務未遑豈復新之舉願有待於其時與歲己卯韓芸舫毓星屏兩中丞相繼撫是邦與余有同志又匆匆各奉

命赴新任去今春伯玉亭協揆兼權撫篆駐節黔垣公餘之暇與議論人材之作育半由書院書院之廢興端賴有司惟黔省僻處邊隅鳩工之費無所出耳予因貴陽府志

餘編卷九

文徵九

十一

捐廉付諸貴筑邑令廢者葺之朽者修之越月而工竣雲甍構就路可梯青月斧修成室俱生白懿哉爍乎洵肄業之崇基而薰陶之善地夫下有嚮往之機而弗能導上者之過也上有振興之化而弗知奮抑亦人士之咎也有時厥後士之有志於學者絃誦其間思陽明之教澤未湮念大吏之培植匪易潛以礪爲己之修宏以副

作人之化根深實茂霞蔚雲蒸則予與玉亭節相所厚望亦卽芸舫星屏兩中丞之初志也歟是爲記

重修東門文昌閣碑記

晉城諸山來，自修文之木閣，籌綿亘數十里，至扶風山而一峯，立形家所謂木筆文星也。南拱棲霞，北環相寶，若張兩翼，蠶蜒而赴城之東門，脊起平岡，貴扼全黔之盛。昔人相其陰陽，建閣三層，上祀奎星，下祀武安王中。祀文昌，藉以邀靈貺，培地脈，意良善也。閣始自有明萬曆時。

國朝康熙中，莅斯土者制軍卞公甘、公中、丞佟公衛、公前後修葺，衛公所爲文實載省志。言閣之所係與神之赫濯，爲持詳雍正年間，經略張襄平方伯陳武貴陽府志。餘編卷九。文德九。九。

興捐俸重修，而鄉之搢紳先生亦相繼維持培護。凡以斯閣之有裨於黔省甚鉅，而非同登臨遊玩之所也。自有重葺後，越今七十餘年，風雨剝蝕，不修且壞。鄉之善士等目擊心憂，釀金鳩工，謀吉重建，而其棟樑、椽桷、板檻之腐黝，撓折者蓋瓦級，甍之殘缺者而加之丹堊焉。繚垣益堅，金碧重換，閱兩寒暑而落成。復慮旣成之後，保護不易，以爲地屬公所，非一人一家之所得護持也。得毋爲遊人寓客之所蹂躪，諸請道誼，謹褻孰甚焉。刻狀請之當官，申嚴禁令，以崇禮祀，何其意之誠而奉之虔也。嘗考天官書斗魁戴筐六星。

爲文昌道書稱神屢降於世在周爲張仲特以孝友
聞人皆知文昌掌科名之籍祿仕之惜而不知黜以
陰陽相下民者無非以爲臣盡忠子盡孝之實行風
厲頹俗於無窮也黔雖苗民禩處而土風淳樸人知
節義百餘年來衣冠儒雅科甲蟬聯仰賴

聖朝文教之覃敷何莫非神明呵護之力與邦之人入廟
思敬其求無愧乎神明者以對越乎神明而可矣

陳頌

建來仙閣暨濶川橋碑記

昔東野詩云舊說天下山半在黔中青又聞天下泉

貴陽府志

餘編卷九

文徵九

三

半落黔中鳴竊嘗疑之泊予以官來黔見山環水繞
始信公言不妄間於公暇詣貴山與掌院翟悅山先
生縱談黔中名勝因及會城東北麥穰一隅有石磯
在水中中央里人於最上建閣一事卽請予序予詢及
顛未悅山曰吾黔稱山水窟而麥穰之山鍾英于雲
峰石磯自鳳凰峭蜿蜒曲折至仙臨橋畔湧突波間
形家所謂羅星鎖水也前明萬厯間李氏曾構水月
小亭距今亭廢已久故址猶存上有橋橋名九眼其

下兩水一爲南明河源出廣順東北山澗流經郡城
至牛渡河委曲而下一爲龍洞河在城南十里源頭

活潑汨汨有聲折而束又折而至於東北繞龍井頭
堡烏九數村而下至麥穰砦前與南明河交流乃到
濟要津橋不知建於何時自萬曆十八年重修至今
數百餘年往來稱周道焉嘉慶丁卯春白晝萬里無
雲至夜懸雨勢如破竹河水驟漲奔騰不可提防戊
辰夏雨如前橋傾圮者九分之三里人鳩工繕石不
數月而藏事因思石機風水攸賴當小亭頽廢之餘
咸思建復爰除橋工費外復協力劇金鼎建一閣
時首事胡廷弼申飭祚袁一銘等建芙蓉石橋三洞
修補石橋六洞易其名曰滙川閣上記奎宿申祀文
貴陽府志

餘編卷九

文徵在

七

昌左配躍鯉龍門後建得月小軒石欄數十步檐鈴
十餘口書其額曰來仙蓋取仙臨橋有異人足跡意
溯自己巳冬至庚午歲杪橋圮閣亦尋成予聞而歎
曰昔人云成事有機其此之謂乎水不漲則橋不修
橋不修則亭終廢古之瓊樓玉宇湮沒於荒煙蔓草
中者曷可勝道今乃由橋溯亭由亭建閣則信乎機
之爲也且機之所成鉅矣予聞茲地甲黔中其山糾
紛羣壘其水曲繞深澗其砦瓦屋魚鱗炊烟互接每
於築場納稼耒板鏗鏗有吹豳擊壤之風又其間夕
陽暮靄牧笛漁歌泠泠出耳修竹垂楊沙汀鳧渚環

繞於田疇村落間盛矣乃茲虹橋翼水傑閣凌虛駭
昔年景物之佳爲尤最則夫異日之衣冠文物百倍
於今不仍於機決之哉予雅嗜登臨思得一覽會奉
調粵西遂以中止然而高山流水之懷尙勃勃不能
自己因書此以爲序

陳以沆

頭橋蔡貞女碑記

貞女浙東山陰蔡氏父暮於黔遠家焉女少孤事母
孝事兄嫂敬端淑寡言笑年將及笄許字安順忝軍
秦若虛之長子八郎未結褵而忝軍挈家之方村縣
貴陽府志

餘編卷九

文徵九

五

丞任八郎遽以疴疾卒於署計至其家不以告女女
竊聞之遂毀粧衣縞足不出閨闈迨忝軍瓜代旋省
女偵得耗問卹所深秘之會母兄往祝親串某媪壽
女稔知與秦寓比鄰欣然請偕行母亦喜諾而不察
其將爲假道計也剛過秦寓笑入見舅姑伏地痛哭
不起母與兄嫂踵至再四燧之行女再拜而訴曰兒
本秦氏婦誓不復去此矣遂衰麻成服母兄亦無如
何也忝軍有女弟未出閨與女年相若意謂相得朝
夕共起居一夕女假寐見二翁媪冠被就榻前長揖
檢衽繼又見二翁媪服色亦如前狀最後見一少年

丰神散朗對之拜拜已如訴如慕逡巡而後去女述
所見於叅軍之度母及女弟細詰之分明前所見翁
媪其叅軍之大父母乎後翁媪其叅軍之父母乎若
少年翩翩容度則宛然秦八郎也舉室無不咨嗟太
息待女有加禮焉居半年往祝母壽母及兄嫂堅止
不令歸女長跪哀請卒不許從此絕飲食奄奄臥卅
第閱半月跌坐合掌而逝叅軍以其樞與八郎居於
金筑北郭之頭橋俟他日遷歸合葬焉叅軍女弟卽
余之繼室是以得聞其略今女歸泉下二十餘年矣
丁卯歲黔之人士臚實上之官撫軍福以聞於

貴陽府志

餘編卷九

文徵九

五

朝蒙

俞吉旌表建坊於墓左嗚呼其亦可慰貞魂於地下矣爰
敘其實蹟諸石以誌不朽云

張澍

游白雲山記

廣順州東四十里有白雲山層巒疊嶂如渴驥奔泉
至此而止白雲盦峰頂陰晴皆見爲建文帝荒蹊之
所上有永羅菴菴背古杉三株長數丈其一經帝手
摩至梢無附枝又有跪井舊無水龍神爲之涌波恆
而不溢恆暘不涸時有雙鯉出沒其間取水者必跪

汲乃可得云余於癸卯之二月攝篆斯州暇日命駕
往游欲向寒煙蔓草問卓錫之遺踪至則鹿苑頽廢
盤泉息脈林鴉空噪巖壑無聲惟嶺上白雲尚依依
似舊也道旁臥一石謂錫帝詩三首係州牧韓之屏
所刻其中牢落西南一詩作於滇南後二詩作於羅
永者燥刻於此則韓君之疏也余既別蘇讀之遂策
馬歸歸塗少轉有蒼嶺橫亘挾雲欲飛懸崖青石如
婦人回首顧盼簪髻宛肖相傳有神嫺每夜至帝所
服役後被人覩歛化爲石又有沈潭融渾灑潑涵碧
無波相傳帝昔經此忽一靈犀躍出踰伏道左若騶
費陽府志

餘編卷九

文徵九

十五

驅策者噫鳥翼庚長虎乳鬪斑金狄洒淚泥馬騰波
蛇衛顛頊之墓燕填臨江之壙神獻管滂之劍龍春
寄奴之藥推詳往迹則影微經史考驗真怪則叶符
圖籍雖詞趣涉誕而音旨非巫矣既作此記復繫之
以詩

謁王陽明先生祠記

澗嘗謂先生何陋軒記之言矣曰愛憎面背變亂口
駒浚奸窟黠外良而中螫諸夏蓋不免焉雖彬郁其
容宋甫魯掖折旋矩矱猶之陋也夸之人適不能比
其好言惡言直情率遂則有矣世徒曰文詞物采之

渺而陋之殊不然也嗟夫先生之論不獨洞物情直
示人目樸令各返其渾穆之天而狡慝譎詐之不作
庶典章禮樂宮室軒裳可增之目行不然是無軌輓
之卑也又目夸之崇巫事鬼瀆禮任情不中不節期
望於來者之移風易俗是直目天下無不可化之人
目夸之昭質未虧因其機而利導之則爲功易而爲
效亦速何今數百年間醜風潛煽醇源浸竭變更若
此其甚豈降衷之不恆乎夫固有目教之也誠使爲
司牧者倣古猷射讀瀆而教之目父子兄弟夫婦朋
友之經目戡其椎魯器悍睚眦之習俾各安於刀耕
貴陽府志 餘編卷九 文徵九 三五

火擣無饑渴死傷之嗟因示之目典章禮樂宮室軒
裳之樂漸改其椎巖卉服鳩音獸息之敝夸雖蚩蚩
吾知其從之也如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赴也
乃有司者罔知幅利競爲貪黷且目夸之蚩蚩也而
誅求之過甚夸之人目爲是不足父母我也規避之
心浸假而爲侮慢侮慢之心浸假而爲狡詐並其本
然樸塞之陋而亦失之是士大夫無廉恥而望天下
有風俗不可得已今者顧瞻 貌道範斯在念先生
尚不敢任化理之責余小子痛俗之不競教化闕如
用是奮用是懇矣

游牟珠洞記

牟珠洞在貴定縣西十餘里洞內有羅漢大士石像
皆天生自然妙麗莊嚴石笋一株竦然鮮潤青如瑤
簫余壬戌至黔往來且蘭數過其處乃呼道士幾輩
深入則見石乳結撰嵌空瓊瑤開闔庠當天閭別境
雲謫波詭莫可名狀有若象者蹠足而躩踞有若龍
者攫爪而蠕躩有若虎者磨牙而趨趨有若豹者舂
舌而擱撥踞者若羊眠者若牛逸者若馬藉草而伏
者若雉獠負厓而犇者若麋鹿又有十丈蓮花亭亭
扶筵翠色欲滴如仙掌之金蓮也藕船類屋橫亘天

貴陽府志

餘編卷九

文徵九

三六

洪波濤齋森如博望之星查也石梁聳峙如彩虹跨
臥上有僊官鶴擎羽衣童子持幢葺導也又有樓觀
宮闕結構竒窳如人建章之宮而千門萬戶也如造
閼風之顛而剝柱瑤棟也如遊蓬萊方壺圓嶠三山
而羽人出沒其間也有石鐘焉蒲牢生勅蠡文鼉鞀
叩之如木勝周景王之無射也有石鼓焉擊之則軒
乎襲乎如奏鈞天廣樂其聲動心無需蜀郡之桐魚
也道士撥火指地上曰此梅花也脉之灑悲鮮妍波
榮如玉凝天女之所散釋迦之所拈也忽有聲自甲
來冷泠然似琴戛戛然似篋琮琤然似敲玉嫋嫋然

以彈絲復杳杳然以湘靈之鼓瑟羸女之歛簫也頃
之碎狀如震霆轟山劃狀如巨靄劈岳潄狀如康回
觸不用其澎湃撮盪如天風海濤狀其凌厲呼號軒
天踞地如昆陽之戰猛獸助怒屋瓦皆飛狀余方睜
眙驚詫莫知其所以狀道士則曳余裾出洞指澗聞
曰向之聲不一聲者水哉水哉狀乃記之

游黔靈山記

古城李孝廉芬逸曠士也余引疾悶居日偕游雪崖
洞因爲余譚黔靈山之勝約共逞游旋孝廉返鄉去
不果時屆初秋炎都褰埃旻寓滌氛遂衰興步出威
貴陽府志

餘編卷九

文徵九

三七

清門石逕紆曲形似書字寒緒沙衍靜無漚漫遠樹
空碧哀蟬激響恍助予之鄉思約行三里衆山回抱
中露出芊腸一綫盤旋直上若鳥狎霄天風振袂足
履波濤仰眎蔚藍天蒼蒼如石壁泊造巔則阿平開
朗四徹中繩若未始有山者修篁萬个蒼翳成林曦
暉則注金影瓌碎延佇凝睇青蜨蠕動綠痕上衣裾
苾芻出邀入淨室茶飲少憩由正殿側右至一院斜
峰入廡曲沼環堂樹響飛鸞階叢花藥則游人匡坐
之所也壁多題時官詩獨鄂西林相國近體二契予
心據石和之擲筆舍去抵寺後見攢木千章圍繞如

幄長卿緣坡而舒翠蘭子解枝而凝紅蒲錯振羽於
草根媚蚪引嘯於林杪扶老之禽昇梵唄相奮石竇
之水共松濤偕鳴余亦乍覺其秋色之上眉也裴裒
者久之日已入蒼林壑烟漠漠微辨來時路忽見明
月窈窕如故人偕游者予銷淑也

貴陽府志餘編卷之十

知貴陽府事秦和周作楫夢巖輯

知貴陽府事傅自朱德璋綬堂刊

文徵十

記五

嵩溥

太平河碑記

太平河者即省垣之貫城河明楊中丞鶴題爲玉帶而今易之以名也河之爲患屢矣茲於重濬之餘復爲籌歲修計欲與斯民永賴太平之利且河自入城貴陽府志餘編卷十文徵十

西行迤邐磬折而南有橋曰太平嘉名肇錫有自來矣按河源導於城北之空巖山南經六廣水門達於蘇家橋復納東西諸山麓之水合流入關地勢北高南下水挾沙行沙泥易積河身恒苦淤塞每伏雨暴漲水無所容輒四出爲患楊公題曰玉帶其稱名取類意故在東流以順軌與志稱公以激揚自任諸生時從問難索書者滿前欣然灑翰意題名之時必有大書深刻而今邈不可復識矣

國朝康熙初佟中丞鳳彩撫黔時多火災俗謂由於河患佟公乃濬河以禳之災尋止此與漢史所稱滅

火反風者何異越四十八年陳中丞誥諳於彤家術
謂此河入垣端委深合局法惟向背稍有參差而圖
鉅思艱非一時可舉乃僅加開鑿俾之暢流以導迎
和氣按陳公之言隱而未發夫古之設險守國相陰
陽以觀流泉其經營徧布週密凡改水治水禳災受
釐皆所以陰調民瘼也丙戌春奈奉

命來撫是邦貴陽于蓮亭郡守具述河自嘉慶丁卯挑
濬後迄今二十年泥沙復堙塞非及時修濬不可且
上游之沙不有以遏之其勢將復積余深憐之捐廉
以倡屬太守董其事自同官以至紳耆咸相助焉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 文徵十

工於道光七年仲夏越十五月藏事自北門龍橋
門六洞橋計六百八十餘丈一律疏通復於
壑龍山以下之三台土相寶山等處建大小石壩七
座以堵浮沙城內築堤三道以禦迅流綜費金七千
九百六十有奇出納委之紳士官爲督催故其事不
勞而集今年五月二十五日河水異漲旋卽消退居
民僉曰今歲之水視丁卯爲甚乃獲安全是非堤防
之明效與而且年穀屢豐疵癘不作陳公導迎和氣
之言爲不誣也雖然事不難於圖成而難於持久隨
時而預籌與補救於事後其勞佚不可同日語於是

太守請立歲修法每歲長雇挑夫二十名常時挑沙不使稍淤每月支銀一兩二錢董事一人督率之年支薪水銀三十兩和竹軒方伯即蘇門觀察偕太守每歲共捐四百兩以爲經費是誠良法美意與民享其利於無窮也豈直一時之保障已哉太守以碑記請爰書其始末如此其出貲各街名並泐碑陰以昭善舉云

桂良

尙節堂記

黔爲古羅施地自奢香通驛後華風漸辟淳樸未泯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

文徵十

四

惟介在萬山中地瘠而貧較之資富能訓談何容易故廣與記貞女烈婦黔不概見豈潛德幽光之未發與抑所以振興之者無其術與我

朝

聖化涵濡凡義夫節婦有司得上其事請

旌如例黔雖邊隅僻處懷清履潔頗不乏人近今以來勵志守貞綽楔林立更殊往昔矣惟是柏舟苦節其得於席豐履厚者尙易乃有三黨無依焚燒待哺恐靡他之志或者凍餒撓之此耦耕中丞所以有尙節堂之舉也余讀其入

告之章與記事之畧周密詳審足垂久遠程伊川云失
節事大餓死事小今中丞以防長餓死者助其守節
所以重民命者在此所以扶名教者亦在此誠足以
廣

皇仁而重厚風俗矣庚子春奉

命移節滇黔親至其地登其堂見所制度規畫與他省
恤綏迥異乃知仁人之用心憂深慮遠實有大過人
者額曰尙節其斯爲名實相副乎

賀長齡

重修貴陽府學記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

文徵十

四

道光十有九年二月貴陽府學文廟大成殿燬於雷
火時余職巡撫深念致災之繇惕若省戒大懼無以
妥先聖之靈亟與在省諸紳士謀所以新之者爰率
僚屬捐廉爲倡僉寓書黔人士之從宦四方者共襄
厥事一時人心翕應不數月而費已贏遂庀材鳩工
僉火所未及者新之如制諸紳士詳考會典正南向
之位僉仿闕里志於殿之左右各建尊經閣一而以
餘財製祭器樂器咸備甚矣黔人士之敏於事而勤
於學也考貴陽之有學始於明萬歷間其地在郡城
北門外末季爲兵燹所圯

國朝順治十八年制府建公廷臣重建之康熙雍正乾隆以來葺治者屢矣而舊基之改則自雍正七年巡撫張公廣泗始今仍正南向復其舊也尊經閣亦建始於張公創奎光閣以祀文昌而尊經遂廢今復之且增之也夫豈徒以飾觀瞻壯宮牆美富之色也哉古者廟與學異制廟以尊其祖學以嚴其師記云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有學而無廟三代以上君師道合虞夏商周之學祀舜禹湯文爲先聖見知諸臣爲師其時養老興賢飲射讀法諸典禮皆行於學學於斯即祭於斯無兩地也又我孔子集羣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

文徵十

五

聖之大成以師道自任三千七十人材之盛嬌美寤虞而君師之統分焉漢高過魯一祀遂定萬世師表之極文翁圖像石室蓋郡縣學之權輿願終漢之世廟未嘗出闕里也逮唐貞觀始詔天下皆立原廟於是俎豆徧海內承學之士得以揖讓進退於其間涵育薰陶使之自化嗣乃廟與學分祀則於廟而肄業專於學稽之宋制士必在學三百日乃聽頒秋賦自弟子員漸增漸眾庠序不足以容而書院興矣書院盛而學校爲官署矣乃至宮牆之內春秋兩祀猶得薦幣陳牲近聖人之座餘則守土者月至焉士子入

學之始一行發製其賢者以時灑掃而紆誦寧聞焉
蓋積漸之勢然也夫以神道事之則尊而不親以師
道事之則敬而兼愛今者尊經閣之建毋亦冀入斯
廟者論其書論其世雖相去數千載猶執經請業於
一室而毋徒鐘鼓聲容登降拜跪之爲觀美乎若然
則古昔勸學親師之遺意猶可得而尋也多士其壹
意向學而反求諸心每一瞻仰則內省厥躬可質神
明否也卽不必入廟而此心之翼翼者常如師保之
我臨也每一披吟則默證所學於書有合否也卽不
必執卷而此之心惺惺者亦如古人之我詔也由是
無負聖人之教與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

文徵十

六

累朝長育甄陶之化是則區區所厚倖而亦多士所以勉

副諸君子重新之雅意也乎余非知學者而於多士
有師師之責觀廟事之成不敢不以三告故爲述廟
與學分合之所目僉及讀書存心之大指而亦未能
詳也然循是而致力則庶乎其不遠矣多士念之哉
工始於道光十九年六月十九日藏事於二十年二
月初四日土之工若干石之工若干木之工若干繪
畫之工若干共用銀若干管工者某某繪畫者某某若

干某若干例得備書

及幼堂記

育嬰有堂矣曷有及幼也曰離乎襁褓而未及乎成人也襁褓則一任之人矣成人則自任之矣今也既不一任之人而又不能自任則父母任之矣乃或雖有父母亦力不克任甚或僉其父母而無之而父母斯民者又漠焉而不爲之所則將誰任哉此及幼堂所由建也不曰慈幼而曰及幼何也曰猶之吾子也愛子者非徒養之而已必將爲終身之計焉而此一時也知識日已開嗜欲日已萌是天人之交也是成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

文徵十

七

敗之關也或授之讀焉將俾之識字也或習之藝焉將俾之食力也此堂中所以有教習也或曰教習之設慮其間而生事耳慮其一無事事異日無以資生耳庸必如愛子者期望之厚哉然而屠狗牧豕之流鬻舂販繒之輩古今英雄豪傑何必不自茲途出也所慮者先絕其命耳卽不遽絕無以資之則亦終爲乞丐竊盜之歸耳吾亦承天之意而續之而資之已耳餘則聽其自爲謀焉父母猶不能保其子而能必之他人之子哉限以十七歲出堂何也曰勢有所窮也前者不出繼者不來也然而吾猶望來者之善繼

之也故述建堂之意以驗之其詳則見於薊圃觀察
章程中不贅

景謙

臬署西園記

余於道光壬午秉臬來黔攷厥署爲順治十六年使
者王鏌改建屋宇葺布裝架峻嚴西偏有園園中鑿
池臨水置閣其東如岑樓者曰雲霞翠軒詒景隆然
上浮旁曰夢草亭曰意園率皆曲徑紆流有雲烟晃
漾之觀惜摧隳不可容膝將奮然起而治之客曰予
於堂皇賓館皮閣墜勿治而獨潤荒餘何也余曰予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

文徵十

八

不見禽魚耕木稼廬而呈大都皆生於斯而所登居
此者之有以設施而始克遂其樂者此園之大較也
今夫豪華家非不致力於山莊水榭然娵娵然祇自
取其適而於物無與也故彼蒼亦濫予而無所靳斯
之有園也匪私而官園之有我也匪舊而新天若曰
知此意者可語斯園然則鄭重愛惜安知非天之爲
園計而有意於吾耶且嘗讀易曰賁于即園束帛箋
箋齊終吉輔嗣釋云施飾於物其道害也施飾即園
吉莫大焉是則謀之不可不善也信失然而恃智力
者必大更張務簡易者則求瑣屑吾皆無取吾以法

乎上者得乎中見夫荆榛草莽而有害嘉植也爲除
惡顏楹敗瓦而罔庇寒暑也爲扶危流濁泉枯而敬
翳難復也爲清源芟石留木而曠放無束也爲籓籬
若是者何也亦行其事之所當然盡其力之所能到
而已矣昔蔡子居修中書廳宇曰庶來者無勞余之
有是役也不自知其勞且欲後來者不知余之勞而
勞更有倍於余也斯園之幸客聞而輟然遂屬爲記
任樹森

尙節堂樂成後記

堂名尙節以恤窮殘扶風雜化之善舉也道光戊戌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

文徵十

九

大中丞善化賀公創爲斯舉憫苦節之艱幸旬旬救
之若不及姑爲散寄而給恤焉己亥春經費既裕屬
森理其事度城南河上地置屋百數十間令殘婦願
入者居之如歸者百數十人居有廬食有餼業有賞
子有教莫不歡欣鼓舞繼以涕泣且夫人當顛連困
苦之時且望有垂手援之者而不得一旦如其願以
相償且或所以援之者並非其始願所敢望未有不
感深肺腑涕泗交橫者也抑人當顛連困苦之時動
心忍性閱歷艱難一旦得所安集全其貞保其潔回
念費心忍性閱歷艱難之日幾幾欲全其貞保其潔

而不得又未有不悲從中來泣然流涕者也茲之歡
欣鼓舞而滯泣者益可知中丞斯舉所全者大而感
人者深亦益以見諸婦之動心忍性閱歷艱難之非
一日也十月樂成中丞往視之顧謂森曰茲事可久
乎森對曰在人易云慢藏誨盜冶容誨淫言作事之
不慎致外侮之滋有也今公所定尚節堂章程可謂
詳且慎矣嚴其查核謹其出入資其養贍課其執業
降之以儀節繩之以規矩肅肅然禮法之地清靜之
域貞節者樂之非是者苦之俾夫志不堅者不願入
斯堂行不潔者不敢入斯堂遇不窮者不必入斯堂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

文徵十

十

三者有一雖欲入斯堂而不得入斯堂則必以爲榮
不以爲辱以爲安不以爲苦毅然決然入斯堂者其
志之堅行之潔遇之窮願束身於禮法之地清靜之
域矢志不移之死靡他已可概見也有司官紳守章
程而不變日董事而不懈可以一日者卽可以百年
苟少事通融遷就竊必生焉且夫所尚惟節故可以
正人心扶風化倘一二不遵者僞托其中而志堅行
潔者羞與之伍此讓彼爭漸必盡屬僞托矣尚節之
義云何故茲事也欲其可久惟章程不變司事不懈
也可欲其不變不懈惟長官勤爲考察也可察不勤

未有不變不懈者公曰善乎誌之人之欲善誰不知
我茲事始可久矣是爲記

陳熙晉

新建蓮峯書院記

黔之有書院也自明李文成公講學始也顧僅在會
城他未數見今

聖化覃敷儒風日啓偏州下邑多設書院爲士子觀摩
地彬彬乎稱盛矣龍里自明洪武二十三年始置衛
宣德八年始建學我

國朝康熙十一年始設縣由黔達楚驛凡九縣當其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

文徵十

七

第一驛輪蹄往來無虛日地故薄瘠而有力之家蓋
寡官斯土者則迎送供億朝夕不遑以故書院闕焉
未立道光九年秋熙晉來知縣事思規爲課士之所
而未得其地越明年廼度基於縣署之前捐俸購之
爰命芟其榛芳剔其荆棘高高下下削凸平凹中爲
講堂五楹前庭後寢翼以橫舍繚垣墉飾丹粉不侈
不陋規畫備具龍架山拱其左馬鞍山據其右溪水
迴環若帶端若植圭拱揖於前者爲印峯最高者爲
蓮花山單椒秀萼正以書院對因以名之爾經始於
道光十年冬十一月逾年而工訖計費千金有奇又

畝田畝百餘區爲書院永業以佐經費縣之人士咸
慶親師樂岸之有其地焉昔之書院若白鹿洞若嶽
麓皆極一時師友之盛以收磨礪切磋之益又廣儲
載籍之富質疑問難悉有本末可援據故人才出其
中者甚多若夫邊徼荒陬域於萬山之中家少頗門
市無書肄絃誦之聲寂寥希澗士之志於學者倍難
故書院尤亟亟也夫牛溲無徑尺之波蟻垤無逾丈
之木鮮有過而問焉者及至凌萬頃之汪洋觀千仞
之崩崖然後心悸色駭憐恍而自失無他意狎於習
之常志曠於見之大也是故山宗於嶽水匯於海學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

文徵十

三

漸至乎聖人之道士人際

稽古右文之世藏修息游於斯講其德行習其文藝處
則循孝弟忠信之實而出則膺天下國家之重所以
仰答

盛世作人之雅化者於是乎在豈惟盛長通尹道真之
徒擅美於往冊哉是舉也襄其事者孝廉戴君崇緯
生員周生占登黃生鳳鳴戴生方升胡生連開也例
得金書

張鳳池

東林寺碑記

名山皆佛地到處爲然在吾鄉如山陰禹穴之勝天
墓雁宕之奇其間叢林森立類極人巧天工原夫創
始大都高人避世名士逃禪叅透上乘既契心源之
合培成妙果用垂清淨之規百十年後撫松菊而恍
見其儀禁樵蘇而思永其緒豈云佞佛亦寓好古之
深心馬乙酉歲余備員黔中知貴筑縣事縣治西隅
有梵刹一區去會城二十里許前僧東旭創於明季
末年相傳伊係蜀人隨父宦滇而返途次忽發狂癡
總留不去於此跌坐數年乃欲誅茅構寺因係臬署
官山直叩轅門懇求施佈觀察胡公憐其善行盡官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

文徵十

三

山之四至而與之於是懇田建像種竹栽杉闢闢
原儼成淨境自號其寺曰東林誓戒子孫自食其力
山場樹木除補葺取資而外概禁勿剪以故百餘年
來葱蘢日盛丙戌秋會錢局鼓鑄工嚴需材鍛炭承
辦者朦朧以養馬苗山林最廣具聞余奉憲檄躬親
相度見其曲徑周通之際古柏參天蒼松映日楓林
鬱鬱修竹猗猗材木信乎廣也迨住持坤林面呈稟
摺具述其山東界阿芒山石坡虎冲潘巖姓山油柞
房山南抵羅姓土及蘆梯塘山嶺西至王家冲單身
坡驟馬大路及小官山北極了口洞蕭家坡一碗井及

長潭大堰坎等處俱係前僧躬承臬憲所施自爲開
墾深林密樹種植多年故節歲以來如造船建局修
署立桅諸大工作匠役輩無不貪就便利慇懃採辦
蒙府憲韓本縣韋洞悉淵源停其斬刈余周造審視
花柳繽紛禽鳥和樂且不禁流連不忍去也而謂忍
使之濯濯乎徐由塔院步轉影堂遺像儼然確似侍
而僧者詢其履歷立談頃雖不盡悉由來然卽寺號
以思不但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爲想東林之禍烈
於熹宗沿至鼎遷復社猶受遺好之害東林亦曠久
不樹於江南茲特標其號於天末藉非東林中人諱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

文徵十

古

復是東林者避世高人逃禪名士於此乎又遇之矣
歸述其由縷呈憲聽面承有永禁採取之諭爰筆記
之呈鄉紳玉山白公碧山章公付寺僧以敬結來者
曹敦錡

重修蘭皋書院碑記

貴定之有新治剏於康熙年間新治之有書院始於
乾隆甲午邑令周公諱品金以閩中進士率斯士集
邑人謀建書院時本邑王公諱政義以庶常改官秦
中間有此舉卽以五百金襄其事遂卜建於城隍廟
之西偏事未竣而周公去繼其事者爲吾鄉之進士

甘公立言落成之而未有名因無經費未延山長而讀書其間者頗不乏人迨膠東于公乃額爲蘭臯書院錢塘金公淳以金付邑中孝廉程步青趙中畧爲補葺道光辛卯政義公之孫恩培復捐木百株建三楹崇祀王陽明先生而附以前明肇捐廩田之鄉先生李講史謙王新民孫天民及

國朝獨建聖廟之周肇岐並前縣令周公甘公邑紳王公位於側其後李復齋廉訪仇與堂太守捐廉以資膏火潘穉青俞秋農皆實心課士邑人感其德爲位而祝之己亥秋余權篆來此月課諸生備悉書院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

文徵十

十五

情況力爲經營雖未至於充足而歲計所入尙敷支應今歲乃能聘山長夏初合邑紳矜以書院僻在東隅地勢低窪房舍亦漸傾圯稟請擇地另建余於城南得隙地一幅地形崇隆山岷旺厚四山環秀文峯遠列僉稱得所余遂捐廉以倡邑之紳民樂觀厥成共爲輪助鳩工庀材閱兩月而蕙事適余權篆威情將去茲土樂鳴盛馬瓊珂諸君請曰書院久未有叙今已復建請誌之余曰書院之設遲之又久而後成遲之又久而後易前人所以創始之意與後人所以擇善之心亦良苦矣土之肄業其中者毋能爭自濯

磨端其品行擴其學識不獨風氣復振科第崛起而人心風俗尤賴士君子維持於不墜則書院所繫豈淺鮮哉知此義也而前者創始後者擇善之心均可不負矣是爲序

俞汝本

縣府考童生試卷碑記

余治定之明年將縣試邑紳士進而言曰定之士苦吏胥之索久矣將謀所以捐置卷貲而不果今書院規模畧具諸生幸肄業有所獨縣府兩試卷由禮房填納需索太甚定邑土瘠民貧窮簷子弟從師尙無費陽府志

餘編卷十

文徵十

十

力何堪此重累乎余詰其故則云正場爲費有限至二三場乃遞增矣四五場又倍增矣是以有招覆而不能入場者有三四覆而不能終場者夫以寒苦子弟能讀者寥寥卽讀矣資性未必能佳旣佳矣而又能成文應試其父兄必爲之新其衣履飾其行裝無何入城而行李困之火食耗之又迫於吏胥之納卷將小民終歲勤動不能償子弟之一考阻人上進莫此爲甚余曰是固然矣獨無人出而經理其事者乎僉曰昔仇典堂先生曾有此意後量移劇邑不果行予維天下事惟讀書人最苦而寒士尤苦之甚者雖

然其受苦也多則其成功易今則諸君言余不得不
爲籌畫越日進龔生紹秀余主懋春庭生際溥及各
紳士等而與商焉分爲四等立立四簿分道勸捐不
數日共得七百餘金爲置膏腴田若干畝以其歲息
作爲卷資於是向之墮落悉爲裁革自今年縣試爲
始至期而與試者益衆主樞與扞於庭余曰是非
余之功也諸君子相與以有成也不可不記若夫條
規之細節目之詳諸君議之備矣余不多贅謹記其
捐修之由如此

重修貴定縣城記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

文徵十

七

歲丁酉余來莅是邦甫下車周歷城垣頽圯甚多心
竊憂之余問胥吏曰此城何以不修僉曰工鉅未遑
也各前任俱不敢行其後數月余擬倡捐興修諸紳
士以其不切於已也告之無一應者又不克行後期
年人心稍協余先倡修書院及賓興及試卷及考棚
邑中均捐貲三千有餘復議興修諸紳士皆精疲力
竭又不果行戊戌秋仁懷告警軍書旁午余惶然惕
悚然懼曰是尙可以事乎然請公帑動大工文告往
還稽延歲月其奈緩不及待何於是終夜旁徨謀所
以興修者復矍然曰事必待有餘而後動是不及

之勢也余先修其最要者曰史家灣曰菖蒲坡曰南山寺餘且量吾力之所至而已焉遂於十一月初四日興工不謀紳士不告朋友人人皆以余爲鹵莽余置之不顧日相從事於畚鍤版築間幸是年秋收頗稔仁懷事不久卽平差徭亦少約費八百金餘尙不至匱乏憂迄今歲五月而工成不但城之破缺處俱已修築卽一埽未整一石未平亦皆修砌完密且南北向無城樓東西雖有樓卑陋不足以壯觀瞻余悉增建改造東門則建重樓與西門配四城門俱爲包鐵以期鞏固事旣竣國人相與抃於市僚友相與慶

於庭紳士亦歎動於色曰向之所以爲公顧慮者恐公將貽匱乏憂耳今公不動聲色不半載而大工以成是何爲之易也余曰不然是皆天之賜也向使年穀不豐仁懷事未平息余能從事斯役也乎余能不貽累將來也乎按貴定城建自康熙二十六年改衛設縣乾隆時知縣顏公希深修之嘉慶間地震城半圯其間六十年無一修者而必待余來且余亦無力獨修而偶值仁懷之一警豈非有數焉存乎其間耶凡人精神所至金石亦貫亦余興修時亦懼功不克竣今功旣成而余亦不至匱乏憂是皆天之賜也

於是作爲築城之謠其詞曰勞吾民吾民如子何忍
傷請公帑公帑竭蹶誰輸將吾解吾囊以與吾民其
從事兮千秋萬歲固若金湯固若金湯衆庶熙熙豐
年穰穰城旣成又爲之頌曰我

皇御宇奄有區夏文德覃敷無遠弗届航航黔疆控滇
扼楚麥新之野城等邾莒惟

聖神朝改衛設縣三里七里厥基以奠迺者地震雉堞傾
圯仁懷告警軍書靡已車騎突過寇盜潛滋聞誰宰
此而任所爲其告爾父爾兄爾長百堵皆興式遏寇
攘歲在己亥其日甲辰陳牲列俎誦吉告神余實不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

文徵十

九

才願任斯役神其相我諛膺多福或負其畚或荷其
鍤一鼓作氣毋畏毋怯築之登登削屨馮馮爲邾爲
郭如岡如陵比金斯堅方鐵更固於萬斯年受天之
祐

新建貴定考棚碑記

貴定以外縣學使者僉不按臨何以必設考棚或曰
殆以飾觀也或又曰縣試士子不多扁署門試之足
矣考棚可不設而抑知不然余以爲貴定之考棚斷
不可少其故何與貴定爲兩省通衢其間按遞過犯
無日無之而又餉鞘絡繹終歲不絕每三月間臬司

秋審下游六郡人犯悉以是時至滇黔兵餉廣東西
湖南北亦以是時至縣監在頭門內餉鞘則宿於大
堂一遇試期門不能開喧填塞道失事者屢矣而且
縣署卑狹地不能容人皆露處爭燥濕較寬狹不成
事體又其甚者向無棹橙諸童就試自負以來試畢
又負之以去排擠喧嘩勞苦萬狀招覆初二場亦然
余惟

國家設司牧治人民何事非職所當爲令過犯或逃
逸餉鞘或疎虞厥咎匪輕而且諸童陷於泥淖艱於
負荷何以恤勞苦而憫寒微此考棚之所以必不可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

文徵十

三

少戍戍縣試以捐辦文武童生試卷不及行己亥縣
試又及余惟斯事費鉅非有力不辦余先捐辦考棹
棹一百張或可爲諸生節勞之一助與於是先數月
置就堆積兩廊大堂充滿無置足處以動都人適有
縣紳王仁溥來見請曰公以是卹定之士必另設考
棚乃佳余曰然是余之心也奈無力籌辦何王君躍
然曰溥不敏請任斯役余急爲嘉獎議乃定越日擇
吉鳩工卜其地於文昌宮前金山西列巒宮右環南
則文筆卓立北則帶水廻繞地勢旣佳人心益奮自
道光己亥年正月二十二日平基至二月初四日建

暨迄三月十六日工竣前爲照壁左右設轅門中立
彩竿外爲頭門頭門內爲儀門又內爲龍門龍門卽
故魁星閣龍門內爲兩廊卽考棚廊各七間共十四
上爲文帝廟權作大堂二十日卽試士於新院就試
者益衆於是向之艱負荷爭長短者皆得免焉余進
諸生而告之曰昔典堂先生以是舉不能成今不兩
月而工竣何爲之易耶蓋以人心相通提於影響余
一捐考棹橈而卽有王君爲之繼天下事有感必有
應類如此乎余尙何憂過犯之爲累而餉劑之爲慮
乎然非王君慷慨好施其何能濟由是爲詳其事於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

文徵十

五

大憲例得議叙王君雖不以是邀名其亦爲善獲報
之理固如是乎爰書之以爲好義者勸

賓興路費田碑記

歲戊戌邑人倡捐文武童生縣府試卷成除檢庫外
尙有餘貲數百金余以定邑童生縣府試既其利
諸生鄉試路費缺焉不講亦未足以振興士類思再
籌欸擬捐時適有李羅氏助銀二百五十兩羅宗達
亦捐銀三百五十兩僉得楊五書壽項合前所餘共
千有餘金命諸首士墮置膏腴田十數畝坐水紋寮
歲有脚米若干石合以三年所出共得銀若干兩緣

定邑鄉試者不多且至省尙近每科約七八十人每人約得銀二兩有零於負笈擔簦之費不無小補於是援筆而爲之記曰古所稱人之好善誰不如我者以人心之同同是性卽同是理也理無間於人我卽事無分於彼此若以彼此而異之是自外也且以彼此而限之是自小也定邑作事尙有新舊縣之分今觀試卷一事此倡被和衆心合一且於賓興路費並舉無遺則夫尙之過分畛域者豈眞人性之不善與亦未能推類以及其餘也夫能推以及人則捐有餘補不足將見我之所有卽無憂彼之所無被之所無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

文徵十

五

卽可借助於我之所有是一邑之風俗成教化興人才之出其有不由此者乎由是講明聖賢之道處則爲名儒出則爲名臣內而修身齊家外而治國平天下無不由此推已及人之一念豈第文教蒸蒸日上以是博高第膺顯宦而已哉是爲記

但明倫

石燕關記

州之東十里有石燕關者乃入省要途商賈行旅之所從出也兩壁峭峙一徑縈紆西爲關口寨東爲牛了營各距數里人烟稀少每遇風雨有石羣飛如燕

遍滿蹊徑天霽卽止輒於雨後尋得之關因以名關西北瀕羅朗河過河屬安順府界狝苗叢處恒涉水至關十百爲羣恃強要路晝夜剽竊貨財已復涉水而歸追之則不及訴於州州移安順府府飭胥吏下鄉搜捕往復經年案常不結其爲行人患也非一日矣己丑冬余自楚南奉諱回黔讀禮之暇與州人談及鄉中利弊欲擇其尤要者正之浹旬之間是關之遇苗害者案凡數起詢之長者僉曰子辭家未久奈何遽忘此乎狝苗隔境出沒無常訟牘滋繁徒勞關緝固是關之積患也雖然子爲御史時於政務之得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

文徵十

重

失宜言敢諫聞於

朝廷及觀察楚南纔數月耳而興利除害動協輿情二郡一州民皆載德今以生長之地剽賊橫行莫可禁止而子願從容袖手莫爲之所仁者之用心當不若是余應之曰唯唯余將告於泄事者而籌一善策焉夫狝苗獷悍非可以理論勢禁也官司之法不得行商民之罹其毒者無所告訴而爲牧者坐視歔歔空糜文牒苗於是益無顧忌而通津要道羣目爲畏途豈眞苗不可馴而弊之不可革哉抑積習使然無良法美意以處之也因爲白於大府請立墩房就兵

之在州泚者移數名於關以守以衛使商賈行旅得
安然出於其途以與民休息大府韙之移營撥兵四
名飭州建立營墩州飭署吏目張君清泰董其事經
營相度鳩工庀材於關之隘口建設營房以居戍卒
又於山頂築墩臺一所可瞭遠以備不虞財不費民
不勞兩踰月而工畢賊自是而後守關之卒晝夜巡
邏稽察奸匪行道者頗以爲便而安順之苗不敢復
出爲盜矣夫善導水者不清源無以遏其流治民亦
然苗之爲患縱之則生玩激之則生變自古如斯善
治苗者初不過畏懾其心使之知所顧忌而已化頑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

文徵十

苗

於不覺弭盜於無形矣又豈有他術哉

寶陽府志餘編卷之十一

知寶陽府事孫和周作楫參議

知寶陽府事博白朱德慈綬堂刊

文徵十一

序上

王守仁 以下明

氣候圖序

天地一元之運為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分而為十二
 會會分而為三十運運分而為十二世世分而為三
 十年年分而為十二月月分而為二氣氣分而為三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一 文徵十一 一

候候分為五日日分為十二時積四千三百二十時
 三百六十日而為七十二候會者元之候也世者運
 之候也月者歲之候也氣者月之候也天地之運日
 月之明寒暑之代謝氣化人物之生息終始盡於此
 矣月證於月者也氣證於氣者也候證於物者也若
 孟春之月其氣為立春為雨水其候為東風解凍為
 蟄蟲始振為魚負冰獺祭魚之類月令諸書可考也
 氣候之運行雖出於天時而實有關於人事是以古
 之君臣必謹修其政令以奉若夫天道致察乎氣運
 以警惕夫人為故聖治之世天無疾風潦雨之愆而

地無昆蟲草木之孽孔子之作春秋也大雨震電大雨雪則書大水則書無冰則書無麥苗則書多麋則書螽蜚雨蚤蜮生則書六鷁退飛則書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則書春無冰則書鷓鴣來巢則書凡以見氣候之愆變失常而世道之興衰治亂人事之汗隆得失皆於是乎有證焉所以示世之君臣者恐懼修省之道也大總兵懷柔伯施公命繕工爲七十二候圖遣使以幣走龍塲屬守仁叙一言於其間守仁謂使者曰此公臨政之本也善端之發也戒心之萌也使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一

文徵十一

二

後著於其念必有所不敢忘也而後存於其心著於其念存於其心而後見之於顏色言論志之於弓矢几杖盤盂劔席繪之於圖畫而日省之於其心是故思馳騁者愛觀夫射獵遊田之物甘逸樂者喜親夫博局燕飲之具公之見於圖繪者不於彼而於此吾是以知其爲善端之發也吾是以知其爲戒心之萌也其殆警惕夫人爲而謹修其政令也歟其殆致乎氣運而奉若夫天道也歟夫警惕者萬善之本不衆美之基也公克念於是其可以爲賢乎由是因人事以達於天道因一月之候以觀夫世運會元以探

萬物之幽曠而窮天地之始終皆於是乎始吾是以
盡聞而樂道之爲之叙而不辭也

五經臆說序

得魚而忘筌醪盡而糟粕棄之魚醪之未得而曰是
筌與糟粕也魚與醪終不可得矣五經聖人之學具
焉然自其已聞者而言之其於道也亦筌與糟粕耳
竊嘗怪夫世之儒者求魚於筌而謂糟粕之爲醪也
夫謂糟粕之爲醪猶近也糟粕之中而醪存求魚於
筌則筌與魚連乘龍場居南方萬山中書卷不可携
日坐石穴默記舊所讀書而錄之意有所得輒爲之

貴陽府志

徐編卷十一 文徵十一

五

訓釋期有七月而五經之旨畧遍名之曰臆說蓋不
必盡合於先賢聊寫其胸臆之見而因以怡情養性
焉耳則吾之爲是因又忘魚而釣寄興於麴蘗而非
誠旨於味者矣嗚呼觀吾之說而不得其心以爲是
亦筌與糟粕也從而求魚與醪焉則失之矣夫說凡
四十六卷經各十而禮之說尙多缺僅六卷云

重刊文章軌範序

宋謝枋得氏取古文之有曾於場屋者自漢迄宋凡
六十有九篇標揭其篇章句字之法名之曰文章軌
範蓋古文之奧不止於是是獨爲舉業者設耳世之

學者習傳已久而貴陽之士御求之多見侍御王
汝楫於按歷之暇手錄其所記憶求善本而校是之
謀諸方伯郭公輩相與捐俸廩之資錢之梓將以嘉
惠貴陽之士曰枋得爲求忠臣固以舉業進者是吾
微有訓焉屬守仁叙一言於簡首夫自百家之言興
而後有六經自舉業之習起而後有所謂古文言文
之去六經遠矣由古文而舉業又加遠焉士君子有
志聖賢之學而專求之於舉業何啻千里然中世以
是取士士雖有聖賢之學堯舜其君之志不以是進
終不大行於天下蓋士之始相見也必以贅故舉業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一 文徵十一

四

者士君子求見於君之羔雉耳羔雉之弗飾是謂無
禮無禮無所庸於交際矣故夫求工於舉業而不事
於古作弗可工也弗工於舉業而求於倖進是偽飾
羔雉以罔其君也雖然羔雉飾矣而無恭敬之實焉
其如羔雉何哉是故飾羔雉者非以求媚於主致吾
誠焉耳工舉業者非以要利於君致吾誠焉耳世徒
見夫由科第而進者類多徇私媮利無事君之實而
遂歸咎於舉業不知方其舉業之時惟欲釣聲譽弋
身家之諛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嘗有其誠也鄒孟
氏曰恭敬者幣之末將者也伊川曰自酒掃應對可

以至聖人夫知恭敬之實在於飾羔雉之前則知堯舜其君之心不在於習舉業之後矣知洒掃應對之可以進於聖人則知舉業之可以達於伊傅周召矣吾懼貴陽之士謂二公之爲是舉徒以資其希寵祿之筮蹄也則二公之志荒矣於是乎言

吳國倫

西征雜述自序

予以校士取道水西九驛渡赤池河畢事四衛往還幾二千里皆羅夷故墟云四衛在漢唐時相通爲滇蜀道民夷雜處獨九驛闢自我高帝奄有黔筑之後

貴陽府志

條編卷十一

文徵十一

五

至今夷部落如初特爲中國役屬耳轍跡所經奇詭不可名狀蓋居然遊燧人以前而與茹毛衣皮者伍也又氣候不齊嵐瘴飈疾以孱然病軀嬰之萬一無幸何論險阻摧折哉昔博望侯侈大夏司馬中郎張西夷彼其意非不廣夫我則不暇矣爰有雜述敬俟觀風

孫應鱉

西征雜述序

西征雜述爲吾貴督學使明卿吳公行部羅施所得諸什中間指陳山川風土因以寓懷紀事貽諸將來

足爲西南天地增光兵憲使沈公從善梓而傳之有以也余嘗覽柳子厚永州柳州諸著凡談永柳遺跡必舉爲口實古今聞人有經遊題品之後欲藉名高者咸引以爲重大都若此獨惜子厚以彼其才顧少壯嗜進累於王叔文韋執誼坐廢遂不振余每讀所賦解崇憲咎閔生夢歸等篇哀憐之今明卿公直道守節冠冕一世秉政衛善贊毀無所撓軌權貴銜忌罔能踏蹟光燼俊偉之業蒸蒸日上起鬱然爲海內儒宗不但以文詞稱雄回視子厚所自立奚啻倍蓰什伯益信士君子當見微而知清濁此身一敗百美散

貴陽府志

徐編卷十一

文徵十一

六

解不可苟然已也余又反覆子厚洎公著作私評之子厚研精於色澤公服類於風骨又各似其爲人夫色澤者采飾具足真宰罕存風骨者氣志妙凝規程自雅孔子曰詩可以觀詎不信夫時萬歷紀元秋中日

郭子章

城書序

守城事宜武經總要有城守章紀效新書有守哨篇呂中丞有城守尹朔野有堡約籌海圖編亦載城守一卷其說詳矣顧事太煩預器亦重複介冑之士多

不解其說予入閩得福州何太守新刻守城事宜總括武經新書而令人易曉守城之善易也

己亥入黔中

日駭城垣爲急乃增呂尹二書數

條問捋一得付之剞劂凡守城將帥人給一冊命之曰城書熟讀而詳味之庶幾黔之金湯乎故曰敵無脆有備者勝國無小善守者全曰備曰守無出此書召伯營謝薦敖城沂竊爲諸將望焉

潘潤民

端俗約言序

夫醫者爲方必求對症苟能已病雖單方無異黃岐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一

文徵十一

七

否則卽日讀內經素問諸書欲病之瘳也胡可得哉由斯以譚救世砭俗固有嬰歟往萬歷初萊山何公前峯馬公凡民間吉凶諸禮務崇儉約告誡諄諄不少寘用是風移俗易庶幾復古雖其後俗尙漸靡然古人渾樸之氣猶存什一於千百浸淫至今濫觴逾甚大而婚姻喪祭小而酬酢燕會羣然以此相尙譬諸江河愈趨愈下令賈長沙而在可勝流涕太息哉頃者方伯朱公慨風會之日流穆然動甯儉甯感之思考據古禮徵信先賢著端俗約言一編民受而卒業誠對症之藥石深有造於風化也蓋俗之敝有二

賢者患在易移愚不肖患在易溺不提醒則沉寔不
返言之不可已如是夫然公匪徒以言教也公敷歷
有年志堅於礪石操苦於茹藥居處服食無異寒生
蓋以身先之矣復綈綈於維世範俗期返於沕穆華
胥之盛公之意殆不欲獨爲君子耶黔人由此是訓
是行去奢去泰上不至犯造物之忌下不至蹈迷復
之凶則是約言也所裨補世道人心豈渺哉矧士民
趨向端在縉紳風俗不古士大夫之恥也民願與同
志先恪守之寔作法毋作偏甯砥中流之柱毋揚鬲
沸之波俾古道復見於今庶無負公絳繡端俗之雅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一

文徵十一

八

意矣

龍文光

尊聖志序

書成先是小子光奉簡書至黔數典訊樂直指方經
畧西事商曰修文學臣責也爰較小學訓試諸士又
念保殘守缺廟志不備其奚以揚同文之盛而風示
俊民不揣縵汲長夜忘疲上溯朝史下迄野乘遠獵
先世典籍彙數易而輯始定顏曰尊聖志或曰漢高
以太牢祀孔子代知尊聖而聖既尊矣名篇亦曰尊
聖何曰人知其尊而不知昭代之所以尊也今天下

做靡矣將以一聖人之道正天下之趨而不使其說之能明行之可遠於以求治於天下而不可得治其說之既明行之可遠矣乃論日益詳遵日益寡未曉然於作觀之意而天下卒不得治蓋治者非以已治也其磨鈍礪世之法必將以禮爲翼以知爲時以德爲循心恂恂焉而安行恂恂焉而信若睨瞬曉動之不待詔詰焉則郵治已是爲我昭代之制爲獨隆也夫夫子之聖日也大賢以上月也諸儒星也先世猶有薄蝕翳霾飛流伏遊之象我太祖開天正統專尊儒術制科之設黜百家而稟經書聖子神孫一道繩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一 文徵十一

九

承幾三百年蓋蠅蠅消而妖墓清日光湛然之時矣揆之豐沛亦罕及焉而凡有血氣曾無異學放於人臣之誼爲尊王述古之思爲法聖時之名臣碩輔誰非以夫子之經學起家者今則何可言也高者有浸淫二氏之失卑則淪入苟且一世之思夫苟且一世者匣劍諱割帷燈避明苟便身圖嶧巔失位矣此其禍將毀冠裂裳而不可救則有起而矯之者日護其靈於洙泗之域不得其深微之意而傳之豈獨以其跡也心有所見或標一是或揭一宗初起于一二人欲明其道之心而其後則有迷津失寶之誚意見分

而血戰門戶立而鞮豎甚者詭微渺於竺乾驚玉屑
於柱下去家以鳴趨乘遯世而快棲真有百倍魯鐸
而不敢倍其師說者跡發心跖飾之恐不深而人不
察其飾也謀之欲其盡而人莫破其謀也嗟嗟人皆
去家不爲子則生人之種已絕矣人皆遯世不爲臣
則世界之亂已久矣矧夫剽先儒之似挾詭秘之圖
聖人之道其能彰明較著于天下也哉此其禍將見
鬼道升而人道熄是爲尤劇而尤不可救夫誦法一
道而操兩不可救之禍于其間其奚治乎余有以正
告之曰孔子之道不可易也有形勞事接之宜亦有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一

文徵十一

十

極神盡智之蘊有端軌善俗之教亦有冥著鬼神之
功天子秉德謹度於上而人顧文奸飾說禱宇鬼預
於下是爲亂法之民則盍反而自治曰豎壇帷程誦
讀不可不法孔子又帥衆曰歸王路遵王道不可不
法孔子又指迷而醒之曰火其書廬其居人其人不
可不法孔子夫事父而不知孔子之道則有許世子
之律事君而不佩孔子之道則有趙盾之誅是故知
之者立聖法由之者可以解罪則人人亦可以自明
而自擇之也矧夫邇者追勸嚴而簞簋益難盡飭悉
索甚而寇盜未必遽平封駁雜而責成爲難流品滯

而紀綱易隆持天下事者將有不可終日之虞則何如動其實尊夫子之心且動以太祖今上尊尊孔子之心如廟學合建也從祀論定也優祿世及也禮必謹而樂必明也考正也皆其尊之日也聖製寶訓誥命疏贊論議考駁足備經制者卽全軼不遺或節取存闕詳于本朝而畧于前代于以見本朝之專尊有以道治人之意而非前世所云尊也至是天子之志定而天下之志皆定知天子尊孔子之學而天下之學盡知所統而定一尊此光揚挖風雅示之本志而取以名篇其大較也卽以告諸人又進而贊之而貴陽府志

徐編卷十一

文徵十一

十一

指直指曰今上乘乾法祖太子出闕講讀父子作述禹啓一堂而又以小學課士以六論牖民則是編之作固道一風同之助也予以仰答崇文之盛治胡不可書凡六卷卷各有目

銜旣齊 以下 國朝

鄉飲禮儀序

余以辛未十一月至黔視事閱一月而改歲則周禮鄉大夫受法司徒飲酒尚德時也黔中脫兵燹未久此典闕而有待乃集僚屬按

國家律令稽諸儀禮禮記酌爲儀節令師儒講習於陽

明書院至再至三始多格格既而爛熟有儀遂作新
貴令行之賓僕介衆賓各執事擇人維謹及是日嚴
嚴翼翼黔人以爲創觀夫古今異宜言禮家又人人
殊然而羣言淆亂折諸聖凡孔子之所明言者則皆
萬世所宜行者也其節巨之大者有五一日祭祭脯
醢也祭肺也祭酒也所謂報本返始以致敬也一日
俎賓僕之俎肩也主人之俎臂也介之俎胙也所謂
貴骨賤骨以致辨也一日拜拜至也拜洗也拜受也
拜既也禮畢而拜送也所謂自卑以相尊讓也一日
於席末齊肺也啐酒也告旨也皆不當席所謂爲行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一

文徵十一

十三

禮不專爲飲食也一日獻酬主人獻賓也賓酢主人
也主人又自飲而酬賓也主人酬介介酬衆賓衆賓
又自相酬以及於沃洗者也所謂逮賤也以儀禮之
節證諸記所載孔子觀於鄉之言嗚呼至矣哉不可
易矣行禮之始例應讀律禮畢例應謝

恩余酌於讀律時兼讀孔子之言蓋欲尊

王章明聖道俾斯民知尊讓潔敬先禮後財以尙化成俗

而已矣其間升降巽坐適於儀禮者十之二三僭竊

之罪知無所辭庶幾人之易從而毋以繁苛視也昔

者季氏逮闔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有司之強力者

亦跛倚而倦及子路與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罷而孔子以爲知禮誰謂禮必委曲繁重不近人情者哉既行於省將頒其儀節于各郡縣也爰論其梗概而爲之序

序下

汪守仁

以下明

送毛憲副致仕歸桐江書院序

正德己巳夏四月貴州按察司副使毛公承上之命得致其仕而歸先是公嘗卜桐江書院於子陵釣臺之側者幾年矣至是將歸老焉謂其志之始獲遂也

貴陽府志

徐編卷十一

文徵十一

七

其喜而同僚之良惜公之去乃相與咨嗟不忍集而餞之南門之外酒旣行有起而言于公者曰君子之道出與處而已其出也有所爲其處也有所樂公始以名進士從政南都理煩治劇頎然已有公輔之望及爲方面於雲貴之間者十餘年內墮其軍民外撫諸戎夷政務舉而德威著雖或以是名嫉取誘而名稱亦用是益顯建立暴於天下斯不謂之有所爲乎今茲之歸脫屣聲利垂竿讀書樂泉石之清幽就烟霞而屏迹寵辱無所與而世累無所加斯不謂之有所樂乎公於出處之際其於無憾焉耳已公起拜謝

復有言者曰雖然公之出而仕也太夫人老矣先大
夫忠襄公又遺未盡之志欲仕則違其母欲養則違
其父不得已權二者之輕重出而自奮于功業人徒
見公之憂勞爲國而忘其家不知凡以成忠襄公之
志而未嘗一日不在于太夫人之養也今而歸告成
於忠襄公之廟拜太夫人於膝下旦夕承歡伸色養
之孝公之願遂矣而其勞國勤民拳拳不舍之念又
何能釋然而忘之則公雖欲一旦遂歸休之樂蓋亦
有所未能也公復起謝拜又有言者曰雖然君子之
道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用之而不行者往而不返者
貴陽府志

徐編卷十一

文徵十一

十四

也舍之而不藏者溺而不止者也公之用

行之其舍之也有弗能藏者乎吾未見

其體者也公又起拜遂行陽明山人聞其言而論
之曰始之言道其事也而未及於其心次之言者得
公之心矣而未盡於道終之言者盡於道矣不可以
有加矣斯公之所允蹈者乎諸大夫皆曰然子盡書
之以贈從者

李夢陽

送陳公赴貴州序

陳公之貴州左布政使也爰自河南右使往焉往之

日河南左使賊公偕左右參僚餞之郊有舉觴勞陳公者再拜而言曰嗟遇哉夫貴州者古鬼國之域而西南之荒裔也不謂萬里哉陳公觴而酢之而再拜對曰竊聞之王事無近有知道路之事者曰遇何難焉大洞庭五溪天下之險也林箐峙屹劍峯指攢下視無地仰之無天若霧蒸焉水則波濤靡際微風溽溽是險之至者也又草露蟲蛇之虞不可不戒陳公曰王生遇九折之坂叱馭徑度狄相登羊腸之谷望雲徒悲故君子不以夷險異懷人臣不以非美殊志某也前嘗歷匡廬泛彭蠡北涉并代揚鑣雁門之衝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一

文徵十一

十五

飛蓋白登之墟者屢矣然嘗遊洞庭踐五溪編沅辰之嶮極偏鎮之區蒙蒙嶽嶽犬牙相入者固貴之北隅也乃後復踰大庾登五羊返于江于淮于河以至于河南某未始困于險也而險亦莫吾困問者瞿然而變色曰嗟壯哉且子何以治夷陳公曰竊聞之雨露不擇地君子不擇人故鳥獸悅惠豚魚及乎忠信篤敬蠶狸焉行夫自貴之開邦也列帝敷膏于上諸吏承宣于下官御惟備巨小相屬立曾世長因其勢輕徭薄賦養其力左輸右轉贍乎用甲冑以威庠序以教錄登俊傑紉繫大庾是夷而華者也某何敢以

夷治也臧公曰吾與子異域而均責夫封疆之官其責有五訓養先焉一以持之守之以寬詳出允納宣明剔幽其庶乎陳公再拜而受曰旨哉敢不敬承佩君子之訓于是李子聞之曰諸君可謂善祖行矣一餞而三物備或問何也曰送而恤退而險焉虞仁也仕不避難重險而不懼忠也別靡忘規陳責必五義也仁以樹忠義以行之益之以貞何事不濟是一餞而三物備者也諸君可謂善祖行矣

侯一元

送翁丹山叅議貴陽序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一

文徵十一

六

歲在辛丑丹山翁先生爲南比部即且九載矣檄至以先生叅議貴陽先生之爲郎也贖資又蜀人乃其遷不能踰常而地又遠士之務進懷居者或不厭焉其歲三月翁大夫治行諸鄉先生咸往餞之都門之外冠蓋旣集馬鳴于衢于是有顧而嘆者曰是馬也駑馳驅式王路弗弛弗蹶國馬也然而御者方三十里五十里而休也可以爲良矣然而不若捷之速語卒視歸乎翁大夫大夫曰請受教竭篤以聽御者道雖遠以日月至之已而大夫前行至于舟于是有顧津而嘆者曰善哉乎爲舟險而不敗滯而不祕是其

材綴而技習也雖然彼容與而擊汰者無衝波之虞而有善舟之名可不謂遇哉則又視歸乎翁大夫大夫曰請受教往求所謂濟雖險也曷達之已而大夫登舟命師縱馬弛御于是又有嘆者曰舟之於師也馬之於御也不可易也以其習也易之則害于舟害于馬故治民者審宅五方治音者審正七均今大夫則已易器而操矣竊爲大夫慮之大夫曰請受教往而學焉聞之曰東西南北惟命又曰車牙室轍于塗吾惟車弗飭爾又奚問塗于是諸鄉先生顧元曰爾惟最少盍籍爾長者之言元既受而籍之乃作賦曰

貴陽府志

徐編卷十一

文徵十一

七

備哉言乎雖然天子之遇先生厚以先生大賢且托以明古之道正當世之急而議者類以爲先生不便是無以異主恩而矯士靡也且天下相趨于疾足邪徑內顧自便之日久矣靡不跂足而至公卿以予耳目所睹記郎吏之陟而外也鮮及二考者監司二千石之陟而上也鮮及考者是入任之法墮也已陟矣則欲以踰級自異已踰級矣或曰地惡或又曰遠顧其身便否耳慮不至乎民是陳力之道圯也昔人云易動而可慮者莫若遠民言制吏之難而達民之隱也故惟自立之士不削而正者乃可以撫邊安圉今

士大夫之入者計不復出出者計且莫入况邊乎是均勞之議格也茲其來遠矣自汲孺之贖不能無望於積薪望之之不欲而難左遷祖尚之文武而憚遠牧又况材非疎慨隨風同波者哉夫若翁先生之材賢盛矣乃其爲郎而獨久遷而不踰常得地而獨遠則彼浮食乘墉集堯之人始厭然心沮矣是天子所以化羣工宰臣所以抑僥倖不塞而自禁之具也涉方深以先生表逐獸方惑以先生虞社稷是役又何疑焉且諸鄉先生之言有未竟者吾聞東野之佚矣未聞鳴鸞之敗績也聞虛中之濟矣未聞忠信之陷

貴陽府志

餘編卷一

文徵十一

六

也五方異齊矣不聞其不同禮也七均異調矣不聞其不中律也故善馬所以善舟也善舟所以善政也一也異方而同區先生行矣余又聞之本巨者銳末源弱者洪浸不盈於天天有常予不爭於人人有常好夫貴陽非故西南彝之徼與語曰樹惇帥德而守終純固者惟彝能也而既泱淪王教矣因長之以先生之德惠維之以孚信鎮之以易靜此其回面而嚮德也必倍乎中州之民異時擇公卿于馮翊還列侯于河內乃知天子所以遇先生者徒執古之道而其去世俗之慮遠矣夫迂其身以善國正俗周公之事

也于先生乎觀之

譚元春

送少司馬蔡公撫黔序

同安蔡敬夫先生言行如古人較然不自欺其忠孝
接物之志天下信之春事公久獨以爲能懼今世所
不足者懼也公何懼之有春事公久見公于學問之
本末浩浩淵淵筆之所往孔上而周下贊俯而亮仰
不遺力以達于深頤無邊際而曰吾苦不能思嗜書
不暇讀于學問無所窺嗟乎春每見有志者爲之效
其一二處微肖卽志揚氣得公何懼若此吾是以見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一

文徵十一

十九

其懼也當萬歷乙卯丙辰間公在辰陽辰與黔兵食
相及有欲用民力于苗者公執不可因自解歸去而
皐皐訛訛者亦適自起滅數年來海內多事天下思
公甚公亦念天下由晉岳起鄖陽中丞民以久安會
黔葵不靖舊開府深入未還天子乃以公爲少司馬
往撫之春聞而度其故非用其才也用其氣也用其
氣用其懼也方公強項不肯輕用民力時其氣已以
人肝脾矣氣藏于不可見動于不可禦古之君子懼
以養氣氣以養志而今之所爲氣有皐皐訛訛而務
以苟勝于人而已矣使皐皐訛訛而可以苟勝于人

焉已洩矣已盡矣豈能復有氣乎氣之所爲不可使
復洩也誠以蘊之懼以守之其誠彌積其懼彌深懼
日以深而氣日以達一旦不得已而用于世也則非
我欲其然也氣自然也氣猶泉也泉之初萌如蚊蠅
之微動視之不得况于聽稍流爲池爲澗形見聲增
至于水石交鳴喧歷不聞人語浣濯者往焉灌溉者
往焉而泉則猶守其初萌之性曷往觀乎蛟螭之微
動矣公讀書深用人細見事透以鬼神自責而以豪
聖望人初下黔命春適見于郎中公虛心省躬通問
人所以往黔者凡莫能應公自咎曰教人而不教于

人學問之大詬也氣浮與滿不挹與肯榮失與何莫
應也春聞之躍然吾所見公懼者益信矣懼者君子
所以盡天而好謀者君子所以盡人吾人自足于胸
中而國運人心坦然默聽于忠孝接物之內故成也
成之爲言天與人俱不必問之辭也大誥曰允蠢鯨
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不叩自恤君猶
如此况代君者乎有鯨寡之哀以通人有天役之造
以通天未有暇自恤者不懼生于自恤自恤生于暇
心于是乎紛然問天人而若無以通之泉竭自中氣
不足也春素以是聞于公敢述以爲送尊其所聞

自附于高明去爾

傳

潘馴

瘦竹先生傳

先生好竹不能多種種數竿瘦甚名其亭曰瘦竹人稱瘦竹先生或曰先生不食肉瘦如竹云先生潘姓馴名字士雅號韻人又曰平遠先世武陵人家于貴陽生于京邸遊遊於四方謂楚人可黥人可燕人可東西南北之人亦無不可先生生而耽讀書好易好莊騷好蘇長公嬉笑怒罵之文于詩好陶元亮好孟貴陽府志

徐編卷十一 文徵十一 三

浩然好劉長卿間作詩不求工好遊若燕若齊若豫若吳若越若楚若西江若兩粵若滇蜀皆遊地好山水過輒登涉輒忘返好飲酒飲少輒醉醉輒號歌跳踟頃吐狼籍以為常不忤人人抑揄不解面罵如不聞欲毆則避之不及避則受之不治生產有錢輒用輒盡即瓶罄不顧不汲汲于榮進舉于鄉不仕仕亦不久屢遭大難不死今年四十五矣時而城市時而山林時而放言時而莊語時而衣裳楚楚時而蓬首垢面時而顧影獨坐時而散髮沿歌不知老之將至云耳

何德新

西嵐子傳

西嵐子者其先廬江人官于蜀之長壽遂家焉明末避流寇徙于黔年十二父母遠宦東海遂獨畱守家園少豪俠不羈尚氣節喜談兵法愛遊覽好議論天下大事又毅然有所不爲能忍辱負重接物如水人犯之絕不與校以故未嘗求與人合而人輒以此重之然性疎澹無少畱滯又疾惡如讐落落不隨流俗未嘗有意輕人而人每以此少之曾逢善相者云骨法宜學仙故性命本原適逢故我其官京師時每控貴陽府志

徐編卷一

文徵十一

匡

西山嵐光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忽忽如有所得嘗作西嵐賦以見志曾于盛夏單騎入山麓至迷路而忘歸爲胡僧導出視之不知山麓及僧所在人遂以西嵐子呼之夫嵐不過雲光之清矯者耳且嵐亦不獨西有乃無端而得此號于是奔走四方皆于西爲獨多嗚呼良非無因矣

潘文茵

翠屏寄客傳

翠屏寄客者祖上武陵人世居金筑潘姓名文茵字右質人稱彬也先生先生家在石人山下故稱人山

王人嘗硯田代耕訓童子于水西翠屏山之陽三里許愛翠屏山水佳甚後奉雙親率妻子偕昆季居焉故又曰翠屏寄客也或曰先生既移居翠屏將永作翠屏人矣採翠屏之山釣翠屏之水耕翠屏之田飲翠屏之泉吟弄翠屏之風月于此誦詩讀書于此養親教子協摶箴調琴瑟何不曰翠屏主人而曰翠屏寄客得毋須臾不忘貴筑耶曰貴筑固不能忘也而又何必拘拘泥翠屏爲哉天地間一寄區而已矣雲霞之幻化陵谷之變遷寄也日往月來未嘗無定所也寄也寒暑往來未嘗無定候也寄也無一非寄卽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一

文徵十一

三

無一非寄惟乾坤爲不老而有天開于子地闢于丑終歸混沌之說是天地亦寄也况世無百歲人而非寄耶余前在貴筑以爲永在貴筑且曰人山主人矣今忽又在黔西而吾年已三十有七客翠屏當不過三十餘載卽吾子孫永處于此而余亦寄矣且余性好遊齊魯燕韓趙魏吳楚閩越滇蜀一切名山勝水及古遺跡仙踪皆恣其意之所適又未必三十餘載皆處此也如是而謂非寄也誰其信之余前盲天地間皆寄物卽吾身何非寄耶曰文茵文茵非真我也石質彬也右質彬也非真我也卽形骸亦皆寄也

而目之所都耳之所聞身之所處焉往其察知其皆
寄將何在而不與人無爭與物無競乎吾持此說以
問記于毛子質兩毛子笑謂我曰子居翠屏而必曰
翠屏寄客是猶物而未化也自是以後將忘其爲寄
忘其爲客而遂稱翠屏居士可也卽稱翠屏世家亦
無不可也又何必拘拘焉見爲翠屏泥爲寄客而翠
屏寄客傳之作之勞勞靡已哉噫毛子之言其信然
耶抑不盡然耶翠屏寄客自識

貴陽府志餘編卷之十二

知貴陽府事秦和周作楫夢嚴輯

知貴陽府事博自朱德達綬堂刊

文徵十二

墓表

吳國倫

明朝列大夫貴州布政使司右參議彥清楊公遺墓表
楊公名廉字彥清故關西夫子裔不知何代徙家廣
陵之秦州秦州族系亦無考洪武之季君用明經舉
起家爲名御史歷永樂遷陝西按察司僉事尋調廣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二

文徵十二

一

西擢貴州布政使司右參議在貴州六年皆能立操
清白撫綏民夷語在名宦宣德初皇帝賜璽書褒之
比卒其妻王恭人孑然依一番囊視諸孤襁褓中度
無資越萬里歸遂卜葬公於城東三柯林因家焉至
今鄉土人猶能誦公遺德祠祀之不泯其後季子祥
以國子生授行唐令祥子敞以鄉舉授洋縣令敞子
敬爲百丈驛丞敬子舉爲中軍督府知印蓋自是楊
氏日微矣公故有四子或嗣或絕嗣者或他徙不知
其處獨祥之子孫僅僅守印墓其自王恭人行唐令
以下物故而附三柯林葬者凡三十七塚知印蚤客

死家不置錐妻亦去帷遺孤文彬文燦少育於假父
家爲舍人何所所給私以子錢行券因收其塚間隙
地已遂竊葬至行唐令所幾暴其骸骨是時二孤已
稍長爲人傭以自飲食偶過故林而息焉始悟舍人
故給之且暴之也號泣而訟于予予以移其陽太守
太守廉得其實召舍人當之法至徙諸非楊氏墓而
還所竊葬地乃論報請礱石紀其事予覽楊氏所藏
聖書與三柯林諸藝之圖愴焉嗟曰不仁哉舍人乎
夫楊公以藩大夫嘗臨若先世父老非不尊天子褒
勞其績士人見德而祠之非不贊子孫二世相繼宰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二

文徵十二

二

百里非不有後逮五世之澤微始有不免爲人傭者
舍人遂萌豕心使其四世之親幾不揜於簣土不仁
哉昔孫叔敖歿數年其子貧困乞封於楚得寢邱以
寢邱瘠不爲人所利朱仲卿病且死屬其子曰桐鄉
民愛我其葬我桐鄉往予嘗過寢邱見楚相祠如新
是瘠之效也及過桐鄉又見大司農高塚數百步外
無芻牧則愛之徵也今三柯林瘠於寢邱而楊公有
知未必不桐鄉望其民彼千百世亡恙此數世忍之
何人情相懸乃爾卽舍人奚利暴人之親而自暴其
親徒取不仁名亦愚矣予懼夫後之愚而爲舍人者

不少也故特如太守議表其墓以戒之且戒楊氏之後毋復爲人所給云

郭子章

封文林郎山西道監察御史馬君墓誌銘

萬曆乙亥夏四月播事急上趣子章入黔至則坐關
鈎中蒐兵甲練車徒亡暇與縉紳先生遊比播平迺
不自量裁黔記思得長者熟八番七星故一叩宛委
分其朱紫或告予曰封杜史馬騰海公沈研精義剖
發異聞彼方寸中皆孔壁汲冢也而縮武郊落不一
入關聞予曰行且往見之亡何聞公病又無何聞公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一

文徵十一

三

卽子憮然曰斯人也所謂名可得聞身不可得見者
非耶仲子柱史君叔子晉甯守持予同年許觀察狀
來乞銘予固辭不獲按狀君諱雲龍字翔高其先淮
南人國初始祖成從戎至黔遂爲黔人六傳至昭勇
將軍福握衛符三十年衛政肅舉晚辭榮學禪築精
舍鍵戶修持生二子長應龍襲祖爵次卽君若少端
焉昭勇甚愛之弱冠爲郡之諸生每試輒高等數入
棘闈屢蹶則歎曰羈志在水鷺志在木吾志故有在
矣世莫吾知吾將神游莫競之林心存無營之室烏
能網竭罔蟻於獨聞乎乃挈孺人幼子卜築於城北

谷七堡止焉長柄大穗爲肆溪翁牧子爲友彩雲淡
烟爲幄啼鳩澤雉爲侶和冥靈大椿女貞文杏爲庇
蔭丹砂怪石梧邱竹素爲嬉玩足不履城闔口不道
世故家藏書充棟間於理數堪輿諸帙一涉獵焉及
諸子稍長立之庭而誥之曰而謂而翁果哉吾世守
先人書而輩偃仰弋釣其中經緯蹊徑稍不迷矣願
吾家起介冑黔尤羅左苟不演武與力將何以佐緩
急猶抃火者然或提盆盪或挈瓶孟方員異器名實
相乖至於盛水功亦濟焉文以華國武以凌敵趨舍
殊律爲績平焉長可騎射讀孫吳尉繚書叔仲可辨
貴陽府志

餘編卷二

文徵十二

四

博辭仇讀孔孟周程書已仲子叔子相繼舉於鄉萬
歷壬辰仲子成進士讀書中秘長子以西陲多故公
趨之遲以戰功拜爵仲子拜柱史奉功與人之長安
邸中就養公至逾月誦謝元暉詩曰誰能久京洛緇
塵染素衣竟先孺人歸杜史奉命按嶺南過家爲公
壽公曰此方多寶玉慎勿厭清貧昔人記之矣柱史
唯唯在嶺南奏績最封君如柱史官君薦服北向叩
頭畢語人曰枯體變爲榮體榮體故是枯體縷體變
爲絲體絲體故是縷體何以別所不敢不服者主恩
也叔子令華陰則又孜孜乎誠之曰孺子邀仙掌石

月之翳主於其國爲藍田玉母爲華山麴叔子唯唯
黔自夜郎喪亂師行棘生君發困飯飢掩骼有昭勇
風君年六十柱史以兄在行間弟在少華離予舍出
補官君亦安之亡何病革以萬曆辛丑年十一月
二十七日卒距所生得年六十有四柱史來兄弟第甲
辰年四月初四日窆君于起龍山之陽君元配李氏
封孺人子六長禹卿以軍世襲指揮娶李氏次文卿
卽柱史娶千戶張東恒之女三漢卿把總娶李氏四
明卿晉甯守娶曹氏繼娶房氏五鼎卿娶吳氏六臺
卿尚幼未娶孫男十二孫女六禹卿子士達娶李氏
貴陽府志

徐編卷十二

文徵十二

五

女官妹適指揮應襲劉鼎壽妹適指揮顧從新文卿
子士升聘周知縣女士哲聘陳學博女士衡未聘女
吉妹未許聘王妹許聘楊學博之次男漢卿子士鰲
娶楊學博女明卿子士甲聘劉中丞孫女士杰士望
俱未聘女舉妹許越郡丞次男廩生其杰陝妹聘李
知縣三男鼎卿子士良娶李氏同生娶王氏科幼未
聘予故交驩柱史重以許觀察乃爲之銘曰

馬氏之先祧於馬服文稱華長絳紗誠樸武有伏波
邊郡田牧著於淮南衍於貴筑昭勇折衝文林詒穀
厥才猶熊厥門則鹿富水之平高連之麓詩書爲耘

身心爲鵠庭誥嗣君武雄文足長也提劍伸叔連殺
鳴琴仙掌校書天祿柱史奏最馳

恩淑郁公服更薦而心如樸漁樵爭席雲霞布幅起來
谷七數返百六佳城鬱鬱崇山轟轟百千萬年克綏

後祿

趙士麒 以下國朝

封中憲大夫九江府知府王公墓誌銘

贈順天府府丞郡伯王公余門人承祐之父也康熙
甲戌首夏承祐以其仲兄承祥笱所述公行狀走使
寄京邸乞余銘墓余不獲以不文辭按狀公諱孫章

貴陽府志

徐編卷十二

文徵十一

六

字天工先世江南泗州籍始祖徙黔遂居貴陽累傳
至公之曾祖諱敬卿進士任邑令以孫貴贈通議大
夫祖諱元佐孝廉官學博以子貴贈通議大夫父諱
尊德字存思前萬曆甲辰進士由中書歷都御史巡
撫廣西晉兵刑二部侍郎總督兩粵風采峻整志行
剛方敢頑間挺然不爲逆闕立祠大節凜凜生子六
公行五幼負大志習制舉業輒殫思經濟甫成童值
貴陽土司變趨謀當事糾眾以解城圍保全桑梓人
壯其功隨任肄業時多事軍府中每有筆畫所言皆
中父謂異日必爲能吏侍父疾夜不弛帶居喪哀毀

骨立蓋其至性然也我

朝定鼎王師南下天與人歸公以軍前措餉功經畧洪
疏薦補刑部浙江司員外順治八年恭逢

世祖章皇帝親政覃恩公以是得封晉階遷本部福建司
郎中讞斷平允考滿出守九江郡地當要衝加以兵
燹之後遺黎凋散公攬轡四顧惻然心傷下車後多
方招撫勸農桑緩催科驚鴻漸復還集煙火萬家而
尤篤於造士興學課藝人文蔚起以故甲午鄉試獲
雋者倍他郡他若結彭澤劉令之重獄靖瑞昌劇盜
之橫株其中全活者不可勝計五年治郡烈聲大作

貴陽府志

餘編卷上

文徵十一

七

尋以內艱去任士民泣留至今日祝歸卧金陵後墜
以病告不赴起復年六十有九終於家歷攷公天性
孝友律已嚴待人恕開爽洞達與人交不疑人欺而
人亦傾心樂與之盡博綜古籍恒手一編不釋又善
記往事對客道所見聞上下數十年偶有所觸發輒
娓娓言之不已平生經術已畧見服官然未際大用
每抵掌而忠君愛國之旨奕奕露眉衡間出處一意
澹泊故不以垂窳爲累嘗勗諸子曰爾祖仕至督撫
服食無異諸生兩粵歲積羨不下數十萬悉上公帑
貯爲平海需僅遺子孫以清白二字國書若干卷而

已爾等勉之公承家素志固如此哉西張氏敬謹勤
惠公累官多所助年踰八甲疊拜 褒封稱完福焉
子五人承禎癸卯解元早卒承祥庚戌進士知縣行
取銓部今任福建分守興泉道承祐己未進士選清
書魚吉士改授湖廣道監察御史陞順天府府丞加
一級承裔庠生早卒承祺庠生女七人一適陶愈庠
生一適白眉州同知一適蕭繼凡丙午舉人一適邵
廷綸一適張儼州同知一適黃枚甯太學生一適蕭
玉振庠生孫七人啓曾御濟延懿方恕嗣著懷訓績
孟女孫十二人一適陳一忠州同知一適鼓旭太學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二

文徵十一

八

生一適沈文申侯選學博一適徐錫祚一適顧若鼎
一適董文泰太學生一適謝玉虜餘幼宋字曾孫一
人奕公生於明萬曆戊申十二月二十四日辰時卒
於康熙丙辰正月六日午時初封中憲大夫際
恩誥贈中大夫以康熙三十二年七月十九日酉時葬
於秣陵南銅井鄉新塋之陽西山亦向乃爲之銘曰
厥惟先德砥柱名臣公起嗣武清白書紳粉署績懋
江國政循毗逸身睹未衰已耄以誠後賢乃祖是倣
以似以續泉靈含笑

待贈奉直大夫朱君暨德配朱宜人合葬墓表

同年友生君霞谷將奉局單太宜人隨合葬於太翁
涓雲先生之阡而搏穎以徵表墓之文於余按狀君
諱文字涓雲上世本蜀之巴縣人由蜀而楚由楚而
黔遂家焉德配單太宜人其先楚黃巨族遷於黔而
太宜人十年十七歸君君天性純孝就墳籍尤樂交
天下士相與講求大業慨然欲有建樹而太宜人柔
嘉嫻內則克明大義凡君事親養與葬祭如禮又能
積學篤行以見重於當世賢士大夫太宜人一一有
以勸之其饑者姑鄭太夫人病劇君憂懼不知所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二

文徵十二

九

爲太宜人潛嘗穢以慰君且自慰里閭羣之無不咸
奮興起云君宅喪誠懇急友朋難倒庋飲助無遺色
以故戶外屢常滿而家故貧太宜人搜篋衣簪珥纏
臂皆脫盡寶至不聞燔滌穀而筐疊已具極整潔與
君交者渾忘其爲貧窶人也當具三桂趙張時兇焰
漲空人心紛紛煽動逆黨馬寶者聳君名造其腹心
厚幣相招以主贊畫君嚴詞拒之賊殊忿患愛君者
咸以宜稍通達爲自全計君咲曰聖達節賢守節吾
自矢當希賢耳而太宜人獨謂忠孝生人亦節君拒
之誠是顧賊不能致君必怒君且恐肆毒以甘心於

君闔閭不可居矣爰變姓名舉家匿深山採山釣水讀書嗜跡不輟太宜人早夜工錢附以給饔殮食盡繼以藜藿歡如也已而

王師靖亂尹皜然不滓而卒不權於禍浙撫黃中丞秉中先爲黔西州牧與黔文善馳尺素招邀旣至武林情文時彌爲抗富民某素好施與值親喪曾葬者萬餘人悲家乘機誣以叛獄將成矣君爲微行廉得實富厚之冤立雪全活者甚夥君性旣揮霍復不苟取客游數載垂橐歸里門食貧如故偶語及斯事太宜人然色喜曰此不勝白蠟千萬耶越數年仲貴陽府志

徐編卷十二 文徵十二

十

子繡中庚熙辛卯科鄉試現爲宣威州州牧卽余同年友霞然也叔子經中癸卯科武鄉試太宜人後君數歲卒乃合葬嗚乎歐陽子有言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以君之行與學卓然一時又得太宜人之賢以相助固宜及身顯庸以彰爲善之報迺終潛其光俟霞谷歿後振詩書之業逮

綸綍之榮而君與太宜人隱德懿行究何嘗湮沒幽鬱且

方諸及身顯庸者猶不啻過之也歐陽子之言洵不

誣哉矧爾

能聲方其

累卵覆谷倡大義捨死守爲兵民先卒能完城池而固疆圉忠幹之名聞在

帝心後此之達於仕進以揚顯其親者正未有已也姑表于麗牲石之左以俟之至於生卒年月子孫婚嫁詳江津李專所序誌銘不復載

墓誌銘

張錫毅

韓勇巴圖魯武顯將軍四川川北鎮總兵世襲騎都尉侯勇烈公墓誌銘

余嘗令都勻之秋諸生陶虞楷乞路牒往胝疇病於貴陽府志

餘編卷上

文徵十二

七

川營和冬歸經貴陽謁寓館而詢問川事曰賊不難平矣貴州有朱公以虎將名於川賊爲膽寒今陣亡賊舉白日驚見馳馬突擊謀呼朱判官來自相毀殺川人感其忠益團義勇佐諸將殄賊賊不難平矣余太息曰嗚呼此朱氏孤乞銘之辭所稱三月十四日顯靈梓潼其後再三顯於江油之中場與薄刀梁者得子說信其孤匪誣其父而忠臣義士死不朽也記二十年前公起兩金川戰功任吾楚施南協都司首襄陽營遊擊兵畏民懷將犂羊杜調遷西粵碑有去

思越十年爲湖南鎮守總兵控撫苗彝有功於楚

甚鉅今川楚不靖而二邦唇齒公之威畧交賴以安
不幸受害於賊川人無不呱呱如嬰兒失其母焉余
爲楚人其何能不悲公諱射斗字文光輝亭其號先
世爲山西洪洞縣人始祖明進上郡鍊曾大父諱鴻
應至黔家於貴筑大父諱繼昌爲諸生生考荔波營
把總諱成林以公貴皆

諱封武顯將軍荔波公有異子三公其次也少讀書慨然
懷琬仲升之志投筆如行伍乾隆三十三年從征緬
甸拔補經制外委嗣效能大小金川克寨卡奪碉樓
給劄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二 文徵十二 十一

賞翎累功至叅將再轉而爲總兵歷鎮畢普俱福寧調補
四川川北鎮計二十餘年中引

見者三渥承殊寵黔楚苗蠢動奉調帶兵攻克沙塊黃瓜
等寨嘉慶元年獲解首逆石三保又和

陞見優

賜蟒衣二年春克平亂殲其渠石柳碛苗疆平

賞給幹勇巴圖魯名號旋撤湖南師回勦達州匪攻卡
奪寨收復東鄉四年正月賊魁冉文偉授首二月連
除賊黨二支旋奉

而以包正洪一股交公專勦自夏四月至秋七月往來梁

山墜江大竹隣水間身嬰矢石裹創數戰卒殲也
匪醜無孑遺於是

天子益慰注公

賜騎都尉世職且有相機助勦別股之

命矣公既承

命會同叅贊德公痛勦賊於八石坪又逐至巫山賊竄楚
北又擊賊於界嶺賊竄陝西順慶綏添倫一股必由
楚竄回巫奉乃令撤兵至則賊果至歸州焚掠夔門
公與提督七公首尾夾擊賊眾窮潰未旬日聞陝賊
復回應撤赴勦大破之通江追擊於竹浴關又破之

貴陽府志

徐編卷十二

文徵十二

十三

德漢城追擊於朱家壩經畧額公以賊憚公甚指定
奏明搜勦通南一路今年正月額公赴陝甘勦賊公
奉檄調以其月之十五日由通南至達州而賊已過
嘉陵江遂自順慶渡河迎勦賊竄西充迫逐之賊先
夜遁督官兵鄉勇尾及追殺三十餘里斃其眾四五
百人生擒百餘人救出難民六七百人乘勝前進至
高垆場賊眾分奔上山公督兵陟躡忽兩溝賊來七
八千人左均又突千餘人衝斷隊併左右盪突遇坎
墜馬躍而上賊已近身猶奮力殺賊竟遇害

聞奏震悼

提督咨部議恤川人痛公賚志捐軀皆感泣曰嗟夫
朱公保障吾川之東北馬足殆逼賊怖呼判官所至
賊望風披靡前後全活老幼男女不下數萬今顧爾
耶捫回閭中沿途焚奠舟車爲壅土庶遞相牽挽以
至郡城先是累竹詣邑醮建生祠歿後朝暮走祭詭
談靈異祝賊速殄以竟公志陶鑿所經而見聞者也
昔睢陽云生不能報國恩死當爲厲鬼以殺賊乃於
今見之矣公年五十有八元配王夫人繼娶張夫人
有男一人女三人男卽襲世職恩蔭入監讀書十一
齡樹也下本年十月二十八日厝公大慈礮先塋以
貴陽府志

徐編卷十一

文徵十二

尚

行述徵余銘備言公平生孝友睦嫻孰詩說禮之旨
不贅第銘其勳節之華華者銘曰卅餘寒暑忠報

國殺魂爲雄尙殺賊取義成仁此其則

行述

潘馴

通奉大夫雲南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顯考朗陵
府君行述

府君諱潤民字用霖號朗陵先世武陵人始祖諱興

國初用內地實邊法徙黔遂爲貴陽人大傳至先高

祖占泉公諱松隱居不仕富而好義善輸餼若干佐

縣官之急事聞錫道服先曾祖擢菴公諱維嶽登嘉
靖丁酉賢書自永平令歷霑益昆陽州守所至清惠
居鄉尤謹厚屢祀名宦鄉賢先祖中憲公諱思聰勿
警敏識度過人因門祚中衰乃從事例起家非其志
也筮仕武定府幕能舉其職活瀕死而非孳者若而
人以是忤上官意竟拂衣歸從來冗僚非罷黜不去
官無致政者致政自中憲公始人多之事繼母張宜
人視志愛諸異母弟甚於宜人析箸之日田取其汗
萊者臧獲取其老羸者宅一區無可曲行其讓悉推
與諸弟又不欲遠違晨昏而倍值市隣宅以奉宜人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二

文徵十二

七

權宜人往來諸弟所一日必數造定省不就寢不歸
也一味之甘必馳奉不舉箸不敢嘗也其篤孝如此
先是河陽令省菴余公有女備幽閑貞靜之德相攸
不輕字得中憲公歸之是爲先祖母光祖母既歸中
憲公相莊如賓能以中憲公所以事母者事姑內外
無間言咸曰潘氏之後將大矣以府君兩考積累瞻
中憲大夫太恭人故稱中憲公太恭人云中憲公四
子長府君次仲朗公諱濟民漢州刺史次柏源公諱
澤民次季朗公諱謙民府君及柏源公太恭人出仲
李側室程孺人出而繼祖母周孺人則均有撫育之

恩者也府君生而凝重不與羣兒戲七歲就外傅旋
遭太恭人喪哀毀如成人十三通制舉義十四能爲
古文詞十七補郡諸生每試輒冠曹偶受知於太守
文炳謝公督學思充沈公諱完胡公大中丞青嶧郭
公郭公夙負人倫鑑知府君尤深而郭翼信薦焉庶
寅中憲公卽世府君畢力襄事不以遺兩第先產雖
薄府君一無取願筆耕自給先恭人早夜撻作以佐
之迨庚子仲朗公袞然上第而府君喜可知也是科
府君僅錄副或以弔府君曰自亡祖先君沒潘氏中
微不絕如綫今也吾第幸微一第人力不及此及此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二

文徵十二

六

天也其敢貪天乎癸卯府君舉鄉試第一或以賀府
君第舉鄒石城先生馬上口占答之甲辰公車不售
次武陵道病病且革一夕夢無數瓊瑤幡幢導至一
所頗類王居衮冕上坐朱衣戎冠侍俄呼府君前曰
汝三世純孝已註冥籍福祿未艾何緣至此趨出府
君驚寤霍然良已懼涉不經秘不傳既曰是亦可以
教孝詔馴讓識焉往孝廉公車輒放情於杯酒平
康之樂鮮衣怒馬曹輩相徵遂府君獨下帷如諸生
時丁未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讀書中秘慨然以
風節自持嘗曰士人行已須於服官之始脚跟立定

一或失足卽後來建樹終難補蓋以故清剛爲忌
所軋庚戌散筮僅授議部主事同列不能平府君曰
前年一措大耳卽署不爲薄必欲辭枯集苑恐非古
人三關擊柝之旨壬子奉使肅藩轉祠部員外卽再
轉容部卽中上春曹政凡六年多所釐飭乙卯遷廣
東督糧道副使粵固財賦之區經制無籍猾胥豪右
相穿竄爲奸民病焉府君攝藩篆朝夕討求勒成賦
役全書垂爲制至今賴之有潘副使潤民不潤已之
謠以某御史屬對焉明年代方伯入計用廉卓特擢
四川參政備兵建昌爲蜀極邊古稱不毛地夷獠數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二

文徵十二

七

跳梁爲患或難其行府君捧檄五月渡瀘踰九折坂
叱馭去至則嚴簡練帑儲待核虛言謹烽堠信賞罰
軍紀一新諸夷聞風喙息邊境以安未幾忽倦遊予
告歸甫半載而安酋之亂作府君聞變首輸餉千金
爲諸紳倡賊圍旣合積藥草樓下曰吾雖非守土世
受國恩旦夕城陷有自焚耳不可辱賊刃也一切兵
食戰守每爲當事借箸凍中事機而一段貞誠三
之氣充足以廉頑立懦當事時倚爲重三百日孤城
斗米百金析骸易子卒保無虞者府君勸居多固解
當其上血守功評曰愬心可格曰天具品獨高月旦

又曰忠忱自許意氣特抒皆實錄也府君痛黔人無
類爲之賦大招對客輒泣數行下實不忍以功著
甲子秋召起河南參政分守河南道入洛見供張甚
盛嘆曰一官如此民何以堪悉屏去浹旬拜東粵廉
憲府君曰憲府與諸司不同總其大綱而已無俟毛
舉也下車首嚴貪污之禁墨吏多望風解綬去若民
有疾苦皆得進於廷而噢咻之無情之辭必析以理
勢喻以利害武健之俗少衰有母訴其子不孝者府
君曰吾不難置若於典恐汝後日無子耳姑徐之明
日來訴者大悔悟遂爲母子如初府君先教化而後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二

文徵十二

七

刑威多此類會黔難孔棘滇實輔車主母者往往執
同仇之誼用鄰省人爲規使者地乃晉府君右布政
使分巡安普道疑於左遷粵紳在輦轂者冒言借寇
事雖格不行然天下想望風采矣於時滇途尚梗仕
者裹足府君單車就道蓋滇府君舊遊地抑菴公中
憲公之餘澤在焉彼中父老猶能言抑菴公中憲公
遺愛事而中憲公所活瀕死而非幸猶有存者聞府
君來咸額手曰此仁人之後也必能保我子孫矣府
君治滇一準蜀與粵偶歲大旱有司徧走羣望雨不
卽得府君爲文禱於城隍之神願以身爲民請命

之甘澍大需遠近霑足人以爲誠感再踰年晉左布政使備兵曲靖尋有水西之役廷議三方並舉制府檄滇師由烏撒趨瓦甸黑章而會於畢節以府君護軍師旣集苦無糧初派民運責之稍有身家者而擯夫販豎及得操其力以相難米一石約費數金計且浮於值矣民遂困不支府君惻然覘滇帑自大中丞太滷謝公節齎之後稍有贏餘餉兵外可以佐民力之不及乃下令改派運爲募運民爭趨之部署稍定單騎往先復烏撒城以壯軍聲時黔師與賊相持久府君檄諸將暫屯守俟進止議者恐蜀師先至畢節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二

文徵十二

五

而滇無功疑府君過特重直指手書督促數四府君曰孤軍深入兵法所忌滇之去畢節也視黔蜀雖近實險必黔蜀相聞然後間出奇兵一鼓而扼其吭庶幾得當不然未易輕言畢節也土夷鷄世昌近在露烏間中雖叵測而陽受我戎索議者謂當兵之以示威諸將志在鹵獲躍躍欲往府君曰世昌一營長耳破之譬千金之弩潰癰何足爲威設命他逸是大敵未除又添一敵也且彼巢穴逼我肘腋下寧保他日不爲邊患乎宜姑示羈縻俟水西旣平觀其向背或而執之服而舍之不勞餘力矣當事者佯諾內實相

齟齬府君鬱鬱不得行其志痰症間作遂決意初服
府君去卽以前議者代護軍黔蜀兩師卒不至畢節
滇師亦中止再舉世昌兵爲所覺遁去僅獲老弱數
輩厥後世昌無所歸屢出沒爲滇患始服府君見事
之早府君旣得請將營菟裘爲終焉計適西事議撫
酋遣諸夷目輦金入黔招搖道路士民憤甚羣噪於
督府之庭督府爲戮數人以慰酋意御史某更屬意
紳衿株連蔓引無虛日府君曰無故而殺士可以去
矣遂策蹇東下愛武陵山水之勝卜居焉然松楸在
念未嘗一日忘故鄉也居無何復買棹還日唯角巾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二

文徵十二

三

野服安步里門暇則讀史兼課馴驥兩兒里人文西
之會間一赴而已每見時事紛紜憂惻形於詞色其
於身之負病而家政之不齊者或以爲必不然之慮
府君曰朝廷多事而謂山澤能安枕乎先後直指臺
稔府君忠猷未竟不宜久家食章數上已卯秋不孝
駟叩中鄉試府君微喜賓旅進爭奉大白爲壽而金
滄之命至矣府君曰聖恩浩蕩顧遲暮之年奈何祿
祿作夜行不休乎擬控辭屬上方以先君父後身家
之義責天下士大夫不得已一出與親友別多不祥
語至金滄踰月又拜總藩之命進諸有司告之曰悉

索敝賦民脂竭矣澄源塞竇敢不唯力是視寓撫字於催科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願諸君勉之諸有司或不盡躬行而無敢以苞苴通烟款者滇有二大患歲額貢金二千兩實不產金加派閩左市以入貢加派窮而逋欠者六千金先是鼓鑄議行始事者迫欲見績歲報息二萬兩比錢值日輕子不償母遂議停鑄而二萬之息無所出反縮之兵餉以充數餉誦而逋欠者又四萬金府君議曰黷敝而忘國恤罪人也民隱壅於上聞亦罪人也明主可與忠言請既實入告萬一天威不測願以一官殉之當事林於功令旋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三

文徵十二

三

報罷全滇兵餉不知何故缺額至有歷欠經年者以去年之入補前年之逋復以今年之入補去年之逋明年後年亦然究竟餉不時給而日以無餉見告庚癸之喧囂尺籍之虛冒不可問也府君議曰餉固恒誦兵亦恒虛猶之無兵猶之糜餉不若月核其虛籍而漸汰之兵漸汰則餉漸足餉既足則兵可按籍而求庶幾緩急足恃耳萬一衆怒不可犯願以一身徇之當事牽於物論亦報罷府君無日不仰屋而嘆至廢寢食積憂薰心其徵爲怔忡爲麻木猶手不停批夜分始罷馴屢蹠請節勞府君曰吾所職者上關國

脉下繫民命詎敢忽諸是日早猶名馴指畫數事午
衙退云稍倦旋就寢駟聲如雷不殊平昔馴猶不知
異質明遂抱終天之慘矣嗚呼痛哉馴哀憐迷離扶
輓東旋滇人士思府君者謀祀於澤宮旣抵黔黔人
士思府君亦如滇主者皆從輿論而允焉謹按府君
生平端慤直諒無機械無城府孝友出於天性幼清
早舉能承中憲公之志而得其歡心旣通籍痛祿養
未逮遇諱日必蔬食慘怛行之終身待第仁且恕可
與同寢食可與共田宅可與代婚嫁自髫及艾無纖
介之嫌與人交至誠無爲嘲笑不輕初見以爲凜凜

貴陽府志

徐編卷十三

文徵十二

五

難親久而知其坦然溫然也莅政簡而不擾廉而不
劌不妄取一介不輕撻一人雖期月之治而百姓戀
慕如慈母不忍舍有甚於藏鞭截鐵者居恒食不重
味衣不御帛衣不敝不更不邇聲伎不畜玩好不規
膏腴不營亭榭所得俸積悉以贍族人及親戚故舊
之待殮而舉火者圍城中惠澤尤多鄉里有爭訟質
於甬君片言而釋若非義所當爲者不敢令府君知
人以比陳太邱王彥方獨恥干謁從不以片牘滯請
有司非公事不履公庭一步也嘗署座右曰活載忠
龍角生撥猛虎類若將兩事較選比干人易請託者

望門而返孜孜學手不釋卷老而彌篤書文恒自抄
寫點畫不苟卽一刺亦自手出雖貴無佐書也若夫
臨大事決大疑當大難不震不驚確乎不可拔儼然
古大臣之風矣詩文迫止始抑華麗著味淡軒集若
千卷味淡軒者府君晚茹蔬自號味淡居士謂於功
名富貴聲色貨利無所深嗜故曰味淡云府君生於
隆慶壬申年七月二十一日午時卒於崇禎辛巳年
三月二十三日寅時享年七十先嫡母齊氏封安人
贈恭人文學一菴齊公女年十六歸府君不及事太
恭人事中憲公周孺人程孺人有順無拂也事府君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二

文徵十二

三

有規無拂也睦嫻婉而閑家肅從府君於艱難有內
助功享年四十三歲先府君二十六年卒行實詳志
狀中生母楊氏生男二長馴巳卯舉人娶楊氏郎楊
府知府楊公起贅女次驥選貢生娶杭州府同知劉
公元瀚女女一適岳州通判許公善所子乙酉舉人
世康孫二長德徵馴出次德蔭驥出女一驥出今將
以某年日月奉君厝於先塋中憲公墓之北謹泣血
詮次如左以俟史筆採摭焉伏念馴生也晚府君宦
遊尚在髫亂嘉言蠲政不能盡獻茲特庭訓所及耳
日所親記一二端而已淺見寡聞不斐不詳無所逃

罪伏乞當世立言鉅公哀憐而賜之銘片語隻辭榮於華袞先君子不朽之一日卽馴等銜結之千秋矣敢百拜稽顙以請

祭文

王守仁

瘞旅文

維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其名氏携一子一僕將之任過龍場投宿土苗家予從離落閉望見之陰雨昏黑欲就閭訊北來事不覺明早違人覘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來云一老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二

文徵十二

三十四

人死坡下傍兩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傷哉薄暮復有人來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噴詢其狀則其子又死矣明日復有人來云見坡下積尸三焉則其僕又死矣嗚呼傷哉念其暴骨無主將一童子持畚鍤往瘞之二童子有難色然予曰噫吾與爾猶彼也二童惘然涕下請往就其傍山麓爲三坎埋之又以隻鷄飯三五嗟吁涕洟而告之曰嗚呼傷哉緊何人緊何人吾龍場驛丞餘姚王守仁也吾與爾皆中土之產吾不知爾郡邑爾胡爲乎來爲茲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鄉遊宦不踰千里吾以竄逐而來

此宜也爾亦何辜乎聞爾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爾
率妻子躬耕可有也胡爲乎以五斗而易爾七尺之
軀又不足而益以爾子與僕乎嗚呼傷哉爾誠戀茲
五斗而來則宜欣然就道胡爲乎吾昨望見爾容感
然蓋不任其憂者夫衝冒霖霖攀援巖壁行萬峯之
頂饑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犇厲侵其外憂鬱攻其
中其能以無死乎吾固知爾之必死然不謂者是其
速又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爾奄忽也皆爾自取謂之
何哉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瘞爾乃使吾有無窮
之愴也嗚呼傷哉縱不爾瘞幽崖之狐成羣陰壑之
貴陽府志

徐編卷十三

文徵十二

五

虺如車輪亦必能掉爾於腹不致久暴露爾爾旣已
無知然吾何能爲心乎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三
年矣歷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
今悲傷若此是吾爲爾者重而自爲者輕也吾不宜
復爲爾悲矣吾爲爾歌爾聽之歌曰連峯際天兮飛
鳥不通遊子懷鄉兮莫知西東莫知西東兮維天則
同異域殊方兮環海之中遠觀隨遇兮奚必予宮魂
兮魂兮無悲以憫又歌以慰之曰與爾皆鄉土之離
兮蠻之人言語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於茲
兮率爾子僕來從予兮吾與爾越以嬉兮馳紫彪而

乘文螭兮登望故鄉而噓唏兮吾苟獲生歸兮爾子
爾僕尙爾隨兮無以無侶悲兮道傍之塚累累兮多
中主之流離兮相與呼嘯而徘徊兮殫風飲露無爾
飢兮朝友麋鹿暮猿與栖兮爾安爾居兮無爲厲於
茲墟兮

補刊

勅授承德郎胡公墓誌

饒懷清

公諱承業字繼武姓胡氏先儒安定公之後世居江
右金谿縣鼎山村父例贈承德郎諱應德母周安人
生子三而公其季也公享年百歲其閱世久如志行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二

文徵十二

卷八

遭際亦迥異恒庸多卓卓可傳者甫八齡即孤伯仲
食貧力作歲形空匱公泣然言於安人曰無以請復
無以耕束手坐困母憂曷釋男子志四方竊聞之矣
黔地鄉人多有所依矧水道舟行便願徃母安人以
年少不允固請乃許之適公僅十三齡耳入黔備歷
諸艱稍有得即持寄爲贍養資凡二十載始歸未久
遭安人憂終喪後復之黔東西顛蹶了然一身如是
不九年始小康而公乃成室公爲人沈毅和謹遇事
明決雖久困約人皆卜其器之大福之厚者自五旬
後謀畫悉稱如鴻之遇風魚之縱壑射者之中的所

發無不入鼓也故不數歲而富雄一郡焉五十餘生
長子慶椿六十餘生次子慶倫三子慶松七十餘長
子入泮食廩餼九十餘次子掇科公之暮年也精神
愈健飲食與少壯作畫接人理家政終日不倦暇則
率奚僮攜澆器種花藝竹借以自娛訓子有義方面
戒奢侈尤嚴嘗曰吾艱難險阻數十年至有今日尚
約於自奉爾輩宜惜福無卽靡俗爲身家累素封子
喪名敗業貽祖父羞者職是故耳至若濟人急成人
美一切分義當爲必量力行之不可稍吝戊戌年建
尙節堂以議叙 授正八品庚子年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二

文徵十二

勅授承德郎

欽賜昇平人瑞四字建百歲坊於黔之威清門外公原配
陶安人無出先公卒長子慶椿候選訓導繼配黃安
人出媳曾公諱慶文之三女次子慶倫丁酉科舉人
候選教諭繼配劉安人出媳李公諱文郁之三女三
子慶松國學生年二十卒李孺人出媳何公諱坤懷
之次女現守義繼慶椿之四子曜宣黃安人李孺人
俱先公卒劉安人今七旬有七健存孫六人長最宣
國學生次日宣邑庠生三曜宣四曜宣業儒女一俱
慶椿所出五昶宣又名華六昞宣業儒女四俱慶倫

所出公生於乾隆八年二月十二日酉時歿於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子時享年百歲葬於紅邊門外之煤窰冲陶黃兩安人李孺人俱遷柩焉次子慶倫予同年友也述其行畧命清銘之廻憶公之素行猶歷歷在目因慨然者久之謂公前四十餘年何遇之蹇也後四十餘年何遇之隆也一苦一甘一否一泰造物適如其數以相與天人感應之機不較然耶世之修德者其亦可無怠厥志也已遂不辭而爲之銘曰

喬嶽巍巍其公德耶惠風霽霽其公容耶

貴陽府志

餘編卷三

文徵十二

三

其後彫者松耶宅兆牛眠祥徵麟趾裕爾

信然

誥授昭武都尉湛斯郭公墓誌銘

果勇侯楊芳

公姓郭氏諱裕恩字普澤號湛斯原籍楚之武陵縣

善卷村人曾祖毓庭公以邑庠生宦遊來黔家於

澗陽續令先君瓊菴公官松桃又因而占籍君幼

業儒性穎悟年十二就外傳博通經史倜儻不羈鄉

黨有成人之目初令伯諱崑公以黃平營把總出

師金川攻打木果木賊弼陣亡

皇恩賜廕子第一人以把總補用良公娶熊恭人乏嗣以

君過繼承廕逮乾隆乙卯歲松桃環境逆苗不靖於

正月十七日脅楚苗數萬圍城君以變生鄉里因途

貴陽府志徐編卷十二文徵十二

投筆從戎緣例隨營晝夜登陴設法捍衛且備任各

處偵探當事者以爲才郡西茶店站地關孔道賊以

羣苗勢重誠恐蔓及銅仁必滋巨患因派君以一軍

駐防截堵君獨肩重任激勵軍士昕夕不遑目不交

睫者凡四十餘日逮福嘉勇公大兵進剿凡六旬而

苗疆事竣蒙獎換頂戴擢補木樹汛把總時年十七

歲嘉慶二年銅仁小竹山教匪滋事協鎮海公以君

曉暢軍務深相知遇帶君督兵進剿君屢竭智勇斬

將擐旗疊樹厥勲閱五月蕪事旋蒙薦援思南營千

總倏以軍政卓異調任台拱苗疆逮嘉慶十五年欽

奉

恩旨從前殉節諸臣着照八旗例賞子孫恩騎尉世襲罔替君詳請兼襲給予全俸由是而生母任太恭人繼母熊太恭人暨

瓊菴公先後棄養一腔哀怨九載丁憂台陽株守逾歷二十七年道光丁亥節相題請陞補安設鎮駐防捧鮮營守備戊子二月內奉

旨准其補用君抵任後整飭營伍拊循士卒

刊到

行軍紀律以十人爲伍擇識字者教之早夜自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二

文徵十一

爲講解凡闔月營中俱克成誦又自著訓

三千餘言以俗言道達真情於營制兵心大有裨以致數十年綠營積弊爲之一振因而各大憲彌深器重方一載檄署右營都司旋改署中營遊擊君感深知遇彌凜水淵凡事上接下莫不各得其情道光十二年節相以苗疆俸滿保谷送部引

見奉

旨着回任以都司卽補抵黔方四月路染風寒日漸增劇

旋蒙部銓四川都司而君下世矣君生於乾隆丙申

年九月初七日巳時歿於道光壬辰年八月十九日

子時享年五十七歲德配彭恭人生子二長占整由
鎮遠府學武生承廕恩騎尉世襲擢補古州鎮左營
千總現任上江協右營守備次用賓松桃廳學文生
前余參贊粵東攜隨戎幕勳理奏贖薦保以州同候
選女四一適李君煥林前由藍翎軍功現任永安協
守備署新添營都司二蚤歿一未字孫二如鼎俱幼
業儒喆嗣以流寓貴陽奉君靈輒於癸巳年五月十
六日酉時卜葬于金筑南關外砂地兆取壬山丙向
先時曾寄課呈閱甲辰歲懸車歸里君嗣二子

里第出君行本燭以墓道之文君爲原配

貴陽府志徐編卷十二文徵十二

少余七歲髫齡燭火共事雞窗及長投筆

戎馬洎君出官思南余從此亦束節于燕秦

一朝千古先決別者近四十年撫白首而泗湖總角

相依曷勝人琴之感因不辭而爲之誌銘曰

嶽嶽嵩高搖青瀉翠誕生哲人才望出類投筆從戎

簪纓克繼脫穎軍門腹心是倚利用禦寇識敏機沉

階升錫晉節秉柳營敦詩說禮惠洽三軍令嚴刁斗

望重干城羊碑墮淚馬柱標銅風悲大樹名老長松

英菑哲嗣武達文通錢詞貞石永固崇封

貴陽府志餘編卷之十三

知貴陽府事泰和周作揖尊嚴
知貴陽府事博白朱德遜綬堂刊

文徵十三

何宏士 以下元

翠屏山

俗山如俗人。過眼不相識。據鞍無好詩。羈思拍胸臆。
行行見翠屏。景意兩相適。煙蘿幕青黛。山厓削蒼碧。
雲霞油然生。櫺櫓森以立。鳴禽遞清響。飛泉散珠急。
我疑有幽人。相傍崖居密。朝餐紫霞英。暮嚼香松實。

餘編卷十三

文徵十三

范 梈

貴州

離思久不愜。幽情晚旋添。天宜明月獨。山與宿雲兼。
蛩語通文柱。蛛絲映捲簾。若無光霽在。何以破朱炎。

李景山

過泮柯江

歸歟何日是。真歸慙媿山林與。願違垂老八千餘里。
誠。回頭四十九年非。肩負舟車。驚波夢裡。田家白
板扉。珍重沙禽頻見下。也應知我久忘機。

陳 孚

過牂柯江
毒草風吹毒霧腥。交州何在海溟溟。牂柯已恨天涯
遠。又過牂柯十二程。

宋 裴

送李文清之官八番宣慰司幕中

武昌城外柳如絲。曾見吳儂笑詠詩。張緒而今漸憔悴。定應不似昔年枝。

恭閱惠皇帝

以下明

寓金筑

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三

文徵十三

二

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拱。玉漏無聲水
自沉。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

閱罷樛嚴磬懶敲。笑看茅屋寄團瓢。南來瘴嶺千層

迴。北望天門萬里遙。款段久忘飛鳳輦。袈裟新換袞

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有羣鴉早晚朝。

寥落西南四十秋。蕭蕭白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

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

聲收。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

王 訓

南庵

淨度招提舊結茆。地偏應不近塵囂。山腰倒接城邊路。水口斜通閣外橋。深院落花無客掃。空門掩月有誰敲。忘懷好結蓮花社。分付山僧早見招。

送陳昌歸隱東山

百里花封早掛冠。東山深處好盤桓。公卿不入新來夢。父老猶思舊任官。鞭犢試耕雲半畝。聞雞常臥日三竿。不應海內思霖雨。却使蒼生望謝安。

貴州客夜

馬蒲鞭控朔風。山如列戟路如弓。窮荒未必堯封到。絕域曾勞漢使通。暴客尙存愁逆旅。奸諛不死恨

貴陽府志

徐編卷十三

文徵十三

三

英雄。玉關牢落天門遠。誰獻平蠻第一功。

百戰休題馬上勞。烽塵久不到征袍。曾於丹徼提三尺。羞向青銅見二毛。壯志于今成潦倒。芳名自古屬英豪。夜窻獨坐誰知己。銀漢無聲北斗高。

野猿啼斷夜沉沉。山館挑燈只苦吟。填海已無精衛力。憂天空有杞人心。亡羊路險豺當道。倦鵲巢寒雪滿林。和得陽春徒自爾。更闌無處覓知音。

黃珂

登東山

城上旌旗帶雨懸。城中草樹晝生煙。山光水色迷千

甲。人語鷄聲傍一川。望眼漫勞迎過雁。愁懷無奈聽啼鴉。登臨且上最高處。騷首南荒欲問天。

杭淮

送王陽明謫官龍場驛

白日野中微。浮雲結朝陰。送子遠行役。躑躅傷我心。豈無良朋儔。不如子同音。寂寞及窮荒。誰能念浮沉。願爲碧玉軫。相隨麗瑤琴。

王守仁

初至龍場無所止結草庵居之

草庵不及肩。旅倦體方適。開棘自成籬。土階雜沙礫。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三

文徵十三

四

迎風亦蕭疎。漏雨仍寂歷。靈瀨澗朝湍。深林凝暮碧。翠猿環聚訊。意厚語殊劇。鹿豕且俱遊。性類况同侶。汚樽映瓦豆。盡醉不知夕。緬懷黃唐化。略稱茅茨迹。始得東洞遂。改爲陽明小洞天三首

古洞闕荒僻。虛設疑相待。披萊歷風磴。孩居快幽埜。營炊就巖竇。放榻依石壘。穹窒旋熏塞。夷坎仍灑埜。卷帙漫堆列。樽壺動光彩。夷居信何陋。恬淡意方在。豈不桑梓懷。素位聊無悔。

童僕自相語。澗居頗不惡。人力免結構。天巧謝雕斲。清泉傍扇瀉。翠霧還成幕。我輩日嬾偃。主人自愉樂。

雖無檠戟榮。且遠塵囂錯。但恐霜雪凝。雲深衣絮薄。
我聞楚爾笑。周慮愧爾言。上古處巢窟。杯飲皆汗樽。
沍極陽內伏。石穴多冬暄。豹隱文始澤。龍蟄身乃存。
豈無數尺椽。輕裘吾不溫。邈矣簞瓢子。此心期與論。
謫居糧絕請學于農。將田南山永言寄懷。
謫居屢在陳。從者有愠見。山荒聊可田。錢鏹還易辨。
夷俗多火耕。做習亦頗便。及茲春未深。數畝猶足畋。
豈徒實口腹。且以理荒宴。遺穗及鳥雀。貧家發餘羨。
出來在明晨。山寒易霜霰。

南山觀稼

貴陽府志

徐編卷十三

文徵十三

五

下田旣宜稔。高田亦宜稷。種蔬須土蔬。種蕘須土壩。
寒多不實秀。暑多有螟螣。去草不厭煩。耘禾不厭力。
物理旣可玩。化機還默識。卽是參贊功。毋爲輕稼穡。
西山採蕨
採蕨西山下。攀援陟崔嵬。遊子望鄉國。淚下心如摧。
浮雲塞長空。頽陽不可回。南歸斷舟楫。北望多風埃。
已矣供子職。勿更貽親哀。

青巖採薪

倚擔青巖間。礪斧巖下石。持斧起環顧。長松餘百尺。
徘徊不忍揮。俯略澗邊櫟。同行笑吾餒。爾斧胡弗擊。

快意豈不能。物材各有適。畱取文大厦。勿復輕棄擲。

謫居雜詩四首

在龍場作

猗猗

猗猗澗邊竹。青青巖畔松。直幹歷冰雪。密葉留清風。自期永相託。雲壑無違踪。如何兩分植。樵悴嘆西東。人事多翻覆。有如道上逢。惟應歲寒意。隨處還當同。

南溟

南溟有瑞鳥。東海有靈禽。飛遊集上苑。結侶珍樹林。願言飾羽儀。共舞韶韶音。風雲忽中變。一失難相尋。瑞鳥既遭廢。靈禽投荒岑。天衢雨雪積。江漢虞羅侵。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三

文徵十三

六

哀哀鳴索侶。病異飛未任。羣鳥亦千百。誰當會其心。南嶽有竹竇。丹溜青松陰。何時共棲息。永託雲泉深。

溪水

溪水何落落。溪水何泠泠。坐石弄溪水。欣然濯我纒。溪水清見底。照我白髮生。年華若流水。一去無回停。悠悠百年內。吾道終何成。

山石

山石猶有理。山木猶有枝。人生非木石。別久甯無思。愁來步前庭。仰視行雲馳。行雲隨長風。飄飄去何之。行雲有時定。遊子無還期。高梁始歸燕。題鵠已先悲。

有生豈不苦。逝者長若斯。已矣復何事。高山行采芝。
龍岡新構

諸夷以予穴居頗陰濕。請構小廬欣然趨事。不月
而成。諸生聞之亦皆來集。請名龍岡書院。其軒曰
何陋。

謫居聊假息。荒穢亦須治。鑿巖薙林條。小構自成趨。
開窗入遠峯。架屏出深樹。墟塞俯逶迤。竹木互蒙翳。
畦蔬稍溉鋤。花藥頗雜時。宴適豈專予。來者得同憇。
騎真匪致美。毋令易傾蔽。

營茅乘田隙。治旬始苟完。初心待風雨。落成還美觀。

龍岡府志

徐編卷十三

文徵十三

七

鋤荒既開徑。拓樊亦理園。低簷避松偃。疎土行竹根。
勿剪墻下棘。束列因可藩。莫擷林間蘿。翠籠覆雲軒。
素缺農圃學。因茲得深論。毋爲輕鄙事。吾道固斯存。
諸生來龍岡

簡滯動懼咎。廢幽得幸免。夷居雖異俗。野樸意所眷。
思親獨疚心。疾憂庸自遣。門生頗羣集。樽俎亦時展。
講習性所樂。記問復懷覩。林行或沿澗。洞遊還陟巘。
月榭坐鳴琴。雲窻臥披卷。澹泊生道真。曠達匪荒宴。
豈必鹿門杳。自得乃高踐。

西園

方園不盈畝。蔬卉頗成列。分溪免甕灌。補籬防豕決。
蕪草稍焚薙。清雨夜來歇。濯濯新葉敷。熒熒夜花發。
放鋤息重陰。舊書漫披閱。倦枕竹下石。醒望松間月。
起來步閑謠。晚酌簷下設。盡醉卽草鋪。忘與隣翁別。
水濱洞

送遠憇岨谷。濯纓俯清流。沿溪涉危石。曲洞藏深幽。
花靜馥常闕。溜暗光亦浮。平生泉石好。所遇成淹留。
好鳥忽雙下。儵魚亦羣遊。坐久塵慮息。澹然與道謀。
龍塲無寐二首

烟燈曖無寐。憂思坐長往。寒風振喬林。葉落聞牕響。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三

文徵十三

八

起窺庭月光。山空遊罔象。懷人阻積雪。崖冰幾千丈。
窮崖多雜樹。上與青冥連。穿雲下飛瀑。誰能識其源。
但聞清猿嘯。時見皓鶴翻。中有避世士。冥寂栖其巖。
繫予亦同調。路絕難攀緣。

與龍岡諸生夜坐

謫居澹虛寂。渺然懷同遊。日入山氣夕。孤亭俯平疇。
草際見數騎。取徑如相求。漸近識顏面。隔樹停鳴騶。
投轡雁鷺進。攜榼各有羞。分席夜堂坐。絳螭清樽浮。
鳴琴復散帙。壺矢交觥籌。夜弄溪上月。曉陟林間邱。
村翁或招飲。洞客偕探幽。講習有真樂。談笑無俗流。

網懷風沂興千載相爲謀。

龍場驛詩三首和胡少參

搜胡拱正德初官貴州參議

艾草

艾草莫艾蘭。蘭有芬芳姿。况生幽谷底。不礙君稻畦。
艾之亦何益。徒令香氣衰。荆棘生滿道。出刺傷人肌。
持刀忌觸手。睨視不敢揮。艾草須艾棘。無爲棘所欺。

鳳雛

鳳雛生高厓。風雨摧其翼。養痾深林中。百鳥從啁唧。
虞人視爲妖。舉網爭彈弋。此本王者瑞。惜哉誰能識。
吾方哀其窮。胡忍復相亟。嗚臬據叢林。驅鳥恣搏食。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三

文徵十三

九

嗟爾獨向心。臬鳳如白黑。

鸚鵡

鸚鵡生隴西。羣飛恣鳴遊。何意虞羅及。充貢來中州。
金縷縻華屋。雲泉謝林邱。能言實階禍。吞聲亦何求。
主人有隱寇。竊發聞其謀。感君惠養德。一語思所酬。
懼君不見察。殺身反爲尤。

龍岡諸生

人生多離別。佳會難再遇。如何百里來。三宿便辭去。
有琴不肯彈。有酒不肯御。遠涉見深情。甯予有弗顧。
洞雲還自桐。溪月誰同步。不念南寺時。寒江雪將暮。

不記西園日。桃花夾川路。相去倏幾月。秋風落高樹。
富貴猶塵沙。浮名亦飛絮。嗟我二三子。吾道有真趣。
胡不攜書來。茆堂好同住。

遊來仙洞早發道中

霜風清木葉。秋意生蕭疎。衝星策曉騎。幽事將有徂。
殷蟲亂飛擲。道狹草露濡。傾暑特晨發。征夫已先途。
浙米石間漚。炊火巖中廬。烟峯上初日。林鳥相嚶呼。
意欣物情適。戰勝漣色腴。行樂信宇宙。富貴非吾圖。
龍場別友

幽尋意方結。奈此世累牽。凌晨驅馬別。持杯且爲傳。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三

文徵十三

十

相求苦非遠。山路多風烟。所貴明哲士。秉道非苟全。
去矣崇令德。吾亦行歸田。

貴州贈黃太守澍

歲晏鄉思切。客久親舊疎。臥疴閉空院。忽來故人車。
入門辨眉宇。喜定還驚吁。遠行亦安適。符竹膺新除。
荒郡號難理。况茲征索餘。君才素過敏。窘劇宜有紓。
蠻鄉雖瘴毒。逐客猶安厓。經濟非復事。時還理殘書。
山泉足遊憩。鹿麋能友予。澹然穹壤內。容膝皆吾廬。
惟縈垂白念。旦夕懷歸圖。君行勉三事。吾計終五湖。
龍場寄友用韻

懷人坐沉夜。帷燈暖幽光。耿耿積煩緒。忽忽如有忘。
元景逝不處。朱炎化微涼。相彼谷中葛。重陰殞衰黃。
感此遊客子。經年未還鄉。伊人不在目。絲竹徒滿堂。
天深鴈書杳。夢短關山長。情好矢無斃。願言覲終償。
惠我金石編。徽音激宮商。馳輝不可卽。式爾增予傷。
馨香襲肝鬢。聊用中心藏。

龍塲秋夜

樹暝栖翼喧。螢飛夜堂靜。透穹出晴月。低簷入峯影。
窅然坐幽獨。怵爾抱深警。年徂道無聞。心違迹未屏。
蕭瑟中林秋。雲凝松桂冷。山泉豈無適。離人懷故境。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三

文徵十三

十二

安得駕雲鴻。高飛越南景。

龍岡漫興五首

投荒萬里入炎州。却喜官卑得自由。心在夷居何有
陋。身雖吏隱未忘憂。春山卉服時相問。雪塞藍輿每
獨遊。擬把犁鋤從許子。謾將絃誦止言游。

旅况蕭條寄草堂。虛簷落日自生涼。芳春已共烟花
盡。孟夏俄驚草木長。絕壁千尋凌香靄。深厓六月宿
冰霜。人間不有宜尼叟。誰信申枨未是剛。

路僻官卑病益閑。空林惟聽鳥間關。地無醫藥憑書
卷。身處蠻夷亦故山。用世謾懷伊尹恥。思家獨切老

玳瑁夢魂兼喜無餘事。祇在耶溪舜水灣。

臥龍一去忘消息。千古龍岡漫有名。草屋何人方管樂。桑間無耳聽咸英。江沙漠漠遺雲鳥。草木蕭蕭動甲兵。好共鹿門龐處士。相期採藥入青冥。

歸與吾道在滄浪。顏氏何曾擊折忙。枉尺已非賢者事。斲輪徒有古人方。白雲晚憶歸巖洞。蒼蘚春應遍石牀。靈詔峯頭雙白鶴。野夫終不久龍場。

谷毛拙菴見招書院

按拙菴名應奎正德初官貴州提學副使

野夫病臥成疎懶。書卷常拋舊學荒。豈有威儀堪法象。實懶文檄過稱揚。移居正擬投簪肆。虛席仍煩避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三

文徵十三

七

講堂。範我定應無所獲。空令多士笑王良。

龍場驛老榆

老榆斜生古驛傍。客來繫馬解衣裳。託根非所還憐汝。直榦不撓終異常。風雪凜然存節概。刮摩聊獨見文章。何當移置山林下。偃蹇從渠拂漢蒼。

龍場驛臥病

臥病空山無藥石。相傳士俗事神巫。吾行久矣將焉禱。衆議紛紛反見迂。積習片言容未解。與情三月或應乎。也知伯有能爲厲。自笑孫僑非丈夫。

過天生橋

水光如練落長松。雲際天。
爛仙人一去石橋空。徒聞
海東移放長江。擢濟險可。

白虹遮鏡不來華表。
橫杖父謾說秦鞭到。
却萬山中。

南霽雲祠

死矣中丞莫設疑。孤城援絕久知危。賀蘭未滅空遺
恨。南八如生定有爲。風出長廊嘶鐵馬。松杉陰霧捲
靈旗。英雄千載知何處。歲歲邊人賽旅祠。

龍場春晴

林下春晴風漸和。高巖殘雪已無多。遊絲冉冉花枝
靜。青壁迢迢白鳥過。忽向山中聞舊侶。幾從洞口夢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三

文徵十三

十三

惘。客衣塵土終須換。好與湖邊長菱荷。

陸廣曉發

初日曛曛似曉霞。雨痕新霽渡頭沙。溪深幾曲雲藏
峽。樹老千年雪作花。白鳥去邊迴驛路。青巖缺處見
人家。遍尋奇勝才經此。江上無勞羨九華。

龍場雪夜

天涯久客歲餘尋。市屋新開楓樹林。漸慣省言因坊
齒。屢經多難解安心。猶憐未繫蒼生望。且得閑爲白
石吟。乘興最堪風雪夜。小舟何日返山陰。

龍場元夕

故園今夕是元宵。獨向蠻村坐寂寥。賴有遺經堪作伴。喜無車馬過相邀。春還草閣梅先動。月滿虛庭雪未消。堂上花燈諸弟集。重闌應念一身遙。

去年今日臥燕臺。銅鼓中宵隱地雷。月傍苑樓燈彩淡。風傳閣道馬蹄迴。炎荒萬里頻回首。羌笛三更謾自哀。尚憶先朝多樂事。孝皇曾爲兩宮開。

寥落荒村銷事餘。蠻奴試巧剪春紗。花枝綽約含輕霧。月色玲瓏映綺霞。取辦不徒酬令節。賞心兼是惜年華。何如京國王侯地。一齋中人產十家。家倖作紙箔

白雲堂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三

文徵十三

十四

白雲僧舍市橋東。別院迴廊小徑通。歲古簷松存獨幹。春還庭竹發新叢。晴窻暗映羣峯雪。清梵長飄高閣風。遷客從來甘寥寂。青鞋時過月明中。

來仙洞

古洞春寒客到稀。綠苔荒徑草萋萋。書懸絕壁留僧偈。花發層蘿繡佛衣。壺榼遠從童冠集。杖藜隨處宦情微。石門遙鎖陽明鶴。應笑山人久不歸。

木閣道中寄

瘦馬支離緣絕壁。連峯窅窕入層雲。山村樹暝驚鴉陣。澗道雲深落鹿羣。凍合衡門炊火斷。望迷孤戍戛

加開正志講古諸官任。絳蠟清幽坐夜外。

龍塲元以雪用蘇韻二首

林間暮雪定歸鴉。山外鈴聲報使車。玉蕊春光倚栢
葉。夜堂冰燭亂簷花。請條音信愁邊應。迢遞關河夢

裏家。向日扁舟還舊隱。一簑江上把魚叉。

寒成人夜益廉纖。酒甕爐牀亦戒嚴。久客漸憐衣自
結。蠻居長嘆食無鹽。鰲利正爾羣常路。東雀從渠自
宿簷。陰極陽回知不遠。蘭芽白見發春尖。

龍塲曉霽用前韻書懷二首

雙闕鐘聲起萬鴉。禁城月色滿朝車。竟誰詩詠東曹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三

文徵十三

方

檜正曉梅開西寺花。此日天涯傷逐客。何年江上郡

還家。會無一字堪驅使。謾有虛名擬八叉。

澗草崖花欽鬥織。溪風林雪故爭嚴。連歧盡說還宜

麥。賁海何曾見作鹽。路斷慙憐無過客。病餘賴瘳瘳

晴簷。滴竹亦自多清絕。門外翠峯玉笋尖。

次韻陸欽憲元日喜晴

按陸建字文順鄞縣人
正德初官貴州僉事

城裏夕陽城外雪。相對十里異陰晴。也知造物曾何

意。底是人心苦未平。枵府樓臺柳影綠。茅茨松竹濕

寒聲。有衣莫讓沾泥臥。積素還多遮曉明。

元夕六
山火

元夕六
山火

荒村綺。偶逢晴。野嶺峯巒處。虛明。尚勉。但知。作
嶺九門空。說火爲賊。天賦爲我。開奇。地有。茲山不
匪情。却恐。炎威。破松栢。休教。玉石。迷同。

夜宿汪氏園

小閣藏身。一十方。夜深虛白。自生光。梁間來。上徐牛
榻。坐上。漸無。苟令。香驛。樹雨。聲。翻。尾。瓦。龍。池。月。色。浸
露。麻。他。半。貴。竹。傳。道。事。應。說。陽。明。舊。草。堂。

龍場道中春行

冬盡西歸。滿山雪。春初復來。花滿山。白鷗亂浴。清溪
上。黃鳥。雙飛。綠樹。間。物色。變。憑。隨。轉。眼。人。生。豈。得。長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三

文徵十三

朱顏好。小吾道。從吾黨。歸把漁竿。東海。磽。

村南

花事紛紛。初春欲。柳杖藜。隨步。過村南。田翁。開。野。教。新
橫溪女。分流浴。種。蠶。穉。犬。吠。人。依。密。樹。閑。覓。照。影。立
晴澗。迂江客。傳。鄉。信。歸。臥。榭。堂。夢。百。龜。

山途一首

上山見日下。山陰陰欲開。時日欲沉。晚景無多。傷遠

。窮陽。與。更。泪。雲。岑。人。歸。暝。市。分。漁。火。客。舍。空。林。依

暮禽。世。事。驗。來。還。自。領。占。人。先。已。得。吾。心。

南北。馳。江。板。輿。請。鄰。何。地。是。安。居。家。家。細。雨。殘。鏡

處處荒原野。燒餘汀樹欲迷遊子望。綉雲長斷故人書。茂陵多病終蕭散。何事相如賦子虛。

書書院四庭蕉

簷前蕉葉綠成林。長夏全無暑氣侵。但得雨聲連夜靜。不妨月色半牀陰。新詩舊葉題將滿。老叢疎梧恨甚深。莫笑鄭人談訟鹿。至今醒夢兩難尋。

貴州送張憲長左遷滇南大參次韻

世味知公最飽諳。百年清德亦何慚。栢臺藩省官非左。漢漢滇池道益南。絕域烟花憐我遠。今宵風月好誰談。交遊者問居夷事。爲說山泉頗自堪。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三

文徵十三

七

南巷次韻

一首

通志題作武侯祠蓋南巷卽武侯祠

隔水樵漁分幾家。綠岡石路入溪斜。松林晚映千峯雨。楓葉秋翻萬樹霞。漸覺形骸逃物外。未妨遊樂在天涯。頻來不用勞僧榻。已借汀鷗一席沙。

斜日江波初客衣。水南深竹見崖扉。漁人收網舟初集。野老忘機坐未歸。漸覺雲間栖翼亂。愁看天北暮雲飛。年年歲晚長爲客。閒殺西湖舊釣磯。

龍場觀隗

處處相逢。龍場何須隗。儼夜登堂。繁華過眼三更。從者列卒。長綉自應爭說。說矮人亦復浪。

悲傷。本來面目還誰識。且向檣前學楚狂。

徐都憲同遊南庵次韻

巖寺藏春長不夏。汀花映日艷於桃。山陰入戶川光暮。林影浮空暑氣高。樹老豈能知歲月。溪清真可鑑秋毫。但逢佳景須行樂。莫遣風霜着鬢毛。

卽席次王文濟少參韻二首

搖落休教感客途。南來秋興未全孤。肝腸已自成金石齒。髮從渠變柳蒲傾。倒酒懷金谷罰。通真詞格輞川圖。謫鄉莫道貧消骨。猶有新詩了舊逋。

此身未擬泣窮途。隨處翻飛野鶴孤。霜冷幾枝存晚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三

文徵十三

六

菊溪春兩度見新蒲。荆西寇盜紆籌策。湘北流移入畫圖。莫怪當筵倍淒切。誅求滿地促官逋。

贈劉侍御

按侍御各寓生石首人。正德初巡撫貴州。

相送溪橋未隔年。相逢又遇小春天。憂時敢負君臣義。念別羞爲兒女憐。道自升沉甯有定。心存氣節不無偏。知君已得虛舟意。隨處風波祇晏然。

附原札

蹇以反身困以遂志。今日患難正闕下。受用處也。知之則處此當自別。病筆不能多及。然其餘亦無足言者。聊次韻某頓首。

劉侍御大人契長

夜寒謫居龍場作

簷際重陰復夜寒。石鑪松火坐更殘。窮荒止訝鄉書

絕險路仍愁歸夢難。仙侶春風懷越嶂。釣船明月色
嚴灘。未因謫宦傷憔悴。客鬢還羞鏡裏看。
冬至謫居龍場作

客牀無寐聽潛雷。珍重初陽夜半回。天地未嘗生意
息。冰霜不耐鬢毛催。春添袞線誰能補。歲晚心丹日
動。灰料得重闌強健在。早看消息報牕梅。
春日花間偶集示書院門生

閑來聊與二三子。單夾初成行暮春。改課詩題非戎
軍。研幾悟道是何人。階前細草雨還碧。簷下小桃晴
更新。坐起咏歌俱舊學。毫釐須遣認教真。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三

文徵十三

九

次韻送陸文順僉

黔陽東望楚山平。柰天涯又送行。五酒潒明傾蓋
日。封書煩慰倚門情。心馳魏闕星辰迥。聲滿祁山草
木榮。京國交遊雲盡空。將秋月寄懷情。

次韻陸僉憲病起見寄

一賦歸來不願餘。病園多病滯相如。籬邊竹笋青應
滿。洞口桃花紅自舒。荷篋有心還擊磬。周公無夢欲
刪書。雲間憲伯能相慰。尺素長題問謫居。

次韻胡少參見過

旋營小酌典春裘。佳客真慚竟日留。長性嶺雲迷楚

望忽聞吳語破鄉音。鏡湖自昔堪歸老。杞國何人獨
抱憂。莫訝臨花倍惆悵。賞心原不在枝頭。
雪中桃次韻謫居龍場作

雪裏桃花強自春。蕭疎終覺損精神。却慚幽竹節逾
勁。始信寒梅骨自真。遭際本非甘冷淡。飄零須勝委
風塵。從來此事還希。莫怪臨軒賞更新。

薛蕙

送周子賢按貴州

萬里牂柯路。梁州百濮南。懸梯穿鳥道。流沫泝龍潭。
赤岸霞龍出。元厓日月含。虹霓蒸水氣。烟霧灑春嵐。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三

文徵十三

字

飛躡綠篁竹。垂猿墮石楠。橘花香細細。簾刺綠參參。
嶺外青驄馭。臺中白下簪。秦冠高鐵柱。漢節照金函。
行邁應多暇。登臨素所耽。江山吟謝客。物色助清談。
送遠都無緒。憂時且不堪。安危廷靜地。遲子促朝參。

李夢陽

送席副使監貴州屯學一事歌

我昔在北京。送君向河南。豈料在河南。送君向百蠻。
瘴雲蒼蒼途路艱。牂柯羅施皆峻山。法官要自褰帷
入。倏忽開明衆山出。大抵夷狄似禽鳥。制之雖勤足
福急。此曹亦是人心性。頃來漸慕衣冠習。文翁化蜀

無本。李拔屯田務招輯。所恨故人限萬里。令我早
夜心於邑。丈夫已際飛龍會。野人猶抱枯魚泣。感新
懷舊心肺酸。萬事回頭百憂集。宏治之間時世異。與
君次第陳封事。許身謬比漢賈生。推君每許唐陸贄。
朝回對坐香爐省。出門金結青雲轡。自從分手哭遺
弓。縉紳漂泊余亦同。抱甕梁王修竹園。遺址宋帝蓬
萊宮。生涯放逐似羈旅。混迹迂腐隨村翁。曾聞伏櫪
有老馬。豈卽道路傷秋蓬。天下瘡痍况未息。西南貢
篋防難通。杜鵑向識君臣禮。蛟龍終收雲雨功。相如
論蜀文章壯。馬援平交德業雄。扶危濟弱付公等。臨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三

文徵十三

注

歧張望西天鴻

送陳左使赴貴州

萬里洞庭西。秋風入五溪。瘴天開斧鉞。山驛斷虹蜺。
水出巖桐繞。城臨宿井低。堂圓一榻紫。簫鼓閱雕題。

葉相

永祥寺

碧雲蕭寺暮天遙。松桂花陰晚見招。風細小堂纔聽
法。月明荒戍更聞刁。塵機半日眞能息。兵氣千山未
許驕。國信舊遊今遠隔。珊瑚鳴珮紫宸朝。

落又殘秋。塵事關心人易愁。絕塞望窮鸞信

杏長廊行盡梵香浮。水雲護榻憐僧定。秔稻盈疇喜
歲收。更莫談兵負明主。尚畱恩澤在南州。

楊慎

聖泉篇

龍圖天生水。義書山出泉。瞻茲感沸流。肇自混沌年。
流澗在頃刻。消息同坤乾。塵刹變潮汐。億劫無買。
帝室盡漿下。神漢壺嶺巔。冰雪姑射質。風露綽約仙。
雲騰瀉滴滴。泓月涵涓涓。蝦鬚穿皎鏡。蟹眼瞭淪漣。
岷觴衍遊聖。均舟喻恩位。迷蹤鬼方露。蘊真羅甸烟。
詎逢陸羽品。那遇桑欽傳。名公紆勝引。嘉招陶芳筵。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三

文徵十三

五

折簡開蒼巖。飛觥延霽天。玉珂鳴重轡。金艾明華田。
碧澗灑柔翰。翠微鑑洞絃。臨淵稱混混。倚谷望裕裕。
麗闈馨鼓動。迴谿蕪燭然。荒塗欣長會。興言遂成篇。

飛越峯天馬歌

高皇御天開大明。龍馬出自養龍坑。房星夜下虛龍
塞。天駟曉來驃騎營。殿前重瞳親賜閱。仗外奚官爭
相迎。鷄鳴牛首試控縱。鳳師麟儀無逸驚。追風絕塵
羨迅疾。逐日光影羞翔輕。四蹄踴然不踞地。六飛如
在空中行。是時蠻婦有奢香。左驂牡騶。右牝黃。貢上
金陵一萬匹。內廐惟稱此馬良。宸遊法苑幸驚坡。學

士承旨贊且歌。飲以蘭池之瑤水。珠以藍田之玉禾。
飛越峯名自天錫。駿骨雖朽名不磨。至今百七十歲。
時山頭猶有養龍池。方經地志或挂漏。菁苗洞獠那。
能知吾聞天下有道。飛黃伏皂。又聞王良策馬車騎。
滿野。前時吉囊寇大同。烽火直達甘泉宮。近日莫瀛。
亂交趾。羽書牙璋徧南中。安得將星再降傅友德。房。
宿重孕飛越峯。一月三捷獻俘馘。千旄萬旗歌熙雍。
嗚呼將相甯有種。龍馬豈無媒。經途訪迹一興慨。郭。
隗孫陽安在哉。長歌終曲長風來。

元日新正喜晴

貴陽府志

條編卷十三

文徵十三

七

白日臨。歲新雲放曉晴。城窺冰壑迥。樓射雪峯明。
客鯉何日到。賓鴻昨夜驚。離心似。處處逐春生。

羅甸曲四首

山圍羅。國水繞的澄橋。橋下東流水。可惜無蘭橈。
登山千。梯下阪九仞井。雨潤衣珠融。風吹鬢毛冷。
蠻樹不。葉。蠻雲不放晴。長亭望不見。何處是查城。
林間山。鳥聲聲啼我前。何似故園裏。花亭聞杜鵑。

流寓黔雜咏

界首飛。瀑練懸。紅巖迥異絳霄連。關名彷彿魚鳧。
國橋記。明傳潁川。

千層石磴。隱雲岑。夜市千燈。照碧潭。遊女踏歌梅道。月長衫高。雪似雕陰。

金毛仙丹。紫崖薑。星在繁花石作房。地秀莫言中土。隔炎皇岐相總會首。

水峽風烟接大洲。翠屏青嶂繞丹邱。當年若使王猷見。那肯輕回雪夜舟。

林雲箐霧不分天。清露常如雨線穿。百里迴無烟火接。依稀猶似燈人前。

綺繒纏髻作雕題。鐵距穿鞵學馬蹄。清曉樵斤搠虎穴。黃昏汲甕下猿梯。

貴陽府志 餘編卷之三 文徵十三 函

銅鼓聲中夜賽神。敲釵擊鈿闌金銀。馬郎夜舞妖徒唱。惱殺常征久戍人。

龍馬前朝出養龍。御前賜名飛越峯。人間神駿常無種。天上孫陽不易逢。

志餘編卷十四

知貴陽府事秦和周作梅堂成輯

知貴陽府事明白朱德瑛精覽刊

文在法四

王百

武侯祠

林雪猶冰露石寒。松花似雪掩巖扉。綠堤瘦竹將寒
竹。寒岸枯梅逐月歸。鶴影半空窗際度。漁舟一葉
飛。何干得脫風塵界。來向溪頭見釣磯。

水部

貴陽府志

餘編卷內

文徵十四

一

志餘編

瓦水蒼高樹葉丹。臨岐人送柏臺官。十年幃幄參機
務。一旦雲霄振羽翰。風靜洞庭高浪遠。月明楊子暮
潮寒。京華到日春光好。花柳無邊馬上看。

送趙遜敏東歸

生樂自然。故山歸去白雲邊。柴門柳億陶元
亮。玉笋人迎葛稚川。行色蒼茫人影外。離情蕭索酒
尊前。知別後相思意。疎柳寒梅鎖暮烟。

李龍

送劉司外使黔中

壯極萬里越王臺。北眺中原秋色來。江嶂忽
斷海天不禁百蠻開。白雲使者乘軺過。金馬
節迴爲泛昆明誇上苑。今知漢主定雄才。

宋 昱

家居憶蜀中舊遊

記得曾遊蜀路時。兩川人物盡相知。聯鑣其
宅攜酒同登柱甫祠。夜月樓臺飛逸興。春風
高於今回首。真成寂寞立蒼苔。若有所思

州送上公還嘉禾

披上棲鳥下女牆。城邊行客醉壺觴。一尊風雨秋蕭

貴陽府志

餘編卷四

文徵十四

二

懸千里關河路。泥泥鄉夢已隨雲。去遠離情空與日
添長。憑誰爲道南湖遠。早晚還來理釣竿。

趙大祐

九日新添道中聞邊警

初起東行菊已葩。懸車終日石林賒。湛空玉露搖清
影。鳴葉商聲弄。曠野風急羽書天。北騎秋高卷旆日
南。奈何年。始識承平運。那酒。空囊樂歲華。

宋 軫

漁磯二首

水光潏灑接明霞。蕩漾扁舟泛水涯。峽口雲封間白

畫幾行歸雁夕陽斜

烟波常作畫圖看盡日磯頭俯仰寬罷釣歸來天欲暮笑呼稚子接漁竿

張翀

別貴竹諸友

十年與君遊千里與君別把袂意不肯含杯氣欲絕漸隔瀟湘雲空留夜郎月一曲瑤琴彈知音對誰說

黃堂

觀音山絕頂

荒林聳碧岑久坐靜禪心不再苦常潤無雲洞自陰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四

文徵十四

三

僧闕祇樹冷鳥語落花深高陽有元度支遁足相尋

黃閣

峯亭環翠

高岑疊疊草萋萋中有幽亭遠翠微烟火萬家青嶂合寒林幾處白雲飛探奇遠徑粘濃蘚攬月臨流浸絲漪還共老僧分榻坐城頭芳景正依依

周文化

鴉關

列戟屯雲俯萬山雪垂鴉翅馬蹄艱一爲行省冠裳地便是雄圖鎮鑰關使者衝恩通十部中郎飛檄走

諸蠻若編叱馭無人說何用長纒過此勞

吳國倫

重陽後一日登東山寺

九日不登高烟霞澹林麓十日秋氣清東山倚天漭
複道行新綦琳宮隱扶木振衣躡其巖一縱千里日
荒城大如斗象山渺焉伏掃石坐層雲鳴鐘發幽谷
僧至焚妙香居然在天竺忽聞西域蓮掩袂南陽菊
何言非上良遊此築地卜幾馭難可停且倒尊中綠
春日登高示貴竹諸生

夷居良不薄鳳矯從之遊大哉孔尼父道廣難爲侔

貴陽府志

餘編卷四

文徵十四

四

天啓我高皇靈光被六幽渺爾鱗介區化爲魯與鄒
纓綏燦以繁禮樂何綢繆吾與二三子騁望登高邱
東撫夜郎臺西瞰盤江流古今變須臾夷夏此一瞬
姬跡荒高山禹功同九州匪厭神授資誰當壯其猷
今我懷遠牒與子偕好修萬里安足遐瘴癘非所憂
但飽公家粟無從效前籌德業苦不競歲序忽以過
俯仰太平世恐遺童冠羞勉旃戒茅塞改轍避道周
晚過木閣等

木閣高凌空盤紆鎮邊鄙今茲遠行役僕御何靡靡
壁暗號元猿善深伏蒼兕歎焉山霧黃觸我劍光紫

修坂去忽迷駭石迫相抵行行日西匿前林成烟起
羅夷三五徒逢迎出維壘踴躡無致辭前驅負懼矢
疇云匪我族胡乃安車使皇風浩無隄異域懷孔適
三復何陋言悟茲變事理

雪後對署中梅花有懷林仲清憲使

獨樹空齋裏相看歲後過花時君不見雪後興如何
芳粉粘幽砌懸水滴素柯一枝聊寄遠春色渡泮柯
觀聖泉二首

神井殊難測涓涓滿忽除源泉無日夜天地此盈
細湧丹砂冗潛分碧石渠山形儼胡鼻誰爲卜仙居

貴陽府志

餘編卷四

文徵十四

五

豈是通湖汐須臾不自停乍應旋地軸忽復閉靈局
玉濺天池碧珠含月谷青浮沉亦台意何用測圖經
龍塲驛壁間見王伯安先生遺筆追嘆成詩

海內王夫子夷方亦問津斯文存放逐天意屬經綸

一字神獨在千秋跡未陳相傳浮海事不及問斯人

門人爲先生著年譜擬飾
浮海之異心竊錄之故云

謁王先生祠

想像居夷日蠻王半執經澤宮虛俎豆麟閣儼丹青

終古悲長夜遺書炳列星殘碑堪墮淚風雨過羣芳

遂習見紫薇花感而有賦

蓬鬢下勝役庭薇
今有花憐人枯榦
挺宜暑密叢遮
捲幔分清露
開樽泛赤霞
須拚百日飲
對汝足忘家

論稱紫薇花開
可百日始謝

量移貴州二首

嶺外看除目君思敢厭遲
卻憐投杼後猶有賜環期
經術窮無恙塵踪遠亦宜
西南通九譯非復舊羅施
十年淹臥閣一日謝專城
賦擬浮湘去官同喻蜀行
猿啼諸葛寨烏集夜郎兵
只籍修文力遥伸報主情
同諸大夫宴汪評事江亭二首

按汪名若洋與詩已
未進士宣慰可人

貴陽府志

餘編卷四

文徵十四

六

雪乳浮丹洞晴沙護釣壑
隔林峯在戶五柳不須栽
愛客興未已一樽移放仍
松篁披絕岸簫鼓發中流
月跨銅標上春隨錦纜來
卻看回棹處猶似剡溪遊
同張道卿夜飲汪評事別
主客無相問留歡信所以
林光隨秉燭雨氣促移筵
江抱垂綸石巖藏洗耳水
直須拚醪酌高枕洞雲眠
參署卽事因示諸生二首
華髮瀟湘一腐儒詔從何國領
生徒署依藏甲巖前
石山作橫經帳裏圖千劍
雲霞標古閣八番冠冕視
名都當場卻問諸年少
擗管能言帝力無

谿上春雲擁石關
遠峯羅列鏡中看
窺簾燕雀晴空
下
遠閣松杉白日
寒多士漸親都講席
無聞虛著進
賢冠
夷方處處絃歌發
爲報虞廷更舞干

九日同諸公宴吳總戎山第

藏甲巖前萬馬馳
八方秋色閃朱旗
黃花細遶山亭
發綺席旋從幕府
後門客盡韜蓮萼
劍侍童爭唱竹
枝詞佳晨況值平

初秋同吳林二大參王僉憲登署閣小飲

莫道黔陽是遠遊
興來長日且登樓
人家半隱巖間
樹風景全分城外
州山氣作雲蒸宿
暑溪聲帶雨咽

貴陽府志

餘編

卷四

文徵十四

七

新秋樽前忽過湘川
鴈何客能忘萬里愁
將發貴州留題署

已分孤臣老百壑
除書猶自發燕關
官同太守周南
寄節似張騫異域
遠白首從人增薄祿
彩鸞隨處紀
名山夜即臺畔江
如珥別去仍懸夢寐間

何元清別駕將赴句町夜過齋中話舊二首

黔陽風雨客消魂
駐馬披衣夜叩門
二十五年俱一

夢莫將華髮惱清鐙

碧雞東望曲江城
江上諸夷盡漢兵
垂老一官猶絕

域可知銅柱亦浮名

謁武侯祠

浮玉祠堂背郭成，前山如列漢時旌。丹青異代俱陳跡，俎豆夷方豈世情。七縱不知飛鳥盡，三分猶說臥龍名。閑來抱膝歌梁父，隔水西風萬木驚。

謁王右史墓

自注石中故爲郡博雅識予文

銅鼓山前霜露深，元臺白石畫陰陰。十年問字三湘夢，匹馬將芻萬里心。日落松楸聞野笛，風生猿鶴助哀音。行藏差擬長沙傅，不必新書重上林。

元夕同諸大夫譙劉子元中丞宅觀鏡

高館長筵樂事賒，春燈焰焰吐飛霞。金鼇遠駕三神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四

文獻十四

八

島火樹旋開五色花，漏下星辰依客聚。曲終河漢倚城斜，千金卜夜歡相戀。肯向樽前負物華。

許邦才

新添驛

野館孤燈半滅明，江壩月落夜潮生。無端相思三更後，聽盡蕭蕭風雨聲。

夜投山家宿

西南夷徼萬山隈，昔日誰教漢帝開。野鳥常呼行不得，馬蹄那復夜深來。

嚴清

雅歌軒除文感懷

更試終何補蹉跎忽歲餘長途憐四牡遠水憶雙魚
地瘠宜羈處官閒勝索居椽花今欲舞矯首倍躊躇
愛山堂

今年迎客臨郊館却憶去年爲客時倏忽風雲多變
幻居諸日月易推移敢云騏驥能千里自分鶴鶴足
一枝我故愛山山愛我看山尋起佳山思

郭子章

東山

山接騶夷曉日暉名山勝似此山稀天開巨鎮雲常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四

文徵十四

九

簇地擁雄圖瘴欲晞箐樹搖空金剌動江流送郭玉
虹飛居然別墅堪招飲那得風塵學息機

銅鼓山

鬼戕蒸嶺瀝城東羅甸猶高漢相功崖谷深藏銅鼓
在天河一洗甲兵空坤維頓盡三分業井絡猶懷百
代雄聞道幾回陰雨夕餘音髣髴掛崆峒

武侯祠

曾從羅甸運兵機七

空瀛鼓衣銅鼓雲雷疑陣

畧祠壇草木亦天威
隨瀛俯瞰蠻烟淨畫机遙運蜀
日暉鼎足未酬伊吕志千秋空恨鵲南飛

沈一貫

送顧將軍之貴州

漢皇昔事西南彝蕭然兵甲開羅施至今殺氣滿崖
谷苦霧四塞陰風吹十日九日不見日見日猶應朝
飯畢鬼心鬼面相構爭跳梁緣危如鳥疾將軍行手
能接猿腰問鷓鴣聲嗷嗷三軍伐盡邛山竹蜀賈門
出聲名高懸知眼中無若曹

江盈科

黔中雜詠

西來無事不堪悲亂後民間半此難道路中穿惟一

貴陽府志

餘編卷四

文徵十四

十

線山齋四寐盡諸翼薊門談笑牽情遠槃瓠方言入
耳疑憔悴何須論放逐使臣亦自歎孤羈

羣峯莽互插天遙旅魄都從一望銷蠻語兼傳紅犵
狝上風漸入紫葢苗耕山到處皆憑火出戶無人不
佩刀一自播兵蹂躪後幾家茅屋亦蕭條

地理相傳屬夜郎千峯萬壑湊爲鄉雜居種種兼猺
種趕集牛場與兔場洞女膚妍工刺錦蠻姬髮短不
成粧魚鹽便是珍奇味那得侯鯖比尚方

何處關山是盡期馬蹄終日慙嶽崎村墟寂寂寒烟
火野鎮蕭蕭閃戍旗天斷不聞陽雁過雲深只有嶺

猿知我期漢吏竟文網莫把繁文縛屬彝
茨屋茅墻到處家春來各各賽燒畬荒墟社鼓聲全
咽野哨危旌影半斜客貨青鉛兼白錫珍奇綠石與
丹砂君王莫據圖經看搜采重勞內使車
地險人稀物態涼蕭疎羸馬與牂羊綵繩貫貝苗姬
飾寶錦裁衣衛士裝絕壁燒痕隨雨綠隔年禾穗入
春香民間蓄積看如此那得公家咏積倉

西望羅施道路長帝城遙隔五雲鄉征夫杳杳隨邊
月疲馬蕭蕭臥夕陽白晝有人干戍壘青樓無處覓
壺觴君王莫惜金鷄赦遷客年年半夜郎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四

文徵十四

十一

一山如戟一如環列嶂層層杳莫攀風雨豈無魑魅
嘯月明應有鶴笙還花苗所在營三窟草檄誰人論
百蠻見說赤丸時報警天涯壯士盡凋顏

黔陽署中雜咏

天涯高閣幾回憑林臥終然愧季鷹水碓似人春覺
緩石牀如雪冷難勝鼠窺籬下初抽笋猿臥巖前欲
斷籐環視四山饒爽氣倩誰拄杖與同登

騁望閑登石上亭草頭花澣灑如萍春雲乍起山巖
黑瘴雨初來水氣腥病後喜餐鑊底飯睡時愁聽月
中鈴頻年憔悴需湯餌歸騎何妨載茯苓

客程芳草綠無涯
敲斷閨中白玉釵
烏帶斜陽歸去疾
山含夕爽望來佳
鄉心每覺因愁動
懶性偏宜與靜偕
攜得家童能說鬼
爲渠時復一開懷

徒倚空亭石磴斜
晚風容易歸殘霞
蟻封土澗露新雨
燕泥香帶落花病
後餘方想蠹餌睡
餘滄鼎自烹茶
年光怕說如流水
幾度春歸未到家

深院遊絲百尺長
東廊飛起臥西廊
隔籬烏踏花枝軟
遠徑衣拖竹粉香
酒熾颺風飄列市
棋聲乘午出隣牆
年年吏事關心少
箋解南華頗自忙

綠肥紅瘦景偏明
兩月羈棲貴筑城
苗部米如吳下貴
陽府志餘編卷四
文徵十四

好村家酒似易州
清傳聞主器將歸
震報到皮林已罷
兵自是聖朝多福
澤欲持歌頌答昇
平

陳勳

代送王給事謫貴州

銅龍何計建承華
萬國殷憂足歎嗟
帝子如聞歌少海
孤臣何恨過長沙
行經賁竹叢邊月
歸及元都觀裏花
惟有門人憐少別
誰將奇字與侯芭

送馬參藩之貴州

垂柳陰陰白下門
南天五月動行軒
彩毫舊掩三都作
旌節今瞻四岳尊
荒服山川勞問俗
昆明烽火近

消魂漢家驪母曾傳檄君自相如況故園

鄧鐘

和劉玩國觀察青蓮界

東山神宰接雲屏使節翻勞駐野亭
雨後泉飛千澗白霜川木落數峯青
論文早合延津劍借箸還瞻益部星
沔內交歡能有幾那堪聚散若流螢

劉之龍

九日登東山

晴日東山縱遠眸西南萬里盡皇州
風雲不變中原色花鳥都消旅客愁
九面危峯爭密合一襟遠水信

貴陽府志

餘編卷四

文徵十四

三

分流登樓此日同王粲掃石題詩紀勝遊

張伯辰

虎隱秋色

重鎗雄兵控百蠻西巖虎踞抱重關
烟華凝碧晴光滿雲氣橫空曙色寒
墜葉蕭蕭紅勝錦聯峯靄靄翠於城
安妥邊烽息閤捲湘簾次第看

勸善

夜坐大峩石

白雲亘其上清泉流其下
跌坐萬竹中涼風生靜夜

山色

也宜乎

高齋闌無人捲簾花氣人循砌當好風衣袂粘紅溼

李時華

涵碧潭

一水繞山城曾將洗甲兵秋波涵碧玉春漲點紅英
龍臥歸雲濕屐沉夜月明寒潭深萬丈徹底本無塵

謝三秀

秋日山行過田家作

風雨滋寒溪石髮平於掌川巖互幽暎十步九樵杖
念茲臨眺乍頓忘登涉枉孤村闌無人但聞流水響

貴陽府志

餘編卷四

文徵十四

六

茅茨只數家炊煙爨蘿幌吠犬出荆扉鳴雞隔林莽
奔泉曲折瀉瀉瀉蒼巖上冷色橫空來令我肌髮爽
木葉猶未脫禾苗亦已長山塢牛羊盡墟落斜暉敞
吾生愧老農鼓腹歌擊壤歸徑望城闌青霞有餘想
仲夏越漢房孝廉溪園對月

積雨口方霽散策步郊郭有亭臨澗阿境寂意亦泊
微霞蒸遠岑殘虹暎長薄延眺及城隅縹緲見樓閣
芳階折蜂房修篁解新籜魚泳萍葉開鳥下藤花落
感此朱夏時睠彼中林酌涼月出深松素暉流絕壑
形骸偶相忘宮商復間作伊予愧疎拙微抱欣有託

城南江亭學憲壁哉韓公邀同參知太函謝公都護
一元圃童公小集五首

且發虹梁門暝投魚磯路春水半篙綠褰裳不可渡
溪深烟復重遙遙辨庭樹

官柳變寒條二月孤鶯早細水浣殘花幽風梳短草
川原霽人目曠然恆探討

羣公結駟處乃在清川曲危石疊飛雲奔泉激鳴玉
隔浦見茅茨寒燈影深竹

空亭留讌言山牀壓春酒以茲川上意絕懷魯中叟
白鷗不避人矯翼下溪口

貴陽府志

餘編卷四

文徵十四

五

踞此松間石盈盈春一望秀月吐層潭清輝幾千丈
何處夜漁歸前村人語響

蠻娃曲

蠻娃出戶筠筐隨琇子穿環帕裹頭東隣女伴競相
逐四月深山采葛時葛葉萋萋葛籐綠接葛爲絲給
春服經絲易脆緯絲柔裂指猶嫌緝不速破牕風急
寒爐生流黃軋軋無停聲織成未敢問刀尺明日輪
租應到城到城杼軸歸公府吁嗟蠻娃亦良苦君不
見北里春風歌舞人曲罷羅裳棄如土

寒夜飲楊願之太史石林精舍醉歌

關西嫡裔揚夫子片語千秋稱太史爲園近在宅之
隅怪石林林白雲起踞如虎兮伏如象仙掌芙蓉不
可狀鬼斧何年劈洞開峭壁嶙峋幾千丈曲尺雙雙
下白鷗寒滴不動鏡光淨竹石逍遙袁祭宅圖書容
與米顛舟有亭聊以寄寥廓斜陽晚映青山郭祇知
幽處生烟霞不謂胸中具邱壑江南攜得圓吭禽晏
坐時聞九臯音主人對之吹玉笙恍疑明月縑山岑
憶昔垂髫與君友君才長虹看北斗昨年我亦賦明
光悲歌對飲君臺酒酒人之名不易得意氣馮凌燕
南北英雄若不傾肺肝筑傍睥睨無顏色過夏相期
貴陽府志

餘編卷四

文徵十四

六

入翠微棕鞵榻紫閣衣聽泉松下科頭坐洗藥漂
邊濯足歸聽泉洗藥盥蕭爽住山且作西山長秋風
我忽問刀環沙棠之舟木蘭槩別後聞君謁帝關青
藜閣裏拜新恩侍從誰言官未達歲星元自隱金門
讀禮西歸舊溪曲遠屋龍湫漱寒玉閉門剝啄無人
聲日炷名香理仙錄二三兄弟號博雅相看總是素
心者人人手握靈蛇珠詩篇擬結蘭亭社君今畱客
醉深宵洞口寒梅壓板橋一枝兩枝凍欲雪笑折瓊
芳入酒瓢飲君酒爲君歌與君更盡金叵羅世在浮
名且奈何吁嗟乎白日亦易馳朱顏不常好丈夫相

逢那得復草草

疊水亭上小憇因作短歌

眾流赴壑疾如梭
瀉作層潭千尺波
素影空中飄
厓練寒生天上落
銀河兀兀孤亭坐
清樾征夫到此思
超忽隔川濺沫溼衣裳
對面驚濤豎毛髮
君不見黃河萬里愁
呂梁又不見夔門五月戒
瞿塘出來疊水亦太惡
石湍幸不通舟航
咄嗟可畏窟爾爾浮世人
心險於水

啞泉

人言啞者泉之忒
我云啞者泉之德
當此巧言如流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四

文徵十四

七

時何不一歎口常默

遠條堂雨中見紫薇花落

簷聲不斷雨通夕
曉起看花花可惜
落英片片縱復橫
點破空階秋
薛碧分明遶浦見
殘霞對老憇無步
障遮但使飛花堪
送酒不妨風雨妒貧家

開府臨芝胡公初度賦呈

臚魄忽雙交雲物偶澄霽
賓鴈呼其羣嗷嗷聞遐裔

遐裔烽銷歲復登擊壤人家瓦覆藤石濠有吏不敢

入誰其貽者胡中丞中丞好文兼好武手縑金符腰

繫組朝倚劍兮氣凌虹暮操觚兮才繡虎甲兵百萬

羅心胸銅柱勲華表照府殊恩召拜大司空萬戶千
門踞且舞須知聖上有深意水土留都控重寄行兵
不成見禹功尚方便後元圭錫我本中丞編戶民自
日行歌仍負薪上書遣還不得志程褐漂零笑此身
帝恨相知苦不早西堂句就誇春草向來燮下非中
郎嶧陽之材已云槁拒霜秋老懸孤明鳳廟骨法烟
霞姿我的兒觥前致辭願公永言帝者師

村行卽事

十里荒村路寺幽到蒨蘿陂寒菰葉少籬晚豆花多
廢事紛強網貧家靜雀羅老翁聒髮坐相對說干戈

黃陽府志

編卷十四

文徵十四

六

送吳使君攝八番郡事

才子飄零久今看治郡功地當三楚盡山到八番雄
詞賦霜毫裏豕麻露冕中孤城饒吏隱解帶聽松風
西巷徑中萬竹脩然喜而賦此

負杖入深竹一盤仍一盤鄰僧分路去野客到門看
不雨夜尤絲無風朝亦寒素琴多遠思直對此君彈
秋晴出郭與李屏孺蕭季律張調父遊眺薄暮飲溪
上僧巷

行吟逢夕霽踏葉過前潭山靜青連郭雲歸碧滿巷
孤鐘留客聽半偈與僧參何處聞雞犬人家住水南

溪路晴猶滑，溪流清且深。水腥雙鷺下，樹暝一猿吟。
問法非高足，論交是素心。秋原堪眺處，纖月在楓林。
三月晦日小筓道中

春事此俱盡，村村逢。揀花淳風猶近古，左詔漸通華。
屋角孤煙直，山根片雨斜。頻年慣爲客，今日苦離家。
山館邀余存素小集

琴雨靜梧枯，茅齋生晚烟。我懸高士榻，君艤孝廉船。
寒鴈青樽外，秋蛾畫燭前。相逢須卜夜，爲別動經年。
送少參倪公致政還越二首

垂綦度南津，飄然隱是真。百年拔老計，萬里倦遊身。
貴陽府志

餘編卷四

文徵十四

十九

商意村村菊，歸心夜夜蓐。於焉南詔裏，應有咏裳人。
秋江鬻以盤，秋樹泥如丹。小草亦何意，浮雲惟此官。
歸哉彭澤宰，老矣富春灘。望望五溪路，孤舟烟水寒。
冬日訪願之石林二首

以我滄洲意，傍君林水來。峯紋二酉合，石勢五丁開。
玉屑初迴雪，冰丸欲綻梅。歲華遙落盡，多病強擎杯。
兼旬不出戶，復此採幽行。觸石凍雲起，隔溪寒水平。
孤琴夜三弄，獨鶴時一鳴。吟眺以之久，高齋生遠情。
湯明府別墅次韓學憲韻二首

閑居堪自賦，潘令晚逾工。襟隱遙峯外，亭開灌木中。

疏泉期鶴至疊石許猿通最愛西窗夕林霞一抹紅
咫尺平郊路無人知此菴徑松霏夕翠門柳闕朝嵐
棋按東山譜書窺大西函時時展歡讌老境蔗同甘
送學憲韓公擢參閻藩先過白下二首

使者銜新命褰帷向水濱提封連鯢壑編戶雜鯨人
浮海匡時意居夷衛道身清箱有家學聖主重詞臣
涼吹肅離筵離情倍黯然官之爲石下夢遶白門邊
浦霽鷗迎棹潭昏蚌照舡遙遙瞻斗氣悵矣海南天
九日山行暮歸就飲王叟菊離下醉後偶成

古木帶棲鴉殘尊日更斜不因逢野老安得到山家

貴陽府志

餘編卷四

文徵十四

二十

風屋茅都捲霜籬菊半華頽然吾自放醪酎是生涯
別郭開府

客情秋色共蒼蒼耐可離筵菊正黃爲訪杜蘅先過
楚敢云詞賦重遊梁孤猿夜嘯千峯月匹馬寒嘶萬
里霜前路縱令知己在憐才誰似郭汾陽

夜宿西屯人家

西村襖被酒初香寒逼莎鷄漸入牀深巷犬聲如豹
吠空田鶴影似人長山樓笛起家家月野浦砧殘夜
夜霜垂老生涯耕稼在衡茅吾擬託柴桑

越玉岑郡丞江閣二首

清南明水一灣飛樓綠綺臨臺窺因同莊叟逍遙
處山在孫登嘯咏間曲榭落花驚鶴定空潭柔櫓媚
鷗閑招搖總是漁樵侶松火焰雲共掩關

歸與昨日自長沙暫向江皋覽物華造竹衣裳霏綠
雨看山杖屐踏青霞應臨錦浪桃花國簾捲東風燕
子家更棹漁舟稱釣叟筆牀茶竈是生涯

李方麓大同鄉奉使過里因招讌西園奉簡二首

簡書萬里詠皇華錦畫聊停四牡車龍袞補時依日
月馬曹閒處帶烟霞空亭隔竹聞啼鳥細水通池看
浣花北斗闌干春幾絲問奇今醉子雲家

貴陽府志

卷四

文徵十四

三

水色山光互吐吞使君畱客醉華軒梅兼老鶴臨池
瘦鐘帶殘鴉報夜喧酒貯宜城三百石書殘函谷五
十言久知漢主虛前席暫以逍遙寄漆園

越郡承南園小集次韻

城南吟眺有高臺轉穿林步步苔滿徑新霜秋葉
墜一川寒雨暮鴻來瓜廬擬共東陵卜菊社應同栗
里開礪屐平生澆未盡還從地主借餘杯

溪上小飲示舍姪文若

溪光如鏡遠涵空柳徑柴扉岸回沙淨行藏魚釣
碧者清花覆鴨闌紅故從縱酒何妨達我獨工詩不

厭窮少日疎狂今漸老風流應愧竹林中

披雲巖

曉起林分畫墨渠添水弄青蘋石隙桃花笑客茅簷
燕子衝人

滴澄橋曉望

浦樹垂花紫滿枝枯棹無力水聲遲橋頭鳩婦啼仍
懶正是農家望雨時

還家理圃作

一月車塵兩鬢絲還山都忘別山時兒童問我春深
淺過盡櫻桃也不知

貴陽府志

餘編卷四

文徵十四

三

千箇琅玕蔭白茅翠寒新長過牆梢閒情都付牀頭
易細玩虞翻夢裏爻

環堵蕭然獨晏如芭蕉深巷閉門居干時無計謀生
拙朝雨鋤瓜夜讀書

夜雨聽溪作

幽居屏人事況乃與溪并晚雨一時作春波半夜生
未諳馳蛻勢已辨泛鷗聲雪磴疑松吼風廳肖竹鳴

溜驅浮椽下石檄斷澌行滴滴思垂釣淙淙想濯纓
老夫聽不厭稚子睡還驚晏坐寒鏡裏彌深在澗情

邱禾實

登陽寶山宿僧舍

縹緲危峯碧落齊
攀躋克日有招提
雲生戶外諸天近
月掛松梢萬象低
元嶽何年歸玉笈
清談中夜共聞黎
一聲喚醒浮生夢
不是靈雞不敢啼

馮虛洞

咫尺巔峴別有天
寒雲莽互不知年
我來踏破蒼苔苦
徑風月無邊會與傳

懸崖到處鑿鴻濛
疑有秦人託此中
見說渡頭楓葉落
年年秋水似桃紅

楊師孔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四

文徵十四

三

解圍志喜

朔風凜凜正重圍
倏報王師指義旂
將畧從天乘勝下
蠻雲捲地望塵歸
城頭殘壘聞嘶馬
委巷危廡笑啟扉
自是天威雄絕後
新標獨挂谷垂衣

潘潤民

悼王彭伯大中丞

虎穴驚深人籠韜
竟不回巢空遭賊狡
星列重臣摧碧血
埋荒微丹心耿夜
感知英爽在此叱
骸崇魁雪上清川大
參知

不謂余來日君先與化齊
雲荒栽菊團月冷釣魚溪

事業千秋在圖書幾卷遺巫陽不可問掛劍意凌迷
贈白巖李隱君

風塵能擺脫畎畝獨逍遙愛客頻投轄逃名懶折腰
清芬流澗谷高誼薄雲霄余亦倦遊者逢君慰寂寥
園中自誓

嬰城苦守歲云徂望斷援師淚眼枯烽火連天雲黯
慘僵尸滿地血模糊爲憐豢養垂三世違恤伶仃有
二孤力盡自甘拋一死昂藏甯肯負吾軀

園中次史盤石侍御韻

荒涼形影孤淒風冷露剝征襦四郊密壘聲

黃陽府志

餘編卷古

文徵十四

十四

還十月重圍鼠雀無報國敢言心已盡叩閣何路淚
蕭枯將柯亦是西南郡應遣獫狝破豕狐

亦知劫運復何尤敢謂綢繆計未周夫食圖存惟有
信多兵無補反添愁堪憐屠割同兒戲更苦徵求作
繫囚還想他年憑弔者西風夜雨不勝秋

經年血守鞏金甌河上中軍幾逗遛仗鉞何人能破
斧驅神無術可通郵千家已燼煙逾慘萬骨成堆涕
共流忠憤滿臆應不散願爲厲鬼殄逋僧

十月孤城震鼓柝干戈滿地動兵符從來職貢原遵
軌無柰魚然未訖誅愁見青燐昏日月憂生白雪滿

鬚髮睢陽節烈男兒事留取丹心報帝都
解圍後移家沅芷望黔中消息仍次前韻

寒夜蕭蕭旅興孤愁看明月照衣襦萍浮楚澤歸心
亂夢遶黔山信使無鴻雁分飛腸九折松楸望眼淚
雙枯祇今一統皇輿世肯令且南吠野狐

血守金湯淚怨尤解圍歲序又將過窮途空洒千行
淚浩劫難消萬緒愁六出誰人昇妙略八番何日戢
俘囚可憐城市今陵谷慘淡風烟殺氣秋

插羽徵兵遍越甌王師何事入淹邇也知非邑頓塗
炭前念封疆急置郵敗壁陰燐愁落日荒原野哭啣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四

文徵十四

五

寒流殘黔那復堪戎馬欲請長纓繫逆酋

送從孫學海還黔

西廳剪燭話偏長何事恩恩東去裝單騎遠來甌越
國輕槎歸泛水雲鄉更無餘物充行李唯有新詩佐
別觴去後家山戀夢寐早題雙鯉慰相望

還黔和劉文成韻

萬山落木帶斜暉冉冉征人此際歸乍見令威城郭
是深懸元亮菊松非浪遊博得霜盈鬢感舊還看淚
溼衣尚後陽身城自適期從野老採山薇

十年浪迹歎萍浮此日還家已白頭開徑乍驚羣犬

吠入門猶喜四松留長貧那復營金谷垂老吾將問
免裘烽燧漸消耕釣穩不歸端負此林邱

越其杰

遊花山諸勝

初去猶寰中及來出意表溪灣路轉深崖合天忽小
離陸却非舟無江自成島松顏古復奇石貌妍愈老
雨搖匪真寒聃意多爲曉望夏秋不遲歷冬春何早
乃知造化工若拙實大巧

春日登觀象臺

春態鬱初晴遊人看漸滿乘閒陟古臺曳履破蒼蘚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四

文徵十四

五

欲上身自輕惜光步彌緩松響朱弦鳴苔斑錯繡展
插漢岫稜娟壓林湖色緬登崖舒長嘯坐石息微喘
隱見樹纖濃門滅峯近遠村遙臨岸孤徑曲循山轉
草淨露皆香嵐深石疑軟豪歌羨飲徒密語同幽伴
傲豁頗宜高俊沉翻愛晚家無一事營日夕恣游衍
靜室

林密風猶度昔侵石作良從客閒靜室彷彿在深山

無事念常寂不吟心更閒如斯遣日月頗勝藥留顏

夏雨

夏雨當久霖炎色過深羣幸有不虞雨能生非分涼

麗花新鳥界驟雨拓魚疆旋汲清冷煮披襟受綠香
宿友齋

秋傍闕階至曉從暗牖生不聞人一語恰有樹子聲
慧始知清福忘非缺道情併將章句廢恐以役聰明
溪館冬夜

潛分溪作沼別有徑通林靜渚寒添色斜階月送陰
長闕開慧想偶觸動微吟章句終何益頻年誤用心
題友人山莊

數曲依流水千峯繞竹房茗甌傾岳色硯滴泛花香
悟不因書得才翻以拙藏君雖欲忘世世豈遂相忘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四

文徵十四

五

春日闕居

古樹依頽屋新英發舊柯花飛心易感暮冷氣終和
避亂家爲累求問句亦多採芝非不決遺恨是山河
任山

地勝逢皆異山情住轉深披襟延淺籟移席就濃陰
泉發間中慧花開悟後吟衰柴聽自取速化果何心
園居

爲界難容俗封門盡付雲柳稀鶯過嬾香細蝶來勤
密友聲相應幽花氣自薰清兼心與事不飲亦欣欣
友人讀書處

深深苑宇竹相連，朝夕門開對瀑泉。
花下啣杯搜秀句，晝長岸幘檢遺編。
人間自有藏書洞，天上應無不學仙。
豈效世儒營利達，苦甘歷盡已忘筌。

楊文聰

夏日村居禪後作

去郭不三里，層層隱茂林。
朝雲穿柳線，野水滌秧針。
自然無市氣，多半是傷心。
但羨騎牛子，閒情付笛吟。
曉來溪水上，野步學山禽。
飲啄常無定，行藏詎有心。
送雲歸別岫，迎月下前林。
獨有傷心痛，春來哭到今。
滿載一船月，無風也自行。
世情偏覺險，舟楫反能平。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四

文徵十四

天

妾念隨秋死，詩懷逐草生。
烏鳴喧竹院，助我暗吞聲。
散髮長堤上，清風任意吹。
荷珠皆澹淚，竹露總成悲。
病豈因時定，身甯藉藥醫。
淒涼魂夢裏，事事覺衰危。

史永安

園中誓死

仗劍山墟匹馬孤，手揮矢石下征虜。
可憐草木根皮盡，更苦巢窠雀鼠無。
萬里天高心自靖，四圍路斷眼空枯。
新來節鉞猶臣子，總把封疆付豕狐。

人工神鹿兩無尤，力戰孤城歲已週。
血染山河風景慘，火連郊郭夕陽愁。
皇天有意培完節，義士何勞效

法因留得此腔忠憤在好隨張許共千秋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四

文徵十四

五

貴陽府志餘編卷之十五

知貴陽府事秦和周作楫纂輯

知貴陽府事傅自宋德璠校堂刊

文徵十五

尹伸

軍中詩

往時言苦樂總未行三軍軍中無尊卑軀命等一塵
日月在雕鞍期會故逡巡渡險每需次竟日河之滌
危峯霜雪中斗帳官荆榛暮炊常丙夜朝櫛必先晨
銅焦微曉鳴鄉夢苦不伸疲馬嘶枯草聲息凌枕裯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五

文徵十五

一

行營無餽糧据據當未勻甘言慰徒旅市性轉慈仁
嗟哉靜潔心往往違天真有家不敢懷同曹羨居人
夙好黃老言謬謂通於兵爲和不爲侶陰節欲其盈
主者有元契桴鼓不輕鳴驕賊百里來剽銳亦善爭
躍馬迫吾壘白刃光縱橫其氣已先竭矧能窺我情
一決千仞谿殲之如落英

得黔報寄示兩子

仕宦通黔籍時比於放流頃者用戎馬反以才爲收
我昨權出處曾虛當見投未卽獵奔林已同鷹在韜
衰年履瘳鄉病軀親戎矛中子不樂聞沈使老妻憂

惟余性頗達死生同一漚多穎兼噴鼻壯夫昔所差
苟能了二觀未必無一籌世法今頗解勉師老氏柔
冠軍當辨戰部護或深謀犇靈仗英主小醜何足劉
虔勤奉簡書功利不敢求畸人倘天幸爲我營菟裘
楊家海師潰

繞朝言不用屢捷反爲殃賊驕原宜坦驕兵未可臧
草腥鋒上血吏火水東糧應恐煩宵旰微詞作報章
成虧不可問慣是早春時吾亦疑天意人先存託詞
楚軍冤舉火比將謬司旗最苦荆湖困徵輸無盡期
出黔途次漫興

貴陽府志

餘編卷五

文徵十五

二

口口思歸去今成如此歸會趙王儉府愧息丈人機
用舍從時論馳驅與願違生還差可喜風日駛驂駢
出郭三十里雲峯便不同山樓紅葉裏晚磬碧溪東
雞黍酣村味兵農存古風太平行可卜天吏欲和戎
池亭飲楊憲副

干戈猶得聞林亭景物應憐歲再經粉褪犀文抽苑
竹香浮蓮葉膩池萍異欲漫聽材官曲拇障隨傾小
史瓶觀者堵堵都一曝半池鏡影亂殘星

黃龍

武侯祠

武侯祠畔石鄰鄰伏臘南人此獨親運去功名
樂交深魚水見君臣平沙萬木牽殘照入坐千峯隔
遠岵我醉欲吟梁父曲不勝清怨落江濱

范 炳

貴州懋越孝廉別業

結宇數峯閣泓渟一水灣谷風過午冷原樹入秋閑
苔動頽鱗戲花搖翠羽暹誰知于役者彌月此開顏
葛一龍

荊柯路

苦雨風淒淒頑雲墮惡溪路從豺穴入家槐鹿門攜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五

文徵十五

三

警柝縈空堡生薪燿夜蹊僕夫欣假息沒脛洗沈泥
昨日度荊柯

昨日度荊柯神奇應接多潯城新化石碧牖下懸河
山鬼吟風去雲君帶雨過晚從晴處宿暖酒趁苗歌

李占春

雨岔河

兩水縈澗抱遠岑漁舟隨浪任浮沉歌聲猶響三更
月笠影橫斜一壑陰網罟治生饒野趣風煙托跡罷
驚心勞人不禁江湖想往往披衣澤畔吟

林堯命

關中平志高

皇風式九圍聲殺暨邊鄙自來西南夷難用漢法理
其居雜編氓其道羈靡耳撫馭乖所宜騷騷孰爲弭
黔本隸鬼方滇蜀相唇齒各自有君長號令一齊止
昨者糾諸樊西川亂無紀況乃安奢何水藹負堅壘
目覩貴陽城壘擅同折箠我軍寡且弱日夕呼庚癸
相距及歲餘如肉置諸机疾聲望外援割髮而噬指
幸然揀兵至背城拚一死又逢賊氣惰乍合便披靡
旣以解重圍亦足療瘡痍雖未極兵威庶幾穢不軌
斯維社稷靈人力詎至此但此全城功僉云李與史
貴陽府志

餘編卷五

文徵十五

四

願懷往事虞勿生戰勝喜如聞老鴉闖去城僅五里
劉泌

新添晚村

赤力通原野車馬恣新綠歸心行失次日人在荒麓
有村流水邊溪花亦多簇映澹晚烟蒙樺子驅歸犢
三五指同車問君何所逐感此良歎嗟欸扉止我轂
昏堂鏡延客居人失幽獨夜深人盡臥掩戶對殘燭
祭名亦區區以己驕伸縮如此車馬問何曾語昔風
月光明吐階渠暫越平陸儼較生平心惆悵雞聲促

興中藩

斗大一室花陰繁覆受月明不多也每月漏香來
興生卮引無數紛披妓麗相競爲將進服昔之擲
杯勸孤影者其聊賴何如也於是作勸影臺詩以
紀焉

削壤成壘音影盡據月至宵初光流破絮靜言念之
一觴獨御阿娜之顏不邀自赴爭入酒鎗羣飲分茹
把袂持詩矜凝顛步蹇臥卮斂未能遺去若爲吾舞
吾爲若歌斗漿旋挹風曉柰何

早春田園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五

文徵十五

五

邇來親稼穡頗識暑寒情百物墮于後天地無能爭
東林自欲曙羣動乃多驚已飯闔雙扉緩步逐牛行
牛旣羨草短予亦快風輕微暄醒雪氣泉心汨汨生
一道淨練光去作瀉隱聲聽之遂忘疲日與桑烟平
候至物難靜高人亦未陽晨疏畝畝道夕飲犢牛還
卽事賴區區庶免終歲羈置身在天地苟食誠胡顏
昨者經前陂枝頭色已殷沈魚上新浪青鏡飛白鷗
顧維物我懷幽興未嘗慳長歌散遙慮孤雲方在山
種豆不洽鉏瓜瓜不成老農欲徙此卜祝向神明
神理昔微茫終古昧其誠去去大道傍不知何者俗

語依而氣緩自命爲儒生嘉言偶時命兼收實與名
此事不謂無而非我所榮却歸理春鋤坐聽倉鷓鳴
日入牛未歸隔籬問童牧得非昨夜饑致令今不復
亦在前山隈或恐虎耽逐爾豈不知求吾何愛一犢
尖牛終歲啼失童終身獨不應天地心生人賤於畜
徒倚行人門青燈照茆屋

主人不解飲成釀若流泉偶逢高興人共坐幽谿前
新芹旣已香時鱗復多鮮競采還同烹在釜杯已傳
到手勿訴緩但飲莫問天潦倒發狂歌字句殊未宣
觴芳客亦醉便抱尊鼉眠應知化爲蝶繞余竹石邊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五

文徵十五

六

七月十三夜與徐僧廬飲勸影臺賦得山月

樓月令人矜江月令人廣池月令人深閨月令人爽
花月令人思樹月令人惘惟有山間月能生人慨慷
而况值夏終涼意漸已長本石共作烟烟來山忽往
烟非月所使月實烟所養月低山復高山反居月上
山月誰後先今古難爲想以身置此間爾我不能兩
一觴方在秋孤衷爲應響

憶夢草堂園池

佳園若勝友結契非一春一物不吝植所事皆幽真
在郭能如谷冥緬涵陰潏望衡勞鷄歎闔庭無近隣

反下花期鎖時鈎避竹中高柳夾危欄晏坐開游鱗
繁香裏昏旦氣至多無因素琴及濁醪足以終吾身
豈知天不憖歎忽揚波塵過之未忍顧入夢翻能親
徑榭轉紆曲木石增嶙峋位置非有易聲光一以新
拘沿滌面顏沁冷驚心神乃知汗漫遊不出數尺茵
閔然念故園何殊念故人故人今尚爾故園何足云
一宿洞昔傳嶺皇人白雲於此
宿至今無蚊蟲

天地位已定垣寢乃生戎遂使神聖孫不得安其宮
萬里度荒微開關披蒙茸如茲虎豹穴亦得措皇躬
今已三百載道猶未甚通想在遯國初險僻更不同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五

文徵十五

七

如何坦坦履得非程濟功或云德廣運靈髦知懷忠
豈以蚩蚩民反不若微蟲一宿雖偶爾千秋畱惠風
小臣每一至長蹠嗟無窮何處覓墜掃卽此當遺弓
回首西山寢哀哀嘯颺能

卸帆崖

雙崖夾一溪溪轉崖忽做片石類風帆側仄還偃仰
未辨布與席擲自何年舫不破乘風浪姑停過月漿
得收吾且收安能愧五兩閩鷗日日來猶作開帆想
磊落崖

涸溪穿隱壁徑盡得崎嶇磊砢旣英多頽倚互爲禁

不知何年霞積累直至今斧斧劈烟光矩蕪無邪滯
風霜未敢剝苔草亦愁侵留影伴古月相知爲碧溥
每來不能去獨坐生夕陰既接冰鐵顏愈冷市朝心
正如苦勁土廉隅殊可欽日夕久晤對自然砥礪深
我見謂嫉媚人但覺嚴沉自非此片石何以發我吟
崔沙坪

嶽崖約寂流去鳥納前嶺超超野趣繁曠然無待等
竹籟止雙屐恬心爲細領含桃卸餘英雪片徑中冷
遠見無數峯微弄天外影嬋媛但一秀窄映未盡屏
似彼澹蕩人時或露狐耿在近不生憐隔想翻如類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五 文徵十五 八

物狀信紛詭余懷何淵永離家不數武別自有朝暝
夏國公頤成誌石歎 在貴陽城外鳳祭壇

西風吹土土花碧野寺墻陰橫片石閃搜細捫讀未
終知是前朝隧中蹟上書皇帝嘉元功特勅詞臣撰
次工千秋萬歲藏幽室寵及三泉婉鼎鐘挽郎歌薤
千人送天鹿神羊皮翁仲內府支金部使臨經營既
定坏難動祠祀烝嘗三百載西南老顧名猶在高帝呼公
爲老 熬柱傾頽大海乾纒紹零落邱原改冢頭犁什
梵王宮頤控金椎鬼不雄誰言劫運開疆者寸壤難
容異代躬

壽縣臬李蒲村先生

浮竹之鄉稱絕遠誰持使節開重巖張官置守已千
年漫道南人不復反六十年來事更多蠻爭攘竊未
停戈萬里勞師凡幾度要從百戰起沉痾詔曰疇爲
予司臬首清寃濫頒人傑公時正守尚書郎拜命飲
冰夕內熱叱馭何辭九折阪前驅鉅轉三軍輓孤忠
作伴曾爲鄰妙手搏風塵可伴每言蔡人卽吾人與
作鷹鷂宿鳳麟焚書旣欲安反側畫地還期返樸淳
白髮儒生深自匿下交頗許成相識一旦幾爲盛孝
章移書不但爭之力垂老焉知未有家擬憑拄杖事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五

文徵十五

九

天涯戀公仁政不忍去猶向堂前祝歲華

溪亭

野老非無識當幽綴一亭
苔能移徑影樹不礙峯青
每至逢光霽
閒來話窈冥
就中誰最竄
鷗鷺熟余形
春郊晚霽

屐齒困春泥蒼苔徑欲迷
風斜時側燕柳散略覘鷗
雲氣成重閣峯尖吐半珪
少焉紅日出已在亂山西

龍山雜韻

有序

鉅錫愚邱以予厚而得名
者固厭其人哉然鉅錫
愚邱之得名子厚之不幸也
余適地龍山十有七

年谿山澗谷助我非少而未嘗一字酬之豈人之
不足邪抑谿山澗谷之未易名也癸卯夏初游泳
之次一拳一勺不至辱吾墨潘者輒予以品題又
各錫之以嘉名或以形或以致或以意要使境足
運吾筆而不慚筆可永斯境而無憾後之人按吾
詩以索境而境傳按斯境以索詩而詩亦傳兩相
待而兩相需豈偶然哉雖然名者造物所忌陵丘
遷矣又安知境與詩之必傳哉即使必傳又安有
廢放次且十七年於此如吾之久且習者哉則詩
可以不作境可以不名也抑又思之鈞錡愚邱未
必人人至之而若或人人至之者子厚之記爲之
也卽鈞錡愚邱今且蕩爲冷煙鞠爲茂草矣而尺
策陳陳猶若見其錚泓而突伏則非子厚之記爲
之于厚之人爲之也夫子厚少年躁進晚乃見道
然已雖悔靡追後之人猶因其文而重其人以悲
其愚焉則詩又何可不作是役也境凡有五詩亦
如之

款端齋

小室面蒼巒威獨攸觀都無暱物意時作偉人看
靜對袪浮妄微吟領秀寒幽踪千古秘猶怨墨光殘

旅珊岑

水已循溪去，陂猶逆浪爭。一團蒼水壁，萬古冷烟津。
竹箭充庭至，絲蘿列檻呈。是山能住我，未免爲多情。

墓頤泉

孔竇似蟾蜍，益漿同皎魄。娟娟未盡施，澹澹仍無迹。
一飲換肝脾，頻看起痼癖。誰憐風雨宵，此處存寒碧。

郤月洲

山麓展元洲，迴環抱碧流。乍疑蟾下飲，長見魄沉鉤。
芳草無非杜，幽懷不但秋。無人堅一臥，纔讓與鳧鷗。
澹炎濕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五

文徵十五

十一

一縷注山臍，臨空見舞霓。豪情餘灑落，冷淡自淒迷。
莫近熱中客，應將洗耳題。秋風且勿忌，奪我響玻璃。
溪行紀興

朝來山氣正，泣露未全收。倚仗循溪去，乘涼過石雷。
鶯間時選樹，魚鴈不知鈞。一曲何煩賜，烟光任客求。
見道雖云晚，及今猶未遲。盡將諸念遣，乃得百非知。
生意憐幽草，澄懷鑒碧漪。遊雲不相厭，來止若前期。
尤愛溪

是可忘機處，何須定大川。巖巖防虎鬪，穀軟暢鷗眠。
屢至神皆易，言歸足未前。莫將余影去，一過市城邊。

婆謁洞

石骨自冥搜層層接蟻樓寒漿充古玉甯瀑釀春白
或有風雷隱焉知天地愁最憐幽險處客得一漁舟
魚石

乍從荒翳出神氣未全蘇陸處雖非據天飛亦自殊
肯求升斗活詎可網羅須靜對思觀化懷中應有珠
浪石

道是波全靡看來石豈頑何緣平地起尚作拍天斑
陸海原難定升沉只等閉乘風能不駭砥柱在其間
石怪理難求當窗作怒流風來松借響月轉石爲舟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五

文徵十五

止

出入如堪與相催卒未休山居翻在水吾意已同鷗
衆香園

好夢山畱住週遭費裏縫何須頻掃葉竟可廢扶筇
竹石時分日雲霞日盪胸苔痕誰與破但有鶴麋蹤
七月十六日張九如先生招飲夢草池閣得晤貞恒

世丈金其公孫感賦

誰令久廢沼又復接文窗韻勝情難俗道高心轉降
竟能容草野頗得飲淳龐花柳私相慰新陰漸若幢
綺閣臨晴澗宜人更在秋一堂三代友百歲寸心收
莫覓平泉石姑爲華表遊琴書都不異只異昔朋儔

一劫灰沉後廿年忍再過不緣親大雅安肯賜餘波
風日情相守天淵氣共摩潛魚喁且泳請問尾如何
丙午元旦響懷堂試筆

隔歲猶蒙翳新雲忽煒燁春聲先語鵲岫影蚤登堂
款曲收羣渙欣榮起百昌谿山非一日乍覓此年光
霽霽成春事梅花當愿書行年四十九多患百千餘
漸覺身心泰從教姓字疎忽聞村鼓鬧節物未全
香髓池 有序

丁未冬至鑿池於古楹樹下花點窺池如淡粧之
臨鏡忽開我悟命以香髓夫石者山之骨則水者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五

文徵十五

七

石之髓也茲山皆石而梅生焉梅且以石爲骨矣
得不以水爲髓乎無水則骨枯故靈之以池不第
爲寒香洗髓已也

故國類戎馬傷心夢草池穿雲生一滴聽月得多時
徙谷愚難療分波活可期如何炎帝女銜木欲令六

夢草池予
城居別業

曲士耽邱壑高賢薄畛區各成其所是何必定同趨
頽俛精神注無憂興寄孤次山雖復起不易石魚湖

送十月華先生歸養

十載玉關情今朝疊渭城暫歸添白髮終想慰蒼生

馬歷懸崖穩舟經巨浪輕獨漉琴與鶴得逐後車行
題朱大傲臥石軒

道心間有得竹石共綢繆夢已疎朝市軀全付壑邱
清冷孤榻領奇屨窗收夙昔猶難忘前身是虎頭
洗髓巖

瓊崖當碧澗終古岌虛明氣已同波冷神猶似水清
巧於宣肺腑妙在用欵傾體骨都更易何曾有世情
雨撥山寺

懶出豈云非衝泥興已微磬沉烟裏閣燈報竹間扉
放馬鬣堵草更衫借衲衣離家心便悔何待與卿違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五

文徵十五

四

耐亭

小笠踞崖巔諸峯躡檻前不嫌驚混沌一爲補雲烟
暫緩探奇意始畱未盡緣憑他矜捷足到此亦俄延
爲園已十載聊結一亭孤頰扼岡陵要全收烟雨圖
雖遲猶未晚於野不妨都縱是乾坤濶吾終只愛吾
亦是尋常事如何久未酬好懷逢末路曠覽代層樓
木石皆天趣人天各效謀安能輕棄此萬里問車舟
莫訝無遐志如茲那不登一邱真自足百歲尙未增
洞古藏靈異峯遙與澹凝泊然終日夕寂坐類禪僧
山深茲更深何容可棲尋鳴鐵爭獺笑停琴待鹿吟

亂霞塗繡壁野水透疎林此際忘言說憑欄思不禁
偶出尙思歸不歸良亦非盆荷翠已立砌草馥猶微
嶺氣殊朝暮崖容忽瘦肥翩然來白帽疑是洞雲飛
軍興乙卯

軍興開百孔殘賊肆侵漁勢劇石壕吏情殷平準書
壯哉惟鼠雀疥癩溝渠莫怨逢今日他年恐不如
冠綬藏虎豹鼓撲當筮竿竟得賢勞譽安知物議殊
質田供納價鬻子應徵夫且勿嗟垂橐弱猶免執爨
古王重投產謂得免饑寒衰世無常賦有田卽禍端
錫鉢真必較畧刻亦難寬持贈誰爲受歸來塞默看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五 文徵十五 十五

移營

世亂無安轍軍書每日來宿春懸後載醫疴事行枚
義重軀骸賤功高弧矢推人生非死敵荒塚亦成堆
檀車朝已駕出次敢言遲少婦登樓望衰親入戶悲
昨宵屯隴首今日到江湄嘆息春風裏年年怨別離
曉礮營皆起屨鉏士不譁馬蹄翻石火旆影漲塵沙
血蝕刀翎澁風欺甲縫斜前途多擄獲誰更說思家
少小貪嬉出天涯老更征頻年皆轉戰是處不留行
井竈爲家舍烟花媚客程孤蓬嗟自振髀肉敢求生

雞從

黔地產此或云以之作醬卽蒟醬

積雨新秋後山山長肉芝負苞名舊借奪魁義新奇
負苞菌名雞蹏一名蹏奪下多白蹏 味擅西南久供從酒茗宜此問同

地肺綺李不憂饑

哀亂

生意將窮發殺機子臣惟見父兄非元黃有血看龍
戰赤白多丸見羽飛井竈盡夷巖作舍桑麻久廢鐵
爲衣侯王自負誰真是枉把烝民當豕豨

庚子冬詹天水求霖臣先生之櫬於黔予旣歸之復

作此贈

按霖臣名時雨鄱陽人崇禎中官貴州提學僉使後遷貴州按察使乙酉八月暴卒

見爾仙標水共清尋源忽動廿年情當時原不輕心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五

文徵十五

六

眼九死安容廢友生江夏歸骸猶有愧滇南慟哭此
何聲素旌遠引匡廬色一棹寒江雪裏明

人定雖云必勝天亂餘那復計周全君行水陸三千

里我抱艱虞十六年心爲感深容易盡事從成後反

疑愆

先生卒後寇亂予冒死三易棺葬於先塋公子疑其爲僞

平生自許知何限

敢道茲行遂足傳

仲冬過友人山居

森森古木擁荒苔未識何年道始開葉老尚畱前代

響山深不許淺人來乍迎眼底神先往每坐根頭意

懶回漸轉層幽知落日幾家雞犬出林隈

連朝風雨滯歸途靜擁明鑑意味孤賁以夢魂遊上
古併將心眼入寒株泉分餘瀝時通金峯吐微尖自
作圖不盡烟嵐爲客供住山人頗識山無

早夏遊湖音閣因畱宿

村烟盡抱綠疇開曲折溪流遇閣廻架木直將尋縹
渺凭欄無復見崔嵬松聲匝地恒疑雨潮響驚鷗每
誤雷竟使嵐光畱客住不因暮色亦難回

別龍山

龍山久已定吾居何事琴書遠更移避色肯爲終日
計全身須趁未陰時幾番混沌勞予鑿到處幽遐終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五

文幾十五

七

自怡別此不禁蟲鳥怨白雲相送水之涯

谿山於我獨相親相去無多亦愴神盡歛烟霞歸半
笥尚畱風月與何人此身縱往心猶戀明日重來跡
已陳雞犬也知懷故舊漫藏高樹匿東鄰

草堂成

更闢層巒數畝餘半栽梧竹半檉桐固非求潔難容
睡亦未全孤高有書侍母每將身作杖課兒且用筆
爲鉏不知天上仙何似料只窮荒樂隱居

離卻紛挐夢不難山中事事結清歡新移美竹依嵐
漸去繁枝縱月寬隔幕小蟲能報雨未秋暗壁已

生寒大鵬斥鷃逍遙一何事翻求七寶欄

買山半角不須樓竹屋三楹亦自幽
慄碧深籠人共尖穠香初謝客同休
祇容日月生憐愛不向丹青覓臥遊
風雨寒炎都懶出汲泉或可到溪頭
衆香園

纔承虎讓與雲貽便覺壺邱遠
遙茲一葉也須勞布置寸密那得
苟施爲倘無仙骨休來此不爲花
愁且任之每憇石牀忘出處園林
何苦太幽奇

一花未盡一花開碧冷紅猩孰
剪裁欲與化工爭氣運却將草木
達英才獨行類得雲相伴欲語
旋呼鳥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五

文徵十五

六

下來何處更尋清淨地此間除却
或蓬萊

新栽竹樹漸成林草軟苔腥屐跡
沈况有好峯能供日更無一事可
關心已知行樂無如蚤誰謂居山
不在深我欲看花花看我輕颺一
瓣使思尋

尤愛溪晚汎

從此天涯付小舸自操兩槳美輕
禱傍人野鷺如仙侶到耳寒瀧勝
楚騷水急未甘終石隱雲情偏喜
鬪峯高安卑豈必皆賢達盡閱浮
沉悔昔勞

晴溪一曲足流連忽聽漁歌起暮
烟峽轉暗將山態換勝處皆奇石
心堅孤雲來往翻加累好月窺臨
寶

未全拚擲此身魚鳥內不勞車馬媿林泉

清明澄懷堂賞牡丹應卞月華先生教

紅紫驚飛事欲殘禁烟又罷冷淘餐一從北園初呈
笑未覺東風尙帶寒豈爲人憐聊近俗只因名重遂
登壇令公不是娼聲色花裏逃禪把世瞞

過澹峙軒

飛杯懸響破霜痕埋照千秋孰與捫微子依然爲扇
壤從今誰道是荒村奇懷行此觀爲止擾慮因之寂
不喧何處見君多懶癖移家數載始成軒

幾年積想在山阿見後應知夢更多那待相招纔一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五

文徵十五

十九

赴若逢無事即煩過擬分雪唾將腸浣欲借丹崖把
姓摩尤物擅君君擅我名成共老此煙蘿

園居

小築危欄只數楹居然寶所與曾城閉來始識花顏
色老去方知物性情不道從前多孟浪翻恐此日太
分明蒲團一個經千卷刻盡崎嶇可坦行

陳虎侯攜家來訪假寓山中兩月乃去臨行畱贈次

之

膏車兩度問南天屈指遊從僅一年爲愛此身同引
疾蚤知今日約耕煙狐屐足 猶歌鮒鮒甫心傷只

拜鵲亂後逢君真意外白頭鑿影佔堪憐

孤居惟有石堪親一笑能教滿室春豈爲備春纔餓

廡卻攜破帽且依人焚巢我亦無安處指困誰能更

濟貧遠道相思雖少慰晨昏終未得頻頻

時予有訟事

鏡前老淚幾瀾翻月落星殘懶閉門話到從前難免

恨生當此日望誰忍漫云有教堪貽子其柰無書可

教孫苦樂迭爲何足道瓦盆聊許當金尊

間道攜孥又遠征滿天風雨迫愁生臨歧未得親相

送數日猶教念不平拂拂美髯常在眼飄飄好句若

傳聲漢陽江樹搖春日安得共聽葉底鶯

君欲寓漢口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五

文徵十五

五

再入志局

猶是華陽舊著書可堪回首廿年餘木因患難都消

盡識賴磨礪畧勝初濫以毋追充法服暫將不律當

糞掘詞人冠冕吾何敢慙愧諸公曲假予

志成

機組時時織肺肝羞糜楮墨與盤餐大書特筆誰當

任細討窮搜我欲殫山海且須箋郭璞鐵鹽不用論

桓寬裁成勿道無輕重一統輿圖仗此完

兩過白雲堆

春過友人山房見其剔石得奇款忽奔騰恍置身

層霄上因扁之以白雲堆嶺上之多
一從石骨得冥搜片片飛翔竟欲浮且勿道爲霖雨
去暫屯山麓伴眠鷗

石意憐香聚族謀紛紛結伴學雲遊誰知纔到山根
下遇着花叢便欲留

近窗一石懶於雲坦腹堵前喚莫聞誰使方平能叱
起斷然不肯入羊羣

小小茆齋枕石偏此中高臥許雲眠
半一樹春融軟似綿

蔗巖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五

文徵十五

五

石奇端不論斜整樹好何嘗在紫紅待得松高梧長
大更添音影助玲瓏

過太平橋感舊

當年情事類狂獠詩酒彈歌與最豪今日經過類悵
望荒園秋雨長蓬蒿

潘驥

春遊山寺

曷曷蘿陰覆古藤亂峯深處一筇登松台雪意微存
傲石抱雲根淺露稜故態狂來宜對酒醒心淡後喜
逢僧空山坐久偏生寂透骨春寒冷似水

正日望後飲 西家寺看杏花

香車今年早 看花不待期 一村開遍處 雙燕未來時
豔色爭衫淺 輕香入酒遲 最憐鉅月下 几影佔州官

錢點

南將軍廟

落落乾坤節 我扶千秋

奠名都陰風暗度旄旌

冷夜雨時聞 烏雀呼斷

師驚座客彎弓飲恨射

浮圖我來欲 託蘋蘩薦

中原事已誣

出淇邊門

重來下馬即

荆扉半畝荒園蝶亂飛 橋畔數花雨過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五

文徵十五

五

客青山如舊 王人非

貴陽府志餘編卷之十六

知貴陽府事泰和周作楫夢巖輯

知貴陽府事楊白朱德璉授堂刊

卜三元

九日同黃侍御再遊東山寺

九日尋芳景東山只里餘延賓來鳥徑携酒借僧廬
古樹垂青影昏雲蔭碧虛臨流多客意未免憶鱸魚
黃敬璣

和卞撫軍遊東山寺前韻

古刹東山下蕭條兵火餘秋聲連遠壑酒興滿幽廬
貴陽府志

餘編卷六

文徵十六

翠色當窻合雲光映座虛諸侯正好客不必賦無魚

東山 楊雍建

危峯東峙鬱岿堯小閣憑虛瞰碧霄戰伐幾經飛鳥
亂登臨猶見落霞標畱將片時增題詠剩有孤僧伴
寂寥極目鄉關何處是歸情早逐斷雲飄

午日馬上偶成

鞅掌何曾片刻閒夢魂並未到鄉關王師是處呼庚
癸民命還當惜草菅蒲酒異鄉容易醉衰年戎馬幾
時還長沙徒洒憂時淚輸與箕山潁水灣

貴陽射 晚歸馬之作

補刊羅繞典黔省輿圖序

老辭家於安化甫供職以旬宣考輻員於千九百里之中稽版籍於四十八溪而外則有縣名桐梓廳號松桃邑畢節以瓜分州貞豐而斗大婺川小尹旁聯婺女之輝卽岱同知上應郎官之宿挿峩峩之天柱台拱占星畫莽莽之石阡威寧駐節黎平與黃平分土界平遠而壤辨九州清江與丹江異流控都江而水彰五色黔西州久稱蠻郡近始歸心思南府遙隔雁峯尙堪翹首問俗於亦資孔驛易闡洪州紀功於得勝坡頭合標凱里其始民難歸化廳未普安羅施

貴陽府志

卷 輿圖序

一

無秉國之才空談施秉文德詎修來之化安望修文銅仁府柱未標銅玉屏縣崗愁焚玉蠻夷大長笑平越之無能汾陽令公愧定番之乏策祇見大塘問沸長寨戈橫麻哈州亂且如印江縣勢難掛印延乃舉義旗而募役札佐巡軍沉鐵鎖以省溪下江截戰獨山州判砥平三脚之地都勻府前斧破八蠻之寨旣安順而思廣順遂鎮寧而思永寧掃醴雞以拓甕甕安悉成安土陳驛牛而書冊冊亨皆化亨衢於是厥水城而城已增新列古州而州還由舊花飛閉洞聞津只可求魚草長芳村踏月不聞吠犬披畫錦於

錦屏鄉裡疊香羅於羅州邊正大營開柳霽而絲
絲縮碧清平曲奏荔波而黦黦垂丹蓋邛水波澄既
可叩須我友湄潭秋老尤堪溯回伊人所由過龍里
而門幸登高塵羊腸而坡無嫌峻也我

聖朝奇功鎮遠荒繳開州安南荒率以來王大定遂因而
偃武曰遵義曰興義安平合訂爲一書爲綏陽爲貴
陽開泰永符乎六韋祇恐官非赤緊地近清溪假丙
妹以一屨暇丁娘之十字城臨貴筑嶺未栽花庭少
懸魚坭先捧鮮積孽叢生於狐穴斬邪莫伏乎龍泉
輿情未必永從政教安能普定詎知承家庭之餘慶

貴陽府志

卷 輿圖序

尙計燕貽際宇內之正安須防鳩毒惟吏循良能以
清鎮必師慈惠方可仁懷行見挾纊知恩到處如經
溫水縱教選錢表潔去時尚號思州卽令虎渡河脣
樹立早知其貴定他日鶯鳴谷口喬遷好近乎長安

寒原木葉馬蹄中射圍歸來趁晚風片月初銜孤焰
頂怒流直下小橋東背城山湧三層黑傍郭燈搖一
寸紅卻羨漁磯烟水上柴門深閉鹿皮翁

范承勳

秋日遊漏洩泉

郭外秋光好尋幽信馬蹏山泉名漏洩斷碣字依稀
儘識盈虛理誰矚造化機臨流還把酒不覺夕陽西
衛旣齊

秋日遊漏洩泉

靈泉不盈掬時縮復時盈脈脈元精合鱗細浪生
貴陽府志

餘編卷六

文徵十六

二

董安國

壬申秋日陪衛中丞遊聖泉次韻

邃壑春常滿斯泉不易盈淺深閱自覺呼吸暗中生
倒影涵山色遊絲動客情斜陽還駐馬欲爲洗塵纒
陸祚蕃

馮虛洞

驅馬新添日方午千疊崇山不可數玉泉忽瀉松聲
亂茅舍三間僧太古爲言此洞卽馮虛門敞無勞身
更頻爆炬星摧蠶鳥驚嫩屋劍劍容光吐雪翻浪湧

勢將傾石蒿插地媯皇補當年誰誦貝多經金鐘發
簾追無盡竹林大士海南來片片慈雲護鸚鵡小猴
懸樹真如拳饑欲依人偏媚斌應接已忙復透迤山
雪又別開斤斧賦理轉細徑轉幽鳳鳴高岡麟在圃
身輕便擬登浮圖惜哉梯滑那容武最深洞口僅如
輪相傳內有神仙宇房櫬雞犬杳難尋貧營遙聽塚
珥舞誰云邊徼勝地稀武夷雁宕安足謝別後猶餘
百日思愧殺茲尚芥鹵

丹達禮

武侯祠

貴陽府志

餘編卷六

文徵十六

三

武侯祠廟一摠衣巾扇分明見指揮北出不能迴漢
業南征猶自惕兵威雖無老柏參天勢尚有垂楊挂
夕暉銅鼓蘆笙喧伏臘莫驚鷗鷺起漁磯

閩邦輿

遊黔靈山

貴陽城北黔靈寺寺在黔山檀水次石磴千盤屐印
痕僧房四面峯環翠輕風隔嶺送鐘聲好鳥窺危聽
說渴龍潭杳冥竹林深獅巖睥睨野花媚境僻曾無
車馬喧景幽自有遊人至我到祥柯已五年舉步未
離方寸地茲山茲寺久聞名每見如同回面避今夏

清和日正長新苗透綠麥授德星言夙駕慰三農問
訪招提見真意拾級而登徑轉紆停車不御屏從騎
豈料西南號漏天陽烏匿影浮雲蔽附葛攀藤到上
方嶙峋峭壁排靈異縑流相引憇禪關布簾徐揭通
香氣傑閣高臨碧漢低龍蛇蟠蹙護經笥開山僧臘
六十餘遍遊四海參同類華嚴雖譯數千言達磨惟
傳第一義近來不復多饒舌獨挈髻珠付法嗣自歎
勞勞役簿書片刻清涼猶出世恰比昌黎遇大巖止
耽解脫非求利坐久嵐光落檻邊寒生衣袂催歸轡
行行策馬邊城闌黃犢投卣炊烟細

貴陽府志

餘燼六

文後十六

四

遊東山

宛宛南明水迴環抱此山解鞍尋曲磴策杖渡禪關
薄霧侵衣濕孤雲入座閱少留心已寂不信在烏巒
湯右曾

自百盈泉至黔靈山寺

憶昔冒雨東山行山寺粥鼓傳新晴雲中黛色幾千
尺兩脚已韞芒屨輕寒花修竹自閱麗赤髭白足相
邀迎孤亭崔嵬出林罅下睇萬瓦浮連甍黔靈一峯
隔嶺背但見紫翠烟巒並歸來合眼想娟妙坐覺天
宇閒崢嶸今晨款門少賓客襟帶蕭散帷齊清公廚

三日會當去十里肯惜送山程疎風細雨引前路小
蝶豔豔繁秋英道逢樵客看蒼鼠亦有田父衝烟耕
雞鳴竹裏沒日色犬吠塢外喧溪聲滿酌亭中一泓
水晝夜百度無虧盈清甘未得借瓢飲空負桑苧煎
茶情草中覓路轉蒙密巖頂踏逕頻迴縈琳宮突兀
佛塔湧古木上與闌干平祇園弟子越千指誰學寂
滅設無生青山門外幾風雨一縷坐看香烟構維摩
方丈清晝掩天文一笑花爲榮尋詩問法兩無礙空
手欲控橫江鯨法華魚肉何足咬自煮蔬蕪炊香杭
萬錢詎抵一飽樂盤案已洗秋營營野花峒草足滿
貴陽府志 食編卷六 文後十六 五

留名
灑斗大未可輕山城他年林端發蒼筤道人記我曾

祭·琰

遊黔靈山贈翟脈上人

桐川舊識是天親還向黔靈問夙因野狖馴從青嶂
下山居常與白雲隣結社不嫌陶令酒吟詩却認眞
休身不須更作牂柯怨綠水青山總故人

吳道煥

從照壁山過黔靈岡陰至百盈泉下流

一線豁巖根列峙如屏面何年鬼斧鑿靈痕露跡

尋巖越重壁拾級乃百轉仰盼烟嵐互俯瞻雪浪見
濕聲挾風雷餘怒鬱不展我行小雨後苔滑足難踐
盤辟澗谷危日送神驚駭振衣一徑回何處尋平衍

趙士麟

黔陽懷古

羅施聲教阻遐方漢置牂柯遠夜郎地近日西時苦
雨途經冷驛夜無霜馬鞍觀側藏雲塢銅鼓山頭祀
竹王千古猶思丞相澤祠堂松柏自蒼蒼

邱元武

新添真將軍碑

貴陽府志

卷六

文徵十六

六

麥城城下草如雲麒麟石馬羅紛紅石上青苔埋不
盡摩挲曾識真將軍將軍賜田今表碼當時百戰播
州下父老爲說平播年分屯列甲連桑柘功奏旂常
不著名營門鼓角動秋聲行人倚馬孤臣淚牂柯江
水清復清

築邑城

按巒城頭落參差石磴斜平雲連野水霜木俯官衙
風落天邊鴈秋悲日暮茹蓬人多升服珍重問桑麻

郭之翰

黃定山行

揚鞭向秋色邨邨落花雨高石鬱嵯峩拱揖送賓主
中安一峯秀萬壑盡款舞叢枝夾路低衆首一時俯
紅塵雖日深青山差可補小憇籬落中犬吠罷樵斧
魚塘翠篠邊居人許自取野酌紛錯陳山雞無剩羽
蠻姝擁隆鬢鬧若蛙吹鼓農事當及時有力君自努
吾亦從茲去犁鋤師老圃

開陽道中

款段行來計幾程開陽古道莫知名夢中芳草春何
在陌上垂楊淚有情老我二毛千里外愁他百舌五
更聲卽應飛渡茶山去款款漁舟共笑迎

賈陽府志

卷六

文徵十六

七

胡嶽華

暮春還客溪別業

落源恰似避秦時皓首來歸尚未違路轉千峯尋故
轍身慚匹馬識前蹊桐花簸簸閉門閉柳色氤氳舊
館移初願年來成錯計白鷗何幸未全迷

張履晉

黔中雜詠

賦曾登禹貢版早隸周官無海魚鹽舊重山虎豹蟠
司農煩粟帛開府肅衣冠願覩垂裳化虞廷再舞干

張一鵠

宿太平菴是日至新添衛

僕御荒涼少辨柯，戰壘殘蟲迎秋作響。水激石生滿
霧連雲暗，青山昔日寒。莫言烟瘴苦，久役厭征鞍。

李良年

黔陽雜詠

荻巷松扉曉柝傳，半春愁說火連綿。山城不用逢寒
食，晴過三朝便禁烟。

秋日黔中雜懷

懶作幽園幽，尋向此邦漏。知天近蜀低，見斗垂窓
隔水聞寒杵，疎籬帶遠江。因風思舊隱，新鴈幾雙雙。

貴陽府志

餘編卷末

文徵十六

八

吳廷禎

暮秋遊照壁山

孤嶂開僧舍，山門碧蘚侵。遊人不到處，吾輩獨登臨。
黃葉尊前樹，清秋客裡心。黔南風日好，只是憶山陰。

鍾淵映

黔中竹枝

盤江西去接滇池，風土依稀記昔時。銅鼓迎神歌一
曲，居人同賽竹王祠。

顧 諶

黔中雜詠

極目山無際，稀疎間有村。蓬茅葺戶牖，田畝雜鷄豚。
懸帑資刀種，荒田仗火燔。不堪兵燹數，無復舊家存。
五月渡瀘後，荒祠鎖翠微。中原爭國步，南服憚天威。
銅鼓聲悲壯，綸巾貌是非。至今心尚在，耿耿照斜暉。
兩山鬱萬柳，下有養龍坑。雲霧一朝合，驩駟千里行。
烏江春自濶，天駟夜空明。却怕孫陽少，雄才莫漫生。

潘馴

早起登東山

繫余道世亂，窘迫非一狀。獨有山水緣，夢寐不能放。
無才合幽栖，豈曰抱微尚。適日秋正清，諸峯競殊相。

貴陽府志

餘編卷六

文徵十六

九

發墨兩三重，拔翠幾千丈。奇光入我懷，高興遂難量。
晨起攬衣裾，慙慙穿林上。四際天宇寬，元氣恣沈漾。
忽訝青山移，始知白雲漲。少焉發初暎，媚互爭讓。
恰似丹砂丸，躍出碧瑤蓋。暫傾心顏開，久坐形神暢。
天地尚干戈，風塵日凋喪。世俗固稱險，江海未云曠。
安得生羽翰，直往凌元闕。

題程石門遠山亭

昔人愛修眉，况之以遠山。揚且不可即，秀色留人寰。
吾友烟霞姿，意在山水間。作亭選佳麗，羣峯之所環。
美人朝暮來，娟娟弄烟鬟。蒼翠滴几席，不必勞躋攀。

豈獨政整暇亦由神安閒胸中具邱壑於此見一斑
我有愛山癖一往常忘還安得坐茲亭長嘯縱天頑
他時或乘興應門莫上關

黔有竹實之異聞所在居民頗采食歌以紀之

干薄言采采動盈掬春掄簸蹂須與熟浮浮漸上騰
清馥我曹取之果飢腹咽喉開美精神足輕飛徑欲
登與籙奚事芝田僊藥斷嘗聞有郇桓嘉穀此種胡
邊在空谷又聞長離不啄粟來非其時何碌碌始信
九工重亭毒未忍蒼黍陸溝瀆賦茲靈寶資陶育汙
貴陽府志

餘編卷七

文徵十六

十

邪不待豚蹄祝至理由來有往復含哺安得康衢曲
東沚潛消調玉燭

還黔作和羅宣子

家山久別人如雨此日還山山有主朝曦聽鳥出柴
門夕陽領鶴行花塢數竿疎竹長龍孫半架葡萄垂
馬乳有時風捲雲去盡峯巒一一落庭廡更無俗物
敗人意已覺眼前見太古隣翁真率日往來開尊雜
坐傾肺腑怪我區區戀風塵幾回悵望隔南浦入林
把臂堪一笑抱琴擬爲翻新譜迴首低眉東帶時今
何灑落昔何苦短筇雙屐未爲憊殘書襤褐非全費

老妻釀酒勝琥珀孫兒學語似鸚鵡須臾客去恣醉
眠愴然一夢到天姥

黔農歎

前日苦雨今苦旱低田色喜高田怨枯槁搢搢不敢
依一滴如膏忍滋漫自從烽火生四郊雖無禾稼亦
微苗安得五日一風十日雨人含其哺腹可鼓

村行

溪曲斜開徑蘿深半掩關客來緣水際犬吠出花間
歲儉鄉風樸村貧婦子閒相逢問城市到此幾重山
村中

貴陽府志

卷六

文徵十六

十一

春不憐愁客年年及早歸望中蕪漸綠林表燕還飛
落日頻驅犢深山半採薇桃花新漲近須護釣魚磯

山居

漫有烟霞癖非耽黃綺名况逢多難日益切住山情
野鳥迴翔審孤雲來去輕閑登高處望蟻陣正縱橫

山行

小隱在郊坰尋幽度石汀野情閑過鹿冷燄暫飛螢
秋水澄堪釣寒林疎可亭漸諳邱壑理毛骨亦空靈
秋日村行

清秋氣蕭瑟澤畔共行吟惆悵十年事低回此日心

溪寒晴易雨嵐重畫長陰漁父休相問俗浪意已深
暫官堡山居

山林稱小隱遺事敢差池向子遊輪早淵明歸未遲
淨鋤瓜蔓草疎插菊花籬印壑饒新趣閉身儘可私
猶喜雙眸豁閨中闔歲華入牕峯易曉傍屋樹多斜
燕抽巢危幕蜂迷撲畫紗病身甘寂寂開落任繁花
冥心暫物外匿影且林中近水無多碧幽花別樣紅
世情看野馬老眼送飛鴻境地知何似雲埃點太空
領事何常廢雖貧境較清儻居還種竹有客共班荆
高致貪朝爽佳遊重晚晴如斯消暇日或不負浮生
貴陽府志

餘編卷六

文徵十六

十二

高臥寥塵事經時只閉門山深春不暮嵐重畫常昏
元草幽人宅桃花處土村但求身可隱心跡不遑論
秋日郊行晚歸

十里前村路歸來日已曛鴉羣寒漸集蟲響靜初聞
秋色明於畫閨身輕似雲回看原上草霑露白紛紛
自黃平歸曹官

久客乍還家依依惜歲華恰逢秋盡日猶有晚香花
破屋牽蘿補頽垣引岫遮此身無復事酒國是生涯
思歸黔中

故山驚久別不復記朝昏且喜松無恙應知竹有孫

同人新舊語鄉夢往來塊何日成歸計寒花靜掩門
異大身昆仲招飲夢草堂看牡丹

賓至相看亂後身經逢佳麗亦含顰人同向曙星還
少花剩殘粧粉未勻風景不殊微有異色香如許豈
常負暫時幽賞酬清暇肯爲愁多便負春

船石四首

貴陽城東數里牛渡河邊有石數丈儼然一葉之
舟泝流而泊登之可以命酒俗呼爲龍船石

鑿石爲船鬼斧奇翩然一擢欲何之空橫野水無人
渡徒有中流擊楫思風定可垂嚴子釣月明疑自剏

貴陽府志

餘編卷六

文徵十六

三

溪移莫言剏木般倂巧形製先畱遠古時

弱水三千未可浮何人臙傷白蘋洲豈無烟月堪乘
興似避風波不浪遊百丈幾時牽彩鷁長年終日對
眠鷗鬱林太守如知此肯向江邊載石不

占斷空明水一方何須錦纜與牙樁閑停可信川能
濟虛放惟應壑可藏欸乃無聲知浪靜漂搖不動任
風狂蕒苔漸蝕紋斑駁疑是當年普濟航

片葉天然謝鏤雕若非越舫定吳舫蘆花淺水同空

曠芳草寒汀共寂參張子烟波難泛宅米家書畫只

停橈自從一繫成千古閱盡江頭早晚潮

九日同諧僚陪撫軍登東山

落帽龍山禮數寬得從幕府罄交歡
札僞意氣天涯合韓范威名徼外寒
選勝剛逢秋九月探奇休惜路千盤
邇來牧馬郊原靜閉着三軍解玉鞍

還曹官

黃葉紛飛秋滿庭幽人此際返柴扃
松鷲老大仍含翠竹報平安不改青
日月暗消雙短鬢乾坤虛泛一浮萍
蔭深處堪招隱不向桐江混客星

還黔

歲暮還家百感生候門兒女競相迎
夜深秉燭猶疑

貴陽府志

餘編卷六

文徵十六

十四

夢老去狂歌空復情知已問來頻指塚鄉隣
別久錯呼名人生幾度能堪此况復明年又遠行

王之相

山居

曲徑多佳趣深山事漸疎
林衣猶未掃石髮不勝梳
滿院花香靜穿簾曙色虛
初心欺不負爰築墅人居

王祚蕃

新添山中訪友

深山寂無人石徑苔封固
數椽修竹中隱隱迷烟霧
各到無候門馴鹿導前步
盈几圖史新挂壁琴絃索

鶴筆敝不完欣欣若有慕問君何所名非費亦非回

程春翔

廣順道中

荒原鳥路絕耕耘一線天開萬壑分影暗高林送
徑聲聞空谷出猿羣俄驚絕澗泉如雨偶過懸崖石
似雲謾說深山係處好如今車馬亦紛紛

潘德徵

鼇磯

麟岫一片石獨立水中央鱗甲秋風動樓臺夜月涼
烟波同浩渺雲樹共蒼茫盡日臨流坐常浪意更長

寶陽府志

餘編卷六

文徵十六

十五

送王佐人還貴陽

共是琴仙客君歸我尚留交情蘭味永離緒鴈聲秋
此地難爲別何年復共遊家園多樂事還憶舊知不
晚霞霜月冷處處搗衣聲送友還三徑愁予到五更
明朝雲裏路今夜酒中情欲慰相思切秋風鹿早鳴
登東山

危峯開曲徑步步入烟深寺古資禪悅人閱長道心
富杯殘馨落倚杖宿雲侵歸路斜陽裏飛鴉返舊林

李祺

黔南雜詠

山童水淀道，一物何曾買。上方歲歲金錢勞，轉餉

聖朝原自邊疆

習安募役頂營平山雜桑麻水稻杭男解賣乃女解
織天威猶自說商征

且蘭益部楚西南名馬丹沙舊後談醴涌芝坐不擇
地山深何必乏榷櫛

楊光燾

遊黔靈山贈赤松方丈

黔地鍾靈遠茲山獨擅名峯巒環臂指星漢落檐楹

貴陽府志

食糧卷六

文徵十六

十六

坐覺松風好吟餘茗椀清參禪非我事聊以暢孤情
寂寥於俗遠與曠與神謀地僻飛潛適春深草木稠
君懷惟極樂吾道合先憂且莫生同異詩篇足唱酬
秋歸郡城登東山漫興

六載遊方倦孤峯看有情烟霞屯絕壁烏兔走巖櫺
載酒新亭好懷人舊感生晚風何處笛吹雨入江城
高閣矗峯顛登臨思渺然鐘聲雲外落石瀨雨中懸
繞郭雙江小歸帆一葉偏淨名如可卻祇此挾飛仙

王少保祠

國朝

漠漠蠻烟四野橫先生曾此夜談兵勛銘鷓鴣詩碑猶

在續底烏江浪不驚三十六城皆北拱一千餘載幾
南征我來拜手槐祠下風過疑聞劍戟聲

吳旦

白雲山晚眺

路入晴光到遠岑
峩峩古殿碧苔侵
鳥聲作意爭朝
暮花色無心自淺
深鎖日烟霞同豹隱
有時風雨發
龍吟不堪憑弔
淒涼處古木森森背夕陰

潘珍

龍里道中

滿天風雪走山塘
送暖頻沽酒一觴
照眼溪流海晏

貴陽府志

餘編卷六

文徵十六

七

放催人驛路馬蹄忙
五陵豪氣三春夢
十載寒氈兩鬢霜
空負年光無好句
陶家松菊幾曾荒

周起渭

村中看紅葉

嚴霜一夕丹千楓
石林斜日燒秋空
年華徂謝出繁
艷有似衰顏
因酒紅一角漁灣深
且遠數林板橋西
復東赫赫火傘照
炎夏艷艷桃李嬌
春風沙苑萬鬣
汗雲錦楊家五隊花
蒙茸搖落未必天意耳
作態豈與枯槁同
老子縛茅山水窟
門前疊嶂溪流弓
却因五年正塵土
荒穢籬菊畝桂叢
山靈知我今歲返滄

染林壑爲我容勁松挺挺不改節更有梨柿爭昌丰
還憶去年紅葉候瀟湘洞庭烟水中樵歌聲裡悲秋
客過眼一抹千林烘白頭浪打甕子洞咫尺命寄馮
夷宮何似茅簷拄雙頰竹目絲繡翻來紅人生到處
卽陳迹寒雲天際如推蓬

王子喜中丞建圖甯關落成爲賦二律

層軒架構倚崔巍點綴黔南亦壯哉奇石千夫雲際
立雄關四扇日中開時清仙客投繡過天遠王臣叱
馭來萬里長城公等在更于交緬置輪臺

玲瓏萬石破孱顏設險探奇共此關六詔風烟飛鳥

貴陽府志

餘編卷六

文樓十六

六

外三湘雲樹夕陽間嚴疆不覺征人苦平世直教勝
地閒見說雙星臨益部時時立馬爲看山

送張志尹暫假還黔

雞肋功名可奈何黃塵歲月屢消磨身於位業圖中
寄心在溪山勝處多汝村人歸思舊雨秋江水濶足
魚簑樽前苦覺塵纓在且對滄浪一放歌

送柴岱雲僉事視學貴州

雪花如掌別金臺到及巴山雪水來漢相祠前新綠

漲謂辰溪伏被祠秦人洞口小紅開鷓鴣斜日看芳草蛺蝶

春風聽落梅好爲

聖朝歌樂職西南更覓子淵才

送陳右父遊貴陽

燒燈客舍正相隨，別去天南聽子規。
一枕濤聲諧夢，洞天山晚照竹王祠。
飽嘗櫻筍酬鄉夢，捲盡烟嵐入好詩。
倘遇黔人問逋客，爲言衰颯髻成絲。

遠遊莫歎故山違，我若如君便是歸。
新柳陰中匹馬去，夕陽天外鷓鴣飛。
人當薊北黃塵路，家住城南白板扉。
好爲騎驢一相訪，更携樽酒上漁磯。

春日遊黔靈山示赤松和尚

塵土無因到上方，亭林風日淨年光。
輕烟作陣扶楊柳，細雨如絲浴海棠。
忽聽鳥吟天籟發，更聞禪語竹風涼。
桃花作飯終須悟，曲几何因着淡卽。

貴陽府志

餘編卷六

文徵十六

七

城南踏青畱觀音寺小飲

甲秀樓邊粉作塵，芒屨親逐蒲魚人。
桃花落後多新雨，春水生時過舊痕。
是處綠楊遮紫陌，誰家青鳥亂紅巾。
踏歌休問年華度，祇要樽前見在身。

選勝雖無獨樂園，出城半里卽山樊。
雨餘朝麗風光別，人比春禽笑語溫。
花霧陰時迷遠浦，柳烟開處見漁村。
憑君莫話金山約，玉帶因緣恐斷魂。

春日信步城南得四絕句

竹屋茅簷整復斜青蕪閉著兩三家繁桃去盡春無
主滿地節黃落菜花

野風吹散竹雞聲布穀林間好勸耕朱戶無端巢燕
子遍衝泥土泥春城

傍郭腴田數頃強行春不見紫遊韁斜暉著樹人過
後浮鼻歸牛下晚塘

屐齒行吟遍綠苔偶因難字費疑猜籬邊試問村夫
子搬出黃眉故事來

送程孚夏荏在黔中

卷末瓊瑤佩玉詞夜郎西上竹王祠一千年後李俱

貴陽府志

餘編卷六

文徵十六

三

奉又令青山得好詩

謂王忠毅公祠

河嶽精英見天垣間氣生劍花疑玉澗弓月抱金明
望本槐廳著功從策府程麟符方在握弱冠早知兵
京口持節直資靖亂才安危一身繫鎮靜四方推
金雀通侯印斑麟上將臺斗間瞻武曲更向八閩開
鯨浪三山靜旋移定海軍麾幢清島日鏡吹拂江雲
井絡櫓槍現天彭鼓角聞

九重親授鉞行策武侯勳

貔猊風迅提兵更渡瀘巖關摧石虛滿水扼銅烏

餘孽窺南蘭狂風斷武都飽騰萬士馬庚癸豈容呼
慷慨乘箕去天成忠孝名睢陽恨未耗恒岳氣猶生
獨有孤臣志長傷

聖主情只今瀟水上徹夜杜鵑鳴

帝念公無已煌煌郵典優青宮尊少保赤土列元侯之死
心如結捐生志有傳

宸章昭日月峻節永千秋

旌錫山河重

君恩奕葉延六龍齊捧日雙鳳早儀天衣繡中丞馬貂聯
石職蟬勳華盛宇內將相協圭躔

貴陽府志

餘編卷六

文徵十六

十一

展讀忠臣傳臨風感慨多丹心垂宇宙碧血灑祥柯
入廟儼尸祝升堂詠蓼莪西州莫下淚仰止動悲謠
劉遠譽

九日登東山

極頂人爭上狂遊趁曉晴蟬聲僅落木秋氣肅邊城
僧老禪心定林幽隱念生潺湲餘壑况隔嶺聽泉鳴
鄒繼聖

望黔靈寄赤松和尚

自笑塵中老久與名山別延目望山閣烟光若明滅

半嶺嵐向晚氣超越猿吟巖際風僧參牀上月

衲破寒暑忘性寂天人徹孤雲獨去來長年傍禪悅
重到鸚鵡

一嶺晴暉照客顏昔年浪迹幾躋攀到門人破烟中
閣歇馬簾收檻外山醉落雲霞浮地底盡藏絃管隔
城間清幽近枉風塵轡好讓高僧獨坐閑

周鍾瑄

郊原卽事

郊原颯颯薰風發舉頭見日光四達扶犁老農力田
間鋤婦不畏青泥滑饑飽何曾酒肉俱豆羹麥飯園
中蔬科頭對食其一飽鼓腹何必知黃虜沿溪行望
貴陽府志

餘編卷六

文徵十六

三

遍山麓四面鳥聲催布穀雨餘洗出衆山青風過平
鋪千頃綠

任 蕙

遊丹霞山

蘭若何幽靜空山但鳥喧杳然開別境遽爾到仙源
徑僻晴猶濕林深午亦昏清音發長嘯高况擬蘇門
滿 快

秋日思歸黔中

行年忽忽近知非對鏡頻嗟髮漸稀家况由來傳竹
瘦鄉思那獨爲鱸肥樓頭縱酒憐華筍堂上宜春惜

綠衣鴻雁不堪愁再聽
人可聲聲都似喚南歸
登點露山贈釋乾御

拓開塵世界石畔話三生
境靜神彌淡綠空志日清
山中棲慧遠社外入淵明
預訂離邊約黃花酒一觥
曹維城

初秋登黔靈贈瞿脈上人

居與佛廬近探幽不厭頻
開來天外寺隔斷世間塵
簷敞風烟細雲物新
白雲常在處從爾問禪真
周璠

黔人合請前撫軍楊以齋先生入祠名宦

貴陽府志

卷六

文徵十六

三

命下得允恭紀

玉關不閉金甌裂載祀三百一朝絕可憐尺組繫龍
韞空欲鎖江存建業西南日月慘重昏悠悠望帝悲
孤魂誰識功魁是罪首天上存日辜

君恩長鯨掉尾勢莫遏得海蒼山要開拓

帝星增耀掃櫬槍六詔烽烟如電抹當時仗節有王臣
台垣折檻曾搜鱗借前箸

外擒縱天威不復反南人

一軍歸放華山馬椎牛醢酒黔城下吾民那許犯秋

毫一路福星照四野萬邦綏後屢豐年勞心蒿目求

安全幾度蠲逋秦

明詔漸看僻壤調歌絃承平距今四十載楊家一本名
在萊公枯竹已成陰峴首殘碑尙未改仄然晨暹
知心阜比擁坐揮瑤琴希聲願續廣陵散寒松百尺
生清音牂柯江上陳俎豆詣葛祠邊爭輻帙獵牲
雞卜羞我觴潮陽儋耳詭其右畢竟

大朝 雨露多易名錫膺恩駢羅只今烏蠻走伏臘爲公且
作薦馨歌爲公且作薦馨歌公不少留當奈何吁嗟
乎公不少留當奈何

夏時

築室東山

貴陽府志

餘編卷六

文後十六

孟

好吟吾亦愛吾廬一枌清風繞夢餘地僻每多新得
句家貧猶有舊藏書座中明月俱携取天外浮雲在
卷舒蟋蟀從來驚歲晚無荒肯自負閑居

棲霞山

江上揮戈事渺茫
壺傳雙塚表孫陽
來尋往迹無人
指祇有秋風與夕陽

觀象臺

龍涎溪畔水津津
過客看星又一春
最喜身閒知漸
少自來懷刺未投人

唐 璩

雪厓洞次方伯陳公元韻

神山海寓浩無邊五嶽圖中別寸矢滿院錄靈花甫
落數龕窳窳寶鏡然濠魚到處關元妙幢月分明引
道禪洞壑也存興廢數輝煌舊句憶當年昔有辨痴
子字子牧
名國書爲諸生時好道術獨居洞中人呼爲神仙志
欲募修是洞請此洞中得輝煌金碧待他年之句遂
正今公締建
適符其事

休向空王證夙因且從紫府叩元真虎邱聚石殊多
事緜嶺吹笙自可人悟澈元關差勝佛掃情魔障已
無塵誰知謝傅登臨暇望海還能識道津

潘 淳

貴陽府志

餘編卷六

文徵十六

五

橡林

一林幾株橡椽株如葆羽老根瘦石穿高枝流雲托
涵雨鐵作皮營巢鳥哺乳大既不臃腫直亦中規矩
拾粟容狙公蔽牛遠獭獮奚翅十年計有此百尺椽
修篁繚森森輕烟縈縷縷返照頗難入病榻可立痾
我依椽爲林椽以我爲主自携麴米春兼捉玉柄塵
摩挲永今朝撐架合巨宇爾須逢匠伯余且翦椽斧

船石

南明河經銅鼓陽銅鼓
山名盤渦激石流湯湯江面不容

泛漁艇渡頭久已成輿衆異楚昔聞戰長岸胡然東

國留餘皇天繳地豁墜山骨神工鬼斧爲舟航剗剗
沙棠自中古鑿破渾沌開鴻荒長年次第具篙槳估
客絡繹浮湖湘豈知巨舸實其腹何時宇內曾郵浪
魚鄰鷗社幾聚散秋漲冬涸無低昂不事捐瀆與搬
漕奚施錦纜兼牙樁挽絳徒勞衆力集拍天一任洪
濤揚下瀨千秋阻瀛海伏波萬里停遯方有力欲負
不能負沈吟毋乃莊周藏蜀麻吳鹽永寂寞蘆花山
月常蒼涼其上可列百人坐兩頭簫管歌中央俯馮
夷宮子瞻笑釣富春渚嚴陵狂造物結構詎無意天
孫或用杭銀潢人間亦有登永渠其濶百步容龍驤
貴陽府志

餘編卷六

文徵十六

二十六

不沈瓦鐵豈沈石誰能縮地如長房或如夢溪一大
石幸逢六一傳篇章我欲畱題復歛手斷無金薤垂
琳瑯中流擊楫慨焉歎如泉之酒澆千觴吾生安得
似汝壽亘千萬世觀滄桑

尋春登棲霞山最高處

尋春偶及山溪隈草木徧地辭枯荻梅花將謝李花
發寒風忽變和風摧振衣更陟峯絕頂決皆有雲
成堆須臾上界放皎日照耀大地無纖埃畫圖滿幅
展萬丈葡萄盈瓮傾千杯吹笙鼓簧鳥唱和鸞鷲若
鳳仙追陪已覺身離帝座近便應眼見神山開此生

行止如寄耳半世紛擾胡爲哉徐邈中聖未失計豈
運着屐非常才我今頭白當懷黑刀圭不乞人相哀
馮東山贈蒼暹和尚

覽岸原人世危峯絕垢氛風停松自響雨歇草初薰
素月當頭照疎鐘半夜聞浮生過五十迴首劇紛紛
聽法依龍樹翻經貫鹿車心如澄井水語亦帶烟霞
了却一生事傾將萬斛沙維摩門許入靈運已忘家
和方伯陳密山遊雪厓洞原韻四首

城南雪洞俯滄洲四十年來未再遊不信神仙耽世
味甘將歲月付川流羨公矯擬雲中鶴乘興間親睹

貴陽府志

餘編卷六

文徵十六

五九

上鶴更誦新詩窺嘯旨冷然恒到海山頭

瀛瀛花宮接市邊此中日月一壺天松高不礙僊禽
舞漏盡長教佛火然但解平常心是道自饒定慧力
妄禪恒沙歷盡逍遙劫猶是人寰大小年

玉臺重煥碧溪隈樓殿參差氣象開儼見雲衢持節
下定招羽客御風來求仙須滿成仙願度世纔消出
世哀何必鞭鸞遊域外一邱一壑盡蓬萊

欲識浮生來去因身前身後孰爲真千年舊蹟何關
我一點靈光不藉人幹地旋天歸淨業披雲履木憶

前塵他年手把浮邱袖矣渡滄溟不問津

遊水落洞楊碧山見寄以詩次韻

楓赤花黃閱碧苔分明圖畫半天開有山若此誰能賞好事如余不厭來送客俄驚鸞嶺逸禪最愛酒盃何當九日無風雨更抱焦桐上玉臺

陳法

送人歸黔

極目桑乾水亂流河橋車馬去悠悠荒烟遠樹郵亭晚疎柝寒星旅店秋楚澤江楓臨古渡盤溪山月對孤舟知君天際應懷我愁聽賓鴻叫荻洲

姜文濱

貴陽府志

徐編卷六

文徵十六

六

雪厓洞次方伯陳公元韻

誰向邯鄲訪舊因暫隨仙侶識仙真古來鐵笛無雙調天下黃冠第一人景駐樓頭當碧落舟橫洞口隔紅塵此間應有登仙路詎取桃花是渡津

李仙根

遊東山

當年臘屐陟崇阿選勝探奇幾過樓閣莊嚴新法相林巒掩映舊烟蘿山因久別神情異客爲重遊感慨多廿載夢魂今始慰隨風一放紫芝歌

貴陽府志文徵卷之十六終

貴陽府志餘編卷之十七

知貴陽府事泰和周作楫夢巖輯

知貴陽府事博白朱德稷綴呈刊

文徵十七

詩五

李 紱

黔中懷古

千古羅施舊鬼方，順元分路拜旌幢。合州當日三軍罷，阿察聞風萬衆降。早矢雄心甘馬苧，竟符妖夢生烏江。黃平星實光如斗，畏壘桐鄉屬此邦。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七

文徵十七

一

李忠宣德輝

涿泗從龍應運多，楚材獨出擁天戈。千場拓地心何赤，卅載臨邊髮已皤。曾佐大師開善定，更分餘力搗臺羅。遺碑零落甘棠盡，文靖文章不可磨。

顧武毅成

露簡批鱗動九關，蠻鄉天遣與新文。法言屢折安宜慰，埋學先傾席使君。烏撒諸生方濟濟，龍場三死漫紛紛。名賢過此須增重，北望威甯起暮雲。

王文成守仁

靈廟摧頽晚政隳，讜言獨愛李生奇。氣排安岳虛三

吏名挾鄒丁重一時西徼荒投魑魅禦南徂策上泉
神知商河日暮無窮恨風雪淒迷孝子悲

李經歷文祥

江表先賢郭相奎撫軍茂績到今垂記黔自關千秋
業滅播纒須百日師懷德祠傳金筑永陳情疏上王
關遲大名已許同諸葛後死誰當紹德徽

郭太司馬子章

風采先占觀政初奮髯直上觸邪書倉皇謫戍千山
遠寂寞譚經六載餘絕學大昌新建緒閱情更訪鶴
樓居只今首善誰提唱比似黔中恐不如

貴陽府志

卷十七

文徵十七

二

鄒忠介元標

內鄉治行最稱醇中外同瞻正氣伸秉鉞專征殘米
魯抗章三上數牛循直聲已中權璫忌晚節終還隱
士真自署遺文號蟬噪不知鳴鳳更何人

徐中丞節

鄂爾泰

貴定七夕雨

二七古靈夕星祠競兒女顧我逆旅懷蕭條信風雨
孤鏡耿虛壁新月墮深霧松棚有零瓜鄰機有遺素
少小好奇服一一與巧戾方心不可鑿拙效亦已屢

縣官致尊酒屏置不致御微疴始謝體苦茗滌煩慮
夜深雨漸歇螢火滿庭樹微燄浦星影斜漢在牕戶
老鴉關

黑石穿雲出盤空擬萬鴉千尋真鳥道七夕有靈槎
樹杪日迴轂泉聲雷轉車金烏如可借騎向玉皇家
貴定早發

曉色新添衛清溪白石閔山寒玉樞觀霧暗谷濛關
沉綠苔夜古深紅木葉殷巖頭好流水歸夢亦惝惝

鰲磯

鰲磯溪下柳穆穆芳杜洲前小駐驂皇清文類
作路舊語更

貴陽府志

俞編卷七

文徵十七

三

上層樓瞰流水皇清文類
作高處望虹橋風景似江南

甲秀樓

炊烟卓午散輕絲十萬人家飯熟時問訊何年招濟

火斜陽滿樹武鄉祠

常安

再行龍里遇風雨

一綫天開塹前峯接後峯寒巖飛白練空谷老青松

日過秋容淡烟平驛路封重行雲竇裡衝破萬千重

潘文芮

春遊扶風山

倏動烟霞興春風酒一尊欣然隨屐齒不惜破苔痕
花亞樹如醉日斜山欲吞勾畱歸路晚芳草戀王孫
過訪夏清源別業

結廬穿曲徑竹外戶斜開樹老宜棲鶴橋踈欲透梅
樵歌閒處得鳥語靜中來幾度回車馬寒花掩綠苔

陳惠榮

遊雪厓洞

玉虛宮闕彩雲邊下有維摩小洞天鐘磬聲中清梵
落松杉影裡夜燈然聞歌欲證三生果微笑同叅一
指輝曾得西來無限意碧溪芳草自年年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七

文徵十七

四

鄒一桂

東山十二咏次潘橡林先生韻

龕穴猶未明梵唄生虛室庭樹何蒼蒼
巖頭見落日
梵龕夕照

皓月布空明清徽時一理夜靜無知音空山淨如水

琴臺譜月

吳達善

甲秀樓卽事偶咏

甲秀樓邊曲徑幽綠楊夾水蕩漁舟而今回憶當年
事風景蒼蒼我白頭

東山

一望青葱入畫圖，恰當新雨濕平蕪。閑吟不覺鶯啼晚，檻外青山半有無。

洪亮吉

初春折柳圖送陳令北上

前年來黔陽，長官攝疲邑。貴定城東南，馬來驚一揖。昨年駐會城，長官爲劇縣。衙齋欣咫尺，投謁乃無莫。長官爲政甫及今，大吏拭目民輸心。琴堂悄悄靜撫琴，暇復伴我耽幽吟。一行作吏何嘗廢，赤棒森森墨胥避。簿書叢裏集賓朋，撰得城南一篇記。

請所作城南雅集圖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七

文徵十七

五

記 初春柳絲黃，及肩拂拭鞍。馬行朝天鬣，方百姓心難足。官好更防遷，去速燒燈節。過村辨香私，向山神社奉祝。十月種麥四月秧，官歸正好麥上場。吏胥無權戶殷阜，但祝官遷此方守。

賽神論

山腰十數家，屈指無百人。樹頭營危巢，云以祀土神。前門飄風後門雨，偈仄半問神。乏侶村女纔燒一辨香，社公腹內秋蛇語。

初十日侵曉至龍場

銀燈影外星初落，一山開雲盡樓閣。冥濛花氣不知

名十里曉風浮絳萼花前鶯語聲猶澁花底春衫著
疑薄晴光艷艷鋪郊甸青氣茫茫注巖壑馬頭回處
客亦驚却值曉暎紅出郭

使院後墻俯臨縣倉有荷池十頃癸丑二月將按試
上游命工築三層臺於墻內五月杪歸池荷正花臺
適告竣因分日讌客於上同里楊上舍浦爲繪千葉
蓮臺雅集長卷同人各繫以詩余亦率成此篇云爾
北人喜看山南人喜看水我雖南人居北久有水有
山方不悔胷中先有萬仞山山外流水聲潺潺欲從
山斷水流處更種疎花築廬任拜官昨歲來筑中所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七

卷十七

六

見宛與胷中同不特有山有亭有高閣且喜山光綠
繞閣閣外十頃荷花紅爲補竹百竿爲築臺三層倉
厥百舍比如櫛靜裏已落書窓燈花枝紅水流碧雲
氣時黃亦時白有時天黑雨欲來却好一窓收五色
宴客既有藕藕底復有魚池蓮可劈桃可食酒盞借
此青芙蓉簾垂百尺樓千丈讌客真疑在天上窓櫺
八角燈影聯一城居民望若仙樓高高鶻滿滿豐歲
莫教行樂緩黔中有山皆可田雨足便已成豐年新
秋昨夜涼風起樓閣都歸雨聲裏君不見紅荷花開
亦無幾接得稻花香十里

同人登黔靈山復迂道訪聖泉歸飲王叅軍湛恩一
角山房雜成三十二韻

兩載逢人日三年任鬼方路疑窮北首雨欲破南荒
過臘飭蕭繁初晴筍屐忙願尋何地勝咸指此山岡
峻嶺回天外奇峯立斗筳浮青界溟粵濃綠壓賊隍
交壁松烟暝岐途栢榦擋幾回衝馬首百折走羊腸
積霰鋪層殿罡風響曲廊解鞍懸石磴易履坐繩床
果向僧衣落禽從佛面翔怪聲穿土穴仙掌拓蠻鄉
半郭齋光歛全黔地勢張天龍煩說偈野鹿看傳觴
更許陪閑士憑誰禮法王客方搜古蹟嶽已下斜陽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七

文徵十七

七

詎可辜清興仍須束急裝澗幽畱剌蘇寺僻富修篁
毀廟神無火陰崖虎有痕微黃辨雉徑曠黑墮漁梁
聖水名終妄

土人言設一錢泉即漲起試之不驗同人擬易其名爲廉泉

廉泉改

未妨逸情嫌晝短回路覺川長候騎依官柳宵鐘出
女墻雙街籠燭樹一角訪山房濁酒何能減通篇久

不償簪裾來淨域旗鼓集虛堂當代爲長句羣公雅
擅場俊才同鮑沈堅筆鬪班揚設榻容孤卧行廚約
徧嘗擁爐斟淺碧升閣望空蒼此會多應羨他年誌
勿忘靈山今夜月添影照詩狂

乙卯人日早登黔靈山

扶雲入山門，下壁削天半。青松三百樹，直上寡曲幹。
危崖嵌樓閣，懸處鐵索斷。開軒同客話，響與禽雀亂。
窻紗裂盈尺，蠟雪尚堆案。僧延繙佛藏，石置鼠驚竄。
雲光開半郭，下視起烟爨。東西萬家屋，驛道復中貫。
一徑促下山，藤枯屢縈絆。巖生對面欲，下削如岸。
風寒侵肌骨，坐處裘屢換。忍凍舌本強，輿丁尙揮汗。
回途自郭外，東轉至雪厓。洞小憇

危橋背郭幾人家，石徑東西路轉斜。清淺溪山浮曉日，冥濛樓閣散棲鴉。閒身乍嬾非關病，春氣原馨不繫花。一帶壁龕藏古佛，幾回欲與論年華。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七

文徵十七

八

十九日出城東門看花至芳杜洲作

只有尋芳興未闌，閒排僻徑出層關。淡紅十里杏花路，淺碧四圍楊柳山。夢好尙憐春思冷，飛時望捷書還。征東將士應無恙，何日先平板楯蠻。

人日登東山遇雪復攜客至黔靈山久憇

別來方十日，春色滿山村。樹矯將穿牖，峯奇欲突門。
半城新綠影，齊上振衣岡。露濕棲鴉徑，春濃選佛場。
我愧非安石，山真似白門。乍披天半牖，同醉雪中樽。
松陰委曲廊，杏樹攢高閣。城中客始來，原上花先落。
積雨厨烟重，穿雲澗水溫。馬頭山鵲噪，牛角野禽蹲。

樹侵官道窄山壓女牆低馬逐雲頭上人隨雨脚
三層樓上雪百尺樹頭花白欲迷天影紅疑迓歲華
廊長縱獨行龕小容危坐天上有人聲山樵墮松顆
小亭三面影清磬四時聲樹暗藏西嶺窻明瞰北城
半窻初積霰一枕乍聞雷臘意屏前散花容鏡裏開
貴州學使公廨最湫隘乾隆癸巳令大學士孫公士
毅視學此方始于其後積土爲堂名曰近山然屋止
三楹不足以資燕息余抵任後復于堂西隙地築屋
十數楹或高而爲臺或曲而爲塢或因樹構屋或臨
溪製軒竇餘鷗咏之暇昕夕讀書恒于此焉開歲將
貴陽府志 餘編卷七 文徵十七 九

報滿入都爰分詠十截句以貽後之來者云

官廨各占山貴州官廨自巡撫以下各上一山惟學使署在平地此但與山近

最喜開北軒寥寥發松韻堂後與東山咫尺

近山堂

獨坐思話軒孤吟悵無侶幸有黃栗留時來伴人語

思話軒

鏡中山最高况復據山頂披香夜半開東西眺星景

千葉蓮臺

春來樓檻外百卉盡舒紅欲別風花味香生第幾重

紅香館

屋仿江南船聊住江南客所苦一百旬孤篷雨如織

聽雨篷

日坐此閣中著書愁未了窓櫺三面陰徧卷施草

卷施閣

惡木既已鋤賞簷植千箇只有問字人時穿竹中過

修竹廊

蠻中金粟花三歲偶開一方牀夢醒時婆婆滿窻月

金粟山房

無日不讀書無日不晨起關牖看啟明濛濛鵲聲喜

曉讀書齋

貴陽府志

徐編卷十七

文徵十七

十

天無一日晴地覺四時暖持此養丹心滄然春氣滿

藏春塢

貴陽采蓮詞

泮柯秋到雨如麻盼得新晴露已華我自看紅君聽

綠參差一月賞名花

曉日華筵水上開瑣廳千尺接層臺笙歌小部雍容

甚都雜兒童竹馬來

門前赤棒肯攔遮齊放遊人入使衛惟底鷺絲無玄

處壓波人影黑于鴉

鳴鶴來處甫侵晨午榻橫排任欠伸各占一亭陳百

戲却忘賓主是何人
偶然擊楫趁波平也學津船打鼓行消受少年無個
事一花開處一飛觥

水心亭北接危城亭左先聞按玉笙且覓柳陰深處
坐暫停雜伎奏新聲

無端燈影欲迷星高在檐牙下繞汀空裏忽驚添昇
采晚霞黃入電光青

百重擔子惹牆陰小合高擎唱點心一溲酒帘花外
颺亂吹羌笛擲胡琴

薄暝遙看打漿迎紫薇花點照波明若非萬里橋橫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七

文徵十七

十一

岸尚認吳頭楚尾行

廿年前乏此花枝小艇何由泛曲池此日黔陽似江

左當筵爲譜采蓮詞

嘉杜朝公燕

嘉杜軒初構今看一再來霰從雲外落花向甬中開
夜已侵三漏狂猶酌百杯主人畱客摯籠鳥亦徘徊

送客久憇圖雲關

黃塵飛百尺樓上馬蹄聲道古於屋山奇逼若城

闕軒春睡足窺逕晚烟生莫更畱行客勞勞尙半甌

阿江汎道中

一山途四出曉日正當頭好鳥背人立清泉擇地流
霧歸僧閣晴雲出寺門浮半晌沿林走偏忘路阻修

國一衆

水月寺小坐

出郭散春日曠然洗愁心灘風兼樹響巖翠有延陰
飛絮鳥邊度落花簾外深靜觀妙無喻清磬下高岑
水月招提境虹橋芳杜洲此間蘊真意象外得天游
佛火熏花馥慈雲護洞幽巖陰方釀雨歸路聽鳴鳩
李專

東山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七

文徵十七

十三

望裏招提別有天樓臺隱隱隔蒼烟短筇出郭尋幽
徑野鳥呼人上極顛摩詰不來誰作畫生公如到許
棲禪祇愁靈谷鐘山水未免嘲譏此地偏

出貴陽城

莊蹻黔南路分明記不謁岫橫烟歛翠溪著雨成河
未免揶揄笑猶乘欸段過最難回首望天際白雲多
何德新

卧雲草堂春夜

石榻橫琴在花陰拂枕來風穿溪上竹香送嶺頭梅
明月尋茅舍清樽作舊醅空庭人嬾甚幽夢繞雲臺

田園四首

幽人生逸興把酒對秋山
候雁隨朝暮閉雲自往還
晚花窺竹戶新月繫柴關
兀坐野堂豁塵機俱可刪
久適田園趣風清憶郭門
山餘黃葉影亭擁澗烟痕
不是觀秋瀑何曾見遠邨
興來松菊裡隨意倒芳樽
小隱棲林麓尋幽入市城
不知人遠近但見日逢迎
羣雁啾啾下秋雲處處生
偶然橘柚裏側帽聽蟬鳴
天淨初雲薄山光次屋寒
雁隨書共遠月與夢俱殘
舊事知非早新交得意難
往還殊落落貌繫媿同官

張素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七

文徵十七

七

遊東山和壁間韻

極目望平楚雲山下界重雙江
環繞處村郭爨烟濃
薄暮前山月凌晨古寺鐘清貧
逢歲稔欣喜過三農
昔登武擔曲沃野見天府徒步歸
田園佳節屢風雨
餐菊掃落英采芝慕元圃形容日
瘦生飯顆山前杜
問天覓好句搔首怯秋風老去情
無極江流何處通
文章秋後葉身世爨餘桐收拾憑
誰在含情對晚虹

孫如璧

洗心泉小樓漫興

翠竹迎門一水隈小樓獨上任徘徊
簾因愛月時時

松隱爲看山日日開次第好在臨几席唱酬新句滿
樓臺有時手把殘書卧一枕清風習習來

潘文苞

曹官山居

山田春水足晨起插新禾致敬惟妻饁相催借鳥歌
謾言耕待聘且喜政無苛最是歸來晚柴門月色多

潘曉

過曹官故居感賦

去日鄰人喚小郎歸來鬢髮已蒼蒼溪山漫憶樵漁
地院落驚看鹿豕場累世松竹空蔓草幾家邱墓空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七

文徵十七

十四

針陽兒童認作他鄉客一笑牽衣問貴鄉

何德竣

重陽前一日約鄭東園假聚亭蔡豐川登東山
幸無風雨到林邱且樂朋儕結勝遊白酒暫將消風
願黃花猶得謝新愁葉殘已見山無骨稻熟應歌歲
有秋搖落更誰悲宋玉孤雲何意欲相留

山居

風簾殘燭捲清暉曙色才分坐翠微幾片流雲摩遠
樹數竿修竹護荆扉著書只合隨今古論世由他各
是非邱壑不堪舒客思羊裘披得上源磯

春日山莊

參差高下露雲根殘雪初晴漲碧痕四面香風吹不
斷扶筇翹首看朝暾

潘憲武

遊西山寺

野寺蕭條甚老僧遊未歸空林堆落葉古洞沒斜暉
憇石客心遠登樓塵跡稀西山來爽氣時見白雲飛

鄭邦傑

步何魯瞻重陽前一日同人登東山原韻

貴陽府志

餘編卷十七

文徵十七

十五

踈慵野性癖山邱已謝榮華肯倦遊曲徑且尋今日
趣黃花慢說古人愁數杯濁酒千年話一笛清商萬
壑秋更上落伽看夕照此身欲共白雲留

徐鏞

庚寅十月遷京尹畱別西園作

小圃依官閣栖遲信有緣如何來萬里未許住經年
蝶雉圍垣外峯螺插檻前團團森碧樹隱隱起蒼烟
蔓草亭偏古飛霞榭亦軒陶潛門外柳王儉幕中蓮
疊石橋通水凌波屋似船從無蛙兩部時有鷺雙拳
萊漸寒畦闌花猶晚菊妍老梅期後約新笋兆先鞭

棘寺慚無狀芳園別有天
桁楊殊敗意山水且遊僊
小集拈詩侶江饒買酒錢
劇設風入齒久坐日移輒
擬卒優游歲同揮大小絃
吟霜楓樹裏聽雪火爐邊
傳舍原過客官程易散筵
定知憐燕去翻不喜鶯遷
桑下難畱宿花間未勒編
離情紛落葉別淚咽流泉
居處崇何益烟霞苦每牽
龍眠游釣地魂夢更悠然

梁敦書

黔南泉署雜咏

雨餘池水漲紅綻藕花肥
一角城陰近千峯畫障圍
柳條猶有態梧葉又初飛
清暇來遊賞霓旌映日暉

貴陽府志

卷十七

文徵十七

七

夢草名沿舊亭前草正肥
清歌穿竹徑羽鏃出林圍
唵就分牋和書驚落紙
飛回軒頻駐目小艇載斜暉
追陪思一昔茗飲玉池肥
映月文鱗動翻風翠蓋圍
新秋傳宴集勝事覺神飛
賡和慙才拙琳琅滿壁暉

周世紀

西園宴集

秋雨郊原遍千村稻秫肥
烟雲羃樹遠螺黛遶城圍
歲稔同民樂心閒看鳥飛
憑欄賦白雪高挹謝元暉
嘉卉稱君子亭亭出水肥
瓣香紅雨濕翠蓋碧雲圍
珠落魚爭逐影搖鷺欲飛
愛遊傳在昔奕世接前暉

秋來景物爽良宴具鮮肥桂槭花叢出雲旂竹外圍
清歌依曲奏錦宇落踐飛雨歇涼風拂深林逗落暉

貴陽府志餘編卷之十七終

貴陽府志

餘編卷七

文徵十七

十七

貴陽府志餘編卷之十八

知貴陽府事泰和周伯楫斐巖輯

知貴陽府事博白朱德璣授堂刊

文徵十八

詩六

阮元

書翠微閣扁後並題

水南小閣題名後一段林綠未可忘黃葉多時有霜
氣翠微空處卽秋光眼前盡意任舒卷溪上詩情誰
短長莫怪闌干人倚久勾留清景是斜陽

貴陽府志

餘編卷之十八

文徵十八

王履升

秋日登甲秀樓

秋暮憑高閣長空耿碧天隔城聞晚角夾岸起寒烟
野艇穿危峽歸牛度遠阡徘徊無限意月魄正初弦

廣順道中

不盡黔中景風光逐處生晴巒飛遠翠野水漾空明
山鳥呼春醉邨花帶笑迎烟村剛入望又聽午鷄鳴
秋日遊黔靈山途次口占

野寺藏幽谷遙聞鐘磬聲山空啼鳥靜秋老暮雲橫
古木欹危磴靈泉瀉碧泓廿年重到此無限故園情

春日同人集飲文昌閣看桃李

故人折柬招期我登東閣花氣襲衣襟晴光透林壑
郊原淨青葱桃李徧城郭遠瞻雲霞明俯瞰峯壑削
筵開琥珀樽詩誦瓊瑤作曲曲化平生殷殷慰清魄
迷離醉眼橫慷慨雄心燦長嘯過行雲高詔振簷鐸
徒歎渤海鱗空羨青霄鶴始知競虛名曷若尋真樂
直欲與天游形骸笑束縛眠食外無求抵服神仙藥
遊黔靈山回途次日占

郊行風物好况值暮春天野老欵蓬戶閑鷗立水田
晚烟籠遠樹曲徑引流泉策杖尋歸路山花落滿前

貴陽府志

餘編卷六

文徵十八

二

楊寶山房

把卷秋樹根高吟慰朝暮無散酒自斟頽然得真趣
落葉轉西風寒花綻白露物候亦已更吾生甯不悟
兀坐夜氣清移尊近短砌林疎月光寒露重花香細
山妻理壺觴園蔬性所契天籟鳴耳邊寒螿響薜荔
胡立儒

晚登大佛寺

霜鐘動遠林微風催晚屨行行入雲隈落葉聲寒峭
老僧踏葉來遙遙指山嶠雲封路不迷幽猿時一嘯
天籟人人深林泉足感蒼白雲爲我留青山爲我笑

疎鐘落葉情千古誰同調

李天英

黔中謹送姜屏亭之楚雄

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我歌黔中謹送君度板橋
板橋西指威州路紅葉如花滿村樹回頭一望金馬
關暮雲寒雨知何處

貴陽署中花朝用李空同韻

未到花朝花事殘落花釀酒春晝寒我來延佇倚欄
下銅鼓山前日初霽燕羽差池蝴蝶戲東風澹蕩餘
香細明年何處又有花幾人看花長在家目斷平蕪
貴陽府志

餘編卷六

文徵十八

三

樹影斜

沈毓蓀

夢草池

謝家屐不來西堂夢誰結芳草一池青年年送離別

遊黔靈山

遊春愛着尋山屐連日城東窮勝迹西北林巒圖畫
如黔靈未上峯千尺曉鶯催夢天放晴威清門外朝
曦明芒鞋竹杖出城去山蹊紆曲穿林行重重石磴
盤空上天風吹下磬聲響梵宮縹緲層崖巔足未到
門心先往遠峯近峯圍如屏竹樹蔽天書晦冥叩關

盡日蒲團坐空翠
撲衣欲青三台錫杖

金山下巖名

拜巖際淙淙泉倒挂

寺後有泉名聖泉

庭花不繁鳥不喧一

片清空佛世界手開茲土曹溪禪種松傳自康熙年

康熙間赤松和尚自蜀來

黔刺建佛寺種一松今猶存前者荆榛塞荒谷大羅

木塞疆宇連名山顯晦有定數古往今來靜中悟人

生胡不逍遙遊東隅轉盼桑榆暮象寶扶風取次探

那容鼎足分爲三繞郭之山觀止矣不負萬里來

南

重過象寶山寺

白榜依舊入烟霞桃李幽蹊滿落花應是山靈解人

貴陽府志

餘編卷六

文徵十八

四

意不教兩度見繁華

看雲愛向曲欄凭又上危樓第一層萬里登臺慵照

鏡前生可是此山僧

亦可亭

北山亦可策筇探郭外春光雨後酣花滿野蹊鶯滿

樹小亭風景勝江南

登拱南閣感懷

花飛春欲去孤客暮登樓泉響雙橋鎖山光一閣收

鳥閉尋樹宿魚嬾貼萍浮羣動隨時息凭欄滿目愁

郎葆辰

黔中雜詠十首

澗陽南望路漫漫相見坡高上下難相見坡在蓮桑

對中阻小溪對立如咫尺行隔十數里因此得名所到無非成瘠土此間不

雲中春侶海幾番迴首憶長安

九里迴環百雉墉省垣九里三分滿城亂石積重重人家就

地忽高下山色撐天各沒濃十丈巒雲春點點一川

瘴雨水溶溶公餘退食渾無事管領烟霞付短筇

回園村落翠微間民計曾無半刻閒放蒲客尋新長

樹吟民多種橡樹種蕎人上未開山山中人皆以

貴陽府志餘編卷六文徵十八五

巖小草花偏艷遍地危坡石總頑荒店夜深聞犬吠

有人踏月趕場還苗民村落謂之寨

野老黃冠笑語親相逢多是太平民政如猛虎終非

福官亦雞廉不礙貧火耨刀耕風自古蠻花瘴草物

皆春屋人作息由來慣誰向桃源更問津

信步清遊任所之偶尋古蹟便留題白雲芳草陽明

洞在修文縣境流水桃花丞相祠武侯祠在南明河連日

雨風茅補屋幾家門戶竹編籬歸來天氣初晴候山

帶烟痕正晚炊

春嫩下山萬壑中閒來比戶驗民風甯寶叩酒錢筒

尊豈良夏客有以酒囊置席上
身中貯細竹互相飲謂之呷酒
喚婦春糧稗子紅
居山中皆以紅稗子作飯有終年不米食者
有屋石皮沿路蓋無衣柴火

合家烘誰非覆載生成內邊微還疑造化窮

南明河上住年年風景依稀在目前盈涸皆因無本

水炎涼不是有情天
雨大便漲不日即涸無論冬夏冷熱異常
巖上越

盤盤嶺碎石中開薄薄田十二郡城三十縣女牆多

傍亂山邊

石田收取幾多糧即遇豐年也類荒難保孤村無盜

賊須防破屋有牛羊
竊牛羊賊最多
老農盼得秋瓜熟稚女

擊來野菜香最是棉花聲價貴只尋山繭製衣裳
黔中

貴陽府志 餘編卷六

文徵十八

六

子產棉花其價頗貴

勸念民依敢自安山城水漫救荒難建瓴直下三千

丈稼粟爭來十八灘人已無家成雁戶屋空有架類

牛欄我儕鞞誰能脫坡老徐州一例看
道者辛卯歲五月大雨省城外皆被水撫軍高曼上率屬官勸災通

查被淹戶日廣為賑濟撫卹同極矣昔有李復齋廉

訪呂瀛如太守高鏡霞中謀劉壽雲國筠兩司馬全

君瑞生劉君寶箴兩刺史蘇君文紀李君壽柏君中

延張君瀚申陳君熙曹
有苗遍繞夜郎城八十餘家舊有名花布裙裁雲五

色蘆笙人唱月三更
苗俗於元宵吹蘆笙度禮文拜

晚差能會訟獄言詞半不明寄語宰官勤撫字 堯

階干羽八風平

喬用遷

夏口登黔靈山賦詩言事

四野勤農事節序值長蕤蘊隆忽致嗟况復鬱攸并
宗舉冀神佑沛澤慰羣情油然而快雲興雨集溝澮盈
原隰簞笠遍歡呼夾道迎舊說天下山多在黔中青
孟東野句請看雨後光青已滿郊垌又說黔中山茲山爲
最靈惟有效靈者乃以靈得名祭之在其地誠展祀
事明屢豐還共祝應候協陰晴

署園卽事

貴陽府志

餘編卷六

文徵十八

黔中無平壤到處皆萃嶽奇特雲霄矗秀氣時凝結
又筆與筆架記載難備述黔志通省文筆架山八開軒恣遙
颺歷歷容在笏茲何卷石聚肖形一角割罕譬在目
前用意非笑兀繫維吏事紛悉皆成不律率爾官書
治毫釐千里失勿徒矜五色遂謂能事畢

憶昨官冀州惟苦居無竹今茲來南天綵笵隨處足
雜沓人徑裏瓦礫時迫促旦旦戒勿伐始覺生意簇
解籜不移時倏已青霄矗伊余習無成所愛有專屬
非以供嘯詠非爲卻暑酷心虛是我師勁直勵衷曲
萬籩人烟集市聲日喧闐有時微雨至聲幾爲所壅

稱子勸稷蕉蕭蕭響使送位置語園丁擇地窓前種
勿以翠旗單搖曳矜耀衆勿輕爲鹿覆貽笑夢中夢
綠天甘澤霈展響聽隔巷俯視點滴餘已滿蒼苔空
園中有叢菊棄置榛莽裏枝幹自呀杈荒徑任漚漚
小雨新晴後益益急料理培之以沃土灌溉自茲始
憑欄時一笑謂彼隱君子士當未遇時養望柴桑里
欣欣日向榮豈以木材委草野登廊廟樹立原在已
及茲未花辰風露滋其美高會近重陽有人正徙倚
題扶風山寺僧藏王文公像冊

聖門言體用成已與成物勳名垂宇宙治術卽學術
貴陽府志

徐編卷六

文徵十八

八

直指標良知敬愛天下達朱陸有同異諸儒爭辨詰
緬維經濟廣險夷皆一節立身三不朽奕世聲名溢
俟命溯龍場石櫛尋巖窟堂高賢幣亭在在資敬發
豈竟異學譏事功不詳察賤子東南趨崇祠屢展謁
寺樓瞻遺像心香推前哲

冬初邀小蓮學使並同城諸公遊黔靈山循山後至
聖泉復出三橋至改茶寨觀新泉晚歸同人有詩紀
遊賦此奉答

蒼翠擁天半嵐光時繚繞終日守簿書塵積阻登眺
益部及瓜代離筵開松嶠

小蓮學使將
行滿別京

藍輿出西門

同氣舒吟喘極盤雖草草清興殊佳妙藉茲德星
庶免山靈笑

巍巍佛殿敞證果傍巖棲鐘魚理清課戒律說閣梨
茅屋有新詩好句待評題迴顧松竹環次第勻高低
奇花傲霜發山鳥向風啼怪石倚階砌苔錢滿庭谿
由來僧占處木不畏人擠

紅葉滿林間言循蒼崖路迤邐樵蘇徑風杉千萬數
山角隱荒村清流嘯占渡犬吠近依人鷄鳴高在樹
桃源與盤谷恍惚快所遇家山巉嶺秀林泉多奇趣
悔不早歸耕守株自窮步

貴陽府志

餘編卷六

文徵十八

九

第一泉名聖珠噴水盈盈池小恰如井皎潔含太清
碑碣苔封古字跡尚分明謂是爽可酌地脈紀淪靈
低因沙磧積漲溢隘瓶罌石磴所瀉處灌溉利編氓
逕寸雲膚合流迸耀新晴高處不勝寒此亦小蓬瀛
怡情在俯仰良會樂事并

輿夫解探勝艷說新泉旨攀巖任所之苦蘚恣躡屣
倏忽轉三橋問訊逾七里童叟聚烟村秋熟歌樂只
潏潏雷穿石亭峙只有尺鑿池擬方流塵靜漾清泚
可濯亦可沿嘗之味甘美衢尊憑取携靜契如洗髓
蠻語分雌雄消長驗行止其實等潮信襍祥安足紀

流覽忘日暮羊牛已下來候吏雖歸切趨程道最
回望烟雲紫燈火暗相催濟勝成竟日隨在任徘徊
枕流與漱石孫公未銜杯齊月懷周子行役歌崔嵬
心簡小湖未到我輩志登臨茲遊亦快哉入城方解轡璀璨
賞詩牌就中惜別意惆悵驛亭梅屈指趨

朝日攜蓀妙新裁詞曹星使耀後會應迫陪
拄笏軒看山

小軒面面翠屏環不必開門始見山木雨雲爭仙岫
裏乍晴林有乳禽還談雷風月賓時集性耐烟霞鶴
自閒欲語塵襟資遠眺當橋繁木手頻刪

貴陽府志

餘編卷六

文後十八

十

相寶山寺大銅鏡

俗言舊時能照見前世

浮屠崇感應艷說去來今寶山有古鏡萬斛障烟塵
廟令傳疑信云可聾前因三生證宿果明月在一輪
事嚴蹟亦秘幻相現人禽我來適晴霽爽氣挹深林
相對滋昏昧淪茗試證心

羅鏡典

長至補和鹿崖前輩靈山禱雨詩

黔南古漏天蛙黽生坡陀一旱民輒病土瘠秋無禾
今年六月中赤日橫空摩望雨竟不再倒瀉枯銀河
同舟濟無策蒿日愁烟沙律峴黔靈山絕頂天風和

罪習自天降神或憐其苛爾足往拜劍崖鳴香花
爲告熾蝨臣祿米空消磨官職民無罪民困官莫何
萬一恕官愚尙許蘇民痾靈旗破空捲墨雲堆我我
一雨萬山綠生機迴剎那山靈力廣大鬼物供懺呵
此事付一瞥水飛鴻拖悠悠秋復冬過耳忘滂沱
今晨讀公詩以手防頽波諄諄軫彫傲古人辭豈多
脂膏太倉粟汗血中田衰豁若醒惻傾直灌佛頂螺
公言我維則我斧公其柯願補牝里曲一續商薰歌
東登喜山亭起舞舞同婆娑

擬東坡起伏龍行

貴陽府志

餘編卷六

文徵十八

七

道光丙午閏月初省中望雨或云置虎頭於城北
龍潭可致雨黔中嘉慶年間曾有成驗同人如法
行之果效與蘇詠起伏龍事無異因步其韻以識
靈異

穿雲恨少流星弩畏日蒼涼耀金虎潛虬睡稔石潭
深起蟄憑誰鞭着祖官民足蘭手揮汗徧禱靈山宜
冢土平生漫笑虎頭癡骨相昂藏難狎侮修縷一落
幾千丈官符直下黃龍府乍聽細瀨響淙淙忽訝蠻
烟飛縷縷天風海水失成連雷電昆陽驚鄧禹寒聲
徹夜走澎湃遺蛻隨流尚吞吐乃知神物本天授帝

爲蒼生作霖雨回頭日笑井底蛙閣閣跳波爲誰怒
再疊前韻

雷鼓雲旂爭負弩夜夢蒼精戰饑虎頭矯若將能
飛用命猶堪賞于祖黔垣災後火威熾烈日如焚燬
焦土長干利矛苦無用旱魃狎狎敢予侮手投虎氣
撼鮫宮潛鱗沫噴潭潭府雨金雨粟連日夜繩靈橫
飛長命縷太息求賢若渴時競起王陽招貢禹不好
真龍計已疎珠抱廟淵淵誰吐買骨千金願築臺虎
旅龍驤會風雨長歌赤手挽銀河一洗甲兵威不怒
三疊前韻

貴陽府志

卷八

文徵十八

十一

聲射那得三千弩老蛟餓尾潭邊虎霜牙騰擲風怒
號恨不斬蛇逢高祖髑髏一具掩緘膝似豹齒皮委
塵土側聞劉郎錄嘉話捍患禦災同禦侮陰疑於陽
象爲戰雲雷號召神仙府山君氣盛九淵懾命繫千
鈞懸一縷豢龍氏後龍失職金簡功誰續神禹何似
攀鱗陟蒼昊倒吸天河向空吐吾儕努力翦苛政泰
山雲徧崇朝雨虎符龍節果誰司玩視民艱畏天怒
四疊前韻

獵獵蒲風勁於弩五月炎歊蒸艾虎蒼龍衙衙欲止
天未駕雲車難出祖齋心默禱軫民困汗雨滴枯禾

下土試將虎首絕靈湫龍鱗不靈應納侮白額浮沉
賊巖壑蒼髯天矯開城府一雨再雨雲四合可作龍
涎飛縷縷我聞春秋重救災罪已惟應法湯禹若非
精誠貫山澤祀事雖虔神亦吐鄉村父老走相告綠
野亭剛題喜雨滔滔潭水抱城流喘谷風催浪花怒
請雨吟雙香亭明府云以蝦蟆一用黃紙朱書火字
四十九納其口於西北方掘土穴置之可致
雨試之
果驗

周官禁鼃黽職司先蜩氏誰將赤伏符蒼水供駝使
朱書四十八說倘出方技拜坎背離位納火關變理
此物學龍吟厥性雨尤喜舒頤豈熱中流膏被鄉里
貴陽府志徐編卷六 文獻十八 十三

目睇水生鱗腹鳴天有耳瓦合竟瓦全草莽休輕委
持此奏龍宮水國勳堪紀兩部鼓吹喧勞汝馨香祀
再疊前韻

取火取明水回掌司烜氏婦壬配女丁禁火水堪使
穴居善知雨道也進乎技漫笑井蟆愚語海達元理
丹篆滿腹吞蛙怒變爲喜紛飛調水符瞬息千萬里
脰鳴學天鼓闐闐雷漣耳蟾蜍共啓愚請雨祈原委
帝爲遺龍伯澹災靖火紀愧然青蛙神江鄉黍稷祀
三疊前韻

吹哈宣梵音貌似嬰孺民哆口舖其腹跳波隨所使

形摹篆蚪蚪雕蟲猶小技忽聞雷雨堂假汝陰陽理
丹書置腹中沾沾頗自喜謂將訴九閻一室竟千里
須臾風雨聲淨洗箏琶耳納火能制火事孰窮端委
蝦蟆碯吐泉奇聞蜀都紀八蜡製昆蟲以功作元祀
四疊前韻

沈竈乃產龍水攻傳知氏坎地非增竈用龍何所使
豈是天祿宮吐水呈奇技抑或腹藏書說法解禪理
粵稽漢志言求雨雨堪喜井底坐觀天何殊井方里
雨我歌遂及官私田等耳焱輪火其宮朱符豈輕委
古人式怒蛙努目功曾紀合翦蝦蟆衣無文增秩祀
貴陽府志餘編卷六 文徵十八 四

丙占龍尾午翥烏跋屬黃楊厄閏之時正赤野
望雲之久聖泉雖疇智水不波乃聞北郭之龍
湫宜絕南山之虎脫腥風嘯谷若大鵬之沸波
膏雨漫天起潛蛟而舞壑兩雄不阨萬彙其蘇
又復稽易林四字之繇攷漢書五行之志如蛙
居坎不知海寬有龍則靈可祈雨至朱塗四十
八字假口腹以傳書蒼生億萬千家洗瘡痍而
撫字月離於畢金蟾之氣潛通年咏屢豐丹雀
之禾盡熟節轅有喜雅詠斯成五言屹若長城
七字工於布局溥郇公之陰雨請聞水調於龍

吟扇吉甫之清風用附燕詞於蛙奏閣軒詩請
鈞鑿卽求斧斯

丙午七月三日喬見齋中丞邀集同人於杜芴軒以
座中具仲酌前輩爲甲戌同年周小湖前輩爲戊辰
同年首唱以詩爲同譜之會依韻和呈

清歌一曲動梁塵聽鼓南衙乍報辰廣樂重尋天上
夢前身同是月中人微雲疎雨有高詠梨几湘簾無
雜寶獨媿張衡科第晚廿年疑我杏園春

戊辰至戊子相距二

再疊前韻

貴陽府志

餘編卷六

文徵十八

五

水雪全消宦海塵雅懷陶寫起蕭晨七千里外蓬山
客三十年前席帽人槐市又看忙舉子笙笙聊與繁
嘉賓軟紅舊事隨流水旌節花開倍感春

三疊前韻

隊逐羣仙步後塵桃花一飯借劉晨聲音政事通元
解風月江山得主人小雅載廣鶯出谷新秋似速鴈
來賓韓園金帶重相續胡覺寒香勝殿春

四疊前韻

娟娟涼月淨無塵銅斗高歌夜鶴晨點筆賦詩成七

子舉杯邀影恰三人

座中善飲者惟小蓮等
使心爲前舉齊春同年

名經遇

眼皆仙佛勝會忘形送主賓論蜀西山有深憇一身
散作十分春

五疊前韻

喧喧衙吹香沸塵落蕊明替星兒晨初三月照伏庚
後第二會邀同甲人鄭則雅重故鄉誼甫也勉充觀
國賓備書學畫苦齷齪且放郢客歌陽春

六疊前韻

三千大千一微塵擾擾膠膠昏達晨遊仙夢隔卅二
載選佛場雷三兩人座中滿引北海酒賦就且闕西
都賓他年耆耄健腰脚待我再醉逢龍春

貴陽府志

餘編卷八

文徵十八

趙周漁璜宮態桐華書室圖

名起渭貴州費筑人

康熙朝視學浙江復奉命祭禹陵及明孝陵閱兵
江南方文翰先生其門下士也圖爲京江張素存
相國題額樵李沈宏畫百餘年物也

國初諸老盛風雅黔南首推桐華翁英年射策才第
一殿上作賦聲摩空是時海內重經術皇華四牡光
熊熊東南半壁山水窟天假絳節收豪雄遂榆茅山
瞰禹井海氣江聲盪文軫龍化梅梁湖水荒鳥耘會
計泉臺冷砭石亭前問禹功怒濤尚鎖支祁頸回首
鍾山霸氣銷諸陵石馬風蕭蕭金牌鹿蝕長生字瓦

殿鯨鏗暮夜潮弔古長吁心獨永三尺腰橫電光炯
破碎金甌往事非剩水殘山誰管領歸來虎帳牙
璋

天語傳宣氣奮揚鳧藻聲和令如水八十七營親頡頏
乃知真氣貫胃臆武達文通並奇特丹青儻許畫凌
烟襄鄂猶當借顏色竭來偶展桐塋圖書生骨相何
清臞水光樹影伴岑寂面目嚴冷神恬愉京江老人
首題品畫筆蕭疎樵李沈冷然洗我心頭熱願向桐
陰借高枕

周漁璜宮詹西嶗春耕圖

貴陽府志

餘編卷六

文徵十八

十七

絲柳拂烟霄桃花滿洲渚布穀催春耕新晴歇秧雨
奚奴餉耕攜酒脯畫意依稀少稜杜誰歟畫者鴻臚
禹桐野先生迺田父我聞先生天挺豪手綜文陣兼
戎韜底事長饒白木柄蕉衫芒屨舳頻勞冰銜尙署
周太史身在東華軟紅裏豈厭簪組太喧囂要借田
園相料理君不見淵明五斗懶折腰歸來植杖耘東
臯又不見東坡先生攜大瓢千年春夢等覆蕉達人
萬事脫塵鞅蓬廬戢影真超超我謂畫家畫心非畫
狀浩浩天機司意匠蓬瀛天上列仙圖邱壑曾中耕
者相不然捷徑寬終老充隱何能洗凡障我亦披圖

發浩歌故山桃李春風多高堂取足具菽水願典朝
衫披綠蓑

吳振棫

憫黔民

窮山地已開荒盡豐歲人猶乞食多未免隱憂防鈔
掠正宜下考拙催科飲水茹蕨知誰是剜肉醫創奈
爾何再霰莫愁無短褐已吹春律動陽和

遊雪厓洞登來仙閣晚眺

朱符墨牒判易了笋瘦蔬肥貪午飽閉官只合作清

遊况是看山晴最好雪厓近在城南隅石竅摩谿含

貴陽府志

餘編卷六

文徵十八

七

清虛恨無奇境闢奧窔但有古佛常跏趺長廊森森
萬綠裏風葉舉舉交婀娜餘花幾點不成春已老鶯
聲啼向我欲窮望眼登高閣面面山如青鐵削中央
如礪不全平天遣何年着城郭舊時遊跡墮渺茫甘
載身名仍寂寞旁人指點說頑仙三度飛來健黃鶴
余已邪典黔試癸未復
由黔入滇今三至矣 曖曖春烟向夕生鱗鱗新水

張南明沈吟獨客憑闌久門外夕陽流磬聲

翠微閣秋望

在城南
觀音寺

白雲從何來曉雨灑然作僧房鐘未動樵澗葉初落
冥濛飛鳥外寒翠抱高閣下枕南明河急溜漱厓崿

筒車並村喧漁舸過橋泊地近得清遊心寂解塵縛
未須嗟遠宦風景良不惡

賀藕耕中丞將以元旦禱雪龍祠同用東坡禱雨張

龍公得雪飲聚星堂詩韻

壬寅除夕

十月黔山微脫葉龍公先試頭番雪冬深氣暖放老
晴蠻霧昏嵐掃俱絕山耕确确龜圻深圃汲勞勞鹿
盧折驟聞雨急土膏融喜抵雪深牛跡滅中丞望歲
尚精禱戊夜琅然閣鈴掣但願麥甃甃陳荻肯戀屠
蘇迷醉纈會看喜氣入新桃萬戶千門糝瓊屑何須
古潭問蛻骨呼吸感通真一瞥百穀時熟民樂康歲
貴陽府志

餘藝卷六

文徵十八

九

朝吉語人爭說亟爲傳告山中人好趣場期買犁鐵
人日宿龍里縣去貴陽僅一程矣作此寄家人

萬里逢人日山中尚問塗便歸仍是客且住未爲迂
亟貰一壺酒應殘七種蔬迎門或相識最憶小於菟
春日遊扶風山

山近來尤數晴光翠勝螺

俗呼螺山

徑深新樹密雨歇

斷雲多鳥解當花舞

山有馴翠亭蓄孔雀二

僧容載酒過似聞

松塢裏隱約有樵歌

黔靈山

黔靈孰云遠朝夕在北戶命駕欣茲游岡阜紆回互

瞻矚欲上日披豁初解霧開堂何時僧法雨活萬樹
純碧裏一山面目不復露修蛇徑盤盤前歧斷無路
百轉快新覲千級蹙窘步喘汗升其顛石角敗芒屨
香臺功德雲地靜鷓無怖小休青豆房松竈治茗具
西園雜興

閨亭開窻寮高閣架坡陀芳景誰家有長吟獨自過
鶯聲晴樹碎蝶影午簾多更喜牆頭見春烟畫翠螺
白晝攤書地青山挂笏時空亭人坐久微雨燕歸遲
石蘚全遮路風萍不滿池心憐妨屐齒新筍雨三枝
恐有微塵浣呼童淨掃除水香荷葉大風定柳花疎
貴陽府志

徐編卷天

文徵十八

二十

徑轉時逢鶴闌低獨戲魚溪山畫圖裏相較竟何如
水色明於鏡因風慘落花兒鷺眠淺草蝌蚪亂晴沙
暮捲游絲入籬牽弱蔓斜明朝天氣好屋角艷餘霞
黔南二忠詩

甘忠果公名文焜字炳如其先汪西豐城人後遷
藩陽隸正藍旗漢軍累官至雲貴總督康熙十二
年吳三桂反遣族弟文炯齎疏入告而以書報川
湖總督蔡毓榮趣其集兵沅州聯黔楚聲勢會巡
撫曹申吉提督李本深已受僞命督標兵久被脅
誘調遣無受命者公度貴陽必不可守令妾盛氏

與婦女七人縊死而率數騎與子國城筆帖式和善雅圖疾馳鎮遠比至副將江義得三桂書以兵圍公於吉祥寺公衣冠向北再拜自頸死

通志云
縊死

年四十有二國城和善雅圖從死焉吉祥寺在吉祥山下寺有古柏二堅若鐵石人謂忠烈之氣所結云

猥子藏野心一嗥乃衆應隻手障洪河人力安可勝乞援謀自滅殉國志早定古柯寺門雙號風肅清聽王忠毅公名之鼎漢軍正紅旗人以任襲二等子爵累官至提督康熙十八年吳世璠貴陽賊將

貴陽府志

餘編卷八

文獻十八

三

尤廷玉等犯永甯時公官四川提督率總兵劉魁李芳述大敗之斬偽總兵王友貴等勇畧將軍趙良棟將進取雲貴調芳述等至敘州而留公守永甯賊陷瀘州復來犯拒守甚久外援阻絕賊穴地攻城陷公以印付僕陳善問道歸成都而自率兵巷戰左腋創爲賊執鼻之貴陽世璠遣夏國相等說降公不屈賊怒以刃擬其頸瞋目大罵曰逆賊何不速殺我遂遇害蓋康熙十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也是日大風拔木黃塵蔽天同死者總兵劉魁何承德以下凡十二人

爲鬼當殺賊豈有降將軍嬰城復巷戰壯氣鬱如雲
使君不負國孰忍負使君風霾塞天地憤泣紛精魂
相寶山

人言苦犖确我愛松間風翛然不知夏縹緲登茲峯

威遲樵人逕鬼崔梵王官幻相滅諸妄鏡臺塵已蒙

寺有大銅鏡俗言舊時能照見前世長廊亘天際疎雨濕網蟲憑闌一

以眺羣山自橫縱城郭出地底萬家雲氣中間香入

微妙解帶語從容坐久豁斜景飲澗下雙虹

秋日西園雜興

此屋非我有我適來居之人間皆傳舍豈遂廢不治

貴陽府志

徐編卷六

文徵十八

三

既已飾亭榭還復理徑蹊草木周四隅晚晚惜芳菲

葉落人恨早花開人恨遲霜露以時至恩怨夫何私

秋聲在堂下蟋蟀其有知

西向一小室獅峯鬱相望縱橫十數步可以支胡牀

牕牖頗洞達坐攬雲霞光熟客輕未禮不復相矜莊

因之討文史亦或談耕桑農事非素習其味知甚長

願君畢此辭日暮聊一觴

蓮房摘已盡蓮葉黃欲枯尚有一兩花翛然脫泥淤

雖言歲華晚顏色何其舒蓮根况可食外直中亦虛

願以薦嘉客煩慮爲蠲除

池邊多紅蓼伶係似寒女墻角黃葵花正色頗自許
無人若冷眼寂寞付秋雨桃李方盛時百卉非其侶
一夜作春泥愁絕燕子語

池北一朶桑池東一樹楮不知幾歲年橫截半畝許
老醜甚可憎擁腫蓋無取微聞服食功差與參苓位
醫者不此求生固非其所不材覬天全斤斧終赦汝
交藤赤復白本草嘗具論時雨旣滲漉英翹一何繁
蛇蚓互蟠結遂滿階墀前昔人稱上藥能使縞髮元
我今漸衰塞妄意求神仙磐石不可移誰能擢其根
衆雛紛長成秋啼聲漸老其名非一族灌木羣飛繞
貴陽府志

餘編卷六

文徵十八

三

高騫無奇翼霄路望縹緲百年謝虞羅一枝亦自好
已迫霜雪期羣匹慎相保

京洛幾千里大道多風塵由來爲天下土苴治其身
園西有隙地幾年委荆榛今年畧種植風露秋已新
寒菜旣可茹枯莢亦可薪

胡蝶入我幃空階雨聲滿所思天一涯道路日以遠
開扉對青山落日忽云晚此中豈無人採藥忽忘返
石髓莫我貽憂心何由緩

何時倒植柳吐此于絲柔古來詩人意此物不宜秋
秋風爾何事吹滿人問愁日旰倦隱几忽夢湖西頭

柳色綠更好似作寒食游上有亂鶯語下有沙棠舟
淵明昔愛菊所愛非今花今花但爛漫世人浪相誇
顏色豈足重要白根性佳君看九十月獵獵霜風斜
甯作枝上枯不肯汗泥沙

孫起端

和喬見齋中丞禱雨詩

驅魃幾思設萬弩誰識呼龍在迎虎牂牁幻術昔相
傳數典猶設父若祖我聞且蘭磽瘠多十日不再飛
赤土繡嶺山前潭水深中有神物莫敢侮忽逢歲旱
懸虎頭陰陽激薄湧泉府急雷倒撼潭水立電影波

賈陽府志

餘編卷六

文徵十八

三

光金萬縷漫云朽骨堪乞靈我公愛民類伯禹一
寸精誠瓦早知萬仞神淵溢欲吐喚起癡龍飛九霄
呼吸風雲作霖雨公喜可知衆歡騰田畷曾孫俱
無怒

周作楫

和喬見齋中丞禱雨詩

步禱不須前負弩

公步禱屏除騶從

爰颺無奈風從虎

連日大風

蒸香默叩日雨回

每日步禱兩次

重請明神同佛祖

龍王廟城隍廟

馬靈山均

忽聞城外有龍潭

潭在城北二十里

虎頭舊事傳

風土

舊傳嘉慶年懸虎頭放潭中卽得雨

高懸寶積廿餘年

虎頭舊縣署

梁什襲藏之何敢侮吹笙擊鼓綵旗揚迎向龍潭

是日府與首縣鼓樂迎請至潭

果然神物有神奇頃刻天陰雲

縷縷入夜蕩電猶未已

是夜大雨連宵達旦所被甚廣

公之德兮功

冠禹以誠相感慰

公心好句如珠快傾吐修祠捐

俸答神庥

龍潭舊有祠今傾圮公捐俸重修以報神貺

不獨有亭名喜雨

從此豐穰歌歲歲風來不疾雷不怒

陶大銓

和喬見齋中丞禱雨詩

騰蛟舞潮湖射弩勢拽百靈聲怖虎誰知朽骨震餘

威深淵氣捋鱗蟲祖旱魃狂躍驅爻風火雲歎欲裂

貴陽府志

餘編卷六

文徵十八

三五

赤土萬家生佛福黥輿起卧作霖非余侮神龍盤蜃

澄潭黑抱領潛踪眠水府忽地驚投雪毛顛精誠感

觸生雲縷天瓢倒斟駭浪翻委宛功侔策授禹原隰

爭看尺澤含湯浦直挾寸心吐岡野霑霑積槁蘇承

令蒼生沐膏雨關心民瘼召和甘怪颺何敢撻赫怒

釋蒼遙 方外

東山分得

傑閣凌霄漢川原入望真霜濃楓葉醉秋老菊花新

化蝶休疑夢尋源自得津知今日會石上有前因

許秀貞 女士

登黔靈山絕頂

絕頂登臨日長天一望中山高懸小立風峻逼長空
黑疑藏虎潭腥欲起龍一聲清唳響蒼翠鎖冥濛
暮遊水月寺

數里尋山徑雲開別有天水環溪口寺月抱渡頭船
冷落金莖露清流玉女泉蕭蕭紅葉裏樓閣枕江烟
春日登觀風臺

岿巖直上擁層臺西北雲蒸嶽頂開春暖日邊飛細
雨午晴天外走輕雷一聲磬响羣峯合萬道泉奔絕
壁來羯鼓催花歸正緩聯吟共酌紫霞杯

貴陽府志

餘編卷六

文徵十八

三

李坤耀

冬日遊黔靈山

畢竟冬晴勝素秋探梅何待幾生修試看蓮社禪三
昧怪石呬嶮尙點頭

敘目

敕 宋太祖賜普貴敕

採入土司傳

歐陽修擬賜西南蕃

蠻人張漢頂等敕書

擬賜西南蕃蠻人張光現等

敕書 蘇軾擬賜西南羅蕃進奉敕書

表 張廣泗進貴州通志表

採入藝文畧

疏 王憲請忠烈廟南公祀典疏畧 田秋請開貴

州鄉利疏 林喬相請廣額疏採入林喬相傳郭于章題設

新貴黃平等學疏採入趙廷臣傳李時華增設縣學疏採入李時華傳趙

廷臣廣教疏採入趙廷臣傳卞三元借發倉米賑饑疏採入卞三元傳

元佟鳳彩陳私派之源疏採入鳳彩傳添設驛遞疏採入佟鳳彩傳

疏採入甘文燁傳蔡天顏請預撥協餉

疏採入蔡天顏傳范承勳改設州縣疏

承勳疏採入范承勳傳開興邦官莊悉歸有司疏

與邦疏採入開興邦傳廣中額疏

請表精忠以隆祀典疏 王繼文預撥貴州兵餉疏

勸民

貴陽府志 餘編卷六 文數十八 五七

開墾荒田疏採入王燕傳苗蠻劫虜處分當因地制宜疏

採入王燕傳 于準請定兵糧本折規則疏採入于準傳請展徵

輸以舒民力疏採入于準傳苗民久入版圖請開上進之

途疏採入于準傳常平積貯疏採入于準傳劉蔭樞鄉闈廣額

疏採入劉蔭樞傳王承祜貴州會試分卷疏採入王承祜傳鄂爾泰

分別流土官考成疏採入爾泰傳雲貴事宜疏採入爾泰傳慶

雲疏奏設貞豐州及羅斛册亨州同州判疏採入爾泰傳

請開上游驛站疏下游改站疏採入爾泰傳撫勦生苗情

形疏採入爾泰傳楊天縱黔省錢法疏採入貨畧揚名時陳

綏定苗疆方畧劄子 包祈永苗疆事宜疏採入包祈永傳

丈量貴州田畝疏

採入卮請 祥承傳

紡織疏

張廣泗設

立苗疆義學疏

改徵米疏 採入張 廣泗錄

條陳驛因並禁派

擾疏

採入張 廣泗錄

請免折色兵糧疏

採入張 廣泗錄 裴宗錫請改

長寨爲中缺疏

賀長齡奏建尙節堂並及幼堂疏

但明倫請嚴禁貴州黨匪疏 請停派大員編查

苗疆保甲疏

教 王守仁龍場諸生條教

鄂爾泰丁祭示 宋

如林勸種橡養蠶示

狀 宋如林請種橡育蠶詳文

書 王守仁荅毛副憲書

謝安宣慰書 貽安貴

貴陽府志

餘編卷六

文徵十八

天

榮書

席書爲諸書請王陽明先生講學書

採入席 書錄

甘文焜復貴州提督李本深書

晏斯盛與尹制府

論殺理苗疆書

採入晏 斯盛錄

議 田雯弭災議

衛旣齊祀典議

鄂爾泰五王

位次議

潘文芮撫勦苗獫得失議

黔省開墾足

食議

藍鼎元貴州全省總論 貴陽府總論 白

雲山論

論 田雯濟火論

奢香論

附入馬 燈錄 李化龍于三善

論 張澍建文君臣論

說 田雯積穀說

附入食 貨錄

鹽價說

雄黃說

烏蒙

馬說 鄂爾泰先農說 籍田說 揚天縱貴州興

圖說 張澍茂學篇

問答 王守仁龍場坐問答

賦 王杏聖泉賦 江東之鼉磯賦 田雯朱砂賦

漏鈞泉賦 常安石船賦 曾煥銅鼓山賦 續銅

鼓山賦 張澍愁霖賦 袁如凱螺峯賦

頌 王訓嘉瓜頌 曹文偉金芝頌 王士俊黔省

慶雲嘉禾苗蠻歸順頌

贊 宋濂天馬贊

箴 劉之龍太守箴 採入劉之龍錄

貴陽府志 餘編卷大 文徵十八 瓦

銘 郭子章神武祠碑銘 江盈科黔師平播銘

鄂爾泰鐵柱銘 勒保鐵柱銘

解 鄭耿牂柯江解 附山水 附記

考 郭子章莊躡牂柯攷 田雯牂柯江攷 紫池

攷 晏斯盛黔中水道攷 附山水 附記 靖道謨貴州攷

黔中攷 夜郎攷 莫與儔牂柯攷 莊躡攷漢且

故地攷 辯 田雯漢前軍諡法辯

紀事 高拱撫夷紀事 記 范匯八番順元宣慰司題名碑記 金幼攷夏

趙堯司學題名記 附進士表 白圭鍾鼓樓記

蕭儼布政司題名記附布政司表 彭華按察司題名記附

按察司表

王守仁遠俗亭記 君

子亭記 何陋軒記 賓陽堂記 玩易窩記

桑詞記 湯昇表忠詞記 賈宏重修司學

碑記 趙鐵鳳嬉堂記 吳維嶽貢院碑記 萬士

和義翁記 况叔祺提學道題名記附按察使表 劉汝楫

聖泉記 阮文中陽明書院記 馮成能陽明祠記

劉秉仁武侯祠碑記 江東之貴陽右文田記 貴

陽府學碑記 郭子章重修鐘鼓樓記 養教所記

畢三才觀風臺記 鄒德溥郭青螺祠碑記 謝三

貴陽府志續編卷八

文徵十八

五

秀東山志畧 胡運平白雲山建文帝閣碑記 邱

不實建黃定縣碑記 遊馮虛洞記 新添馬政記

李遠素廬山司黑神廟記 吳中蕃重修忠烈廟記

修鳳彩重修昭文門文昌閣碑記 楊雍建重修陽

明書院記 田雯陽明書院碑記 重修武鄉侯祠

碑記 重修甲秀樓碑記 貴陽府學藏書記 漏

洵泉記 范承勲漏洵泉記 衛旣齊重修文昌閣

碑記 閻興邦重修貴陽三門記 趙士麟黔撫楊

公去思碑記 韓之屏重修廣順公署記 潘馴瘦

竹亭小記 李祺聖泉記 劉 怡鳥龍洞記 裴

宗錫重修貴陽府學碑記 圖思德重修忠烈廟記

鄭大進奎光閣記 德隆重修貴山書院記 鄭有

德貞定舊縣學宮記 舊縣修城碑記 周肇岐重

修文廟記 周奎仙入洞記 麟山記 翟用時重

修東門文昌閣碑記 倭臣布重修貴山正習正本

書院碑記 陳預建來仙閣暨匯川橋記 陳以沈

頭橋蔡貞女碑記 張洵遊白雲山記 謁王陽明

先生祠記 遊牟珠洞記 遊黔靈山記 嵩溥太

平河碑記 桂良尚節堂記 賀長齡及幼堂記

景謙臬署西園記 任樹森尚節堂樂成後記 陳

實陽府志 餘編卷太 文徵十八 三

熙晉新建逆宰書院記 張鳳池東林寺碑記 曹

敦鈞重修南皋書院碑記 俞汝卜縣府考童生試

卷碑記 重修貴定縣城記 新建貴定考棚碑記

賓興路費田碑記 但明倫石燕關記

序 王守仁氣候圖序 五經臆說序 吳國倫西

征雜述序 孫應龍西征雜述序 郭子章城書序

潘潤民端俗約言序 龍文光尊聖志序 衛既齊

鄉飲酒儀序

送行序 王守仁送毛副憲致仕歸相江書院序

李夢陽送陳公赴貴州序 侯一元送翁丹山參議

貴陽序 譚元春送少司馬蔡公撫黔序

傳 吳中蕃潘思賢傳附潘思賢 守棺孝子傳附守棺孝子傳

胡朝棟傳附胡朝棟 潘馴瘦竹先生傳 何德新西嵐

子傳 潘文芮翠屏寄客傳

墓表 吳國倫有明朝列大夫貴州布政使司右參

議楊公遺墓表 潘淳奉直大夫朱君暨德配單太

宜人合葬墓表

墓志銘 郭子章封文林郎山西道監察御史馬君

墓志銘 趙士麒封中憲大夫九江府知府王公墓

志銘 張錫毅幹勇巴圖魯武顯將軍四川川北鎮

貴陽府志 餘編卷六

總兵世襲騎都尉朱勇烈公墓志銘

行述 潘馴中奉大夫雲南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

使顯考朗陵府君行述

祭文 王守仁瘞瘵文

詩 共六卷 無目

右貴陽文徵十八卷 分爲二十八類 類各依時代而

次之 要以有關於山水建置人物掌故者爲斷 餘雖

上弗取也 序則全其藝文 傳則悉登 耆舊斯之所錄

或上大夫送行之別 持或文人遊戲之詆 嘲如文選

之載 非有韓集之存 雖谷耳 其餘諸文 已採入正編

者各存其目而備注之示可稽也

賈陽府志



餘編卷六

文徵十八

子

貴陽府志餘篇卷之十九

知貴陽府事泰和周作揖夢巖輯

知貴陽府事博白朱德璉綬堂刊

雜識上

司馬相如爲上林子虛賦意思瀟散不復以外事相
關天地錯綜古今忽然如睡醒而興幾百日而
 後成其友人盛覽字長通牂柯名士嘗問以作賦相
 如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盾一經一緯一宮
 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
 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博覽乃作合組歌列錦賦而
 貴陽府志 餘篇卷十九 雜識上
 一
 退終身不復敢言作賦之心矣

州接牂柯同被聲教此排擯竊自慚恥謹遣使隨
 牂柯等州朝賀伏乞時賜優諭兼同刺史授官

今嘉議大夫吏部尚書致仕許昌馮公名夢弼字士
 啟其始由八番雲南宣慰司吏繼辟榘湖廣省士啟
 嘗言其在八番時乘驛出向某所最後望一驛驛吏
 語以今夕晚矣且馬絆出在江上不若毋行士啟不
 漫省卽選馬亟行行未三四十里忽馬刺赤者急行
 下馬拜跪伏其言侏離莫能曉而其意則甚哀窮士
 啟問之但搖手意謂且死矣於是士啟亦下馬禱之

曰某萬里遠客從吏遐方使有祿命固不死無之故
逃死時月微明覩一物如小屋大竟滾入江水中唯
嵐臭浪襲人行數里許乃問之馬刺赤曰是之謂馬
絆問馬絆何物搖手不敢對三更後至前驛驛吏
迎錯愕曰是何大膽敢越馬絆來乎士效內馬絆吏
乃首此螭蝗精也遇之者輒爲所噬

黔米貴州各屬產米精絕盡香稻也所釀酒亦甘芳
入妙楚中遠不及而天下未有舉爲褒譚詳志之以
告好事家之知有黔米也

貴陽地勢自貴陽而上至威清衛日加隆聳右畔青

貴陽府志

餘篇卷十九

雜識上

二

山尖頂若數點芙蓉可俯而捫從來見雲霞之狀如
畫中之樹扁而不圓至此衛館舍西南一望羣峰矗
立白雲千頃如在足下變幻百出或如沸湯或成堆
壘昔之所稱爲車爲布爲輪爲馬爲牛皆不足以狀
其妙蓋俯視則雲氣之全體皆見怪怪奇奇無所不
備也

苗種貴陽自阿江峭而上大道如髮乃屬漠其左右
高山內盡爲苗穴然皆輪纒赴差如齊民其種類白
苗黑苗花苗不一直北百里卽水西地威清衛鎮彝
舖西南有山黝遠可望不可卽曰銅鼓山昔諸葛南

征獲銅鼓於此其地亦有農居狎家苗多從山口出入此山前後左右苗種各別又有蔡家苗農家苗皆有頭目狎苗則屬役於安氏

老虎苗民無城郭或三十家五十家據險而居以防弋獲每一處合募一勇士號曰老虎飲食供奉有加焉戰則老虎當先指揮調度合諸苗計之爲老虎者不知其幾千百也

貴西苗種九種種類各別大約垂髻垢面語言與黔人不同以青布帕裹髮高盤額前所佩七首終其身未嘗解無絮布雖大寒亦且披破氈一片或犬羊之

貴陽府志

餘篇卷九 雜識上

三

皮裘廣三尺許風從左至則披左風右至則披右肩或掩於胸或負於背皆視風所至居高山大箐中不產稻惟食苦蕎雜糧貪悍輕生跣足走險易於爲亂雖饑寒迫之亦由漢人欺其愚而侮之太過忿激而成也

矇矓黔中人稱

天子爲京裡老皇帝稱大小官府皆曰皇帝其私稱官府則曰矇矓西稱官曰矓稱官府之僕從皆曰老命各衙門曰朝廷矓矓矓之稱始春秋一字之譏歟

衣服飲食苗人多衣草衣婦人以筒布爲裙以荷葉

包飯澗水澆而食之以蘆管漬酒飲之謂之竿兒酒
呼坐爲歹雞

打牙猪猪苗種有打牙猪猪其至尊者用銀鍍鳩杖
流官趕場苗人呼漢官爲流官甚畏懼之呼上市爲
趕場

歲臘苗中歲臘有以十月十一月者迎春多扮故事
殊怪奇俗用雞卜吹蘆笙賽神打鼓爲戲

石花黔靈山中四月內石生花如雲霞燦然人多往
觀之

男女婚匹女兒未配者鴉竿於野男子未娶者簪花

貴陽府志

餘篇卷十九 雜識上

四

爲號每晚食後打鼓聚會謂之跳月未婚匹者在其
搖奔女人銀釵垂耳以馬尾爲鬢

貴州省城明初設貴州宣慰司至隆慶中改貴陽府
環城九里七分自南至北街道甚闊市肆咸聚從來
談者皆謂滇南重地而取道於黔中一綫設黔省總
爲通滇計然明時二百年中黔常多事不及虞雲之
盛近則黔地漸安荒蕪漸闢矣

貴州省城西隅有土著老人張姓言宣慰司安氏向
與流官中分而治以城中十字街爲界西屬宣慰東
屬流官故府西一帶舊稱老苗城天啟中與守土臣

不協乃招水西酋長安堯陷龍里攻省城自天啟二
年二月初七日被圍至十月初一督師張鶴鳴援兵
至乃解圍後朱變元繼至始平定議於舊城外聯築
一城謂之新城以護城外居民工竣於天啟四年周
九里三分自孫可望出蜀出黔乃大築省城撤新城
爲之新城乃毀廢

號石蝎子花黔靈山鈔有號石山谷多蝎子花

人化爲虎貴州最多婦人卽化男子則不化也康熙

二十六年貴州定番州上馬司土官方名譽之母獨

貴陽府志

餘篇卷十九 雜識上

五

坐室中忽門外有數虎往來其間母卽神癡以手據
地坐而攫食侍者扶掖輒怒搏之數日口漸潤而目
蹙突身有黃毛踴躍欲出外虎日夕至門候之一日
偶值弛備跳入虎羣至地數滾變虎而去三十六
年開州民家一婦亦如此已逸入山尚未全變其夫
與子求而獲之載與俱歸飲藥醫治月餘後爲人今
尚在州守王紀青親言之

菊番蜀都賦曰踴蕩茱萸吳都賦曰東風浮西所謂

布綠葉之萋萋結朱實之離離迎隆冬而不凋當夏
更以猗猗是也菊花如流藤葉如草撥子如桑椹

亦西域之種矣。陽薑陰段，膚白皮烏，其味辛香，近於桃柳之麪矣。嶺南人取其葉合檳榔食之，呼爲莖，莖亦莖也。又爲九真之藤，根似芋而長，葉似天南星而大，黔之人食檳榔者，購於滇，斷破之，長寸許，與石棗、炭並咀口中，赤如血，又瀝其油，醜爲醬，故曰蒟醬。楊升庵丹鉛錄所攷，非謬矣。二物微不同，然資之以調燥濕，疏積滯，消瘴癘，功則一也。

邛竹，乙酉，余官武昌，來江上，凡夫山曲水涯，風亭月觀之間，見此君之風稍雨籜，青青猗猗，輒爲之解衣駐馬，坐其下，流連竟日。今於黔得邛竹，以其名考之，**貴陽府志** 餘篇卷十九 雜識上

曰產於蜀之臨邛，或山川相接，草木無殊，故亦有於黔耳。土人呼爲羅漢竹，蝟腹蛇蟠，鶴膝龍鐘，竹中之磊磊落落，俯視一切者。夏侯湛贊東方生云：開濟明隘，包含宏大，雄節邁倫，高風蓋世，可謂拔乎其萃，遊方之外者也。子瞻嘗取以況太白，余於邛竹亦云。斷以爲杖，藏之惜之，俟歸田之後，老而用之，無爲葛陂之擲，化龍飛去矣。

密筍柑或曰卽南海之紫羅，檣觀佛指而少擘指形，悉具屈而不伸，剖食如蜜，類於楚澤之萍實也。黃裳元吉其臭如蘭，咀嚼之響流齒，煥矣。其子離離可數。

盤州以上歲有之蓄之樹以決歲薦之材則彌月色
不衰而亦不變可謂果實中之幽人志士矣

刺梨野生夏葩秋實幹如蒺藜多芒刺葩如茶蘼實
如安石榴而較小味甘而微酸食之可以已悶亦可
消滯漬其汁煎之以蜜可作膏正不減於梨楂也然
亦有貴賤辨之單者土人以之插籬而代槿胎之重
者名爲送春歸春深吐豔大於菊密萼綠英紅紫相
間而成色實尤美黔之四封悉產移之他境則不生
豈亦畫疆之雉過淮之橘耶又普定烏撒梨不下建
陽宣城亦有梨膏佳者不下河間

貴陽府志

餘篇卷十九

雜識上

雜

雞埏負苞之族肉芝之遠裔也一名蠓奪所生之下
多白蠓氣所蒸也秋七月生淺草中初奮地則如笠
漸如蓋移晷則紛披如雞羽故曰雞以其從土出故
曰埏種有二惟紫者可茹白能傷人蓋竊其似以亂
真不可以不察也又有肥瘠之殊肥者味厚瘠則薄
理固然也蹲而采之來歲可再得立則否然亦視其
雨暘之愆若爲羨耗以之充庖甘鮮殊可悅熾而藏
之膏而漬之溷以永昌蒙自爲最黔則普定所產味
不及滇岬雅引莊子雞菌不知晦朔集韻壤土菌也
鳥飛而斂足菌形如之

脆蛇長尺許圍如錢背黑腹白暗鱗斑斑可玩也生
黔地伏草澤間出入往來恒有度捕之者置竹筒於
其徑則入其中急持之方可完少緩則自碎故名脆
暴之使乾已風去癘視其身之上中下以治人之頂
腹脛足罔不驗

五九菊黔中菊有五月開九月復開者名五九菊
斷腸草叢生根如商陸葉類蓼而大莖有節當心抽
花藥數十作穗花淡紅色久漸赤子離離似桑甚黔
地多有之署園中百叢也紅鬢內豔頰牙外標華橙
之映翠幕丹瑤之厠碧瑤當不過是初至未識其名
貴陽府志

餘篇卷十九 雜識上

八

有熨兒自尋伺至始呼之毒能斷腸可賊也辛未夏
雨過忽來小鳥止於穗間羅之綠衣鳥距似倒掛么
鳳軒輕才五銖極可玩籠之三日熨兒曰此斷腸鳥
也嗜啄斷腸花子采而飼之可久活試之果然

論曰按本草經斷腸草一名鉤吻一名埜葛一名胡
蔓一名黃藤今證之皆非也陶宏景云鉤吻言鉤人
喉吻入腹爛腸是也然所謂葉紫花黃初生似黃精
隱居斯語爲茅山黃獨反覆致辨無使學長生者誤
服它物已耳非篤論也若博物志所云鉤吻蔓生葉
似鳧葵則大繆矣稽含南方草木狀云埜葛蔓生葉

如羅勒一名胡蔓草段成式酉陽雜俎云胡蔓草生
邕州容州之間花扁如扇子色黃白其葉黑一葉入
口百竅潰血人無復生也後人之註本草者習其說
而不察遂謂鉤吻胡蔓草野葛一物也而異其名如
毛詩申螽斯莎雞蟋蟀之類俗謂之斷腸草復從而
傅會之謂五六月間花似檉柳生嶺南者花黃生滇
南者花紅夫鉤吻言其毒也曰蔓曰葛曰藤謂指此
草爲蔓生之物更失其真況此草之春花夏實又與
檉柳迥殊乎毋亦草之毒者不一種猶夫人之無良
者不一族爲宏景諸君子所不及詳不屑道歎惜乎

貴陽府志

餘篇卷十九 雜識上

九

爾雅未載郭璞鄭樵未註旁引曲喻不見於三百篇
故陸機陸佃羅願輩亦未疏其義也杜甫之咏除蘘
草疾惡若讐嗟乎有世衛之責者迭迭遇此毒草不
知鋤而去之而反按劍於芝蘭之當戶何哉

蘘草卽罽麻黔蜀有之生於籬落溪厓間葉類麻多
毛刺螫人手足腫痛至不可忍杜子美所謂草有害
於人何曾生阻修其毒甚蜂螫其多彌道周是也不
知者往往爲其所中比其毒於蜂螫蝎蝮殆不爲過
鋤而去之置諸水中勿使滋蔓所以遠惡也然土人
一入以沸湯則可已瘋亦可肥豕世固無棄物哉

以章子厚而治軍以韓侂胄而傳旨非盡無濟顧用
之者何如耳宋祁益部方物至於燔草亦云藜能盤
人有花無實員冬弗悴可以祛疾古人謂是草堪醫
信哉

硃砂自馬蹄關至用砂壩十里而近自用砂壩至洋
水熱水五十里而遙皆砂廠也洋熱之砂爲箭鏃爲
筒子用壩之砂爲斧劈爲鏡面此其凡也采砂者必
驗其影見若匏壺者見若竹節者尾之掘地而下曰
井平行而入曰隳置而高者曰天平墜而斜者曰牛
吸水皆必支木器板以爲席而後可障土谷鍾錘斫
貴陽府志

餘篇卷十九

雜識上

十一

斧鑊之用靡不備焚膏而入蛇行劓劓如追亡子控
金顛而逐原鹿夜以爲旦死生震壓之所不計也石
則斧之過堅則煤之必達而後止有按虎馬象王馬
於菟長離焉則大幸矣否則梧捲馬箋籟焉響珥焉
要亦聽之靡而重者爲砂寶伏土中响响作伏雌聲
聞者勿得驚驚則他走凡砂之走響如松風無巨無
細咸以晶煖爲上柳子所謂色如芙蓉是也方其負
荷而出投諸水淘之汰之搖以狀漂以箕旣淨囊而
漉之不卽乾口以吹之其水或滯之池或引之管越
崗踰嶺涓涓天上落也獲之多寡賦庸命地之啟閉

眠虜時砂之楷良眠虜質不可強亦不可恒也銅仁
萬山婺川板廠皆有之

砒礞竈有大小釜亦如之大者容砂二十升離而爲
十層次入之間以穉糝布陳汞灰於其上治以杓中
凹而爲凸覆以釜差殺之搽鹽泥而塗其髻築之乃
煨之凡一晝夜而汞成滴滴懸珠滉漾璀璨皆升於
覆釜之腹小者以煎砂石相錯之巖子既實之掩以
筠籠籠如篩塗以泥豆其孔以疏氣者四孔則周遭
槽之穴其上覆以小甓亦鹽泥固之而後煨炷薊可
成汞登於甓溢則注於孔之槽俟其性定挹而注諸
貴陽府志

餘篇卷十九

雜識上

十一

豕腴裹而縛之乃可行遠如或傾之歛之以椒聚積
如故啟釜甕者必含薑或醬汁乃可邇不則觸其氣
而齒墮矣成汞而升之復可爲硃不忘其本物亦有
然者矣又有自然之永生砂中不待烹煉而成者尤
不易得羽化之資糧也

黔有紅梅枝似虬龍花如胭脂有丹桂花蕃而香烈
與黃桂花異

紫薇俗呼爲怕癢花梅都官詩薄虜痒不勝輕爪嫩
蘇生宜近禁廬是也以紫薇之枝葉皆動可用麻姑
鳥爪矣亦葢光膩無皮葉對生花瓣紫皴蠟跡茸萼

仲夏始華開落相續至秋深乃罷省中多植之謂之
薇省而天上又有薇垣意其種自天上來也余昔官
秘書舍人申鳧盟先生贈入直句云西清今夜月應
照紫薇花蓋取諸此矣黔署有二株大可十圍高出
鵝表離奇輪囷傑榦喬枝數百年物也以余生平所
見莫大於此每遇風日晴好爛熳鋪張幾於明霞繞
閣高燭臨粧眺赤城而登日觀初不知花光之照人
也憶始至署時見此輒嘖然色喜亭亭紫薇花向我
如有意因三復歐陽公語令人尋繹無盡此後冷落
衙齋得以麗日延矚亦足破除岑寂遂更吟六一之

貴陽府志

餘篇卷十九

雜識上

三

章曰人言清禁紫薇郎草詔紫薇花影旁山木不知
官况別也隨紅日上東廊乃大笑口官况如此似亦
不惡顧念花之居傳舍中歷年久閱人已多矣吾儕
碌碌風塵忽來忽去何所籍以不朽不又大可歎哉
武侯錦錦用木綿線染成五色織之質麤有文采俗
傳武侯征銅仁蠻不下時蠻兒女患痘多多有殤者
求之五侯教織此錦爲卧具立活故至今名之曰

武侯錦

韋器盤盂盞盞之屬凡數種矣壺爲善桐酒乳茶注
之提之等於滑稽鴟尾也若若局則遜椒杵之遺響

矣戎宜預箭炮馬鞮囊之被之等於障泥玳瑁也若
細合又增陸離之采色矣用水牛皮牝者首牡者亞
焉濶者貴狹者賤焉鬻者上敝者次焉以水清之燔
毛剝肉取其澤且平也以火烘之龜文縵理取其乾
且厚也以木張之以鬻定之以刀削之而後膏以福
鬆焉膏之其功十也以沙覆之以土審之以石礱之
石出而後繪以文采焉繪其色四也四色皆稊漆
成之首則黃蓋色之正者故首也蘇長公與人論菊
謂如叔向之取醜蔑是也若以石黃絳以灌口砂碧
色合靛青石黃而一之羊肝色兼黃硃靛而三之錄

貴陽府志

餘篇卷十九

雜識上

十三

車鐵筆花鳥賦形斲輪承蜩之技也雕蟲鏤卉運斤
成風崔青蚬邊鸞之手也又水西有乳漆器其制度
畧同獨繪事各別不謂魁方人有此活巧耳

以上
黔書

楊中丞諱文驄字龍友號山子其先嫁章虛陵人始
祖諱德字克明籍貴陽父諱師孔由進士仕至湖廣
布政使生二子長卽中丞公中丞公生鼎卿鼎勲卿
拜貞忠將軍都督同知同與國難聞有子寄江南李
茂芬家茂芬卽貞忠將軍之中軍至今未識存亡鼎
勲生未及周中丞公命其生母郝氏懷抱歸里屢遭
賊阻延至五歲得一使女蓮花竊負隨郝氏伏荆棘

中幸免孤苦零丁僅以儒冠沒世鼎勲生二子長名
元愷字仁濬號誠軒乙酉舉於鄉丙午選直隸雞澤
縣知縣生子三長名卓郡庠生次名菁國學生三景
邑廩生卓生子三長名顯邑庠生次名烈三名熙俱
幼菁生一子名燦幼景生二子名煥名熾次元悖字
仁沛邑庠生生子三名齊名旬名智俱業儒晉生子
四名熟名煜名燾名炳俱幼旬生二子名煒名照俱
幼智生一子名烝乾隆十七年十月初二日謹書出
楊氏世系譜

闡揚龍友孫克威同日死難詩以哭之姑蘇城外轉

貴陽府志

餘篇卷十九

雜識上

十四

旌旂士馬蕭蕭我獨隨自愧江東行不果祇因堂北
養無兒周邦再造威重震漢鼎難扶死自期况有叅
軍同志節臨刑慷慨復何悲

方文塗
山集

哭孫武公楊龍友同日死難同起還同死英風直薄
天故人應色喜孤子望誰憐大節真名士特書期後
賢千秋張許烈江北一人傳

方其義直
之詩鈔

風欽山斗快遂振衣便披光風感叨青盼繼此江東
渭北之迢遙落日浮雲之杳杳均荷藝林大庇敬聞
者先曾王父諱臨字武公明兵部直方司主事出授
福建監軍副使監軍者監明蘇淞巡撫晉升浙閩總

督楊諱文驄字龍友前將軍也楊公原籍興明府
同里楊公與文曾祖文章結社性命締交楊公撫蘇
松時循紋曾祖在兵部任內抗疏萬言降陳武備故
有福建副使之命到任卽與楊公深究鞫畧水陸戒
嚴丙辰秋七月間

大兵精銳擁進公及我曾王父由處州進至建陽水
東三百里將戰知勢不敵曾祖拔髮際金簪付曾王
母方恭人曰汝持此簪歸報太夫人云我與楊公誓
同生死楊公愿我亦得死所矣因飛馬至楊戰處對
壘者問之騰聲答曰我乃監紀孫某是也同楊公被

貴陽府志

餘篇卷十九

雜識上

十六

縛不屈其就義兵去上人後兩公屍於大樹下掘坑
瘞之刻樹皮書兩公官爵姓名於樹上厥後先高王
母汪太淑人命長孫先伯祖中韋奔馳福建尋之二
年覓至建陽水東三百里見大樹皮書官爵姓名
開其坑兩屍朽敗莫辨而面貌如生遂奉兩忠骨並
焚於東峰僧舍分幅裏之束於胸次星馳而歸是時
先大伯曾祖諱頤原仙居縣令先二伯曾祖諱晉原
少司馬三邊經畧俱先後乞終養里居因卜本邑麻
山之楓香嶺合葬豐碑高立中鐫明兵部職方主政
孫某之墓碑左鐫附葬明縣巡撫楊公諱某字某

貴州貴筑人墓下建庵三楹供奉兩公木主延僧守墓歲時伏臘嫡裔序列瞻拜孫之子孫卽楊之子孫英事逾百餘年逾訪不得楊公子孫消息乾隆八年歲小功兄名建勳者官川陝督標副將於長安王明府官廨晤武功楊明府詎知爲中丞之胞侄曾孫因述前事抱頭大哭滿座驚愕得悉中丞有子五人讀史綱所載楊某男婦家口三十六人同時盡節者乃三孀隨任之者屬也至今貴筑尚有兩房後人舊節家室卽以同苑合葬緣由恭錄原委並開先曾祖五代孫曾世系拜懇武功邑宰確寄楊公嫡裔俾令百

貴陽府志

餘篇卷十九

雜識上

去

餘年來得祖骨下落乾隆十年乙丑楊公會孫武攀廉兩人會試與敘大功服弟名循徽以己卯經魁考授咸安宮教習相晤館舍劇談泣下沾襟堅定赴柵拜墓並作書寄覆家兄建勳情詞愷切寒家卽於中節祠之左右懸榻以待盼望五年反無音耗輾轉思之無以自解敢乞卽將敘札寄尊府設帳原長樂縣公轉致中丞賢嗣倘邀文旌早貴雙忠墓側不獨先曾祖含笑九原矣附聞者恭讀明史楊公大節載入列傳先曾祖卽附載楊公列傳內云孫某字某桐城人兵部侍郎晉之第七月

大兵至不降死之光爭日月頂戴

於無暨矣再先祖諱中岳字又申號松麓先曾祖次子八齡依乳母姜氏流離閩中年十四始還鄉上先是先祖聘楊公女卽紋嫡祖母也同死於三十六人中並呈洞悉云

孫解紋上泰安蔣明珣九款書

貴陽府志

餘篇卷十九

雜識上

七

貴陽府志餘篇卷之二十一

知貴陽府事泰和周作楫夢巖

知貴陽府事博白朱德璣綬堂刊

雜識下

廣南有韋士司自言淮陰侯後當鐘室難作淮陰侯
客某匿其三歲兒知蕭相素與侯善往見之微示侯
無後意相國仰天嘆曰嗟乎冤哉淚滂滂下客見其
誠以情告相國驚曰若能匿淮陰兒乎中國不可居
矣急逃南粵趙佗作書遺客匿兒於佗曰此淮陰兒
公善視之佗養以爲己子而封之海濱賜姓韋用韓
貴陽府志

餘篇卷下

雜識下

之半也今之族世豪於海端有鄴侯所遺之書尉佗
所錫之誥勒之鼎器今定番有韋番其先亦出於廣
南晉天福間楚王馬殷遣其八帥率邕管柳州討兩
江溪洞至此留軍戍之因各據其土號八番韋番其
一也其人雖隸版圖輸租課然多陰賊剽悍獸食而
鳥息未見有能豪者至問其受姓之目與鄴侯所遺
之書尉佗所錫之誥率皆不知而去無有則又何也
康熙庚午丹徒蔣寅爲布政使居黔署一日其家人
具食忽案上器皿皆飛起懸於空隙以好語視之則
滿室生香以惡語詈之則穢氣觸鼻甚至移易僕婦

之釵梳衣物甲置於乙夫之房乙置於甲夫之榻種種變幻久而不息命巫治之巫反爲之願仆論經修醮迄不能避蔣知之矚焉則空中有聲如嬰兒嘲謔嘻笑不止而終不見其形竟莫知其怪也

黔人云乙未年貴陽某帥簪柱忽生芝色正黃大於拳經月不離縱人觀之當時以爲瑞未幾兵敗又某鎮將駐安順廳事巾柱亦產金芝時滴漿汁取而飲之比於甘露謂可以延年不三載而亡物固有其先見者

昔我家博望侯至大夏得安石榴蒟醬並得邛竹賈

貴陽府志

餘篇卷下

雜識下

二

人言市之身毒國也身毒索隱音乾篤或曰賢豆亦曰天壽漢書作天竺逸周書作天竹杜篤傳作天筮或作天督通志畧云天竺卽捐毒也田山蓋以爲邛竹出蜀之臨邛謬矣夫之民貴竹也呂生筮竹也筮竹亦作桂竹零陵記所稱桂竹之埜產桂竹是也考山海經云山竹詳引無草木有桂竹甚毒傷人必死竹譜云棘竹一名芳竹扶疎森然大者圍二尺可禦盜賊又交趾有篔簹竹實中勁強有毒銳以刺虎中之則死皆梓竹之屬亦生邛竹劉達注蜀都賦云筍竹出興古盤江以南卽山海經之扶竹也余至黔中

經歷數郡九遇叢薄幽藹輒爲之扶升斤雖命窮力
皇其下賞赤箬綠筒之修篁玩育蟲雲母之嫩箬然
未見稍雲百尋摩月千尺望之似甕剖之爲甕蓬之
爲艸者毋亦一薄水淺霧重烟荒不能畜此偏嗣之
奇節乎而其委積高原蔓逮重谷擅擊夾水儲虛圍
塘青嵐運帶空掃煙淨筠之簞上歲裂而防露輝
娟之篠下瀟瑟而來風予也吟旬對青學仙服汁納
手敵於胸中傲清平之太守非得竹王之胎襍爲茂
林何以有此平安之報哉

黔南巖石之間有草焉如小桑壯枝莖似珊瑚長三
貴陽府志

餘篇卷十

雜識下

三

四尺刺之如魚身援神契之言朱草無異諒卽朱草
也或据三禮宗難之謂王者施德有常則應德而
生與紫脫朱英皆爲上瑞安得叢生於嶺域余接抱
樸子口今西山謀母所種之朱草頗異他處少年湯
飲輒至口鼻出血是此草可種不必其嘉祥也矧古
人嘗以之染絳乎

廣順署後卽馬鞍山古樹叢林虬蟠雲結而懸崖峭
壁尤饒奇草鬱蔥蔥要皆神農磨唇之所未嘗壯
長博物之所不志也暇日攜衣而上爰茵綠鋪地人
肩宇爰藉之其玩見有葉舒如梅瓣者圓莖修枝枝

卽抽於葉心枝各一花花分五瓣色深碧中蕊瀆隄
紅亭亭舊秀不與羣草伍間之小隸對曰長壽草也
聳然異之夫員邱之不死之樹食之延壽郭景純游
仙之所詠也洛陽光明殿前有長生樹二株晉華林
園植長生樹二株皆樹也惟周髀算經言中衡左右
冬有不死之草漢堯時日支國獻活人草三莖死者
將草覆面卽活又河圖玉版云防風之二臣以刃自
貫其心而死禹哀之乃拔其刃療以不死之草是皆
與窟真宅靈嶽名山乃產此嘉卉供仙夫之餐黔蠻
鄉也毒霧滂霖蒸生墊莽蔓延充塞道第難行每思

如薤氏法刈夸藎崇之矣無論無翰虹之垂輪芳苜
之戲鳳洞冥之燭夜望舖之隨時吉雲之餉織離馬
地日之招三足烏卽卻睡迎涼之葉護門懷夢之萋
組綸布帛之英功德文章之秀概未之見顧安得長
壽名葩媿祖洲返魂之香驂瓊苑養神之芝哉或異
域音訛稱僞未可知也然聞今廣西柳州亦有不死
之草如茅食之多壽此草疑卽山海經之菘草云
名香多出古木若鷓鴣斑生於木坎迦南生於黑木
艾納生於括松奇藍一作男亦作南生於榕樹安息生於辟
邪樹膽入生於木犀篤耨生於真臘之杉木金顏打

魔迷迭鷲陸返生之皆爲樹脂又如蜜沈棧雞骨黃
熟雞舌馬蹄青桂入香同出於一樹黔之貴陽府境
出降真香燒之可感引鶴降醮星辰宜焚之凡宅舍
怪異疫癘刃傷燒之立驗小兒尤宜帶之葢此香在
深林密箐懸巖之古籐上人跡不到霜饕雪虐經歷
歲月肉皮俱爛赤心如鐵故其香勁而遠也以生於
籐又名紫籐香云

余正菴雀麥郭注雀麥卽燕麥有毛按穆天子傳
之莖麥內經之迎帥郭義恭廣志之折草血康漢書
注之斯禾張華博物志之篩草也楊升菴以江淮所

貴陽府志

餘篇卷下

雜駁下

五

進之烏昧草當之謬矣羅鬼國禾米亦佳土人以燕
麥爲正糧燕麥壯如麥外皆糠糲內有芥子一粒色
黃可食羣苗以此爲麵每人製一草皮袋盛數升塗
饑輒就山澗調食謂之香麵其地賴此甚多古語云
兔絲燕麥徒有其名殊未然也博物志謂人食燕麥
骨節斷解者亦妄

山石之間有物焉形似蛙又似鮎色青味鮮美苗人
得之進上客呼之爲邶邶按字書無邶字其從土者
土精也宋時徐廷評監廬州酒稅河次得一物如小
兒掌無指懼而埋之或曰此白澤圖所謂邶也食之

多力又一名封與此形壯殊異按交州記陽橫築城於土穴中得一物色白形如蠶蛹無頭長數丈大十圍輾輾能動割腹肉如猪脂以爲臠香美遊甲開山圖雲師生霍山長五六寸有毛似兔雨時出在石上肉甘可炙食或曰石蠶之類卽雨虎也本草云石蛤在石中藏蟄似蝦蟆而大黃色能吞氣飲風露可食疑那那卽石蠶石蛤之類又白澤圖云千年木中有蟲名賈誦狀如豚食之味如狗尤奇也

貴陽鄧玉峯先生之居花卉頗饒有樹焉秋時結實較木瓜微大摘味之似梨而酢漚或謂卽楮余按蓋

貴陽府志

餘篇卷十

雜賦下

六

相也夫相檟楮也李時珍曰檟檣乃木瓜之大者檣子乃木瓜之小者檣梓則檣類之生於北方者三物與木瓜一類而實不同詩之木李通志畧之檣檣埤雅之木梨皆謂相也

黔中昔饒梓楠播州更蕃以桐梓名縣猶酸棗之姓溝豫章之氏郡也近者聚伐濯濯無能化牛矣余至播所見拱把數株殊無巨抱者按梓亦有數種木理白者爲梓赤者爲楸似楸有角者名角梓黃色無子者名柳楸楸之小葉者爲椶椶卽說文所謂檟也梓之實古今注云豫章也梓之桐皮梓實而美者爲楸

尸子謂荆有長松文椅是也。又有鼠梓，一名煥，詩云北山有杞，卽此木也。又有虎梓，江東是植，史記貨殖傳山居千章之材，徐廣云材，漢書作菽，樂彥云菽，梓木也。左傳伐雍門之菽，亦爲梓字。又作櫛，晏子春秋景公登箐室而望，見人有斷雍門之櫛者，卽菽也。梓亦作仔，尚書梓材，古文作仔材也。柎木，其樹直上若幢蓋之狀，葉似桑子似杏，今作楠。爾雅以爲柎。

楚詞云余旣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注蘭爲都梁香，與澤蘭似。澤蘭又名虎蘭，譜云春蘭葉細夏蘭葉細而長，秋蘭葉大而澤。冬蘭葉差大，葉皆不冬。實陽府志

餘篇卷十

雜識下

七

洞春蘭一幹一花，夏秋冬蘭皆一幹十數花。山蘭癯而小，建蘭肥而大了。蘭最貴莖葉生枝歧也。廣志云蕙草綠葉紫花，鄭樵曰卽零陵香葉，可代香，非今之蘭。審矣。後人不識蘭草，蘭花爲二種，遂以一幹一花者爲蘭，一幹數花者爲蕙。號曰蘭蕙，贅矣。黔雖荒微，亦有燕尾魚尾披拂於長坂，曲谿樵者輒隨衆草刈之，以爲薪。余於助輟出，采得六本，莖於庭，將聞之甚。緋謁與朱子所謂葉無氣質，易萎弱者迥不同。乃真王者香也。爲歌離騷一章。

錦之，以花木名者芙蓉也。蒲桃也。牡丹也。葵花也。藜

荷也櫻桃也茱萸也林檎也芝草也阜木也以鳥獸
名者對鳳也翔鸞也翻鴻也仙鶴也孔雀也鴛鴦也
飛燕也麒麟也金雕也天馬也辟邪也獅團也象眼
也走龍也蛟文也龜背也虎頭也以器物名者樓閣
也蔕捕也綬帶也銀鈎也盤毬也籠紋也魚油也博
山也連璧也雜珠也答暈也方勝也闌婆也皆所謂
惣五色而極思藉羅紈而發想者矣黎平之曹滄司
出洞錦以五色絨爲之亦有花木禽獸各樣精者甲
他郡凍之水不敗漬之油不盪是夜郎苗婦之手可
與堯時海人爭妙也又有諸葛洞錦出古州皆紅苗
貴陽府志

餘篇卷二十

雜識下

八

錦紗所織甚麗不可用

按蒼頡七章有鞞斃一篇言治皮之事今其書簡已
逸韋人職聞不復見古人察韋之道矣乃滇遂鬼方
竟擅絕技不知者疑以爲鬼工言不能及也有問於
精手者則告之曰凡韋鞞不摯則易蔑治不約則易
斷不盪之水摩其鞞膜則無以鞞澤不炙之火舒其
鞞粟則無以破張不礪以石則文理無由細賊不膏
以土則鑽孔無由堅熇反是而攻焉而後削之髹之
績畫之厥爲鳴夸焉可以注蘭生厥爲螭盃焉可以
脩嘉味以之爲碁局雖無鷄膽之清韻而滑膩足珍

以之爲馬鵲雖無錦障之光華而柔韌足翫以及爲
盃爲壺爲卮卣爲鈿奩昔稹緻可尚不必鑄懸黎而
鑄麟趾不必雕沈檀而燒宣窯列於市厘黑如純漆
赤如鷄冠黃如蒸臬又或縹綠葱青媽紅油碧芊之
肝鷲之血蝶之粉鹿蜀之五采燦然滿目雖邊鸞花
鳥雀蚓蟲魚不是過矣作贗者膠穀楮爲之輪以漆
敷以采光澤華麗猶夫草也觸之浸之不月而潰退
矣晉者不察擲青蚨與朱提是殆以皮相也

黔之苗育女數歲時必大釀酒既漉後寒月陂池水
竭以泥密封甕瓶瘞於陂中至春漲水滿亦復不發
貴陽府志

餘錄卷二十

雜識下

九

俟女于歸日因決陂取之以供賓客味甘美不可常
得謂之女酒又有甯酒色紅碧可愛余初至黔飲之
經日頭熱溇溇後謂之如雲白鉤吻問諸人言此酒
用胡蔓草汁澆也

周禮序官女酒三千
上女酒女奴醜酒者

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粵東粵殺王郢以報恢因
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粵南粵食蒙蜀枸醬蒙
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
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在
節管灼曰枸音矩劉德曰枸樹如桑其椹長二三寸
酢取其實以爲醬美蜀人以爲珍味師古曰劉說

非也子彫如桑椹耳綠木而生非樹也子又不長二三寸味尤辛不酢今石渠則有之

寰宇源泉何啻億選而如靈廣堪者殆難更僕數以予稽職方所載奇詭尤著者如滄州之澄綠泉泛金石不沈也充衍之泉水交旋如盤龍攬之亦成龍狀也廣陽之姤女泉婦人炫服覲糶必與雨雹也雷山廟之泉鼓動則流聲絕則竭也江乘之湯泉半冷半溫其出一壑也多喜山之雄雌泉春夏左盈右竭秋冬右盈左竭也安豐之喘泉大叫則大涌小叫則小涌喘之則涌益其步定皆別具橐籥壯坤輿之觀不

貴陽府志

卷之十 雜記下

十

僅飲石上寒暖煖雲邊坐客已也而要以黔之聖泉可驗瀾汝爲尤足異三漳浦蠟瀾侯官瀾泉鐘山應瀾連州瀾泉固亦消息有時突然彼則地瀕海隅緣海爲瀾汐而亦泉無與又若媯亭石穴池陽湖泉章貢三瀾安寧海眼連州割溪樂平鳳游荆門蒙泉郴州瀾泉青城瀾泉龍場驛瀾井去海莫絕似與此泉爲伍第彼之瀾候僅再至三至亦未有百盈百竭不爽晝夜如此泉者王韶之始興記云貴州有漏洩一日百盈百涸應漏刻殆指此也余曾再履其地見一湧自石罅迸出噴若玉寶泄爲瑤池淨若醍醐瑩成

琉璃試以錢置石上卽潮漏而與錢齊不涇不淺則信乎此泉之得擅聖名也宜其橫竹引之調符取之以縞痼滌塵珍於玉酒瓊漿可也奈人之飲狂拘貪或且漱盜而去此若浼者亦獨何哉

今永豐州之羅斛東六十里有洞在山巔寬厥幽僻人跡罕到相傳葛洪鍊丹於此余按葛洪本傳洪以年老欲鍊丹以祈遐壽聞交趾出丹求爲苟扇令至韶州爲鄧嶽所留不得還乃止羅浮山修鍊是稚川未嘗至交州也何爲有藥竈之遺夫臨賀之石雷公磨刀涇州之堆夸父振履軒轅鑄鼎於鼎湖委波皆貴陽府志

卷之十

雜識下

土

是重華播琴於厓畔顏阜都名大抵皆妄者所傳也一說志句漏山在梧州府北流石峯千五百從平川中持起其巖穴皆句漏穿漏故名道書第二十二洞天也按句漏山以在梧州者爲是貴州籍斛雖與粵西接而不與比流相直志又云洞有三石室葛洪嘗修鍊於此又有丹竈八仙石則亦傳聞附會之言未實之本傳也

龍里縣東門內短垣數堵筆門葦斜立一人年約四十餘衣甚瀆掇面頰而言有蹙左目修翹右目內有肉釘挺出長幾三寸粗如小兒髻充滿眼眶有橫淚路以糜目形而肉色殷紅余於壬戌十月初四日過見之爾時細雨溼沐其人負牆猶張目而睨眎也噫異哉儻卽所謂人疴者與

貴定城南四十里有白馬山上有古池深不可測人迹罕至至則風雨晦冥相傳有白馬見於山下一黃冠呪之馬上山化爲石云按水經注蜻蛉縣有石豬子母數千頭傳言夷咎牧豬於此一朝豬化爲石後人遂不敢牧然未聞有異人之迹也葦黃冠者毋亦饒初平叱石爲羊之術與大抵神仙好遊戲嚼飯成蜂也飛屨化鳧也擲杖爲龍也水噴紙驢肩牽茅狗也向井呼錢於盤唾癭也彈橘裏之棋渡江中之扇也乃麻姑所謂狡獪變化也

以上續黔書

魯矮子自言河南人從少林寺習拳棒寓花獐猪上

貴陽府志

餘篇卷十

雜錄下

本

身長二尺許如常人身腿與踵僅尺許行走如飛能聳身屋上以斧劈其股惟自痕一道斧不能入常獨立街心令有力者數人以木柱抵其股兩足如鐵分寸不移善汚跌打損傷

廣順擺所場蔡氏婦偕其六歲子驅犢耕於山猝遇豺欲攫兒牛直前逐豺豺左右不得逞乃逸去兒獲免後數月牛夜爲賊竊踐行十數里乃明牛認非其主以角逐賊賊傷牛竟奔回

廣順城西十里有龍牙洞在半山中常有龍潭四時不涸明嘉靖時有人釣於潭獲金魚縱之去再釣仍獲

之遂置笞箠中忽潭水沸湧懼而奔水隨湧出其人狂奔半里許水踵至頓悟魚未可取置之水乃退今其地尚名回龍寨

乾隆時廉訪某公女死自言爲城隍夫人廉訪爲之修城隍廟另闢寢室塑像其中擇日遣嫁凡衣服器用陳設如生且命婢女入廟侍奉迄

貴陽兵米貯南門大街屆期領米先赴北門東嶽廟給籤持籤赴倉發米乾隆丁未各兵婦三百餘人往廟領籤已牌時坐階倚墻墓死於廟時知府劉紹升正扁門童試問變往驗不知其由傳爲疫氣乃召兵

貴陽府志

餘篇卷十

雜職下

五

領屍而施棺於貧者

宋史康保裔與契丹戰於河間二日兵盡矢絕外援不至遂歿子繼英仕至左衛將軍貴州團練使宋時貴州今廣西之貴縣未必卽黔也明巡撫張鶴鳴康太保廟碑記直指爲麥新團練使未知何據今貴陽貴定均有保裔廟香火不替稱爲康太保廟桂海虞衡志云蠻人多謂其酋爲太保康太保蓋是也

開州城北八十里曰營坪俗呼雷盆殘明時總鎮張登賢屯兵於此有石城可六七里而筆架岩大坡頂大圓坪泡木林據其東北龍巖小巖頂大巖頂天生

橋據其西城中最高處爲營經頂數十年前絕少民居怪石陰林嵯岬虧截今則居人鱗次榛莽盡除登實在桂藩時晉爵太子太師封餘慶伯時平越苗藍二叛開州小牙磴白巖磴鴨蛋磴諸苗應之登貴興莫宗文督兵進剿賊平後請以龍坑高樓羊耳寨容溪賊絕田三百九十四畝爲安頓家口之資桂藩亡遂家於州歿後葬小河口曰太師墳弟正乾同時亦官總兵營平山下張家橋是其所建歿葬龍坑

冉之桂字維馨蜀之華陽人桂藩時鎮雲南廣南府移鎮四川忠州順治十五年投誠信郡王以副將用

貴陽府志

餘篇登于

雜錄下

十四

辭職後家開州思順里之十字溪有蜀中雜感詩一卷

皮熊龍里虎場人明末總兵桂藩時封定番侯繼晉匡國公順治五年據貴陽城與遵義王祥搆兵相攻祥圍貴陽俄而解去後熊遣兵攻王祥次烏江爲祥所敗全軍覆沒冬及王祥平七年孫可望襲貴陽皮熊走清浪執之奪其兵康熙三年借水西安坤叛坤平被擒熊不食十五日死墓在虎場三坡桂花園

世傳明建文帝避跡廣順之白雲山羅永巷去後金筑安撫司金鏞爲之肖像捐庄田六所以供香火今

寺門雙杉大可三十圍云帝手植其流米洞諸說多屬不根惟傳建文題壁詩三首闕罷楞嚴磬懶敲笑看茅屋與園瓢南遊嶂嶺千層拱北望天門萬里遙欵屐久忘飛鳳輦袈裟新換袞龍袍百官此日歸何處惟有羣鴉早晚朝風塵憶昔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拱玉漏無聲夜永沉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漂泊江湖四十秋於今白髮已蒙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收青蒲嫩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

貴陽府志

餘篇卷十

雜錄下

五

至今人多傳誦

老鴉關前墜馬處詩魄酒魂一旦飛詩魄由他飛去罷呼童且喚酒魂歸此吾黔李白雲先生詩也先生名專爲修邑諸生雍正初苗匪滋亂黔疆未平西材鄂制軍奉

命來勦聘先生入幕參軍務勳合機宜甚倚重之屢薦

以官辭不受先生好飲喜乘馬一日自省幕旋修邑

醉經老鴉關忽墜馬起而口占此詩平生爲詩如閑

雲野鶴飄飄多逸致詩品所謂若其天放如是得之

者堪舉似之矣在幕府所得金錢隨分與人往來省

頃必過窆家橋常沽酒於橋邊野店醉而放歌主人
屢受其資最重先生一日飲際忽呼主人索紙筆作
詩主人以秃筆粗紙進磨以爨煙先生疾揮數紙命
貼之壁曰汝家當有災貼吾字可無患主人以爲醉
狂也後數日左鄰不戒於火延燒右鄰惟野店在中
完然獨存人疑以爲仙後里中識先生者靡不乞先
生書迄今百年來亦鮮有存者余於何素園太史家
見有長條一幅爲先生自書其琴臺懷古舊作七律
書法似趙文敏而詩尤清妙平日喜作文章自娛今
皆散佚考修貴州通志時西林鄂公爲總裁先生名

貴陽府志

餘篇卷十

其

在分修之末其實故老皆言凡編撰筆削多出於先
生當苗匪克平鄂公入相先生餞之鄂公曰某嘉賴
先生久矣茲行必有教言先生隨拈孟子語應之曰
我能爲君闢土地充府庫他無所爲言鄂公去中途
馳書與先生曰某敬念先生臨贈言因憶及古人一
將功成萬骨枯之句時凜然滋懼自今以往不敢忘
先生且有以知先生矣先生晚年尤好遊山一日忽
倦遊示數疾而終時年八十有五及葬舉棺甚輕或
曰尸解去

哀如甄李自雲先生別傳

修文仁和里有死而復生之孝婦曰馮應貴之妻袁

氏哀啟賢之女也啟賢以女字應貴貴家貧父子力作不能及時娶啟賢恐失時與應貴約以某歲爲期戒毋逾屆某歲歲垂暮婚費缺如父子無可爲計語其子曰是惟備吾身得少貲庶可了此願耳子聞之不可小除後自備於某氏得數金畀其子以除夕完婚焉袁氏素稔有舅至則不見舅詢之夫夫不言強之始告以故則大慟哽言曰吾固悉汝貧然不料困苦至此今子得婦而備其舅舅不贖心何安吾且歸而謀諸父啟賢乃捐金附袁氏以歸袁氏置金床褥下促夫極饋以緩應貴往備父家以贖告未卽允

貴陽府志

餘篇卷十

雜錄下

七

更倩鄰人借往冀委曲以速其歸鄰人至應貴覓贖金不可得袁氏慚恨無以對夫遂潛縊於園當袁氏之持金以歸也有竊聽其語伺隙攫其金以去者矣袁氏不知應貴亦不知也及是應貴以失金故父不能贖婦又死慘痛甚走告啟賢而瘞婦於野是夜大雷雨袁氏瘞裂破棺而出趨父家父駭甚極召應貴至均不解所以厥明同赴墓所見有捧贖金震死墓前者締祝之則鄰人婦也事聞傭家送其舅歸不索值一門始得團聚後應貴夫婦偕老以終天之旌其孝以垂戒貪人其奇有如此者論曰余於友人劉韞

山處得孝婦事實思筆之以傳不惟彰袁氏之孝並
以著啟賢之賢也以其女除夕字貧家子賢一女請
金無少吝賢二迨女死於繙無怨言賢三噫有此賢
父乃生孝女父之賢又藉女之孝而不朽矣蔡世頊孝婦袁氏傳

金鼎壽字子齡嘉慶戊辰進士卽用廣西富川知縣
丁外艱歸服闋署羅城知縣補北流知縣甫莅任有
一婦麻風八命之案縣民慮遇隆職廩生梁某富而
控其子被燒乃梁生主謀梁生聞控自縊救免願
以三十金輸縣助訪正兇鼎壽曰緝兇邑令分內事
貴陽府志

餘篇卷十

雜駢下

六

何金爲却之密緝首從梁保正等六人抵於法梁生
獲免時縣倉缺粟一萬二千餘石分限三年買補民
爭輸一月而畢縣書院膏火未充勸捐銀千五百兩
購產益之已丁內艱服闋揀發安巖厯任蒙城桐城
懷遠歙縣廣德六安諸州縣任歙最久歙多棍徒綽
號攪客爲民害鼎壽緝辦七八人風韻歙有著名猾
賊姚大奎者殃民尤甚密緝獲案詢明立斃杖下其
黨潛遁終其任不患竊任廣德州時建奎閣修聖廟
士氣文風爲之不變任六安緝獲奉

論嚴拿積匪張四首夥十餘人抵之法送部引

見欽承

溫諭復經卓異候升皆歸士民祖饗者相屬

薛陞畢節縣人由義勇出師興義給六品頂戴賞戴藍翎以把總用隨征四川教匪打仗奮勇賞換花翎升守備屢擒首逆著有戰功川匪平官至雲南新營營參將調東川營參將嘉慶十八年河南教匪滋事赴營投効攻圍滑縣克東南二門功一等賞換副將頂戴事竣升雲南永昌副將擢鶴麗鎮總兵官調補陝西河州鎮直隸大名鎮授直隸提督調湖南提督勦平猿匪藍正樽調廣西提督道光二十二年舊傷

貴陽府志

餘篇卷十

雜錄下

七

舉發奏請開缺回籍調理旋呈請休致賞食全俸現居省城獨獅子街

楊開雲普定縣人由武生入伍出師黔楚遠州陝甘西藏廓爾喀廣東等處積戰功官至四川綏寧協副將歷署重慶鎮建昌鎮總兵官調補懋功協副將道光二十三年十二月致仕回籍現居省城東門內以上三人或以見存不入傳然志稿有其事狀故彙記之

本朝詩人查慎行初白趙翼雲松具嵩梁蘭雪皆曾經過貴陽或官其地多有吟諷初白有度油榨關詩云

平明走馬出城闈峭壁西風冷逼身轉粟上天非易
事據關連柵復何人雪填土窟埋尸淺冰裂刀痕迸
雪新等是三災迭不得疆場溝壑兩窮人黔陽雜詩
云蚩尤百丈吐寒芒時有彗星之變殺氣西風莽未央燕雀
君臣空殿宇蜉蝣身世閱滄桑亂山似作孤城衛橫
戟誰堪一箇當錯料夜郎知漢大井蛙曾此自稱王
休將卧虎比前身諸將功高賊未擒柳馬隔城邊草
瘦幕烏唬曉陳雲深盤江路盡黔疆險鉤棧人從蜀
國尋一片壽陽汚血地浪傳田叟哭王琳玉斧銅標
界有無且蘭城外極儲胥田橫客已辭窮島樂毅功

貴陽府志

餘篇卷下

雜賦下

三

難敵誘書官濫羊頭爭獻鏡謀新鼠穴可乘車英雄
稚子論誰是廣武登臨歎有餘吹脣沸地勢縱橫約
束人稱峽路城閒道無援防豕突叢祠有火散狐鳴
殘年租歟催何急鬼俗流離命已輕勿倚弓刀能殺
賊向來漁獵本蒼生黔陽口號云帳有炊煙戎有樓
山無林木水無舟葫瓜入市家家病膏雨經梅日日
秋苗婦短裙皆赤脚熨僮尺布慣蒙頭兵荒滿眼圖
誰繪卉服先教遞連郵土產丹砂及水銀若論肥賤
自來貧蠶分烏白皆名鬼爨合東西略似人莠葉分
鹽沾鳩舌檳榔和血點猩猩脣水西小馬新來貴買得

偏誇內廐珍役夫肩背幾曾停頰尾歌殘忍再聽劫
過流亡初著藉碑傳德政已鐫銘羊腸鳥道千盤瘴
馬背牛皮百鞘釘正是西南需鑲極螻螂川路接蜻
蜓謁陽明祠云不遣先生成謫宦誰將理學闢荒榛
後來事業皆由此異日詩書遠有人覆壁只今留絕
檄劫灰終古怨亡秦講堂亦與兵弋見馬踏空階萬
瓦塵雲松王將軍拔柵歌云將軍名連貴宛人王將軍真丈
夫從征緬甸常前驅千七百里到宋襄緬地名賊柵十
六虎負隅我槍及柵不及賊賊柵出槍偏着軀相持
三日未得便饑鷹側腦需搜雛元戎下令攻肉薄萬

貴陽府志

餘篇卷十

雜錄下

七

衆牆排尚前卻將軍是時心胆堅挺身突出爲衆先
不我殺賊賊殺我直騰而上呼震天一人獨前萬人
恥多少健兒總拚死接踵入柵捷若風貪殺不遑割
左耳但見片片霜刀飛頃刻染成血花紫學蠻有刃
不及交鈍者被砍黥者逃乘勢遂克賊柵四其餘悉
遁爲空巢是時元戎親督蹙目睹先登識其面呼來
帳下問姓名飛章亟奏

南薰殿

天子非常賜顏色小校超遷十二級擢官遊擊階將軍
孔雀修翎長一尺三軍聞之懼如雷誰不橫戈思殪

賊我聞建德擊世雄乘霧升窳稱奇功又聞隋破高
麗日有肉飛仙擲至空罕之摩雲百折上闕平采石
一躍衝如君矯捷好身手古亦不多今豈有君言非
不畏戈鋌朝廷公道軀甘捐不見古來多浪死沙
場白骨誰爲憐借補山崧霞遊雪崖洞甲秀樓諸勝
云人生衣不過帛一束食不能粟一斗何苦出亦愁
入亦愁身比鼠穴銜簍數不如逢塲且作戲得錢便
沽酒今朝風日佳發興自良友提刑司清柳榭衡文
堂埽糝垢相邀出城遊屏却騶從吼或疑陌上逢三
叟或疑中散出街走俄到雪崖洞石竅嵌空誰所刻
貴陽府志

餘篇登于

雜錄下

七

穹窿笠覆翮透漏孔穿藕鰓饒古佛好身手迦葉應
真相左右斜通一鰓開窻窻透而入坎似納彌生平
傲不肯折腰屈使由竇也俯首獨思翠叔秀澤徧天
下何限玲瓏洞壑仙靈守茲崖奚啻一培塿荷以近
都會名轉噪人口足悟遇合偶不偶一笑下山去門
前水清瀾暑月應有紅芙蓉春風猶未綠楊柳沿溪
隄度林藪又見危樓高巋然靈光壽其旁長橋如飲
虹其下淺水不沒狗傑構架兀中流中欄櫺詰曲百
尺陡巒荒本無秀可甲不得不推此巨拇前有鐵柱
丈八九紀平苗功筆如帚可惜幕府開疆印懸肘至

今祁連冢已競薪槨何況壁間題名人妄冀翰墨垂
永久噫嘻乎事功莫移愚公山著述姑付楊子燕君
看汗牛著述汗馬勲孰是人間真不朽豈若朝彈絲
暮擊缶縱浪大化間清福且消矣山僧頗解事邀我
香積具瀟瀟虛仝七碗餘淳于二參後耳熱歌呼到
日酉歸來滿城燈火猶熒煌

上元後三日

潮陵醉尉不敢

明誰某真成樂上樂脫盡官場俗窠白試問鴛鳥戀
花天千年以來曾有此舉否蘭雪癸巳仲春權長寨
同守留別香海棠巢云香海棠巢花一株奇芬絕艷
天下無去年花開三月尾壽酒團圓花亦喜今年花

貴陽府志

餘篇卷十

雜賦下

三

開二月頭驪歌未唱花先愁若論此花百年樹官閣
往來皆暫寓若論花事年年新我輩當爲花主人去
年爲主今爲客繞樹微聞花太息瀕行爲我花全開
緣重看花或再來牟珠洞云山風蕭蕭夏亦寒洞雪
慘慘盡常晦絕頂一窟天窻開始識陰陽有分界老
僧導人燒松明癯僕隨行託神怪一塔鎮地推獨尊
一柱擎天能不壞鐘魚金木俱辨聲仙佛莊嚴各殊
態其後諸洞更深窈泉脈潛流透山背不逢石燕撲
火飛定有驪龍抱珠睡探勝昨入飛雲巖已訝神功
秘犀繒鏡幽鑿險今更奇始愧平生心自隘洞府昔

聞三十六或抉天根通地肺願讀琅環未見書突搜
更出三山外皆爲合作王將軍拔樹歌尤有關於郡
內之人物今爲彙附於此云

開州李若琳寒意課讀圖事已具本傳題詠者甚多
予有詩云古井無波月如水鳴機軋軋中宵起豆大
燈光促織寒形影相依母與子可憐磨斧恨難忘
尺遺孤託未忘慈烏但覺丸中苦黃鵠難禁入上雷
女蘿枝弱牽瓜瀉茹葉餐水甘已熟江總何知未有
家明唔夜夜教兒讀繞絡聲清蟋蟀秋父書能讀母
何憂勉攀天上三霄桂借作人間百里侯官聲果好

貴陽府志

餘篇卷十

七

家聲稱從此泉臺目長取心驚風木舊蓬廬指點丹
青重印證今我披圖亦愴然天將廉節報貞賢碑猶
今日衆民母畫是他年節婦鐫君不見彤管揚芳孟
氏家綠衣奕葉簇明霞若非一樹女貞古有春河陽

一縣花

貴筑孔憲典叙五官湖南多惠政其署藍山縣也適
逆瑤趙金龍爲亂憲典以功加州銜嘗作藍山紀事
詩詩平實樸茂且言當日事甚備志稿已錄後以事
不關貴陽遺之今按其詩與馬王二公皆貴陽人補
記於此亦可當異日之詩史也其詩曰錦田蠢動有

逆孫藍邑戒嚴堵犬橋我行奉母抵嘉禾先馳赴任

敢辭勞錫田司江華縣屬距藍邑大橋司六十里適委署是邑途次聞信即趕仲春二日赴任

春口侍家慈任禾母告兒兮須盡忠兒告母兮難盡

數日旄送回長沙

孝妻女旁立淚沾襟東西各別心如擣兵戈天馬息

難通誰謂書生不從戎師弱急須團練勇守城相與

圖厥功鮑鎮發兵多老革留以衛身不敵賊黃花一

戰功難成遂使賊勢愈猖獗初起事時趙逆僅數百

州鮑鎮帶兵四百赴縣途次逗留先發老弱日名至

綿田鄉勇亦不多以致黃花坪一戰不勝逆賊遂襲

齊愈海軍輕進祠塘墟遇賊哭來喪我師六屍送縣

親為殯二將同鄉更可悲祠塘墟藍邑所屬距城三十

貴陽府志餘篇卷七雜錄下

徽知二月望後移營藍山詭轉計先期前進途次遇

賊卒不及防提軍以下陣亡六將肉寶慶協馬常德

遊擊王賊眾紛紛走新田王尹出敵死城邊梓潼宮

裏返忠魂一腔碧血上凌烟王尹山東舉人諱鼎銘

賊陣人民逃散多屠戮城陷三日幸克復武岡刺史

王睢園安撫事宜頗足錄趙逆金龍並金琥裹脅萬

嶺多婦女平地無險比高山直入羊泉失所主誌載

履高山如猿升木平地非其所宜羊泉常寧屬與新田連界

我兵巨萬氣欲吞追

賊如狗狗猶狃困戰彌月新鬼哭功成一炬仗軍門

大軍圍守羊泉一月余羅一炬功成萬骨枯凱書星

二提軍以火焚其巢始平

馳報

皇都

聖主憂勞還厯念

是夏僖公翁瑚將軍來南查辦官保檄備兵繳獲

邑防兵猶惴惴五品頭銜與有榮一身心力已俱瘁

蒙督憲盧厚山官軍務忽忽屆午節忽聞逸賊來自

粵分竄我境濫泥坳髮時飛報停數百濫泥坳藍邑屬距城四十

里與粵東連州接壤我截其半給腰牌諭無從逆免兵災遍告

務從諸男婦扶攜一一慶生回余聞信即親督大橋司袁樹帶鄉生呂永

文至該處剴切開導截其裹負難搖大小男男女女三百餘人呈繳器械各給腰牌發口糧一月撥兵護送回

籍我復請兵急告衡二千甲士擁提軍曾鍾前驅領

貴陽府志

餘篇卷下

雜賦下

美

部曲供帳之難何堪論連日分頭兼剿堵一到濠江

擊戰鼓提軍奮勇先登梁殺賊如麻不勝數濠江江華縣屬

是役余提軍奮勇先登濠江我邑遵奉提軍令諸將

搜山報全勝粵西擒來趙仔青楚粵邊陲始綏靖趙仔

青粵東八排獠曾助趙金龍由羊泉逃鼠濠江復逃

挽粵西平樂屬兩省會拿被獲解楚審辦後始撤防

兵人民安堵可無憂縱有微勞豈望酬績保應升官

保意行台趨謁赴衡州盧官保續保有前次出力已請

請補缺後以應升之缺升用等語旋蒙援補監山因

已調兩廣制軍矣春日別母嘉禾路秋日迎母南平署春秋兩度勞往還舟泊衡陽何幸遇赴衡叩謝官保適迎家慈

復赴燕山任所舟抵衡母子重逢悲喜集母抱兒頭
不期而遇卽歸仍列任
兒依膝復隨履任慶團圓躋堂稱壽屆七十是秋門
各大憲及諸寅友列屏爲家慈七旬大慶兩次餘生獲保全惟憑節母感
蒼天

君恩疊賁難酬報但祝

昇平

國祚綿

貴筑曾世棟年百有三歲五世祠堂大吏爲之請
旌如例其建坊時空中彩雲結成狀久之方散世棟
子孫以閩於官人咸異之世棟生平多善行好施予

貴陽府志

餘篇卷十

雜錄下

七

嘗修凱龍寨橋及廟興工時山側出泉時盈時虛若
瀾酌泉人亦以爲瑞也

今將捐修銀數刊列於左

地番州勸捐壹佰兩廣順州貴定縣各勸捐貳佰兩
龍里縣勸捐壹佰兩前漕運總督朱樹原任雲南巡

撫張日鏡各伍佰兩前兩淮鹽運司但明倫同知銜
原任江蘇興化縣周際華滕錄錦原用知縣楊暉照
各叁佰兩前南河候補道周際雲原任江西上饒縣
曹人傑知刑銜江西新建縣現署南昌縣彭宗岱各
貳佰兩前湖北布政使司唐樹義前江西九江府劉
熾昌各壹佰伍拾兩原授兵部主政劉煒壹佰貳

拾兩前江蘇蘇松太倉道王

珮廣西鎮安府黃輔

貴陽府志

修補

卷之二

選舉

相各壹佰兩候選州同李鳳琳捌拾兩知州銜前湖
南攸縣孔憲典陸拾貳兩前四川瀘州殷象賢四川
萬縣丁鳳臯候選州同于炳文各陸拾兩雲南永北
同知劉沛霖廣東南雄州郭超儿前廣西懷集縣袁
如凱前安徽太湖縣林鍾楫原四川即用縣張見田
各伍拾兩原任山東濟南同知陳炳燧原任陝西吳
堡縣蔣召南候選浙江鹽運司運副高以廉各肆拾
兩四川即用縣董炳章貞豐州學政趙玉坪候選州
同李文郁李泰芳各叁拾兩原任湖南桑植縣朱世
熙揀選縣何鳳翔候選藩理問狄芬胡慶椿卽選教

諭胡慶倫各貳拾兩伍履枝拾捌兩疑廷璜拾兩李
玉川伍兩卽選教授彭廷松廣東候補鹽大使劉慶
挺各肆兩伍玉墀王應林車文鳳譚敦倫各貳兩伍
玉璫雷聲遠黃國彥各壹兩